包公案

【明】安遇时

版权信息

书名:包公案

作者:[明]安遇时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引子 包待制出身源流

诗曰：

世事悠悠自酌量，吟诗对酒日初长。

韩彭功业消磨尽，李杜文章正显扬。

庭下月来花弄影，槛前风过竹生凉。

不如暂把新编玩，公案从头逐一详。

话说包待制判断一事迹，须无提起一个头脑，后去逐一编成话文，以助天下江湖闲适者之闲览云耳。问当下编话的如何说起？应云：当那宋太祖开国以来，传至真宗皇帝朝代，海不扬波，烽火无警，正是太平时节。治下九州之内有个庐州合肥县，离城十八里，地名巢父村，又名小包村。包十万生下三个儿子，包待制是第三子。降生之日，面生三拳，目有三角，甚是丑陋。十万怪之，欲弃而不养。有大媳妇汪氏，乃是个贤名女子，见三郎相貌异样，不肯弃舍，乞来看养。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抚养包公，近有十岁。

一日，包公出厅前拜见父母。其父怒云："尔此畜子，当下我要弃汝，得大嫂收养成人，我今遣汝前去看牛，休得在家里闲坐。"包公听毕，转至房中，与嫂嫂说知"父亲要着我看牛"之事，眼泪汪汪，自叹："我如此命薄！二哥俱得做好人，只我与雇工的一般。"其嫂劝之云："三叔只可忍耐，古人未遂之时，亦有贩牛自守者，后来却做到三公地位。既是公公有遣，只是欢喜领受。"包公听嫂嫂言语，收泪谢之。

又过二三个月，正是新年时节。包公入房中见大嫂，借件新衣服着了去拜年。嫂问：“三叔，要拜谁人年？”包公云：“正要问嫂嫂，当先拜谁？”教之：“出厅上先拜父母，后拜二兄。”包公欢喜，依教出厅上，拜毕父母、二兄，就在厅上同饮新年酒。至三四巡，太公于席上吩咐，着令大郎去亲戚远处还礼，二郎去邻居近处还礼，三郎换了衣服前往南庄使牛，直待水田耕得完了方许回来。吩咐毕，大郎、二郎各去不顾，只有包公烦恼，独自一人将牛来南庄耕水田，自嗟自叹，不觉困倦，睡于田垄上。

原来包公是个好人，自然有神明来助他。本处地只，一伏时间将水田尽数耕毕。包公睡醒起来，见牛息于垄上，水田皆耕毕，暗思：“此必是大嫂怜我辛苦，密地使人来耕完去了。”

言罢，收拾犁具回家。行到中途，遇着个算命先生，见包公作揖云：“烦问往庐州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包公云：“尚有一百八十里。”先生见包公形状特异与人不同，暗想：“这人有贵相。”

因问云：“君是何处人氏，敢乞贵造一看？”包公答云：“小可庐州瞰城十八里巢父村人，父亲遣令南庄耕田，只是雇工人，有甚好处？无钱算命，免劳先生看。”先生笑云：“你教我路境，不要命钱，且说来看着。”包公乃云：“贱造是淳化二年二月十五日卯时生。”先生遂起了八字，看毕大惊云：“郎君之命，辛卯年，辛卯月，辛卯日，辛卯时，有四个辛卯。三十二上发科，后去官，至学士，后为龙图阁待制－－故人称为包龙图，乃大贵之命也，可贺可贺！”包公听罢应云：“莫非我无命钱，先生故来取笑耳。”先生云：“我写在书上，待郎君富贵，得来相望。”包公云：“我只有一条手巾，与先生为表记，久后果如公言，当得重谢。”先生接取手巾，对包公曰：“你看前面又有一个先生来！”包公回头看时，不见人来，那先生化一阵清风而去。包公惊叹道：“原彩这先生不是凡人，乃是神人来与我推命也。”心中暗喜，

急忙回家见嫂嫂，笑容可掬。其嫂见三郎面有喜色，心中疑怪。正是：入门欲问荣枯事，观见容颜便得知。

那贤嫂问："三叔每日归来只是烦恼，今日莫非拾得奇珍异宝，如此欢喜？"包公直与嫂说："南庄耕田回来，遇着一算命先生，推我有大贵之命，我不信，回头失那先生，知是神人，决无虚言，我故欢喜。"嫂听罢乃云："叔既后有好事，何不发奋读书，以成其名？"包公云："父亲见憎，哪得资本读书？"嫂云："叔若肯读书，资本一一承办，不须挂虑。"包公曰："贤嫂既发心如此，久后成名，当报大恩。"包公退转庄下。

次日，汪氏着家人抬轿子直去南庄书舍，见董先生，进上礼物，具言要送三郎来从师读书之事。董先生欢喜领受。嫂命三叔拜见董先生毕，汪氏云："三郎尚未有名字，烦先生代取一个表德。"董先生思忖半晌，乃云："唤做包文拯可好？"汪氏云："此名实相称。"一时间，先生家抬过午馔，相待着汪氏、包公一边在席饮酒。酒至二巡，嫂于席上云："叔既读书，亦能吟诗否？"包公起身答云："未读书时，已曾与朋友相会，亦能吟得几句。"董先生就指木墩为题，令包公吟诗。包公随口吟云：钢斧伐来物便成，虽然微贱有高名。

若还把他提掇起，社稷山河一掌平。

董卿听罢，乃对汪氏云："令叔之作，天下奇才也，何愁不成名乎？"嫂亦欢喜。董先生见包公生得丑陋，令其去后园拔一株松树来，席间道是蓬蒿，着包公吟诗。包公自忖："他将我比作蒿草。"乃应云：

松树低低未出形，先生比作蓬蒿人。

若还一日身通泰，可作擎天柱栋新。

董先生喜云："郎君好气象，必为擎天柱人也。"酒罢，汪氏辞去。包公自在庄上读书，不觉二年。正是：窗下三冬经史足，胸中义理已精通。

一日，包公闻说朝廷开科取士，便辞董先生回家见嫂，道知要去赴科取试。汪氏欢喜，即打点盘缠，与叔起行。次日，包公先出厅上，道知父母，要去东京取试。当彼父母颇知其在南庄读书，汪氏为之支持，得就乎学，及闻其要去赴试，父母二哥齐笑其痴，亦不管他。包公迳来拜知嫂嫂，吩咐毕，挑上行李，望东京进发。是时正遇三月天气，风和日暖，恰好前行。常言：雁飞不到处，人被利名牵。

话说包公独自一个，于路上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又是数日。忽一日贪行几里路，天色将晚，前后无店舍。正在无奈处，抬头见一座古庙，包公进入廊下，看牌额，乃东岳圣帝之祠。几年荒废，人迹罕到。包公只得在神案高处放下行李，取出干粮食几口。日里行得辛苦，就枕而困。将近三更时候，包公朦胧中见一判官，持簿入来，监候使者问云："今年状元是何处人？"判官说："第一名是淮西庐州人，第二名是西京汉上人，第三名是福建人。"使者又问："淮西有九州四十县，不知状元名谁？"判官答云："是庐州合肥县小包村包十万家第三个儿子，名文拯，该他得状元。"判官道罢复出。天色渐明，包公记在心下，起来挑了行李进发。

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城。包公抬头一看，果是个好去处：人物富贵，甲第相连。曾闻道，东京城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二十四座管弦楼，果不虚矣。称赏不足，未几日色沉西，欲去寻觅个店舍安身，各处已闭上房门。包公怨无宿处，在汴河桥上叹气两三声，一时惊动本处城隍，即叫使者吩咐云："上界文曲星来东京求官，无人收留，你可引去烟花巷张行首家宿歇。"使者领旨，即忙来桥上，见包公正在忧闷间。使者近前云："秀才，今晚莫是无安歇处？可随吾来着，有个所在与你安歇。"包公见说，迳随使者来到张行首门口，叫声"开门"。

有小二出来，已不见了使者，只有三郎立在门口。小二引进去见张行首，因留他歇。问是何处人氏，三郎答云：“小可乃庐州合肥县离城十八里小包村，父亲包十万之第三子，表字包文拯是也。因来京考试，日晚无投宿处，特奔贤姐宅上，权宿一宵，明日重谢。”张行首闻说，不觉泪下，云：“原来是乡里。”三郎云：“贤姐是何处人？”行首云：“我是县南张大郎亲女，因为正月上元看红灯，行至九师桥，失了伙伴，被人带到东京，落在风尘，今将三四年矣。若郎君不嫌，今宵愿结为姊弟相叫。”三郎便问：“贤姐今年几岁？”张行首答云：“三十岁。”三郎云：“你长我十岁，当拜汝为姊。”二人于灯前结拜。整上盘馔，席中各诉款曲，夜深方散。三郎于楼舍安歇。

次日侵早，张行首着小侍女请三郎入厅上相见。茶汤毕，行首云：“目今东京士子未齐，三郎可在东边净房读书，侯在开试院日，则去取试未迟。”三郎云：“贤姐言之有理。”即日收拾净房一间，与包公读书。每日茶汤着侍女送与，十分相敬。

不觉一月光景，侍女来见张行首，道云：“这几时，包秀才书也不读，只是眉头不展，脸带忧容，未知因甚事。”行首听说，即着侍女请过三郎，差别其烦恼之由：“莫是我家款待不周？”三郎答云：“蒙贤姐恩爱，实无以报，近日在书馆中不觉思起家乡，况我功名未知如何，以此忧闷，非为款待之意。”行首听罢乃云：“偏你思量家乡，而我不念故里？出来之人没奈何耳。你若思家下不置，可修书一封，汴河桥上不时有人转淮西，可寄与之回去，便如亲至家乡一般，何必重思念也。”三郎依其言，即修下家书，缄封了毕，次日到桥上等人寄去。一霎时间，忽遇个人，似承着模样，来得如风送行云般紧。三郎问云：“君是何处客官？”来人答道：“要往合肥公干。”三郎云：“君既往合肥，是在下所属，烦君寄书一封，转达包家庄为幸。”其人领诺，即接却书，不辞直去，好似流星赶月而行。三郎正待回去，忽于桥侧拾得一封书，类道家符牒样式，乃暗思：“此必来客去得慌忙，失落此一封书，彼寻不见必复来取，可坐此，待他来时，可付还之。”

却说那来客原是玉皇所遣，在东京城隍处下公文的。来到庙前，不见文牒，慌问守门神千里眼、顺风耳：“这公文从哪里失落？”二神告之云：“乃是尔代顺带家书白衣秀才拾得，今在桥上等你，可火速取来。”使者听罢，迳回桥上，见三郎便拜。三郎忙扶起道：“君适去得恁紧，复回拜我，有何见议？”使者云：“误失了一道文牒，是君拾得，乞还我而去。”

包公云：“果是我拾得，若肯开与小生看是内中说甚事，便将还你。”使者云：“此文牒不可拆开看，恐漏泄天机，得罪不便，乃上帝送与城隍处开的。”包公听罢说是上帝来的文牒，坚意要看，云：“不肯开看，难以还汝。”使者没奈何，只得拆开封头与看。内中不说别事，单写今年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姓名也。包公看见他名是状元，不胜欢喜。按：国史本传包公乃是天圣五年进士，此说是状元，小说之记也。付还天使而去不题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仁宗皇帝自承位以来，亲近大臣，庶政条理，天下太平。一日在宫中，夜得一梦。侵晨设朝，众文武问之。阶前走出黑王太师，红袍拖地，象简当胸，奏云：“不知陛下所梦何事？”帝曰：“寡人夜来梦到庐州搭船，船上有一金斗，斗底有一包文字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太师奏云：“此梦乃大吉之兆，当为陛下称贺。”仁宗曰：“何见得是吉兆？”太师云：“陛下到庐州者，关中有一庐州。船上有金斗，郡唤作金斗威。斗底有一包文字，主开南省时及第秀才必有姓包者来赴试考中。与国家文明之象也。”帝闻奏乃曰：“卿此言亦有理。”是日朝散。

未数日，南省试罢，进士殿试，及传胪之时，第一名状元及第乃庐州合肥人，姓包名文拯也。仁宗大悦，曰：“朕之得梦真不偶矣。”即日下敕：状元于杏花园赐宴，游街三日。及待文拯趋朝谢恩，御笔亲授为定远县知县。文拯得官而出，转至烟花巷张行首家报知。行首不胜欢悦，把盏接风。文拯云：“且幸忝高名，又得除授知县之职，当

初父母量我不会有官，岂知今日有此好事！特辞贤姐同小二，回去省侍父母，且看如何相待于我？”行首云：“既郎君已中高选，如何不回报与父母得知欢喜？我着小二同你还乡。”文拯甚喜，即日拜别行首，与小二出离东京城，吩咐将幞头服带官凭藏在笥中，只装作平常人而归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东京当日开榜后，公人寻夜前来包家庄报信，直至庄前见太公声诺。太公本是庄家，初未识公吏，一见之，大惊，走入庄后，叫声：“有强人来。”其大媳妇汪氏听得，急出视之，乃是公家来的，便问：“从何差遣？”公家答曰：“新科中了状元包文拯，说是本处人，特来报喜，不是差遣。”汪氏闻报，笑容可掬，入见太公，道云：“吾家有好事，三叔已中状元及第，公人来报喜信，何用惊疑。”太公笑曰：“三郎自小不曾读书，官从何来？”汪氏答以：“从董先生学，日前有信来，道又得东京乡里张行首勉励读书，已得中选，果是真矣。”太公大喜，方出厅前接待报信之人。

过数日，太公着人去赶回二大郎：一在庐州开大店，一在南京卖色物。不日二人即俱回来，拜见太公毕。太公道：“尔二人只好守富，倒不如三郎读书，已得功名也。今报信人才与犒赏而去。”二郎闻说，笑曰：“爹爹好不忖量，被人骗去银两。三郎是个呆子，未曾读书的，哪里有官？他只因在外欠主人钱还不得，故装此计，诈称及第，得图些赏钱去均分而已，何可信他。”太公顿思良久，乃曰：“汝二人之言果是，却被他骗去银两。”因出下招贴：“有人捉得三郎来见者，赏钱一百贯。”使庄客各处贴去了。

却说文拯与小二在路上将及半个月，望家下不远，文拯云：“此去王太公舍只有十里远，是我庄所，且去安歇一宵又作区处。”小二挑着行李，来到王太公门首，乃一更尽，便叫开门。王太公儿子王五出来看时，却是主人呆子，领一人在门首，连忙入告太公道：“有一百贯钱来我家也。”王公问：“如何有一百贯钱来我家？”王五道：“他父亲出

下招赏钱一百贯捉呆子，今来门首，捉去请一百钱赏。”王公听罢骂道：“畜生，他是我主人，又况其大嫂甚贤，哪里有赏钱与你？待我起来迎接他人来。”王公出得门首，见文拯便拜。文拯连忙扶起，同入庄上坐定。王公将其父出赏钱要捉三郎之事说知。文拯笑云：“正是欠东京店主人钱米，今同二小回来取讨。”王公道：“主人今且在我家安歇，明日回去与大嫂商量，勿使太公得知便了。”道罢，即具酒馔相待。至半夜，各就歇息。

次日，文拯辞却王公，与小二回家，从后花园叫声：“嫂嫂开门。”汪氏听知是三叔声音，连忙开了后门，见包公衣衫褴褛，如贫困者一般，乃问：“日前有报信来家，道叔已中高选，如何恁的回来？”文拯答曰：“蒙贤嫂作成，去得迟了，东京科场已罢，功名没分，今少店主人钱米，着小二回来取。”

汪氏道：“既如何，且入家中商量，休教父兄得知。”文拯与小二进入舍中坐定，乃对嫂道：“烦讨些饭来与我吃。”真是好个贤德汪氏，听说即入府中安排点心去。文拯把箱中绿袍、名简、纱帽，尽放于大嫂闺中。一伏时，其嫂办到酒馔，与包公食毕，乃问云：“三叔欠店主人钱多少？”包公云：“欠三百贯。”汪氏道：“公公与二哥发怒，出赏钱正要捉汝，且休在家，明日南庄有五十人割麦，你去监收割麦，待我措置钱米三百贯，却送你去还店主人。”包公拜谢嫂嫂。次日侵早，过南庄割麦。二人行了半里路，包公先打发小二回东京，自去南庄割麦。

将近晌午，忽有一伙公人来到，因问包知县家住哪里。文拯已自知了，故意指前面：“大宅房子便是。”公人迳奔前来，寻问包太公家。太公见了一伙公人，忙走入厅上，大叫：“强人又来。”汪氏出来看时，却是一起差人。因问从何而来。差人答道：“东京及第包文拯，除授定远县知县，我等是来接知县赴任的公差。”汪氏听罢，入告太公知之。太公怒道：“日前正是你说有报信人，费我三百贯赏钱，今日又

来哄我。适有人说呆子在南庄替人割麦，不要理他。”将门紧闭上。公差人不识知县下落，复来田间问包公：“若教我等知县住址，把些酒钱与你。”包公道：“主人要我割完麦方得去。”公人道：“我大家与人割麦，可领我去？”包公云：“如此则许。”差人一时将麦为之割完，欲着包公引教其路。包公云：“尚容来日引你等去。”公差为首二人大怒，擘拳就打。得田间众人劝了，包公乃领差人往前门进，自后花园入嫂嫂房中，取出冠带服毕，出厅上二十四个远接人纳头便拜。包公望阙谢恩，请过父母、大嫂来相见。人各愕焉。包公乃对父母道知得官之由。父母方知是真，嗟呀不已。包公唤过差人云：“你等识包知县否？”公差人见是割麦之人，各各请罪。包公问哪个是首领？公人复是董超、薛霸。包公云：“用拳擘我者是你二人？今捉下打三十大棒。”众人正待行刑，大嫂听得，来劝云：“贤叔未上任，何可便打公人。适间不认叔是贵人也，可赦其罪。”包公依其劝乃止。一时众亲戚乡里都来称贺。太公设筵席相待，尽欢而散。次日，包公出厅上吩咐公吏道：“你等且先回去，待我安排行李，即来赴任，公吏不须等待。”众领诺，各拜辞先回不题。

只说包公择吉日拜别双亲兄嫂，遂登程而去，不与人识是知县，依然挑取这席篓作贫寒之态，逶迤行到定远县，见东门外有多少伺候人、一百二十行及公吏等并来远迎。诸吏见而问之：“曾见包官人到否？”拯答云：“我自来县间作买卖，不曾见有包官人来。”拯遂入县衙门门首，把门人见其挑取席篓，如乞丐之人，遂推出门外，喝云：“我数日洒扫县衙，只候本官赴任，你何敢擅入县门？”拯遂门外取出席篓中所藏公裳穿了，戴却乌纱帽，挂起官凭，把门者皆惊惶骇愕，方知即是包知县，遂叩头谢罪。诸吏座听得，仓惶入衙中见包公。引入堂里，点起香灯蜡烛，与包公升公座上任。众人各参拜已毕，有诗赞曰：谷雨桑麻暗，春风桃李开。

只因民有福，除得好官来。

第一回 判焚永州之野庙

断云：

方求虚明绝野尘，词章吐出句清新。

劝将一管春秋笔，褒贬前人戒后人。

话说湖广永州之山有座野庙，树木参天，阴云蔽日，风雨往往生其上，而本庙之神，甚是灵迹。时例，每岁之中要童男、童女祭奠，则一境获宁；若不祭奠则万家劳忧，不得安生也。时有包公，因仁宗天子钦差访察天下州县，路经永州。有乡耆民，以永州缺官治事，咸皆相谓曰："吾闻包公为官清正，神明钦仰。今既到此，不可失也。"遂皆邀集相迎，于是请掌州事。乡官亦皆上表交荐。仁宗天子许之。包公历任之初，闻知永州野庙之事，乃惊叹曰："守令之责也。"次日即率乡耆民，吩咐曰："吾来日当与汝等往庙行香。"且作文以祭之，词曰：呜呼！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此古今之常道也。

今神主宰一方，血食兹土，正宜奠民居而足民食，胡乃为民害而构民仇？年享童男童女，嗜杀无穷；岁烧布帛楮钱，贪婪无厌。世之赃官污吏，尚王法所难容；阴而恶鬼邪神，岂天曹之轻宥？伏冀悔过更新，共享和平之福，苟六欲之不泯，宜三尺之所诛。前言既尽，主者施行。

当下包公将祭文读毕，焚之于炉。未及回步，俄顷之间，狂风大作，玄云蔽空，骤雨如注。庙中火光四起，鬼卒号呼，从者股栗，尽皆失色。包公正色端坐，忽闻其神吟曰：

种类生来毒所钟，深山大泽惯潜迹。

开喉一旦能吞象，服气三年解化龙。

斩后刘邦兴帝业，埋时叔敖有阴功。

身长九万人知否？绕遍昆仑第一峰。

包公闻之，惊异其事，怅快而归。

次年，包公下令禁革永州百姓，敢有至前祭奠者，治以重罪。未几，野庙之神迳往各村云扰，居民遑遑，六畜耗损，田禾无收。民大患之，遂即呼集计议，连名具状，迳赴包公台前，首告其事。当日包公观罢状词，不胜其怒。即唤张龙、赵虎二人，吩咐四面放火，焚烧其庙。二人领了包公之命，即于四面堆积干柴。正放火之间，忽然风生西北，雾满东南，不多时间，大雨如注，淋灭其火，竟不能毁。张、赵二人呆了半晌，忙奔州衙来报其事。包公闻报，心不为动，乃叹息曰："吾居官数年，只是为国为民，未曾妄取百姓毫厘之物，今既有此妖邪，吾当体正除之。"遂即急往城隍庙，祷之曰：伏以寂然不动，阴阳有一定之机；感而遂通，鬼神有应变之妙。明见万里，事悉秋毫。至如赏善劝恶，亦乃职分当为。永州庙荼毒生灵，某所不忍；永州境流离黔首，神其能安？乞施雷电之威，拯彼水火之患，则一州幸甚，而包拯亦幸甚也。

祷毕。过了三日，只见风雨大作，雷电交轰，遥闻永州庙中，隐隐有杀伐之声，移时之间方息。是时，包公率百姓前往视之，但见野庙已被雷火烧毁，内有白蛇，长数十丈，死于其地焉。于是其怪遂息，百姓无少长皆歌舞于道曰："吾一州百姓尽蒙更生之恩者，实赖包公之德也。"至今颂之不衰。

第二回 判革猴节妇坊牌

断云：

还钗守节实堪夸，情动西厢心意邪。

包公一判猿猴事，前度贞良不足佳。

话说仁宗康定年间，东京有周安者，字以宁，家中巨富，名冠京省。娶妻汪氏，夫妇相敬如宾，敦尚义礼，奉事父母以孝。当时夫妇年近二旬，尚未有子。因家丰富，并无外慕，终日与汪氏宴乐。

一日，周安忽得重疾，医莫能效，展转年余，更至危急。

周安料不能起，自思家有父母在堂，无他兄弟奉养终身，忧念垂泪而已。汪氏乃问之曰：“贤夫今罹重疾，正宜宽心养性，勿致他虑，则疾病可以渐安，不至在于危笃矣，奈何以谁为虑，以至忧伤之极也？”周安闻言，含泪对曰：“吾幼读《孟子》，有云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兼以家有父母，倘或有长短之时，贤妻必然再嫁，必不为我守节，父母必至失所，吾心安得不忧也。”汪氏悯然大戚曰：“君家丰富，妾所愿欲。妾今与君不幸无子者，亦皆前生注定耳。妾自思，君之父母，亦妾之父母也，倘有不然之际，妾与君誓守节操，侍奉舅姑以尽天年，妾之愿也。奈何疑妾再嫁，以致无益之悲乎！”

言罢又一月之间，周安之疾愈加沉笃。父母咸在，举家环守而泣。安自疑妻必难守节，遂令人唤其知友姓吴者至其家。

安乃对父母及妻汪氏曰：“我有心事，久忍不言，但今目下将危永别，故告与父母妻子及外父知之。今吴知友者，为人忠厚朴实，尚未

娶妻，待我没后，令其赘入我家，是我父母丧子而有子，妻之亡夫而得夫矣。虽于礼教有碍，其于我心则为万幸也。倘有一人不从，使我孝义不伸，九泉之下，永为抱恨之鬼也。”众人亦目相视，俱不敢言。而吴知友迳至安前答曰：“仁兄之言大有深意，敢不从命？但恐过日有变，即令宜取何物对众与我以为信约？”安遂呼妻汪氏近牀，亲自取其髻上银钗一支与吴知友，曰：“若事有变，持此银钗去官告之。”吴得钗痛哭，拜辞而去。举家皆以大哭，汪氏亦随众而哭，别无异言，众以为怪。至是夜周安卒于其家。汪氏致丧设莫，哀恸特甚，昼夜号哭，水浆不入口，无复人形。

敛后，吴知友遂设祭仪，乃携一客请以为文祭之。其文曰：维某年九月庚子朔，越十有四日庚子，友弟吴某谨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仁兄周公以宁之灵，曰：惟灵秉一元之正气，感二人之英华，有德有才，多知多学，奈何遽尔，天不假年，奄弃长往，使其父母在堂，不尽劬劳之恨；幼妻居室，痛无继嗣之依。出意外之思，托不尽之谋于我；处世上之常，报终身之义于君。虽承重寄之言，敢犯五伦之叙？是以求人济事，变礼从权。今者谨举子友某某，乃予素期之管子，堪以代仆。孝父母必体公心，待家室必如公议。忆恐引荐非人，灵其监察，呜呼！哀哉！伏惟尚享。

吴知友祭告毕，乃请客于周安之父母及诸亲邻曰：“此人姓张名代，乃予友也，现今在学生员，亦未有室。其才德淳良，盖尚义之士也，堪赘府上，以奉孝养。其诚谨终始，必胜他人。然我之见用光也乃一时权变，某虽不才，岂敢乱朋友之伦，败叔嫂之分？此是狗彘之不为也。适间祭文，备以告祝，恭乞父母、尊嫂容允，以成亡兄之愿。”举家皆以为全美。惟汪氏告舅姑曰：“前日所言，使我犯吴叔，非人所为。今携来之人，素非亲知，妾但知为夫守节，孝养舅姑，前日之钗，今当退还，随吴叔另娶；若使妾招赘他人，妾实有死而已，不愿为此事也。”吴知友见其言辞贞烈，遂交还原钗，亦不敢有异议而退。汪氏自此秉节奉事舅姑年老，殡葬已讫，庭无间言。

乡老亲邻，多上其事。州府县官皆赐旌表，竖立牌坊以表其节。时有过往官员，皆至其家拜谒旌表。县官有诗一首，题其节曰：三十余龄别藁砧，庭兰青色又添深。

篮溪水滞难声恨，石桥乌啼阜岛喑。

�彼两髦为我特，至坚一操挽人心。

不堪风雨潇潇夜，吩咐窗前草自吟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汪氏家养有一雄猴，遂以彩衣与其穿着，锁在庭柱之下日久。忽一日，街坊上做戏子弟搬演《西厢》故事，亲邻邀请汪氏观之。汪氏不觉害了念头，欲动情胜。至晚到家，无人在侧，情不能忍。偶见雄猴，即以手弄其阳物，消其欲情。谁知物类亦有人性，即与汪氏行其云雨。

自此之后，犹如夫妇一般，亲邻绝无知者。

一日，包公钦奉仁宗天子按临访察，乃至其家拜谒，观见汪氏脸带桃花之色，不信其有守节之操，乃访亲邻问之，审得只养有一猴。包公即唤张龙、赵虎，直往汪氏之家，将雄猴拘锁于府堂庭柱之上，约十余日。街坊人等俱不晓其故。次日包公唤张龙、赵虎，吩咐前往汪氏之家，请汪氏诣府堂来见包公。又吩咐，若汪氏到府堂之时，汝可将雄猴放锁，看他如何行事。二人各听吩咐而去。不多时间，张龙唤得汪氏到府堂跪下。赵虎即便将雄猴放锁。只见那猴见汪氏来到，喜不自胜，就将汪氏搂抱，裂衣行事。包公见了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淫泼妇，守得好节！缘何与异类为偶？”遂即唤张龙、赵虎，将坊牌拆倒，复将汪氏家产籍没于官。汪氏自思，只因看搬演《西厢》故事，错了念头，可惜前功尽废，羞愧难藏，回家自缢身死。此亦可以为守节不终者之戒。

第三回 访察除妖狐之怪

断云：

张明为客到东京，好色心邪惹怪精。

包公除斩妖狐后，自是人间得太平。

话说仁宗宝元年间，包公在东京之日，适属县有姓张名明字晦之者，年二十岁，美姿容，善赋诗，尚未娶有室也。因在家安闲无事，父母命其收拾资本，出外为商。偶到东京而回，未及至家，泊船于岸。是夜月明如昼，明不能寐，披襟闲行，遂吟一绝云：荇带浦芽望欲迷，白鸥来往傍人飞。

水边苔石青青色，明月芦花满钓矶。

当日张明吟罢，俄然见一美人，望月而拜。拜罢，遂吟诗一首云：拜月下高堂，满身风露凉。

曲栏人语静，银鸭自焚香。

又曰：昨宵拜月月似镰，今宵拜月月如弦。

直须拜得月满轮，应与嫦娥得相见。

嫦娥孤凄妾亦孤，桂花凉影堕冰壶。

年年空习羽衣曲，不省三更再遇无。

美人吟毕，张明悦其美貌，遂趋前问日："娘子何如而拜月也？"美人笑而答曰："妾见物类尚且成双，吟此拜月之诗，意欲得一佳婿耳。"明曰："娘子所愿何如？"美人曰："妾意得婿如君，则妾之愿足矣，岂有外慕之心乎？"明见美人所言投机，遂乃喜不自胜，言曰："世之姻缘有难遇而易合者，今宵是也。娘子若不弃，当与娘子偕至予舟同饮合卺之酒，可乎？"美人见明言此，全无难色，欣然与其登舟，相与对月而酌。既而与张明交会，极尽欢娱之美。次日明促舟回家，同美人拜见父母宗族。问张明何处得此美人，明答以娶某处良家之女。

美人自入明家，勤纺织，缝衣裳，事舅姑。处宗族以睦，接邻里以和，待奴仆以恕，交妯娌以义，上下内外，皆得欢心，咸称其得贤内助焉。时包公因革猴节妇坊牌，案临属县，偶见其家有黑气冲天而起。包公即唤左右停止其处，请其宅左右问其故。包公曰："此间有妖气，吾当往除之。"众皆骇异。

先是美人泣谓明曰："三日后大难已迫，妾必死矣。"明惊问其故，美人蔽而不言，惟曰："君不忘妾情，此诚意外之望也。"凡四日而包公倏到，伏剑登门，观者罢市，美人惊愕失措，将欲趋避。包公以照魔镜略照，知其为狐，遂乃大叱之曰："妖狐安往！"美人俯于地，泣吟一律曰：一自当年假虎威，山中百兽莫能欺。

听水潇潇玄冬冱，走野茫茫黑夜啼。

千岁变时成美女，五更啼处学婴儿。

方今圣主无为治，九尾呈祥定有期。

美女吟毕，包公判曰："汝乃异类，何得迷人？"即令李虎挥剑斩之，乃一狐耳。复唤张明问其来历。张明即以因商于外，泊舟得之前言说了。包公曰："此妖孽如此，若非吾到此除之，则尔亦不免耗散其

精神矣。”张明再拜，致谢包公之神明莫及。而明后遂无恙而终。此可以为心邪好色者之戒矣！

第四回 止狄青家之花妖

断云：

康定年余花作精，岂知狄将被昏迷。

若非包相亲待诏，怎得驱气入壁中。

话说总兵狄青，同杨文广征南蛮，振旅之日，舟次绥德官河，天已暝矣。狄青独坐舟中，扣舷而歌。忽见一女子溯流啼哭而来，连呼救人者三。狄青急命军士救之。视其颜貌非常，恳问其故。女泣曰：“妾姓梅，名芳华，原许张参政之家。近年伊家凌替，父母厌其贫穷，逼妾改嫁他氏。妾苦不从，父母怒妾，终朝迫抑，不有存生，故此捐生赴水而死，幸蒙相公搭救，此盖生死而肉骨也。”狄青诘之曰：“汝欲归宁乎？将为吾之侧室乎？”女曰：“归宁非所望也。既蒙不弃，愿为相公箕帚妾耳。”狄青闻言大悦，易以新衣，带回公署。然梅芳华之在狄府也，以至恭事大人，以至诚待媵妾；处僮仆以恩，延宾客以礼。凡公私筵宴，大小饔飧中馈之事，悉以任之，无不中节。狄青甚宠爱之，日亲幸用事。内外闻名，咸欲一观。或王孙公子、达官贵人至其府者，狄青皆令出见。梅芳华初无难色，礼貌自如。

一日，乃是年冬，值西夏作反，仁宗天子传旨令狄青总兵前往征之。包公领天子之命，往至其家。狄青设宴款待包公。

青欲夸耀于包公，令芳华盛服出见。芳华有难色，不肯出见，青固命之亦不从。侍婢催促者相连于道，芳华终不肯出。包公辞归，狄青大感惭愧，自往召之，芳华亦不肯行。青怒曰：“汝于王孙公子、达官贵士所见多矣，何至于包公而不肯一见耶？”芳华泣而不言。青，武

人也，怒甚，拔剑将欲砍之。芳华入人壁中言曰：“窃闻邪不能胜正，伪不能乱真，妾非世人，乃梅花之妖，偶窃日月之精华，故成人类于大块。今知包公乃栋梁之才，社稷之器，正人君子，神人所钦，妾安敢见之。独不闻武三思爱妾不见狄梁公之事乎？妾今于此永别矣！”言毕遂吟诗一首曰：老干槎牙傍水涯，年年先占百花魁。

冰消得暖知春早，雪色凌寒破腊开。

疏影夜随明月转，暗香时逐好风来。

到头结实归廊庙，始信调羹有大材。

第五回 辨心如金石之冤

断云：

才子佳人德性良，愿谐婚偶振纲常。

贪官图贿行私曲，致令命损实堪伤。

话说仁宗康定年间，有一南属县，有庠生李彦秀，小字玉郎。年方二十岁，为人俊雅，赋性温良，学问才艺冠绝一学。

其学舍之后有高楼一所，匾曰：会景楼。登之者，远观则四面江山，近观则一城坊市，举目皆尽。圃墙、邻居、小巷皆官妓所居焉。彦秀凡过夏月，则读书于楼上。

一日，新秋雨霁，墙外歌咽之音，丝竹之韵，为轻风递送，断续悠扬。彦秀不胜清兴，遂约同侪饮于楼上。一友忽然笑曰："正所谓但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"谓彦秀曰："若见其形，则不赏其声，反不清矣。"众皆称其确论。一友曰："此论反覆趣深，真佳作也，各当有赋。如诗不成，甘罚金谷酒数。"于是彦秀先吟诗曰：

凉飚淅沥天雁起，窗蕉雨歇清声止。

灏气乘风扫净室，炎蒸忽入秋光里。

闲登快阁一凭栏，江山浩渺双眸宽。

俯临坊市人寰小，仰攀牛斗天风寒。

暂存视听一凝思，潇潇一派仙音至。

弦繁管急杂商宫，声回调歇迷腔子。

独坐无言心自评，不是寻常风月情。

初疑天籁一檐马，又似秋高和漏打。

碎击冰壶向日倾，乱箭琉璃斗风洒。

狂生对此襟一开，邀友分题共举杯。

莫如巫山云雨隔，清歌时度人间来。

俏者闻声情已见，村者相逢若相恋。

村俏由来趣不同，岂在闻声与见面。

彦秀吟毕，众友正传玩之间。忽膳夫走来报曰："正堂先生来也。"彦秀急将其诗怀于袖中，整衣迎先生登楼，续坐而饮。彦秀以诸友推其吟诗在袖，惟恐先生见，玉郎推更衣将诗稿搡捻成团，投出墙角，复回席中坐饮，至暮而散。

不意投诗之处，乃角妓张妪居住之所也。妪只生一女，年一十七岁，名丽容。生得眉如漆黛，口似朱红，又名翠眉娘，聪明乖巧，不但乐工、女工，至于书画诗文，冠绝时辈，真一郡之国色也。然留心伉俪，不染风尘，人或挥金至百，而不能一睹其面。家后构一小楼，与会景楼相对，匾曰：对景楼。乃丽容什闹之所也。当下李彦秀投诗稿之时，适丽容正坐对景楼上，忽见丢下纸团，遂命丫头拾取观之，且惊且羡，颠倒歌咏曰："此诗必是李玉郎所作无疑也。况彼尚未议婚，妾且亦未行嫁，天若见怜，吾愿谐矣。"

至次日，遂用白绫一方，逐韵和其上，复从原处投回。适彦秀经其处而得之，且读且笑曰："吾闻名妓有张翠眉者，操志不常，才貌异

众，吾心每日期之，未有其便，今观其写作，必然是也。”即观其诗曰：

新凉睡美慵晨起，邻家夜饮歌初止。

起来无力近妆台，一朵芙蓉冰镜里。

重重花影上雕栏，体瘦更嫌舞袖宽。

闲觅晓蛩芳砌下，金莲似去碧笞寒。

太湖独倚含幽思，玉团忽郝从天至。

龙蛇飞动泼烟云，篇篇尽是相思字。

颠来倒去用心评，方信多情识有情。

不是玉郎密传契，他人怎有这般清?

自小门前无系马，梨花夜雨何曾打?

一任渔舟泛武陵，落红肯向东流洒?

半方绫帕卷还开，留取当年捧玉杯。

每见隔墙花影动，何时得见玉人来?

名实常闻如久见，姻缘未合心先恋。

诗情本自致幽情，人心料得如人面。

彦秀阅毕，遂登太湖石而望之。正值丽容独坐于对景楼上，彼此一见，魂志飘荡。彦秀曰：“观卿仪范，莫非张翠眉乎？”

丽容微笑而答曰：“然。适妾以蒙佳作，知君为李玉郎无疑也。”二人相见大笑。丽容曰：“妾久闻君之才行，多择伉俪，然而百无一成，其故何也？”彦秀曰：“若有如卿之才貌者，又何敢言择乎？”遂乃各述其心事，对天誓为夫妇而别。

彦秀归家告于父母，父母曰：“彼娼家也，然以改节为尚，终不可入士夫之门，亦不可以奉先嗣后哉。”遂不见允。彦秀转托于亲知于父母处百方推道，终不容诺。将及一年，而彦秀学业顿废，精神渐耗，忘餐失寝，如醉如痴。而张丽容亦为之憔悴，誓死决不他适。其父亦不得已，遂即遣媒具礼，至丽容家行聘。

事将有期，适有本省参政名周宪者，任满赴京。时王右丞相独秉大权，凡官之任满者，必白金万两为献，若少不及，则痛遭黜退。然周宪居官九载，罄囊合凑，十不及一。计无所出，谋诸佐吏。吏曰：“王右相货财山积，其心已厌，所重者，女子及珍玩之物耳。若于各府选买才色官妓一二人，不过数百白金，加以装饰，又不过数百，若得而献之，强如白金万两。其右相必以纳之也。”周参政闻言大喜，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选于各府，而丽容居其一焉而已。彦秀父子知之，乃奔走上下，谋之万端，家产荡尽，终莫能脱。

一日，拘其母女登舟启行，丽容知其不免，遂以片纸寄诗一首于彦秀曰：死别生离莫怨天，此身已许入黄泉。

愿郎珍重休悬望，拟是来生续此缘。

自后而丽容不复饮食。张妪泣曰：“女死故是节义，我必遭毒害。”丽容不答，只为之少食而已。其舟既行，而彦秀徒步追随，哀恸路途行人。凡遇舟之宿址，号哭终夜，伏寝水次。如此将及两月，而舟抵临清。而彦秀星行露宿三千余里，足胼肤裂，无复人形。丽容于板隙窥见，一痛而绝。张妪救灌，良久方苏。苦浼舟夫往答彦秀曰：“妾所以不死者，以老母未脱耳。母若脱，妾即从死，郎可归家，勿劳

自苦。才郎因妾致死，无益于事，徒增妾苦耳。”彦秀闻船户传言之说，仰天大恸，投身于地，一仆而死矣。舟夫怜之，埋于岸侧。是夜丽容自缢，死于舟中。

周参政见丽容缢死，大怒曰：“我以美衣玉食致汝于极贵之地，何得顾恋寒儒，自丧厥生？”遂令舟夫剥去丽容衣服，弃尸于岸上，将火焚之。焚毕，其心宛然不改。舟夫以脚踏之，忽出一小物，形如人体，大若手指。舟夫以水洗之，其色如金，其坚如石，衣冠眉发，纤悉皆具，脱然如李彦秀一般，但不言动而已。舟夫即将此物持报。周参政观看，惊叹曰：“怪哉！此乃精诚坚恪，情感气化，不然焉得有此？”叹玩不已。众吏卒曰：“此心如此，彼心恐亦如此，请发李彦秀尸首焚之，看是如何？”周参政允令焚之，果然心不灰，其中亦有小人物，与前形色精坚相等，装束容貌亦与张丽容一般形色无二。周参政大喜曰“吾虽致二人死于非命，今得此稀世之宝，若将献与王右相，虽照乘之珠玉不足道也。”遂盛以异锦之囊，函以香木之匣，贮盛封裹，题曰“心坚金石之宝”。于是给白银一锭，以赏张妪，听与二人治丧，并同来之女各给路费遣归。于是周参政兼程至东京，拜谒右相，奉上其函，备述本末。右相大喜，视之则非前物，乃是败血一团，臭污不可近前。右相大怒，遂请包公到府，谓曰：“彼夺人之妻，各致死地，自知罪大，故以秽物厌我，意在逃刑，望乞将周参政下于狱中。”包公领诺，退回南衙。讯鞫以毕，回书上报曰：“男女之私，情坚志恪，而始终不谐，所以一念成结，感形如此。

既得合于一处，情遂气伸，复还旧物，或有之矣。然周参政夺人之妻，以致死了二命，亦该问其死罪。然一人之死不足以偿二命，又问其子充军。王右相专权受金，以致二命之死，亦具表奏上天子，亦该罢其原职闲住。”闻者悦服。后来李彦秀与丽容亦脱生于宋神宗之世，结为夫妇。盖亦天道有知，报应之速也。

第六回 判妒妇杀子之冤

判云：

陈妻密计毒三人，卫妾含冤对拯伸。

天不容奸惟速报，驱陈作彘儆人心。

话说江州德化县，有一人姓冯名叟，家颇饶裕。其妻陈氏貌美无子，侧室卫氏生有二儿。陈氏自思己无所出，诚恐一旦色衰爱弛，家中不赀之产皆妾所有，心怀不平，每存妒害，无衅可乘。

一日，冯叟自思："家有余资，若不出外营为，则亦不免为守钱虏耳。"乃谋置货物远行，出往四川经营买卖。冯叟临行嘱妻陈氏善视二子，陈氏口中亦只应唯而已。

时值中秋，陈氏贻赏月之故，即于南楼设下一宴，召卫氏及二于同来南楼上会饮。陈氏先置鸩毒放在酒中，举杯嘱托卫氏日："我无所出，幸汝有子，则家业我当与汝共也。他日年老之时，惟托汝母子维持，故此一杯之酒，预为我身后之意焉耳。"卫氏辞不敢当，于是母子痛饮，尽欢而罢。是夜药发，卫氏母子七窍流血，相继而死。时卫氏年二十五，长子年五岁，次子三岁而已。当时亲邻大小皆莫知其故，陈氏乃诈言因暴疾而死，闻者无不伤感。陈氏又诈哭之尽哀，以礼送葬。已而冯叟在外，一日忽得一梦，梦见卫氏引二儿泣诉其故。意欲收拾回家，怎奈因货物未脱，不能如愿，是以且信且疑，郁郁不悦。

将及三年，适正值包公访察按临其地，下马升厅，正坐之间，忽然阶前一道黑气冲天，须臾不见天日。晡时虽散，仍乃不大明朗。包公心甚疑其必有冤枉。是夜左右点起灯烛，包公困倦，伏几而卧。夜

至三更，忽见一女子，生得姿容美丽，披头散发，两手牵引二子，哭哭啼啼，跪至阶下。包公问曰：“汝这妇人，住居何处？姓甚名谁？手牵二子，到此有何冤枉？一一道来，吾当与汝伸雪屈情。”妇人泣曰：“妾乃江州卫氏母子也。因夫冯叟远往四川经商，主母陈氏中秋置鸩酒杀妾三人，冤魂不散。幸蒙相公按临敝邑，故特哀告，望乞垂怜，代雪冤苦，则妾母子九泉之下，虽死犹生也。”说罢悲鸣不已，移时再拜而退。

次日，包公即唤郑强、薛霸，拘拿陈氏，当厅审勘。包公曰：“妾子即汝子一般，何得心怀妒忌，害及三命？绝夫之嗣，莫大之罪，又将焉逃？”陈氏悔服无语，包公就拟断凌迟处死。

后阅五载，冯叟回归。家畜大母彘，岁生数子，获利数倍，将欲售之于屠，忽作人言曰：“我即君之妻陈氏也。平日妒忌，杀妾母子，况受君之恩，绝君之嗣，虽蒙包公断后，上天犹不肯宥妾，复行罪罚，作为母彘。今偿君债将满，未免千刀之报。为我传语世妇：孝奉公姑，和睦妯娌，勿专家事，抗拒夫子；勿存妒悍，欺制妾媵。否则，他日之报即我之报也。

大抵水性吝啬，因见自身无子，妾婢有子，家之所有，彼独占享，遂怀嫉忌，潜蓄不仁。殊不知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损妾之子，乃绝夫之嗣也。妇人但顾目前，不思身后，其得罪天也不亦大乎！故为母彘警省世人，毋效我之所为而贻臭于世矣。”

远近闻之，肩摩踵接，皆欲竞观，其门为市。当时有歌一篇以继之曰：

江舟陈氏冯家妇，挚悍狐狡恣嫉妒。

劳劳长舌牝鸡晨，废驰三纲全不顾。

一身无子可奈何？徐卿有庆偏房多。

不思无后绝夫祀，闺中旦夕操干戈。

景届中秋月轮皎，南楼玩月存奸狡。

金杯倾鸩裂肺肠，玉山顷刻房中倒。

荧惑亲邻暴疾亡，夫君况是居他方。

讵意冤魂诉包老，拟断报应死幽冥。

公哉天公复报应，陈氏自作还自承。

数年罚为一母彘，终朝偿夫冯门庭。

忽作人言劝世俗，妇人切莫存奸毒。

我因妒悍欲专房，至今尚是糟糠畜。

聊作短歌列公案，事虽虚言日还真。

为恶不如为善好，叮咛告戒闺中人。

第七回 行香请天诛妖妇

断云：

梅稍月挂近黄昏，秉烛香斋独掩门。

执得葩经当日笔，挽回风化戒鹑奔。

话说黄州儒士张从龙，结庐临溪，读书其内，苦志用功，不入城府。家业荒凉，未有妻室。仁宗康定二年春月间，于所居倚窗临溪闲坐，俄见一叟桌船逶迤候岸，中坐一青衣美人，颜色聪俊。张从龙遽尔问曰：“何家宅眷？今欲何往？”叟曰：“兹值岁侵，衣食无措，将卖此女，以资日用耳。”从龙留意，邀之入室，遂问姓名居住。叟曰：“老拙姓苏，本州人也。无室辞世，只生此女，乳名珍娘，年方二八，颇通书义，尤精女工，欲仗红叶之媒，以订赤绳之约。如君不弃，望为相容。”

从龙见言，随即许诺，倾囊见酬。遂设宴会亲，卜日合卺。女自入从龙之门，恪尽倡随之道，主中馈，缝衣裳，和于亲族，睦于乡里，抑且性格温柔貌出类，遐迩争羡焉。从龙贪恋情欲，颇废经书。其女谏曰：“衾枕之情，世之常事；功名之念，士之要途。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既显父母，又荣妻子，男儿之志，于斯遂矣。岂可苟淹岁月，而守故园之桃李哉。”从龙见女言有理，遂逊谢之，愈加敬爱。

一日，从龙与女对酌溪楼之上，女斟酒奉生曰：“聊歌一词，以侑君饮。”词名《浣溪沙》云：

溪雾溪烟溪景新，溶溶春水净无尘。碧琉璃底浸春云。

风扬游丝牵蝶翅，雨飘飞絮温莺唇。桃花片片送残春。

每歌一句，音韵清奇，听之可爱。

厥后，从龙过京中试，抉为开封府祥符县令，挈家赴任。

女处官衙，小心谨慎，同僚妻妾，咸得欢心。每诫其夫清廉恤民，无玩国法，内外称之。时有他府州县，咸皆风雨调和，独有祥符县，自从龙莅任之后，多遭干旱。百姓耆老连名上呈，请从龙祈祷，全无应验。从龙心中甚忧。百姓又往开封府呈首其事，惊动包公亲临其县行文祷雨。门吏通报，从龙慌忙迎接包公人公馆坐定。包公观见从龙衙内，阴晦少明，乃潜谓从龙同僚曰："张大尹衙内妖气太重，若能扫荡邪秽，天即大雨矣。吾且秘而不言，汝等可往白之。"同僚即以包公之言白于从龙知之。从龙不以为信。包公就亲书疏文一道，率众官迳往城隍庙行香。祈祷以毕，将疏焚于炉内。少顷，玄云蔽空，雷雨交作，霹雳一声，火光迸起，大雨如注，四郊沾足。包公请众官回衙，以观异事。但见张大尹室内枯骨加交，骷骸震碎，中流鲜血，而美妇不知所在矣。又见前厅壁上朱书篆字数行，众莫能识，请包公观之。包公看罢，乃诗一首曰：

善恶幽冥皆有报，雷霆诛击岂无因?

生行淫乱污尘俗，死纵妖邪惑世人。

万种风流收骨髓，一团恩爱耗精神。

从今打破迷魂阵，枭震骷骸示下民。

包公读罢，从龙惊骇不能定情，同僚为之失色，即访问包公何以知其缘故。包公日："吾望妖气，是以知之。"即诘从龙："何处得之?"从龙不隐，告以前情。包公曰："吾观此妇在生必行淫乱，死为枯骨，尚能迷人。吾若不行文祈祷于天，请天诛之，则汝亦不久元气

耗散，祸将及身矣，可不惧哉！”于是从龙拜辞，敬叹包公之德，神明莫及也。

第八回 判奸夫误杀其妇

断云：

梅敬经营志亦良，神签报应亦昭彰。

奸夫误谋真可恨，包公判断播传扬。

却说河南开封府陈州管下商水县，其地在州西九十里，有一人姓梅名敬者，少入郡庠，习举子业，家道殷实，父母俱庆，止鲜兄弟。父母与其娶邻邑西华县姜氏为妻。一日，梅生在小庄读书，正遇春季天气，百花开遍，红紫芳菲。梅生乃吟诗一首以慰怀，曰：

酒满金樽花又香，正缘老大见花狂。

小桃枝上春三月，细柳风中燕一双。

雾薄远峰多出没，日晴鸥鸟自倘佯。

芳菲百汇红铺眼，谁念书生在小庄？

梅生吟毕，终日侍奉二亲，曲尽孝养之乐。谁知乐极悲生，父母相继亡故。梅敬夫妇哭之尽哀，以厚礼殡葬。服满赴试，屡科不第。回家，梅敬乃谋谓其妻曰：“吾幼习儒业，将欲显祖养亲荣妻荫子，为天地间之一伟人，期为可也。奈何苍天不遂吾愿，使二亲不及见吾成立大志以没，诚乃天地间之一罪人也。今无望矣。展转寻思，尝忆古人有言：若要身带十万头，除非骑鹤上扬州。意欲弃儒就商，遨游四海，以伸其志，乃其愿矣，岂肯拙守田园，甘老丘林而已哉。不知贤妻意下如何？”

姜氏曰："妾闻古人有云：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所以正妇德也。君既有志为商，妾亦当听从而已。但愿君此去，以千金之躯为重，保全父母遗体，休贪路柳墙花，以堕其志。但得获微利之时，当即快整归鞭，此则妾愿毕矣。外此非所慕也。"梅敬听闻妻言有理，心中喜不自胜，遂即收置货物，迳往四川成都府经商。姜氏与其饯别而去。后来姜氏正在妙龄之际，欲心人皆所具，虽有云情雨意，亦不甚为显露。

梅敬一去，六载未回。一日忽怀归计，遂收拾财物，先入诸葛武侯庙中祈签，卜其吉凶。当下祷祝已毕，祈得一签，有云：

逢崖切莫宿，逢水切莫浴。

斗粟三升米，解却一身屈。

梅敬祈得此签，惘然不晓其意，只得赶回。

不则一日，舟夫将船泊于大崖之下。梅敬忽然想起签中有言"逢崖切莫宿"之句，遂自省悟，即令舟夫移船别住。方移时间，大崖忽然崩下，陷了无限之物。梅敬心下大喜，方信签中之言有验。一路无碍，至家，姜氏接入堂上，再尽夫妇之礼，略叙久旷之情。

时天色已晚，是夜昏黑无光。移时之间，姜氏烧汤水一盆，谓梅敬曰："贤夫路途劳苦，请去洗澡，方好歇息。"梅敬听了妻言，又大省悟：神签有言"逢水切莫浴"，遂乃推故，对妻言曰："吾今日偶不喜浴，不劳贤妻候问。"姜氏见夫言如此，遂即自去洗浴，姜氏正浴之间，不防被一人预匿房中，暗执利枪从腹中一戮。可怜姜氏娇姿秀丽，化作南柯一梦。其人潜躲出外去迄。梅敬在外等候，见姜氏多久不出，执灯入往浴房唤之，方知被杀在地，哭得几次昏迷。次日正欲具状告理，又不知是何人所杀，正在犹豫不决之间，却有街坊邻舍知之，慌往开封府首告："梅敬无故自杀其妻，实乃败坏伦理。"

包公看了状词，即拘梅敬审勘。梅敬遂以祈签之事告知。

包公自思：梅敬才回，决无自杀其妻之理。乃谓梅敬曰：“汝去六年不归，汝妻少貌，必有奸夫。想是奸夫起情造意，要谋杀汝，汝因悟神签之言，故得脱免其祸。今详观神签中语云‘斗粟三升米’，吾想官斗十升，只得米三升。更有七升是糠无疑也。莫非这奸夫就是糠七否么？汝可试思之，果是真否？”

梅敬曰：“小人对门果有一人名唤康七。”包公即令左右拘唤来审。康七叩首供状曰：“小人因见姜氏美貌，不合故起谋心。本意欲杀其夫，不意误伤其妻。相公明见万里，小人情愿伏罪。”包公押了供状，遂就断其偿命。即令行刑刽子押赴市曹处决。闻者叹其神明莫及也。

第九回 判奸夫窃盗银两

断云：

叶广藏银计亦良，岂期盗窃事成殃。

包公神判传天下，千古犹存姓字香。

话说河南开封府阳武县，有一人姓叶名广，家亦中平。娶妻全氏，生得貌类西施，聪明乖巧。住居村僻处屋一间，鲜有邻舍。家中以织席为生，妻勤纺织，仅可度活而已。一日，叶广谋谓其妻曰：“吾意与汝在家勤谨，只堪度日，所余只有四两之数。吾今留银一两五钱在家，与贤妻聊作食用纺织之资。更有二两五钱，吾欲往西京做些小买卖营生。待去一年半载，若苍天不负男儿之愿，得获寸进，随即回归，再图厚利，乃其志也。不知贤妻意下如何？”全氏曰：“妾闻大富由天，小富由勤。贤夫既有志经营，谅苍天必不辜负所愿也。妾意岂敢抗拒？但赀财鲜少，贤夫可宜斟酌而行。倘得获其所欲，亦当早寻归计，此则妾所至望矣。”叶广闻妻之言，不觉喜慰于心，遂即将前本贩买其货而行。

次年，近村有一人姓吴名应者，年近二八，生得容貌俊秀，聪明善诗，未娶有室。偶经其处，窥见全氏貌类西施，就有眷恋之心，即怀不舍之意。随即询问近邻，知其来历。陡然思忖一计，即讨纸笔就写伪信一封，乃入全氏之家，向前施礼言曰：“小生姓吴名应，旧年在西京与尊嫂丈夫相会，交契甚厚。昨日回家，承寄有信一封在此，吩咐自后尊嫂家或缺用，某当一任包足，候兄回日自有区处，不劳尊嫂忧心，故今专此拜访。”

全氏见吴应生得俊秀，语言诚实，又闻丈夫托其周济，心便喜悦，笑容可掬。两下各自眉来眼去，咸有不舍之心。情不能忍，遂各向前搂抱，闭户共枕同衾，宛若仙家玉树，暗麝驱入，不可名状。吴应遂吟一律以戏之曰：

天缘造就到仙房，暗麝熏人透骨芳。

云夹兰台因见雨，雾垂瑶室便成霜。

临时吃尽消魂片，今夜方耽续命汤。

兴逸不容占句尽，心魂撩乱魄忙忙。

全氏听毕，言曰：“妾虽不能吟诗，见叔佳制，可默而不答乎？”亦口占一律以和之曰：

贪春仙客步兰房，锦帐齐掀满帐芳。

月朗今宵疑不雨，天寒明旦自成霜。

踌躇心上鱼惊钓，进步厨前鸟就汤。

管取称君方便好，岂能怜我尚忙忙。

二人吟诗已毕，云雨才罢，吴应细思诗中之言，乃笑谓之曰：“吾谅尊嫂与丈夫备尝经惯，岂真全未识风流者乎？”全氏曰：“妾别夫君一载有余，往日与其欢会之时，自以为儿戏耳。今宵与贤叔接战，方觉股栗，所谓‘生未识灯花关，倏到花关骨尽寒’者也，望君推心，今后交感之时，勿以见惯浑闲者相待。”吴应笑曰：“自识制度，不待嫂说。”自此之后，全氏住在树僻，无人闲管此事，就如夫妇一般，并无阻碍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叶广在西京经营九载，趁得百银一十六两，自思家中妻又少貌，不觉来此九载，若久恋他乡，不顾妻室，不免辜恩负义之诮，遂即收拾回程。在路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到家已是三更时候，叶广自思庄屋一间，门壁浅薄，恐有小人暗算，不敢将银进家，预将其银藏在舍旁通水阴沟之内已毕，方才唤妻开门。是时其妻正与吴应宿歇，极尽欢娱之意，忽听得丈夫唤门之声，即忙起来开门，放丈夫进家。吴应惊得魂飞天外，躲在门后，候其关门，潜躲出外。全氏整备酒饭与丈夫略叙久旷之情，食毕收拾上牀。

宿歇之间，全氏问曰："贤夫出外经商，九载不归，家中甚极劳苦，不知亦趁得些银帛否？"叶广曰："银有一十六两，我因家中门壁浅薄，恐有小人暗算，未敢带入家来，藏在舍旁通水阴沟之内。"全氏闻说大惊曰："贤夫既有许多银回来，可速起来，取藏在家无妨，不可藏于他处，恐有知者取去，那时悔之晚矣。"叶广依妻所说，忙跳起寻取，不防吴应只有舍旁窃听叶广夫妻言语，听见藏银在彼，已被先盗去讫。叶广寻银不见，因与全氏闹曰："吾半夜独自回家，并无一伴跟随。

及藏银之际，又无一人知觉，奈何就有人盗去？必是汝因吾出外日久，家中与人通奸，今日必然与其宿歇，见我唤门之声，汝即潜放出外。其人窃听得知，因而盗去。汝实难辞其责矣。"

其妻听了，不敢明言，再三推说无有此事。叶广不信，遂以前情具状，扭扯其妻，迳赴包公案前陈告其事。

包公观罢状词，就将其妻勘问："必有奸夫之情。"其妻坚意不肯招认。包公遂发叶广回家，再出告示，唤张千、李万私下吩咐曰："汝可将告示挂在衙前，押此妇人出外，枷号官卖，其银还他丈夫，等候有人来看此妇者，即便拿来见我，我自有主意。"张李二人依其所行，押于门外。

将及半日，忽有吴应在外打听得此事，忙来与其妇私语。

张李看见，忙扭吴应入见包公。包公问曰：“你是甚人，敢来此处？”吴应告曰：“小人是这妇人亲眷，因见如此，故来看她，非有他故也。”包公曰：“汝既是她亲眷，曾娶有内眷否？”吴应告曰：“小人家贫，未及婚娶。”包公曰：“问汝既未婚娶，吾将此妇官嫁与你，只不知值价多少？”即唤书吏问其价数。书吏复曰：“复相公，此妇值银三十两。”包公即对吴应曰：“据书吏说，价值三十两。我这里官卖，只要汝价银二十两，汝可即备来秤。”吴应告曰：“小人家道贫难，难以措办。”包公曰：“既二十两不出，可备十五两来秤。”吴应又告贫难，包公曰：“谁人叫汝前来看她！若无十五两，实要汝备十二两来秤。”吴应不能推辞，即将盗其原银熔过十二两，诣台称了。包公将吴应发放出外，随拘叶广进衙，问曰：“你看此银是你的不是？”叶广认了，禀曰：“此银不是前银，小人不敢妄认。”包公又发叶广出外，又唤吴应问曰：“我适间叫她丈夫到此，将银给付与他，他道妇人甚是美貌，心中不甘，实要价银一十五两，汝可揭借前来，秤完领去，不得有误。”吴应只得回家。包公私唤张千、李万吩咐曰：“汝可跟在吴应之后，看他若把原银上铺煎销之时，汝可便说包爷吩咐，其银不拘成色，不要上铺煎销，就可拿来见我。”张千领了言语，直尾其后而去。

正值吴应又将原银上铺，张千即以包公前言说了。吴应只得将原银三两，凑秤完足。包公复发出外，就将前银唤叶广认之。叶广看了大哭曰：“此银实是小人之物，不知何处得之？”

包公又恐叶广妄认，枉了吴应，乃复以言贻之曰：“此银乃是我库中取出，何得假言妄认？”叶广再三告曰：“此银实是经小人眼目，相公不信，内有分两可辨。”包公复诘其实，即令一一试之，果然分文不差。就拘吴应审勘，吴应叹异伏罪。包公即将其银追完，将妇人脱衣受刑。吴应以通奸窃盗论罪，只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复将叶广夫妇判合，放回宁家，俱各拜伏而去。

第十回 判贞妇被污之冤

断云：

贞娘诗句预攸扬，查生失答欠分张。

逆恶污贞情可恶，包公明见播昭彰。

却说河南许州管下临颍县，在州南六十里，有一人姓查名彝者，乃文雅士也。少入县庠，与学友顾守义为友。宋仁宗庆历二年冬，父母凭媒，与其娶到近村尹贞娘为妻。毕姻之日，顾守义作诗一首以贺之曰：

伉俪天然缔好缘，才郎之子两青年。

绮筵光景春如许，花烛荧煌洞有天。

情思交孚琴瑟美，彝伦攸叙室家全。

从今早叶熊罴梦，喜气洋洋独占春。

当时查生得诗，笑容可掬，未及赓和，参拜祖宗、父母、诸亲家。宴已罢，夫妇合卺，二人如鱼得水，欢入洞房。

花烛之夕，查生正欲解衣而寐，尹贞娘乃止之曰："妾意郎君幼读儒书，当发奋励志，扬名显亲，期于远大，非若寻常俗子之比。今日交会，可无一言而就寝乎？妾今谬出鄙句，郎君若能随口应答，妾即与君共枕同衾；若才力不及，郎君宜再赴学读书，今宵恐违所愿矣。"言讫，查生因命请题。贞娘乃出诗句曰："点灯登阁各攻书。"查生思了半晌，未能应答，不觉面有惭色，遂即辞妻执灯，迳望学宫而去。

是时学中诸友，见查生尽夜而来，面有惭色，咸皆向前问曰：“子今宵洞房花烛，正宜同伴新人及时欢会行乐，今独抛弃新人至此，敢问其故何也？”查生因诸友来问，即以其妻所出诗句告之。诸友咸皆未答而退。内有一人姓郑名正者，为人平生极是好谑，听闻查生此言，随即漏夜私回，迳往查生房内，与贞娘宿歇。原来贞娘自悔偶因出此戏联，实非有心相难，不期丈夫怀羞而去，心中正自懊悔不及。及见郑正入房之时，贞娘只谓查生回家宿歇，不知其为郑正也。乃问之曰：“郎君适间不能对答而去，今倏尔又回，莫非寻思得句，能对其意乎？”

郑正默然不答。贞娘忖是其夫怀怒，亦不再问。郑正乃与贞娘极尽交欢之美，未及天明而去。

及天明查生回家，乃与贞娘施礼言曰：“昨夜瞻承佳句，小生学问荒疏，不能应答，心甚愧赧，有失陪奉，获罪良多，望乞恕容。”贞娘曰：“妾意君昨夜已回，缘何言此以诳妾也。”再三诘问其故，查生以实未回答之。贞娘细思查生之言，已知其身被他人所污，遂对查生言曰：“郎君若实未回，意郎君前程万里，从今可奋志读书，不须顾恋妾也。”言罢，即入房中自缢。移时查生知之，急与父母迳往救之，时已不及救矣。

查生悲不能言，昏绝于地数番，父母急救方醒。当日查生悲不知其故，无词告理，只得具棺殡葬已讫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又是庆历三年八月中秋节至，包公按临至临颍县，直升入公廨坐下，见因月色明朗，遂吟诗一首曰：

太和元气耿中秋，解却襟怀积累愁。

笑见团团离海角，喜瞻渐渐出云头。

袁宏有兴歌诗艇，庾亮欢心上酒楼。

借问广寒宫里事，桂花多为状元留。

包公吟诗已毕，其时公廨庭前旁边有一桐树，树下阴凉可爱，包公即唤左右，将虎皮交椅移倚在桐树之下，玩月消遣。

包公仍出诗句云：“移椅倚桐同玩月。”包公出罢诗句，寻思欲凑下韵，半晌不能凑得，遂即枕椅而卧。似睡非睡之间，朦胧见一女子，年近二八，美貌超群，昂然近前下跪曰：“大人诗句不劳寻思，妾虽不才，随口可对。”包公即令对之。其女子对曰：“点灯登阁各攻书。”包公见此女子对得有理，即问之曰：“汝这女子，住居何处？可通名姓。”女子答曰：“大人若要知妾来历，除究本县学内秀才，可知其详。”言讫化一阵清风而去。包公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展转寻思：“此事可怪，莫非其中必有冤枉？”是夜宿于公廨，思忖一计。

次日出牌，吩咐左右，唤集临颍县学秀才，来院赴考。包公出《论语》中题目，乃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一句，与诸生作文；又将“移椅倚桐同玩月”诗句，出在题尾。是日诸生赴考已毕，内有秀才查彝，因见诗句偶合其妻贞娘前语，遂即书其下云：“点灯登阁各攻书。”诸生作文已毕。包公传令出外伺候。

包公正看卷之间，偶然见查彝诗句，符合梦中之意。即唤查彝问曰：“吾观汝文章，亦只是寻常，但对诗句，大有可取。

吾谅此诗句必他人为之，非汝所能作也。吾今识破，可实言之，毋得隐讳。”查彝闻言，即以其妻前言，以致死于非命，一一禀知。包公又问之曰：“吾想汝夜往学中之时，内中必有平日极是善戏谑之人，知汝不回，故诈脱汝身，与汝妻宿歇，污其身体。汝妻怀羞，以致身死。汝可逐一说来，吾当替汝伸冤。”

查彝禀曰：“生员学中，只有姓郑名正者，平生极好戏谑，外者非生员所知也。”包公听罢言曰：“据汝所言，则汝妻被郑正奸污无疑矣。”即令郑强、李干拘唤郑正到台审勘。郑正初然抵死不认，后至受极刑，只得供招：“因见查彝怀羞到学，郑正不合起情造意，故脱身奸污，以致贞娘之死。”其罪招认是实，包公取了供词，即将郑正依拟因奸致死，发往法场处决已讫。临颖百姓咸敬畏包公，如神明暗察，莫敢欺心为非耳。

第十一回 判石牌以追客布

断云：

顽凶盗布肆不良，柴胜贪杯欠预防。

当时若非包公判，难还布匹转家乡。

话说宋仁宗宝元元年，浙江杭州府仁和县，有一人姓柴名胜者，少亦习业儒，家亦丰足。父母俱庆，娶妻梁氏，善孝舅姑。胜有兄弟柴祖，年已二八，俱各婚毕。

一日，父母乃呼柴胜近前，训之曰：“吾家虽略丰，每思成立之难如升天，覆坠之易如燎毛，言之痛心，不能安寝矣。

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孙，但知穿华丽之衣，食甘美之食，谀其言语，骄傲其物，遨游宴乐，交朋集友，不以财物为重，轻费妄用，不知已身之所以耀润者，皆乃祖乃父平日勤劳刻苦所得也。

汝等但知饮芳泉而不知其源，食饭黍而不知其由，一旦时易事殊，失其故态，意欲为学艺之时，吾知士焉而学之不及，农焉而劳之不堪，工焉而巧之不素，商焉而资之不给，虽欲学做好人，此时不可得也。吾今唤汝训诲，汝能遵依吾言，当思祖德之勤劳，怀念父功之刻苦，孜孜汲汲以成其事，兢兢业业以立其志，勿守株待兔以恋娇妻，当收赀本往外经营，则可以盈其赀财，于身不弃，于人无愧，可以长守其富矣。不然，非我所知也。吾今欲令次儿柴祖守家，令汝出外经商，俾使得获微利，以添用度，不知汝意如何？”柴胜曰：“儿承大人亲诲，当铭刻于心，不敢违背。只不知大人要儿往何处经商，愿赐一言，儿当领命而行也。”父曰：“吾闻东京开封府极好卖布，汝可

将些本，往本府杭州贩买几挑，前到开封府，不消一年半载，自可还家矣。岂不胜如坐守食用乎？”柴胜遵了父言，遂将银两迳至杭州贩布三担，辞别父母妻子。兄弟柴祖与其饯行，时仲春三月十五日也。柴胜因见春光明媚，莺穿绿柳，燕寻旧主，遂乃吟诗二律。先吟莺诗曰：

　　掷柳迁乔大有情，交交时作弄机声。

　　飞来庭院风光好，唤起纱窗午梦清。

　　信口啼时音韵巧，黄金刷出羽毛轻。

　　春江两岸垂杨柳，好向高枝次第鸣。

　　又吟燕诗曰：羽族知机社日来，翻身寻主入楼台。

　　拶云掠雨高还下，度柳穿飞去又来。

　　两翅拂残花露水，一毛不染地风埃。

　　乌衣国里风光好，养子成时便带回。

　　柴胜吟毕，在路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来到开封府，寻在东门城外吴子琛店里安下发卖。

　　未及二日之间，柴胜思中自觉不乐，即令家童沽酒散闷。

　　贪饮几杯，俱各沉醉。不防吴子琛近邻有夏日酷者，蓦见柴胜带布入店，即于是夜三更时候，将布三担尽盗去讫。

　　次日天明，柴胜酒醒起来，方知布被盗去，惊得面如土色，罔知所措，就叫店主吴子琛近前，告诉曰：“吾今初到东京，投汝店内安下，汝是有眼主人，吾是无眼孤客，在家靠父，出外靠主，何得昨夜

见吾醉饮几杯，行此不良之意，串盗来偷吾布三担？吾意汝为典守之人，决亦难辞其责。今不跟究来还吾，必与汝兴讼，那时悔无及矣。”吴子琛辩说曰：“吾为店主，以客来为衣食之本，安有串盗偷货之理？”柴胜并不肯听，一直扭到包公台前首告，包公即将吴子琛当厅勘问。子琛仍辩说如前。包公思判不得，即唤左右，将柴胜、子琛收监。次日吩咐左右，迳往城隍庙行香，意欲求神灵验，判断其事。不意一连行香三日，并无分文报应。包公亦无奈何，只得取出柴、吴二人跪下，包公问曰：“汝布又不知何人盗去，至今三日不见踪影，如何断得明白？”遂即将二人每人责打十板，发放回家去毕。

原来夏日酷当夜盗得布疋之时，已藏在村僻支处，即将其布首尾记号尽行涂抹，更以自己印记印上，使人难辨。摆布停当，然后零散拖往城中去卖，多落在徽州客商汪成铺内。夏贼得银入手，并无一人知觉。后来包公因将柴胜责打，发回吴店之后，次日包公忽忖一计，将衙前一个石牌，令张龙、赵虎出衙传说，将石牌抬入一门之下，要问石牌取布还客。其时，府前人众皆来聚观。包公见人来看，乃高声喝问：“这石牌如此可恶！”喝令左右打了二十下。包公喝打已毕，又将别状来问。

移时，又喝道：“打！”如此三次，且把石牌扛到阶下。包公见人聚看者多，即喝令左右将府门闭上，把内中为首者四人捉下，观者皆不知其故。包公作怒言曰：“吾在此判事，不许诸人混杂，汝等何故不遵礼法，无故擅入公厅，实难饶其罪责。今着汝四人，将内中看者报其姓名，内有粜米者，即罚他米，卖肉者罚肉，卖布者罚布。俱各随其所卖者行罚。限定时下，汝四人即要拘齐来秤。”当下四人领命，移时之间，各样皆有，四人进府交纳。

包公看时，内有布一担，就唤四人吩咐曰：“这布权留在此，待等明日发还，其余米肉各样，汝等俱领出去退还原主，不许克落违误。”四人领诺而出不题。包公复令左右拘唤柴胜、吴子琛到府。包公恐柴

胜妄认其布，即将自己夫人所织家机二疋试之。故意问曰：“汝认此布是你的否？”柴胜看了，告曰：“此布不是，小客不敢妄认。”包公见其诚实，复以内布一担，抽出二疋，令其复认。柴胜看了，叩首告曰：“此实小人的布，不知相公何处得之。”包公曰：“此布首尾印记不同，你这客人缘何认得？”柴胜曰：“其布首尾印记虽被贼换过，小人中间还有尺寸暗记可验，相公不信，可将丈尺量过，如若不同，小人甘当认罪。”包公如其言，果然毫末不差。随令左右唤前四人到府，看认此布是何人所出。四人即出究问，知是徽州汪成铺内得之。包公即便拘汪成追问。汪成指是夏日酷所卖。包公又唤左右拘夏贼审勘。包公喝令左右，将夏贼打得皮开肉绽，体无完肤。夏贼一一招认：“不合盗客布三担，只卖去一担。

更有二担寄在僻静乡村之内。”拯令公牌张强、薛霸跟去追完。

柴胜、吴子琛二人感谢而去。包公又见地方供出夏贼平昔害民，即时依拟问发边远充军。于是开封府内，盗贼屏息矣。

第十二回 辨树叶判还银两

断云：

尚静祈神失却财，叶孔奸谋拾得来。

因吹树叶分明断，顿令二家顷刻开。

话说河南开封府新郑县，有一人姓高名尚静者，家有田园数顷，男女耕织为业。年近四旬，好学不倦，然为人不为修饰，言行从心，举止异常。衣虽垢弊而不涤，食虽粗粝而不择。于人不欺，于物不取。不戚戚形无益之愁，不扬扬动四心之喜。

或时以诗书骋怀，或时以琴樽取乐。赏四时之佳景，见江山之秀丽，留连花月，玩弄风光。或时以诗酒为乐，冬夏述作，春秋游赏。尚静闲时，吟咏尚多，未及尽述，姑录春夏秋冬四景于左。其春景诗曰：

斗柄移寅画渐长，东风生暖草浮光。

烟笼弱柳平桥晚，雪点寒梅小院香。

蝶拍莺梭搬好戏，蚓箫蛙鼓闹斜阳。

青皇恩泽无穷限，处处风光似洛阳。

夏景诗曰：

海棠枝上老莺声，赤帝趋炎位始更。

一统乾坤新号令，两间人物旧权衡。

离南大透红榴嫩，震外杨城绿树明。

谁向薰风弹一曲，临财解愠即虞廷。

秋景诗曰：

金风肃杀楚天凉，人世光阴属白藏。

田舍饭炊云子白，山园霜熟木奴香。

雁传归信天边远，蛩结离愁夜正长。

况是江山摇落候，闲居潘鬓渐苍浪。

冬景诗曰：

坎兑相交以利贞，中星北斗四时更。

园林淅滴商音静，天地流行水气清。

草木归根潜有孕，昆虫闭户冷无声。

六阳将极从今始，阳气迟迟乃复生。

是时，尚静吟咏已毕，乃谓其妻曰："人生世间，如白驹过隙，一去难再，若不及时为乐，吾愁白发易生，老景将至矣。"言罢，即令其妻取酒食之物，随时消遣。

正饮之间，忽有新郑县官差人至家催秤粮差之事。尚静乃收拾家中白银，到市铺内煎销得银四两，藏于手袖之内。自思往年粮差俱系里长收纳完官，今次包公行牌，各要亲手赴秤，今观包公为官清政，

宛若神明。尚静心怀肃畏之心，遂带前银，另买牲酒香仪之类，迳赴城隍庙中许下良愿，候在秤完之日，即来赛还。

尚静祈祷已毕，将牲酒之类于庙中散福，不觉贪饮数杯，再拜复祷出庙。是时，前银已落在庙中。不防街坊有一人姓叶名孔者，先在铺中见尚静煎销得银在身，往庙许愿，即起不良之意，跟尾在尚静之后，悄悄入庙，躲在城隍宝座之下。见尚静拜辞神出，即拾其银回讫。

尚静回家，方觉失了前银，直往庙来寻之时，已不见其踪影矣。尚静无可奈何，只得具状，迳诣包公前告理，言曰："小人姓高名尚静，本许州管下新郑人氏，为粮差事，带银往铺煎销得银四两，欲纳完官，因往城隍庙焚香失去，不知下落，乞大人作主跟究前银，则尚静举家感恩不浅也。"包公看了状词，乃对尚静曰："汝这银两虽在庙中失去，又不知是何人拾得，其事难以判问。"遂不准其状词，将尚静发落出外。尚静叫屈连天，两服垂泪而去。

包公因这件事自思："某为民牧，自当与民分忧。民若有忧，为人上者不能为民理直其事，亦守令之过也。"心中自觉不安，乃即具疏文一道，敬诣城隍庙行香，将疏文宣读，焚于炉内祷祝。出庙回衙，令左右点起灯烛，将几案焚香，放在东边，包公向东端坐，祷祝："愿天神鉴察，显灵报应，与百姓分忧。"祝罢，坐而待旦，如此者三夜。是夜三更，忽然狂风大起，移时之间，风吹一物，直到阶下而止。包公令左右拾起观看，乃是一叶，叶中被虫蛀了一孔。包公看了，已知其意，方才吩咐左右各去歇息。

次日，包公唤张龙、赵虎吩咐曰："吾焚香坐了三日，已知拾银者乃是叶孔也。汝可即去府县前后，叫唤其名，若有人应者，即唤他来见我，自有主意判断。"张赵二人领命出衙，遍往街市叫唤。半日之间，东街有一人应声而出，曰："吾乃叶孔是也，不知尊兄有何见谕？"张赵二人以包公有唤，遂拘其人入衙跪下。包公言曰："数日

前，有新郑县高尚静，在城隍庙里失落白银四两，其银大小有三片。他到我这里来告，我叫他去城隍庙里拜讨。他在庙中怨天恨地，祷祝跟寻。吾已知道分明是你拾得，又不是你偷他的，缘何不去还他？”叶孔见包公判断神通，见其说得真实了，只得拜伏招认曰：“小人近日在庙里焚香，因此拾得此银，目今尚未使用。既蒙相公神见，小人不敢隐讳。”包公审了口词，即令左右押叶孔回家取其银。

复令再唤高尚静到台，将银与其看认，果然丝毫不差。包公乃与高尚静言曰：“汝落其银，系是叶孔拾得。我今代你追还。

汝可把三两五钱秤粮完官；更有五钱可分与叶孔，以作酬劳之资。自后相见，不许记恨前仇，互相陷害。若告发到此，吾决不轻纵汝也。”二人拜谢出府。高尚静乃将些碎银，备买牲物，迳往城隍庙，赛还良愿已毕，回家与妻子仍复耕织之乐。感慕包公之德，未尝顷刻而忘矣。

第十三回 为众伸冤刺狐狸

断云：

妖怪修来变作人，妖媚染惑害人身。

包公一断妖魔事，白水村中得太平。

话说襄城县白水村，离城五十里。其村土饶地广，民居千户。村里有插花岭，大石岩岩，峻绝千仞，人莫敢攀，兽蹄鸟迹，常出没于此。其岭岩有一穴室，内有一狐狸，夜涵太阴之华，日受太阳之精，久而化为女子，体态娇媚，肌莹无瑕。一日往村中人家，假姓花名翠云。妇女无不欲与共话，凡人无不欲与调戏。戏者她亦从之。人家任其往来，莫有禁忌。坊村被她迷惑，竟不究其所出。且与她调染之人，乃被她染制穴中，死者不知几人。时村中有条小路，可通开封府。西华客商取其便捷，莫不从此经过。

至七月间，日将晚时，翠云遥望孤客来近，遂变土穴作一茅房酒店，便迎此客安歇。是时，客人见她美貌，乘邀便转。

彼夜翠云备酒对饮。酒至二巡，云曰："动问客官，何州人氏？"客答云："西华，姓陈名焕。"焕亦问："尊姐贵表。"

云回言："姓花名翠云。"故此陈焕开怀乐饮。又询云："丈夫可在？"云答道："昨日往外母家。"焕遂欲与她结同心之好，发言微露此意。翠云偷眼冷笑，于是曰："君有爱妾之心，妾岂无相从之意乎？"焕至酒酣，将手携云。云任他调戏。霎时间，二人即行云雨之会。焕遂口占一律，以冀日后表记云：

千里姻缘一夕期，抚调琴瑟共鸯帏。

桃花与我心相济，怅恨私情逐晓啼。

翠云遂和韵一律曰：

夙缘有素晤今期，鸾凤双飞戏罗帏。

惟愿绸缪山海固，不忍鸳鸯两处啼。

吟罢，忽觉夜至五鼓，翠云将陈焕迷死。次夜，又往刘富二家，引其子刘德昭入穴室，染迷而死。

第二日，富二寻子不见，遍访亲邻，俱无踪迹。富二心中闷闷不悦，竟不知其下落，遂往开封府具告。包拯大惊云：“及青天白日，不见其人，果有此理乎？”详问富二：“你村中有什么庙坛？”富二对曰：“亡矣，只有插花岭，其势高大，行人罕稀。”拯闻此言乃记在心，发富二归家，遂斋戒三日，具疏上告天堂，求得其故。疏谓：“拯不才，滥任卑职，一邦军民，赖予以安危。厥职有旷，生民涂炭；鄙德惟修，万民得所。

予固天以立命，天亦假予以赞化。予不泽民，谁其与之？今以谨奏，乞明鉴焉。”祝毕，又将牒文一道，差张龙、薛霸往白水村，对插花岭焚去，以拘土神审究。

是夜，拯坐宅至三更，忽恶风一阵灭灯。拯知冤气到此，急令左右燃起火烛，顾四边何如。只见西廊下走出数人，泣跪于厅下，俱诉云：“焕乃西华姓陈名焕也。家中只有少年妻室，冤遇此妖迷害于穴，买卖银两若干，妻无所倚，情苦何堪。”

昭德诉云：“小人乃白水村刘富二子也。父母年高，只有小人一口，冤被妖哄迷死于穴，孤苦曷当？”众人云：“冤无所伸，幸蒙青

天，伏乞一雪。”告毕，化风而去。须臾，土神捆绑狐狸来见，跪在厅下，拯大怒喝曰：“妖怪这等可恶！”唤张千用棍打她一番，究问陈焕、昭德及众人命事。翠云低首不敢争辩。遂发土神回坛，令李万、张龙押狐狸出法场，凌迟万刀，以警后世。自是包拯威名日着，而白水村之祸息矣。

第十四回 获妖蛇除百谷灾

断云：

百谷怨气积冲天，妖魔久孽害民生。

此氛若非包公断，安见真邪不并行！

话说郑州百谷源，山青水秀，民居稠密。古祠五王庙，柱有一白蛇精，身长八尺，猛勇惊人，力能拔树。睛若流星之光，气似烈风炎焰，性好食人，骚孽一方。源中人民老稚皆沾瘟疫，累年不安。于是乡源保障苏学虚举首集众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五王庙，乞求息灾。

彼夜妖蛇托五王神气，作梦咐苏保障云："尔欲止灾，必须春祀犁牛，秋祀生人，方可免焉。"保障梦惊醒，待天明，与众商议，同往庙讨答，果如其梦。这一方人大小沉吟半晌，霎时狂风大发，拆击树屋。此是妖蛇作气骇人。至是，人民举皆失色，因而不得已，于仲春轮以牺牲奉祀，仲秋轮以疾人奉祀。但举牲祀，人固难处；既将人充牲，又岂不哀泣乎？康定三年，保障只得与众初举二祀，果然疫疾获平，男妇稍安。且每遇祀时，人皆退归，妖怪方乃享祭。次日众皆奔视，牺牲与人，片无一留，其苦感天。于是众号为五虎神，乃作谣歌曰：

祈神本为福，求福反受殃。

人生禀五气，何可拆牺牲。

五王为猛虎，百谷蓄羊民。

恨不皆子去，却为业生累。

自此之行，已经年矣。适九月间，忽见包拯出巡郑州，赫赫威灵，人皆震叠。百谷人民受害滋深，闻包拯到州，莫不踊跃。保障及众奔台具状，备诉苦情。拯见状大惊，暗想：“五王乃大神，决无狂暴，此必妖孽假神作殃。”发保障回家曰：“伺我亲来，自有区处。”是日诚心具疏，祷告上苍：窃谓：为人上者，当思以全生民也，民之害，犹己之害也；民之患，犹己之患也。卑职忝受人民之寄，惟愿百姓咸宁。不意百谷源中，有此异灾，是厥政弗修，愧负穹隆，其罪万万。故此恭叩上疏，乞天威明昭显示，使臣得以靖一方矣。

祝罢，又写牒文一道，令张千去百谷源当村要路密焚其牒，使五王神土神毋致妖怪逃避。

自拯发了张千这场事，忽卧于几，梦见身穿红袍，头带金盔，是一天神降，云：“百谷源五王庙事，尔不可责及五神，乃是白蛇精作怪耳。尔明日即去除之。”拯醒方知。次日，令李万迳往百谷源苏保障家安顿。即使保障仍束人设祭。

是夜，拯唤李万带劲弓一把，一同悄悄躲在五王神背后。

等至四鼓时分，方见柱上一条大白蛇下来食人，眼似辉星，行若山崩。拯见大怒，张弓搭箭，将白蛇射中左眼。又发一箭，射至身上。白蛇忙回穴中。拯即令李万解下束的人，声喊保障。

保障与众人奔视。拯发令众人：“扶醒那束的人，众人领去，调持一二。”拯与保障笑道：“此乃妖蛇，非五王神也。尔等何蠢至此，被他害了数年人命。我今射死柱中。”喝令张千将柱劈开，只见妖蛇气还未绝。李万用索捆了，柱中宝物及尸骨无数。拯将宝物赏众人保障及张李二人，自执清风剑击白蛇于五王庙前，以火焚焉。次日，另迁五王庙于别所，立一塔镇于此地。拯抚安了百谷人民一番，即遣张李二

人收拾行李，转州理政。保障与众人叩拯台拜谢。因颂盛德除害一律云：今年遭困痛伤心，才得青天救苏醒。

大德除害应难报，惟愿黄堂永世新。

自此包公一断白蛇之后，百谷人民老者得所终，幼者得所养。拯之威名，不惟士大夫之怀仰，而仁宗闻之，亦莫不钦之矣。

第十五回 出兴福罪捉黄洪

断云：

黄洪骡驳太心奸，兴福终须得马还。

罚骡问罪真神断，包公万代显威灵。

话说开封府南乡，有一大户姓富名仁，家有上等骒马一匹。

一日骑往北村收租，到庄遂令兴福骑转归家。回至中途，下马歇息。有一汉子姓黄名洪，说在南乡而来，乘着瘦骡一匹，见兴福，亦下骡停憩。遂近前云："大哥何来？"兴福云："我送东人往庄收租而来。"二人遂草坐叙话，不觉良久。洪计上心来，遂云："大哥，你这马到好个膘腴。"福云："客官识马乎？"洪曰："洪曾贩马来。"福云："吾东人不久用价买得此马。"洪曰："大哥不弃，愿与我一试。"兴福不疑其歹，遂与之乘。洪须臾跨上雕鞍，出马半里，并不回缰。兴福心惊，连忙追马。洪见赶，加鞭策马，如飞望捷路便走。

平空被刁棍摴马而去，兴福愕然无奈，自悔不及，只得乘着老骡，转庄报主领罪。仁大怒，将兴福痛责一番，命牵骡往府中经告。时包拯正在公座，兴福进告。拯问："何处人氏？"

福云："小人名兴福，南乡人，富仁家奴仆，告棍徒半路摴马匹事。"拯问："哪个棍徒？报说姓名。"福备将前情告诉云："路途一面，不知名姓。"拯责云："乡民好不知事！既无对头下落，怎生来告状？"兴福哀告云："久仰天台善断无头冤讼，小民故此伸告。"拯吩咐云："我设一计，据尔造化。你归家三日后来听计。"兴福叩头而去。

拯令赵虎将骡牵入马房，三日不与草料，饿得那骡叫声厮闹。只见兴福过了三日见拯，拯令牵出那骡，叫兴福出城，张龙押后，吩咐依计而行。令牵从原路撺驳之处引上路头，放缰任走，但逢草地，二人拦挡冲咄，那骡竟奔归路，不用加鞭。

跟至四十里路外，有地名黄泥村。只见村中一所瓦房，旁边一扇茅屋。二人旁观，不觉那骡竟奔其家，直入茅房厮叫。洪出看，只见原骡走回，暗喜不胜。当日张龙同兴福就于边邻人家埋脚。

次日，洪昂然乘着一匹骒马，并骡骑往山中看养。张龙随即带兴福去认人。福见洪大骂，近前勒马牵过。洪正欲来夺，就被张龙一把扭索，连人带马，押往府中见拯。拯喝云："你这厮狼心虎胆，不晓我包爷之事，平路上撺人马匹，甘当何罪？"洪理亏事实，难以抵对。拯吩咐张龙将重重刑责，打枷号儆众，罚前骡归官，杖七十赶出。兴福不合与之试马，亦量情责罚，当官领马回归。将二人供领明白。观此一场小节，亦见包公发奸日烛如神见也。

第十六回 密捉孙赵放龚人

断云：

博子江头起祸衅，机事不密被人侵。

包公一决明如镜，盗贼于今也惧心。

话说江西南昌府有一客人，姓宋名乔，负白金万余两，往河南开封府贩买红花。过沈丘县，寓曹德充家。是夜，德充备酒接风，宋乔尽饮至醉，自入卧房，解开银包秤完店钱，以待来日早行。不觉间壁赵国祯、孙元吉窥见，那二人就起窃乔银两之心。划一计，声言明日去某处做买卖。

次日施从乔来到开封府去，装做客人，叩龚胜门，叫：“宋兄相访。”胜连忙开门，孙赵二人从腰间拔出利刀，捉胜赶斩，奔入后堂声喊：“强人至此。”即令妻子望后迳走。国祯、元吉将乔银两一一挑去，迳投入城隐藏，住东门口。乔转龚宅，胜将强盗劫银之事告知。乔遂入房看银，果不见了。心忿不已，暗疑胜有私通之意，即日具告开封府。拯即差张千、李万拿龚胜到厅审问。龚胜须臾赴台，拯大怒喝道：“这贼大胆包身，蛊贼谋财，罪该斩死。”速唤薛霸将胜拷打一番。龚胜哀告：“小人平生看经念佛，不敢非为。自从宋乔入家，过次夜实遭强盗劫去银两，日月三光可证。小人若有私通，不惟该斩，而粉骨碎身亦当甘受。”拯听罢，喝令左右将胜收监。后遣赵虎去各府州县密探消息。虎领旨去了一日，回报：“小人详察，并无踪迹。”拯沉吟半晌：“此事这等难断。”自己悄行禁中，探龚胜在那里何如？闻得胜在禁中焚香诵经，一祝云：“愿黄堂功业绵绵，明伸胜的苦屈冤情。”二祝云：“愿吾儿学书有进。”三祝云：“愿皇天灵佑，保我出

监，夫妇偕老。”拯听罢自思：“此事果然冤屈。怎奈不得其实，无以放出。”又唤张千拘原告客人宋乔来审：“你一路来，曾转何处住否？”乔答道：“小人只在沈丘县曹德充家歇一晚。”拯听了这言，发乔出去。次日，自扮为南京客商，迳往沈丘县，投曹德充家安歇，托买毡套，遇酒店无不投入买酒。

已经数月，忽一日，同德充往景灵桥买套，又转店吃酒，遇着二人亦在店中饮酒。那二人见德充来，与他稽首，动问：“这客官何州人氏？”充答道：“南京人也。”二人遂与充笑道：“赵国祯、孙元吉获利千倍。”充诘云：“他拾得天财乎？”那二人道：“他两个去开封府做买卖，半月检银若干，就在省中置家，买田数顷。有如此造化！”拯听在心里想：“宋乔事想必是这二贼了。”遂与德充转家，问及二人姓甚名谁。

充答曰：“一个唤作赵志道，一个唤作鲁大郎。”拯记了名字。

次日，叫张千收拾行李转府。后令赵虎拿数十疋花绫锦缎，迳往省城借问赵家去卖。时九月重阳，国祯请元吉在家饮酒。他二人云：“前岁事今以固矣。”同口占一律曰：枯木逢春发稚芽，残枝沾露复开花。

人生得运随时乐，不作擎天赛石家。

赵虎入其家，适二人吟罢，国祯起身问：“客人何处？”

虎答道：“杭州人，名崧峤。”祯遂拿五疋缎看，问：“这缎要多少价？”崧峤云：“五疋缎要银十八两。”祯即将银锭三个，计十二两与之。元吉见国祯买了，亦引崧峤到家，仍买五疋，给六锭银十二两与之。虎得了此数银，忙奔回府报知。拯将数锭银吩咐库吏藏在匣内与其他锭银同放，唤张千拘宋乔来审。乔至厅跪下，拯将匣内银与乔看。乔只认得数锭，泣云：“小的不瞒老爷说，江西锭子乃是青丝出

火，匣中只有这几锭是小人的，望老爷做主，万死不忘。”拯唤张千将乔收监，速差张龙、李万往省城捉拿赵国祯、孙元吉，又差赵虎、薛霸往沈丘县拘拿赵志道、鲁大郎。

至三日，四人俱赴厅前跪下。拯大怒道：“赵国祯、孙元吉，你这两贼，全不怕我！黑夜劫财，坑陷龚胜，是何道理？

罪该万死！好好招来，庶免毒责。”孙赵二人初不肯招，拯即喝：“志道、大郎，你支半月获利之事，今日敢不直诉？”那二人只得直言其情。国祯与元吉俯首无语，从实供招。拯令李万将长枷枷号，捆打四十。唤出宋乔，即给二家家产与乔赏银；发出龚胜回家务业；又发赵志道二人归家，喝令薛霸、郑昂押赵国祯、孙元吉到法场斩首示众。自后盗贼之风遂灭，善人之行复兴。包拯名威，不有显著于天下乎？

第十七回 伸黄仁冤斩白犬

断云：

人畜相染事可评，岂知包相似神明。

淫欲未识机关伏，一勘皆陈往事情。

话说广东廉州有一人姓黄名仁，家道富丽，不好攻书，只好为客。一日，负千金往云南经商，已去一年。其妻章氏，才艺兼全，颇韵文字。值二月天气，心感燕子双飞，遂而欲动情胜，难为禁持。意与人通，又恐耻笑。自思无奈，因家有白犬一只，章氏不得已，引入卧房，将手抚弄其犬厥物，与行交感之欢。那犬若知人道。自此章氏与犬情如夫妇，夜宿一房。

不觉日月驹隙，韶光似箭，已经五年。时适八月中秋日，黄仁抵家，章氏喜不自胜。彼夜又是佳节，乃携酒于亭对饮，以叙契阔之情。仁济美景，兼且远会，遂赋诗一首云：

恋尔妖媚器，心怀永不违。

今将重折柳，滴露透荼靡。

章氏亦和韵一首云：

数别君子器，思情今会违？

花枝含萼蕊，待雨逐开香。

吟罢，夫妇携颈入兰房，遂行云雨之会。章氏将门闭了，与黄仁同睡，只见犬触门不止。仁询问章氏：“此畜何为？”

章氏答道：“自君去后，妾无人作伴，呼犬入房作伴。”仁云：

“如此放他进来何妨？”章氏复言：“你莫管他。”黄仁不语，睡了。

至次夜，犬又是如此触门不绝。黄仁不听妻言，自将门开了，放犬进来。那犬不识主，迳奔牀上，将仁项下咬死，又与章氏交合一会。章氏见犬咬死夫主，心生一计，故次日侵早，发声痛哭，将仁项下血洗净。须臾，仁之堂叔黄一清来看，询问章氏：“你夫前日归，今日死，有何勾当？”章氏回言：“仁归卒病身亡。”一清心疑章氏有通奸谋夫情弊，具告拯台下。

是时拯任廉州兵备，拯即差赵虎牌拘章氏到厅。拯喝：“泼妇这等淫乱，违奸谋夫，罪合当绞。”速令张千将章氏拷打、枷号、掣手。章氏哭泣不已，哀告包拯云：“小婆娘少读书几行，略知理法廉耻。行奸杀夫，岂敢忍为？但从夫出外，并无一人相接，何有通奸情事？如有奸夫，必然往来，邻居岂无一人见知？夫死因病，乞青天详察，豁妾蝼命。”拯听罢，将章氏收监，以听后决。次日拯便诚心祷告城隍云：一邦生灵，皆寄尔与我焉。尔断阴事，予理阳纲，其责非轻。今黄仁死于妻手，其事未判真假，乞神明示，以振纪法可也。谨告。

至夜三更，拯梦见一人，泣跪于厅，诉曰：“客乃黄仁，为妻少年欲动，与白犬相媾。仁适归家二日，冤死为犬，非干妻有通奸谋杀情由。且妻作有裹犬四蹄布袋，现在牀席下，大人可拘此物，则小人冤可伸矣。诉罢，仍哭泣而去。拯惊醒，思量黄仁事故出此。次日令张千唤出章氏，苦打一番，究与白犬苟合之事。章氏心惊失措，难以抵对，供招是实。拯又着李万往黄宅去索那白犬到厅，令张千押章氏取包犬蹄布袋来看。

喝令赵虎、李万押白犬到法场凌迟示众，又将章氏姑恕死罪，杖五十，流三千里。包拯判仁冤事去了，则廉州人民感畏服耳。

第十八回 神判八旬通奸事

断云：

天理昭然莫敢欺，奸情不论壮衰羸。

当时不是包公判，谁识茅店有鸡鸣。

闻说包公任南直隶巡按时，池州有一老者，年登八旬，姓周名德，性极风骚，心甚狡伪。因见族房寡妇罗氏貌赛羞花，色如掩月，周德意欲图奸，日日往来彼家，窥调稔熟。但见罗氏年方少艾，花心被德牵动。适一日，彼此交言偷情，相约夜深来会。果然至此时，罗氏见德来至后园，遂引入就榻，共枕同衾，交鸾凤于飞。嫩抱轻拆，如鸳鸯戏水。两情正浓，云雨相济。罗氏遂吟诗一首曰：夜深偷展窗纱绿，夭桃枝上留莺宿。

花嫩不禁寒鸦噪，春风鼓动何时休？

周德亦和韵一首曰：绿窗深贮倾城色，灯花又送秋波溢。

文君为我心坚待，切莫轻违金缕衣。

罗氏与德同心之好，倏尔年余，不觉亲邻皆知通奸情绪。

况罗氏夫主亲弟周宗海屡次微谏不止，只得具告拯台。拯看状，心暗忖度："八旬老子，气衰力倦，岂有奸情？"于是亦遂差张龙先拿周德到厅鞫拷。德泣道："衰老救死惟恐不赡，岂敢乱伦犯奸？乞老爷想情。"拯心愈疑，却将周德收监后，差黄胜拘罗氏到厅严究。罗氏哭云："妾寡居，半步不出，况与周德有尊卑内外之分，并不敢交谈焉，

岂有通奸情由？皆是谤言诬妾，老爷可谅情。”这二人言诉如一，甘心受刑，不肯招认。

拯闷闷不已，退入后堂，三餐不饭。其嫂汪氏询问曰：“叔何故不食？”拯应道：“小叔今遇这场词讼，难以分剖，是故纳闷忘食。”汪氏欲言不言，即将牙簪插地，谕叔知之。包拯即悟，随升堂令薛霸去禁中取出周德、罗氏来问。唤张千将那二人捆打，乃喝道：“老贼无知，败坏纲常，死有遗辜。”又指罗氏大骂：“泼妇淫乱，分明与德通奸，又要瞒我。”包公急令薛霸，拿拶棍二付，把周德、罗氏拶起各棒二百。那二人当拷不过，只得将通奸情由从实供招。于是拯将周德、罗氏各杖一百，赶周德回家，牌拘周宗海押罗氏另嫁。宗海领罗氏去讫。

须臾拯出告示，晓谕四方，而池州皆谓拯作神官云。

第十九回 还蒋钦谷捉王虚

断云：

虚一化二自不才，却将撮法惑清台。

此情若非包公问，怎见天堂祸恶顽？

传说许州有光棍，一名王虚一，一名刘化二，素有撮抟为术，专一诈骗大户。二人探得南乡巨富大户蒋钦，银溢万箱，谷积千仓，遂设一计，将银十两，迳往他家籴谷。来到蒋家，见了蒋钦，云：“小者与翁籴些稻子做些买卖。”钦答道：“将银来看。”虚一递银与钦看。钦受下银十两，即唤来保开仓，发谷二十余车，付王虚一去。刘化二得了谷，心下暗喜，遂用撮法，将谷掩藏去了。又假作行路半里，推转还钦，说道亏了，取银别用。钦看谷入仓，付银还他。那一个得了原银，遂将钦一仓谷尽皆撮去。沿途车声喧滚，地尘狂起，邻右望见，偶对云：“蒋家发出多谷何为？”有佃夫张小一，迳往蒋家看，笑道：“恭喜官人粜了许多谷，得了若干银。”钦云：“亡矣。”

小一道：“我在半路相遇，官人何必谦退。”钦大惊疑：“莫不是撮弄之行乎？”唤来保开仓看何如。只见先间籴谷仓全无半粒。钦云：“此撮去真矣。”闷上心头，无如奈何，具告开封府。

拯发钦回，次日发义仓谷二百石，载于船上。自扮作湖广籴谷客人，迳往许州大开籴谷，谷内放广靛子为记。来至许州河下，那虚一、化二闻得船谷至河，仍行撮抟之法，迳来船上访客：“动问客官何处？”拯捏故道：“湖广，姓褚名景先。”

因问：“二执事尊名？”那二人直答云：“王虚一、刘化二。”

拯记姓名在心。二人揖毕，虚一云：“小者特来粜谷。”景先云：“借银来看。”遂受了银，当发谷二十余车，布在岸上。

那二人见了谷，先撮去了。须臾，假出对骂：“粜亏了！将谷还褚客人，取银回家。”拯亦看谷入船仓，将银付还。那二人去后，霎时船内不见一粒。

拯便回府，心生一计：示谕百姓，建立兴贤祠，缺少钱粮。

谕曰：“有民出银一百者，给官带荣身；出谷三百石者，给下帖免差。”令耆老各报乡村富户。当时王虚一、刘化二挎得谷上千余，有耆老不忿他家谷多，即报他在官。他二人欲图免差，虽被耆老报作富户，自以为庆。拯见报王虚一等名，即差薛霸牌唤他到厅领取下帖。那二人见了牌上领帖二字，遂集人运谷来府交拯。拯见谷内有靛子：“果然是我原谷。”喝问王虚一、刘化二：“你乃是有名光棍，今日这么多谷从何而来？”王刘二人争辩道：“是小人秋租来的。”初不肯认。拯大怒，骂道：“这贼胆大，你前次撮去蒋钦谷，后又挎我的谷，还要硬争？

这谷我原日放有靛子作记，你看是不是？”便令李万将虚一、化二捆打一百，长枷掣号。二人受刑不过，只得直招。拯问：“蒋钦谷存否？”虚一道：“还存谷一万在家。”拯于是令张千押化二往家付还蒋钦。钦领完，奔府叩头谢拯。拯拘了王虚一等撮挎法书，问虚一江西龙津驿摆站五年，问化二浙江江头驿摆站三年。唤李虎、张千各押二人去讫。撮挎之方，自此而止。

第二十回 伸兰女婴嫌冤捉和尚

断云：

国法昭彰不可违，人生何必费心机。

员成空使图鞋计，入狱方知包宰明。

话说江州城东永宁寺有一和尚，姓吴名员成，其性骚裂。

因为檀越张德化娶南乡韩应宿之女名兰女婴为妻，久调琴瑟之欢，未叶熊罴之祥，切情恳祷，求嗣续后。每遇三元圣诞，建设醮祠，凡朔望之日，专请员成在家理诵。员成每觑兰女婴貌如女完女俞，鬓似潘皤，香尘步剪影翩翩，露出百般娇体态；红裙影动色飘飘，恁是一般香艳质。员成一眼瞧看，无意诵经。须臾欲心竦动，展转难禁，意图奫奸也。遂自思无计可成，彼晚转寺中，密生奸计云：“韩氏有一婢女名小梅者，其事非她，计难成就。”故于次日瞰化往外，假讨斋粮为由，来至彼家，贿托小梅，求韩氏睡鞋一只。小梅悄然窃出与之。员成得鞋，喜不自胜，转回寺中，自以为庆，乃捧鞋叹曰：凤鞋兮，凤鞋兮，惹起风情兮！思之弗得兮，如狂醉。

今日得鞋兮，得鞋兮，称我良缘兮！问我佳期兮，定何日？

员成赋罢，每日沉吟无奈。适次日张檀越来寺议设醮事，行童报知，员成故将睡鞋一只丢在寺门。德化拾取进寺，心甚惊疑。既与员成话毕，归家大怒，根究睡鞋不见之由。遂将韩氏逐转母家，经日休退。员成闻知计就，潜迹逃回，处于西乡太平源，改姓冯名仁，蓄发三年。值应宿将兰女婴改嫁，冯仁买求邻居汪钦逶往韩宅求姻。宿与

钦素交好，遂许其姻，令择吉日过聘，刻期毕姻。钦回覆冯仁，即纳彩亲迎。夫妇适谐伉俪，自矜冯孟之配，乃自羡云：

天假良缘意，配偶记红鞋。

夫妻连侣并，琴瑟两谐和。

倏觉韶光掣电，时值中秋佳节，月色腾辉，乐声鼎沸。夫妇设筵于亭，两情交畅。仁乐饮沉醉，携妻而笑曰：“昔日非小梅之功，安有今日之乐！”韩氏闻言即疑，遂询其故。仁将前情一一说知。韩氏听罢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身虽遭仁计袭，心实为仁茹冤。酒兰仁睡，时至三鼓，自缢而亡。

次日，韩应宿闻知驰视，正欲赴县具告，适包拯出巡江州，应宿状告生死不明，冯仁亦捏虚情抵诉。包拯即将二人收监。

其夜焚香祝告穹苍云：拯受子民之职，惟欲下民咸乐其土，以副厥职，故心愿也。今据韩应宿状告韩氏身死不明，予虽颇识治体，但其死情实难辨真假，行已断，犹恐枉屈，只得祷告我天，乞明示之，无任仰荷！

至次夜，拯在后堂坐至三鼓，忽然一阵黑风侵入，拯云：“是何浊气？”既而，有一女子跪在堂下。拯问曰：“汝是何州人氏？有甚冤屈？”韩氏诉云：“妾乃江州韩应宿之女，原配张德化为妻。冤遇冯仁原系永宁寺和尚，姓吴名员成。妾夫妇无嗣，常请员成设斋理诵。岂料员成窥妾，暗施巧计，抵家假讨斋粮，密哄小梅盗妾睡鞋一只，诈使吾夫得知，贻辱妾身，将妾逐转母家。员成趁此逃回，蓄发盗姓改名，多方贿媒娶妾，计中牢笼。至今中秋夜饮酒醉发出真情，妾方知棙衅之萌冤根如此。蟞缚难伸，良夜自缢。伏乞天台斧断，剿除恶奸，以垂戒后世，则贱妾羞辱得赖明公弗遗臭于万年。冯仁一灭，妾冤一伸，九泉之下，虽死犹生。”诉讫，忽然而去。

次日包拯坐堂，差张龙、薛霸去禁中取出韩、冯二人审问。

即将冯仁捆打枷号，追究睡鞋事。冯仁心惊色变，俯首无对，只得直招。包拯将冯仁家产给官，判断冯仁罪合凌迟。自此则韩氏之冤恨得以明伸，天下之沙门莫不望风而畏矣。

第二十一回 灭苦株贼伸客冤

断云：

冤魂不散托鸟鸣，包公灵判为黎民。

万事劝人休碌碌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昔江阴有一布客，姓谢名思泉，从巴州发布回家，迳从便捷路苦株地经过，一片山路崎岖，五里不闻鸡犬。其山凹中有一人家姓潭，兄弟假以讨柴营生。兄名贵一，弟名贵二，兄弟人面兽心，凡遇孤客经过，常行歹意。思泉只欲借问路程，望见二人，迤逦近前唱喏云：“大哥休怪，此去江阴还有几日路程？”贵一答道：“只有三日之遥。”贵二问：“客官从何处来？”泉复云：“小弟自巴州发布回，到此失路，望二兄指引。”二人曰：“那山凹小路可去。”泉自思二人只是樵夫，遂任意徘徊，去到前途又是峻岭难攀。泉只得在此等人问路。

不觉贵一兄弟赶到山底，用刀挥中思泉后脑，鲜血淋漓，气绝而死。二人掩血抬尸，穴埋山旁。当得银千头，兄弟归家将银均分。倏然半年，括囊弗露。

忽包拯出巡巴州，从苦株地经过。人喝道，马嘶风，行到半路，闻鸟音连唤：“孤客孤客，苦株林中被人侵克。”拯遂转镇抚司安歇，差张龙、李虎寻原鸟叫苦去所，看是什么冤枉。

张龙领旨去到苦株林，仍见那鸟叫声如前，即觑那鸟所在，寻个踪迹，只见山凹土穴露出死人尸首。张龙回报，拯大惊，遂焚香告天地，祝云：拯菲才，身任中宪之职，每愿百姓举安，不意苦株山中谋

杀这人。古云：人头落地，三年大乱；鲜血滴地，三年大旱。伏乞上天垂怜生灵，预泄冤根，使臣无愧厥职。

谨告。

至此夜拯隐几而卧，须臾梦见一人，披发泣于案前，歌绝句诉云：

言身寸号是咱们，田心白水出江阴。

流出巴州浪漂杆，底柱中流见山凹。

桂花有意逐流水，潭崖绝地起萧墙。

若非文曲星台照，怎得鳌头上钓钩？

歌罢，又诉曰："小人银两俱编千文字号，大人可差人去他牀下搜取，便见明白。"诉讫，乃含泪而去。拯遂会其意，待天明升堂，差张龙、李虎迳往苦株村牌拘贵一、贵二到厅审究。喝道："你兄弟假以砍柴为由，惯恶谋人，好生细招，免受万剐。"二人强硬不认。拯又差赵虎、李万奔往他家，于牀下搜出白丝银若干。拯将银看，果编得字号。遂大惊骂云："劫银在此，这贼还硬应。"即令张龙将贵一兄弟捆打一番，重挟长枷。那二人受极刑不过，只得从实招认。于是，拯唤张龙、李虎押贵一兄弟二人去法场斩首，悬挂巴州四门，晓谕众人，自后谋财害命之风已息矣。

第二十二回 钟馗证元弼绞罪

断云：

节操根深不怕霜，郄家贪欲已遭亡。

包公灵感神明至，一决冤情显万方。

话说荥阳秀才武亮彩，有妻胡氏名韦娘，琴棋书画，无不皆能，闺门如水，克顺妇道。窗友郄元弼适来访亮，时亮出外，陡遇韦娘，弼遂呼："尊嫂拜揖。"韦娘还礼，只答云："尊叔请坐吃茶。"缄默弗言。元弼见了韦娘只髻绾绿，色夺图画中人，朱粉未点而天然殊莹，须臾目摇心荡，难为自禁，意欲与她私话相叙。怎奈乍逢，未识她意如何，乃作《长相思》一首，书纸上以戏之曰：娇姿艳资不胜春，何意无言恨转深？

惆怅东君不相顾，空遗一片惜花心。

韦娘因见元弼戏词，仍吟相思韵以拒绝弼云：乱惹浮烟入帐帏，绛罗轻卷映日晖。

芳心一点坚如石，任是游蜂怎敢欺！

弼听罢，没意而回。转至书馆，自嗟一会，曰：玉肌妙手应难画，才子偶见失魂花。

相如有志瞻月阙，织女无意度银河。

弼吟罢，眉头不展，脸带忧容，闷积数月，无意攻书。适有一婢，彼夜持利剑一把，密往其家，只见门儿紧闭，遂捏邻居张妈声叩

门叫："点灯。"时韦娘绣罢将睡，闻叩门点灯者，想似张妈声，即唤丫头开门与灯。不觉元弼随将那婢斩死，直入韦娘睡房。韦娘大惊，忙问："叔夜至何为？"弼道："为嫂而来。嫂念小叔青春，肯谐鸾凤之情，终身感戴，若不相从，利剑在此。"韦娘哭曰："屈杀我也。"遂呼弼骂曰："大丈夫立志，当行正道；烈女律身，岂可苟合？纵使杀我，何惧之有？"弼大怒，拔剑杀了韦娘。当时夜静三更，悄无人知，只有亮奉祀之神明钟馗者亲睹其事。

至次日亮归家，见丫头斩死于门内，又见妻斩死于房中，唬得半晌不能言语。自心无奈，只得具告开封府。拯思此乃没头官事，如何区处？正要唤亮归家，听后日发落，忽然坐后只闻有人声，不见有人形。拯低耳听时，闻得声云："妾乃韦娘，是亮妻室。冤遇郄元弼某日往妾家访夫，夫不在家，见妾貌美，作《长相思》调戏一番。妾为夫贞烈，不与私言。数日后某夜，至一更，复持剑奔入家中，欺心奸妾。妾骂不从，杀妾及婢。

冤情全无人知，惟妾家堂上钟馗逐一可证。"拯听得有此异事，仍复言："胡氏可在对理。"想胡氏必领其命，拯遂差张龙、赵虎牌拿郄元弼到台鞫究。拷打一番，元弼因无见证，硬争不肯招认。即写牒文一道云：拯自摄府政，朝夕怛励，惟欲下民安于无事。不幸值胡氏韦娘死情，未知是何凶恶。先生为亮奉祀福神，可作质证，乞驾临敝衙毋拒。万幸。

写完令李万前往武宅，将牒焚之。钟馗直到公堂，与拯叙礼，备陈元弼奸谋贞烈情弊。当时元弼已跪在厅下，哭曰："钟馗诬陷。"钟馗执剑策之："汝为奸计不遂，谋杀二口，还要强争，是何道理？全不托作《长相思》以戏韦娘呼？"于是元弼心惊无语。钟馗证毕辞去。拯唤张龙将元弼捆打，钉了长枷，取了供状。问元弼杀死二人，拟罪当绞，以待二年秋决。竖贞节牌于武宅，以旌胡氏。元弼后来未知性命何如。

第二十三回 获学吏开国材狱

断云：

淑云坚志不更夫，国材忍受半年囚。

包公判就成姻旧，万古清风永不休。

话说顺天任县徐卿、郑贤二人，同窗数载，敬若平仲，情笃良项。俱有妻室，卿妻只生一女，名淑云。贤妻生有一子，名国材。二人后擢科，俱登朝议职。时值端午佳节，卿拉贤同玩龙舟，致酒于船上。酒饮半酣，卿曰："弟与兄契已久，俱出任君，彼此争光。且弟女与兄子年看弱冠，可成配偶，未识尊意何如？"贤答曰："蒙不弃，可谓美矣。况你我虽有秦晋之心，奈无媒妁之议，或有碍也。"卿于是将绡衣一幅，分于两段，令贤收取，二人以结襟为记，誓无更变。遂携手吟云：幼女孤儿实可佳，郎才女貌两相夸。

凌云气概材堪栋，咏雪贤能淑女云。

愿女洞房花烛夜，教子金榜挂名归。

席间结襟为盟誓，相爱何须论彩红。

二人吟罢，各自归家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人事屡迁。国材年至十八，聪明俊慧，无书不读，六艺皆通。不幸父母两亡，材殡亲葬，整日攻诗书，不理家私，后来无钱使用，将田变卖，以供寒窗之需。不数年，实资消乏。徐卿见他家贫，遂负前盟，欲将女别嫁，国材亦不敢启齿，情愿写下离

书。淑云性格乖巧，文墨素谙，闻知父忘前约，不肯还配郑郎，忧闷香闺，日食渐减。不觉又过了一年，宗师考试，材幸入泮宫。到是馆于儒学西斋，苦志寒窗，效刺股之勤劳。究心圣贤，期登云以步月。淑云闻材进学，悄使雪梅赍白银十两、金环一只，密送与郑。雪梅迳往其家，不见国材，访问郑官人在何处读书，国材堂叔郑仁道："你要寻他，可在儒学西斋去寻。"雪梅奔往儒学西斋，果见国材，雪梅云："官人万福，淑云小姐拜上，具礼在此作贺。"国材见了收起礼物，遂与雪梅言道："蒙小姐错爱，今赐厚仪，揣分何当?

但小生写了休书，再不敢过望，乞尔与小姐复道，自后莫来，恐人知之，贻辱于小姐，那时节无如之何。"嘱罢，送雪梅出学门回去。雪梅归家见小姐，备道郑官人所说言语。淑云答雪梅曰："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，纵使老爷要我再嫁，我一死而已。"

次日，淑云着雪梅悄然往儒学去，与国材说："叫你今夜二鼓时分到后园内，她把金银与你，娶她回归，却不好也。"

材诺其言。不觉隔墙学吏庞龙闻所约之言，心萌一计。至夜俟候国材同窗交饮酒醉睡，龙瞰他睡浓，时至二鼓，投入园内，将槐树一摇。那雪梅叫一声："郑官人来此也。"只见白银一封、金钗数副、情书一纸。雪梅捧在手中，低头细看，心暗想半晌，思："这人形影长大，郑官人形影短小。"欲与怕被龙见他要。龙遂拔出利刀，斩了雪梅，推入园池里，夺去金银。

时淑云等雪梅，至天明不见回来，心中纳闷，但国材醒了，已自天晓，才思昨日之约，今误却了大事，心中闷闷不已。

至次日，徐卿跟究不见雪梅："是谁着她哪里去？"黄氏奶奶道："淑云遣她上街买线，不曾回来，抵晚悄无人迹。"

卿心大惊，疑有情弊，喝令家仆二十遍寻。寻到花园中，只见池有血迹。二十报卿曰：“小人寻雪梅不见，只有池旁露数点血迹。”卿即唤二十云：“池内捞看。”果然是雪梅被人杀死，手中还拿着一个纸包。卿令二十打开那包来看，只见一封信，信云：妾淑云顿首拜：自尔离书至，忧怀几种积千千；椿堂威逼，愁锁眉头恨重重。妾思夫君，朝夕不忘。夫今游泮，岂可忍离？况妾今具白银百余，首饰二副，君可收留，将银作完娶之资。奚必固鄙物微，不念同谐之事乎？意欲亲会，奈家法严谨，是不果见，特遣雪梅首，希留心无违是荷。

卿看了大怒，遂具告于县。知县薛堂贪酷，知告生员郑国材，喜不自胜，即令快手拿到庭拘问。郑国材不认其事，徐卿将淑云信对理，国材见是小姐亲笔写的，哑口无言。薛堂将材拷打一番，收监听决。卿是夜私送黄金百两，贿托薛堂致死国材。薛堂受了那金子，次日取出材，毒责一番，用挟棍掣起。

材死不甘招，薛堂也不论材招与不招，只管喝令左右将材钉丁长枷，问决狱了，做一道文书，解上顺天府去。

时顺天府尹是包拯也。拯亦究问，国材将前监及离亲、小姐书信，逐一告诉。拯令张千将国材收监听处决。材自入禁中，手不释卷，禁中人等无不歆羡，知礼者莫不钦敬。适拯提监，闻材书声不绝，询禁子：“这犯人进监日日如是读书否？”禁子答道：“小人看此人虽带长枷，不以为意，心在攻书，终日如是。”拯听罢，心中暗喜：“此子非谋财害命之徒，日后必有大用。”遂出禁升堂，理政一番。彼夜秉诚祝天，疏曰：伏以天不徒生人，必有所以寄之者；人虽出尘世，亦必有所以措之者。今郑国材乃是生员，有志攻书，被卿诬执为盗，故雪梅虽死，冤不明白。但淑云有怜材之心，材岂有背云之行。雪梅斩死，未识何人密行此凶。乞天昭示。

拯祝罢，乃寝弗觉，梦见有诗一首，书于壁上曰：

雪压梅花映粉墙，龙骑龙背试梅花。

世人若识其中趣，沼内冤伸脱木材。

拯醒来，忖度半晌，方悟其意。次日升堂，张千勾唤庞龙来府究问。庞龙到厅诉云：“小的乃学吏，并无受贿，老爷虎牌来拘，有何罪故？”拯道：“这充军好大胆包身！悄地入徐宅园，杀死雪梅，得金银若干，你还要强辩？”喝令李万捆打，用长枷钉了。庞龙失色大惊，心思这场密事，包拯得知，暗叹：“真神人也。”只得直招。拯问：“你夺去金首饰二副，银子二百，今还有几多否？”庞龙云：“银皆费尽，只有首饰未动。”

遂唤张千押庞龙回取首饰来看。又责龙一百棍，暂囚狱中。令赵虎、薛霸牌唤徐卿、淑云到台。

须臾，父女到厅。拯喝道：“老贼重富轻贫，负却前盟，是何道理？”于是令张千唤出郑国材到厅，打开长枷，给衣帽与他穿了。又唤门子摆起香灯花烛，令淑云就在厅上与国材拜了天地，成了夫妇。库内权给银二十余两安家，将原金首饰还徐氏回家，追庞龙家产偿淑云夫妇银两，赶出徐卿。那夫妇叩头拜谢包拯出去，郑仁接至归家。拯速令李万取出庞龙，押往法场斩首示众。申奏朝廷，将薛堂配三千里。后郑国材联科及第，终身不忘包公之大恩矣。

第二十四回 判停妻再娶充军

断云：

受苦受刑郑月娘，逆天大罪崔君瑞。

驿中遇兄伸冤恨，包公一判永充军。

传闻包公巡抚南直隶，莅政一清如水，爱民德溥如天，威震一方，明烛万里。时越州萧山县崔君瑞，授金华县知县，同妻郑月娘赴任三年，历满朝京。来到琥珀岭黑松林，遇着一伙打劫强人，将文引、官凭、金银、首饰尽行劫去。那时君瑞不得已，将妻月娘寄在万花桥王婆店，迳投苏州府，谒尚书苏舜臣，备道琥珀岭被贼劫去文引金银数事，哀告尚书，营谋原职。

那时舜臣听罢，就留住府中，详问："令堂、令正安在？"君瑞答道："老母早丧，妻室未娶。"尚书云："山妻单生一女，名乔英，未曾许配。贤契不弃，可与小女谐百年之好乎？"君瑞答道："蒙大人错爱，下官敢不从命。但生猥微，千乞佳配令如玉也。"舜臣云："说哪里话？"于是安排筵席，令侍女梅香，请夫人小姐出来，与君瑞相见，就唤乔英与君瑞拜了天地。二人绸缪琴瑟，共效鸾凤于飞。君瑞遂歌诗一首以遣其情。

诗曰：西山楚水路非赊，结会良缘更可佳。

合卺杯中浮蚁首，玉栏杆下醉春花。

乾坤大道持悠久，琴瑟清声善室家。

喜气洞房花烛夜，宁殊海上泛仙槎？

又过半年，尚书为崔君瑞营谋迁官，遣王汴往京打干。汴至万花桥王婆店买酒吃，月娘近前万福，特问："官人从何而来？"王汴道："小人从苏州而来。"月娘道："既从苏州到此，我丈夫名唤崔君瑞，为朝觐被贼劫，迳谒苏州苏尚书，未识官人知否？"那王汴素与君瑞不合，忙答道："小娘子，你是他妻子，缘何不随他同去？"月娘道："他寄在此，一去六个月不曾转，未知何如？"王汴道："我如今为他事过京，他到苏州苏尚书老爷府中，娶了苏小姐，又干起官，去别处做。"

月娘大哭叫天。王汴道："娘子你不要慌，待我去京回来，带你一同前去府中，有何不可。"二人言罢，相别而去。

不觉半月，王汴转到王婆店，同月娘前往苏府。见了夫人小姐，哀告了前情一番。忽然君瑞出来，乃见是前妻月娘，遂喝道："这逃奴，焉敢至此？拐带金银，其罪未完，是何人引你进府？"喝令左右棒打一番，随即写下解批一道，将月娘解转萧山县，阴贿王汴解到半路伤她性命。王汴领命起解，苏小姐悄然着梅香送二十贯钱与月娘路上使用，又叫王汴不可害死她命。月娘受讫去了。约来数日。王汴放她自回，转至府中，云及郑氏身亡，君瑞喜不自胜。

月娘行至广平驿，陡遇一上司在驿安歇。这上司官即月娘兄郑廷玉是也。月娘思量吃苦，无奈只得具告于上司台下。廷玉见状，乃是亲妹子月娘，详审相别原由，月娘将受苦前情逐一告知，又诉君瑞停妻再娶一事是实。廷玉听了这场言语，其事是实，遂叫一声："妹子月娘，我是你兄廷玉。"月娘抬头，果见是兄，兄妹相认，二人大哭一场。月娘跪告："老兄得了大官，光显门闾，但小妹不得苏小姐及王汴怜悯饶命，安有今日之生乎？乞兄代伸此冤，死亦瞑目。"廷玉大怒云："贤妹不必忧虑，兄自有区处。"次日迳往包府，具告崔君瑞停妻再娶。拯遂差赵虎、黄胜前往苏州牌拿君瑞到台。不数日，君瑞跪在厅下，拯问："下面跪的是谁？"左右云："崔君瑞也。"

拯喝令赵虎把君瑞捆打四十，用长枷枷起。君瑞声言告饶。拯怒骂：“匹夫无知，枉为司牧！能断他人，全不思自己，玷辱朝廷，贻耻官帽。贪污苟且，是何道理？且停妻再娶，罪该充军。”君瑞低首无对，直招前情是实。于是申奏朝廷，拟崔君瑞通州充军。即日又将君瑞拷打一番，断郑月娘、苏乔英仍与君瑞相配。次日写下解批，令张千、赵虎押出三人往通州去了。

自包公判君瑞之后，哪个敢停妻再娶？后来案卷云云。

第二十五回 配弘禹决王婆死

断云：

夫妻终久是夫妻，天结姻缘谁可离？

王婆空使图谋计，老身一命丧黄泥。

传说山东有一监生，姓彭名应凤，同妻许氏上京听选。来到京华西门，寓王婆店安歇。不觉选期还有年半，即欲归家，路途遥远，手中空乏，只得在此听候。倏尔半载，衣服首饰尽行典当，许氏终日在楼上刺绣枕头、花鞋出卖供馔。

时有浙江举人姚弘禹，寓褚宅家楼，与王婆楼相对。禹觑见许氏容貌赛桃花，秋波应杏红，霎时心荡目摇，魂飞九霄。

于是发叹一会，名《忆娇娥》，曰：冰肌玉骨倚楼台，风情一点动人怀。

蓝桥有路应无阻，一叶轻舟泛小槎。

弘禹吟罢，迳访王婆。问道："那小娘子何州人氏？"王婆答道："是彭监生妻室。"禹云："小生欲得一叙。未知王婆能方便否？"王婆知禹心事，遂萌一计，复答云："不但可以相通，今监生无钱使用，肯把出卖。"禹曰："若如此，随王婆区处，小生听命。"二人话毕相别。王婆思量那彭监生今无盘缠，又欠房钱，遂上楼看许氏，见他夫妇并坐。王婆道："彭官人，你也去午门外写些榜文，寻些活计，岂可守贫自固哉。"许氏道："婆婆说得是，你可就去。"应凤听了这话甚善，随

即带了一支笔，前往午门讨些字写。只见钦天监走出一校尉，扯住应凤问道：“你这人会写字么？”应风曰：“能矣。”

那校尉引应凤进钦天监，见了李公公。李公公唤他在东廊抄写表章。至晚，回店中与王婆、许氏云：“承王婆教，果然得入钦天监李公公衙内写字。”许氏云：“如今好了，你要用心。”

王婆听了此言，喜不自胜，遂道：“彭官人，那李公公爱人勤谨，你明日到他家去写，一个月日不要出来，他自敬重你，后日选官，他亦扶持。娘子在我家中，不必挂念。”应凤果然依其言，带儿子同去了，再不出来。

王婆遂往姚举人下处，说监生卖亲一事，禹听了此言，其心乐然，遂问：“须几多聘礼？”王婆道：“一百两。”禹于是将银七十，又谢银十两，俱与王婆受下。王婆道：“姚相公如今受了何处官了？”禹道：“任陈留知县。”王婆道：“彭官人说叫相公行李发舡之时，他着轿子送到舡，却不好也。”

禹云：“我即起程，去到张家湾舡上等候。”王婆雇了轿子，一阵风回见许氏道：“娘子，彭官人在李公公衙内住得好了，今着轿子在门外接你一同居住。”许氏遂收拾行李，上轿去了。

王婆送至张家湾上舡，许氏下轿，见是官舡俟候迎她，对王婆云：“彭官人接我到钦天监去，缘何到此？”既而号哭泣天。

王婆道：“娘子何必忧愁，彭官人因他穷了，怕误了你，故此把你出嫁于姚相公。相公今任陈留知县，兼无前妻，你今做奶奶，可不好也。彭官人得他银子八十两，婚书在此，你看是不是？”许氏见了，低头无语，只得随那姚知县上任去了。

彭监生过了月，出来看妻，不见许氏，遂叫王婆，问妻何去。王婆声声叫屈："你前日着轿子取她去衙，今要骗我家钱，假捏不见娘子，诓我呵？"遂投地方五城兵马。那彭应凤因身无钱财，只得小心浼过王婆，含泪而去。又过半年，身无所倚，遂学裁缝。一日，吏部邓郎中衙内叫裁缝做衣，遇着彭应凤，应凤遂入衙。做了半日衣服，适衙内小仆进才递出二馒头来给裁缝当点心，应凤因儿睡浓，留下馒头与他醒来吃，进才问道："师父，你怎么不吃馒头？"应凤将前情逐一对进才泣告："我今不吃馒头，留儿子充饥。"须臾进才人衙报知夫人。彼时那邓郎中也是山东人氏，夫人闻得此言，遂令进才唤裁缝屏帘外询个详细。应凤仍将被拐苦情泣诉一番。夫人慰之曰："监生，你不必做衣服，就在我衙里住，俟候相公回，我对他讲你的事情，叫他选你的官呵。"

不多时，邓郎中回府，夫人就道："相公，今日裁缝非是等闲之人，乃山东听选监生彭应凤是也。他因妻子被拐，身无盘缠，故此学艺度日。相公可念乡里情分，扶持他一二。"邓郎中唤彭应凤问："你既是监生，将文引来看。"应凤随胸中袋内取出文引与看。郎中看果是实，道："你选期在来年四月方到，你明日可具告远方词一纸，我就好选你。"应凤领命，具词上吏部，具告远方。邓郎中迳除他去陈留县县丞。应凤领了凭，出吏部往王婆家辞，王婆问："彭相公恭喜，今选哪里官职？"应凤道："陈留县县丞。"王婆忽然心下惶惶无计，遂云："相公，你大官在我这里数年，怠慢了他，今取得一件青布衣与大官穿，我把五色绢片子代他编了头上髻子，相公几时起程？"应凤道："明日就行。"应凤相别而去。

王婆唤亲弟王明一，是上马强盗，曰："前日彭监生得了官，邓郎中把五百两金托他寄回家里，你可赶去杀了他头来我看。银子你拿二分，我受一分。"明一听了言语，星夜赶到临清，喝道："汉子休走。"拔刀一斩，只见刀望后去，明一云："此人冤枉。"遂问那汉子："曾在京城触怒了何人？"应凤泣告王婆事情，明一亦道王婆要害事情一番，

遂将孩儿头发辫割下，应凤又把原日王婆送的衣服与之。明一回城，见了王婆道：“彭监生被我挥刀杀了，今有发辫衣服为记。”王婆见了，心中大喜，曰：“祸根绝矣。”

应凤到了陈留，上任数月，孩儿游人姚知县衙内，夫人见了：“这儿子是我生的，如何到此？”又值弘禹云及二长官被拐妻子许氏事，心下惊疑。次夜对禹云：“相公前日说的事，今可请二长官来饮酒么？”禹诺，唤安排筵席，请二长官人衙相叙。须臾应凤至衙，许氏屏风背觑看，果是丈夫彭监生。既而酒至数巡，抢出来，应凤见是许氏贤妻，相认大哭一场，各叙原因。时姚知县唬得哑口无言。夫妇二人归衙去了，子母团圆。正是：半载单衾应有数，天怜良善再团圆。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于是应凤具告开封府，拯见大怒，遂乃表奏朝廷，将姚知县判武林卫充军，差张龙、赵虎往京城西华门牌拿王婆来问。

不多日，王婆到厅。拯喝道：“泼妇无知，拐骗财物，罪该万死。”令左右将王婆拷打一百，押出法场，斩首示众。则东京人民闻包拯风声，莫不震慑，案断后云。

第二十六回 秦氏还魂配世美

断云：

贞节动天秦氏女，伤风败俗是陈郎。

包公掬断明如镜，万代人传作话文。

话说钧州有秀才陈世美，娶妻秦氏，生子名锳哥，生女名东妹。时值大比年分，世美辞妻赴试，不觉一举登科，状元及第，除授翰林修撰，久贪爵禄，不念妻子。但秦氏自世美一别赴科，二载无音，一日同锳哥、东妹，往京寻夫。来到张元老家中安歇，秦氏动问："公公曾识陈世美否？"元老答道："陈世美老爷乃钧州人，中了头名状元，现任翰林编修，衙门清赛五湖水，断事明如秋夜月，威风凛凛，鬼神皆畏。"秦氏听罢道："不瞒公公说，妾乃世美妻室，因他别后赴试，永不还乡，特寻至此。仗公公教道，如何见他？"元老道："小娘子既是陈老爷夫人，不可乱进。今值他十九日降生，那老爷必请同僚，你可扮作弹唱女子到衙门口俟候。翰林院有一个侍讲老爷极好弹唱，今日决然叫唱。那时节你进去把盘古事情弹说一番，他必然认得你是妻室，后来必然接你进府。"秦氏依元老教道，遂手执琵琶，往衙门口俟候。

忽然走出个校尉，叫弹唱的入衙。秦氏入了后堂，果见其夫世美与同僚饮筵。世美睁眼一看，却是秦氏妻室，羞脸难藏，只得隐忍。饮酒罢，同僚辞别，世美喝左右拿那妇人来问。秦氏跪在厅下，世美见了，愈加忿怒，究问："你与哪个来此？"

秦氏直言："白君家一别数载，杳无音信，我同孩儿三人，寻取至张元老家安歇。元老说你衙门利害，教妾拨琵琶为由，因此得进府中见你。你今反目，只要天容你！"世美将秦氏棒打一番，赶出府门，又差校尉拿元老来问。世美骂道："老贼大胆，如何私藏妓女，该死该死！"令左右捆打元老四十，唬得元老连忙归家，叫人赶出秦氏母子。世美写下告示一张，令校尉张挂四门，不许私匿远方妓女，如有容情，察出重究。

秦氏见世美不肯相认，又见告示，母子大哭一番，迳奔回家。世美纳闷数日，心生一计，自叹一会，云：恼恨秦氏太无知，闺门不守妄胡为。

我今不设施谋计，羞杀陈门概族人。

须臾，世美唤管下骠骑将军赵伯纯来衙，暗嘱云："尔可代我急赶秦氏杀死，追我锳哥、东妹转府。"伯纯领命前去，赶到白虎山下，遇着秦氏母子，喝道："妇人休走。"遂拔剑刺死。锳哥、东妹大哭悲泣。伯纯要他兄妹回府，那兄妹情愿死，不肯转。纯因他们不肯，遂回报与世美知道。世美见杀了秦氏，心中大悦。不觉中元三官菩萨感秦氏贞烈，降下白虎山，唤土地判官看管秦氏尸首，不可损坏。土地放一颗定颜珠，将那尸首养在土穴，以待日后还魂。彼时三官又化作法师，先去龙头岭等锳哥、东妹来教他们武艺何如。

那兄妹埋了秦氏，遂往龙头岭从师，学武艺以雪母恨。不觉到了其岭，师父姓黄名道空，受他二人在门下，教了十八般武艺。适乌风源海贼竟起，朝廷出榜招纳武士：天下应有收得此盗，官进三品，荫袭后世。锳哥、东妹闻得此事，拜辞师父，去揭国榜，收除海贼。圣旨降下，封锳哥为中军都督，封东妹为右军先锋夫人，封母亲秦氏为镇国老夫人，父陈世美为镇国公。

兄妹受了官职，谢了皇恩，遂收拾行李，往白虎山敕葬母亲。不觉来到此山，正祭祀间，忽然见秦氏在土穴中走出来。

兄妹大惊，问："母亲莫要唬我。"秦氏答云："蒙中元三官敕赐还魂，故此得生。"母子不胜之喜，正是：一念良善天不亏，还魂再世受恩荣。

贞妇凡心明日月，天教母子复团圆。

秦氏云："孩儿受了官职，不报陈世美之冤，我死也不瞑目。"母子三人，具告包拯台下。时包拯职居太师，在朝理政，公明如镜，天地无私，执法断罪，不论军民，亲疏不避。见镇国夫人母子备诉受陈世美之害，心中大怒，遂具表申奏朝廷，拟决世美罪名。表云：我国家进用人才，惟欲上致其君，下泽其民。迩来翰林陈世美，苟贪爵禄，欺君罔上。谋杀秦氏，忘夫妇之纲常；不认儿女，失父子之大伦。臣忝摄国柄，辅赞圣明，不言此奸若容，败乱纪纲；此奸一殄，朝仪整树。微臣冒奏天廷，伏乞龙颜鉴示，不胜欣忭之至。谨奏。

于是圣旨下："陈世美逆天盗臣，欺罔圣君，断夫妇之情，灭父子之恩，免死发配充军。"拯领旨，即差张千、李万去拿陈世美、赵伯纯到庭鞫问、拷打一番。世美俯首无语，一直实招。拯拟世美配辽东军，赵伯纯配云南军。令张千、李万押出二人各去着伍。二人去后，世间岂敢忘恩背义。自包公案卷为证。

第二十七回 拯判明合同文字

断云：

李社长不悔婚姻，刘锡妻欲损公嗣。

刘安住孝义双全，包公判合同文字。

话说宋仁宗庆历年间，东京汴梁城离城二十里老儿村里，有一人姓刘名添祥，娶妻已故。兄弟刘添瑞，娶妻田氏，生有一男，名唤安住，时年三岁。兄弟二人专靠耕种度日。其年因为旱涝无收，一日，添瑞对兄添祥言曰："看这田禾不收，如何度日？不如同兄搬去潞州高平县下马村，投奔我姨夫张学究处趁熟，将勤补拙，谅亦不至零落。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"添祥曰："吾年纪高大，难以前去。兄弟可同侄等去走一遭。"

添瑞曰："兄弟往他州趁熟，人有前后，眼下哥年纪高大，家有桑田物业，又将不去，今日请我友人李社长为明证见，立两纸合同文字，兄弟与哥哥各收一纸，以为日后照证，不亦美乎？"

添祥曰："兄弟所见极是。"遂请李社长来家，写立合同，各收一纸。安排酒饭相待之间，李社长对添祥言曰："有一女名唤满堂，就与刘二兄为媳妇，就今日就议。"添祥见说，喜而答曰："既蒙不弃，选个吉日，下些定礼。"数日完备，添瑞收拾行李，带了妻子，辞别哥哥，前往高平县下马村，见了姨夫张学究，备说来趁熟之事。张大喜，留其在家。

不想添瑞之妻患脑疽疮症，医疗不痊，一命倾世。添瑞痛哭殡葬已毕，恹恹成病，医疗略可。张学究劝添瑞："休忆妻子，将息身体，

好养你儿安住。”又过半年，添瑞罹天行时气，头痛发热，至六七日又归泉世。正是：福无双至从来有，祸不单行自古闻。

当日张学究令人将刘添瑞葬于其妻墓侧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安住在张家村一住十五年，长成一十八岁，聪明智慧，读书学礼。一日，正值清明佳节，张学究夫妻打点祭物，同安住去上坟祭扫。到坟前，将祭物供养，张学究与婆婆言曰：“我有句话对你说。想安住今已长成了，今年是大利之年，我有心叫他将父母骨骸还乡，认他伯父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”婆婆曰：“丈夫若言及此，亦是阴骘事也。

妾岂有不可之理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叫安住拜了祖坟，又叫他在那坟前也拜几拜。安住问曰：“父亲，这是何人的坟？”拜毕，学究曰：“孩儿休问。”烧了纸将回，安住曰：“父亲不通名姓，使孩儿有失其亲，我要性命如何？不如寻个自刎。”

学究曰：“我儿且住，我说与你。这是你生身父母，我是你养身父母。你是汴梁城离城二十里老儿村人，你的伯父姓刘名添祥，你父名添瑞，同你母亲将着你，年方三岁，十五年前，因为年歉，来我家趁熟。你母患脑疽疮身死，你父因天行时气而亡，我夫妻备棺木殡葬了，待孩儿嫡亲儿看养。”

不说时万事俱休，张学究才方说罢，安住向坟前放声大哭曰：“不孝子哪知生身父母双亡！”学究曰：“孩儿不须烦恼，选吉日良时，将你父母骨骸还乡，去认了伯父刘添祥，葬埋了你父母骨骸，休要忘我夫妇养育之恩。”安住曰：“父亲母亲之恩过如生身父母，孩儿岂敢有忘？若得身荣，当结草衔环报答。”道罢回家，叫人选择吉日，将父母骨骸包裹已了，收拾衣服盘缠、合同文字做一担儿挑了，前来拜辞。张学究言曰：“你爹娘来时，盘缠并无一文。一头挑着骸骨，一头是些

穷家私。孩儿路上小心在意，到地头时便捎信与我知之。”安住曰：“父亲放心。”遂拜别学究夫妇而去。

却说刘添祥忽一日自思：“我兄弟刘添瑞一人却去趁熟，至今十五六年，并无音信，不知有无。我因为家中无人，娶这个婆婆王氏，带着前夫之子来家一同过活。”王氏亦自思：“我丈夫刘添祥有个兄弟和侄儿趁熟去了，倘若还乡来时，哪里发付我这孩儿？”心中好生不乐。

当日春社，添祥因往吃酒不在家中，下午席散回家，却好安住于路问人，来到家中，歇下担儿。刘婆婆问曰：“你这后生欲要寻谁？”安住日：“伯娘，孩儿是刘添瑞之子，于十五年前，父母与孩儿出外趁熟，今日方且到来，望乞伯娘垂悯。”

正议论间，刘添祥醉回，见了安住，遂问之曰：“你是谁人，来此何干？”安住云：“伯父，孩儿是刘安住。”添祥问：“你那父母在何处？”安住曰：“自从离伯父到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学究家趁熟，过不得三年，父母双亡，只存得孩儿。亲父母已故，多亏张学究看养。今将父母骨骸还乡安葬，望伯父见怜，便是生死肉骨也。”当下添祥酒醉，刘婆婆言道：“我家并无人在外趁熟，不知你是何人，敢来诈认我家？”安住曰：“我现有合同文字为照，因此来认伯父，岂有胡认之理？”添祥并不肯看，刘婆婆叫添祥：“打这安住出去，免得在此胡缠。”

添祥依了妻言，手拿块砖，将安住打破了头，重伤血出，倒于地下。

有李社长听知其故，前来看问添祥打倒的是谁。添祥云：“诈称是添瑞儿子，来此认我，又骂我，被我打倒，推死在地。”

李社长曰：“我听得人说，因此来看，休问是与不是，等我扶起来问他。”李社长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安住云：“我是刘添瑞之子安住的便

是。”社长问：“你许多年哪里去来？”安住云：“孩儿在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学究家抚养长成，如今带父母骨骸回乡安葬。伯父、伯母言孩儿诈认，我与他合同文字，又不肯看，把我打倒。又得爹爹救命，实乃无恩可报。”社长叫安住：“挑了担儿，且同我回去。”即领安住回家，歇下担儿拜了。李社长道：“婆婆，你的女婿刘安住将着父母骨骸回乡。”社长就叫安住将骨骸放在堂前，言曰：“我是你丈人，婆婆是你丈母。”叫满堂：“女孩儿出来，参拜你公婆的灵柩。”

安排祭物祭祀。化纸已毕，复整酒席相待。社长言曰：“明日去开封府包公处告理被晚伯母、亲伯父打伤事情。”当日酒散各歇。

次早，安住迳往开封府告。包公随即差人捉到刘添祥、晚伯母来，就带合同信并赴官。又拘李社长明证。当日一干人到开封府厅下，包公问刘添祥道：“刘安住是你侄儿不是？”添祥夫妇告曰：“此子不知是谁，即非亲侄。既是亲侄，缘何多年不知音信？”包公取两纸合同一看，大怒，将添祥收监问罪。

安住慌忙告曰：“相公可怜伯伯年老无儿女，望相公垂怜。”

包公又要将晚伯母收监问罪，安住又告曰：“望相公只问孩儿之罪，不干伯父母之事。”包公言曰：“汝伯父、伯母如此可恶，既不问罪，亦难全恕。”喝令左右：“将添祥打三十方可消恨。”安住又告曰：“宁可责安住，不可责伯父，望相公只要明白家事，安住久当不忘恩德。”包公见安住孝义，曰：“各发放回家，待吾具表奏闻。”朝廷喜其孝心，旌表孝子刘安住“孝义双全”，加封陈留县尹。令刘添祥一家团圆。包公判毕，各发归家。其李社长选日，令安住与女李满堂成亲。一月之后，收拾行囊，夫妻二人拜辞两家父母，起程直到高平县，拜谢张学究已毕，遂往陈留县赴任为官。夫妻谐老，百年而终。

第二十八回 判中立谋夫占妻

断云：

大抵开元不可轻，口能招祸又伤身。

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话说宋仁宗宝元年间，河南汝宁府上蔡县，有巨富长者姓金名彦龙，年俞六十岁，与妻周氏生有一子，名唤金本荣。年二十五岁，娶媳妇江玉梅，年俞二十，娇容美丽。至亲四口，全靠解当度日。忽一日，金本荣在长街市上算了一命，道有一百日血光之灾，除是出路躲避，方可免得。本荣自思，有房兄金本立在河南府洛阳经营，不如去那里躲灾避难，二来去彼处经营。遂到家与父母道知其故。金彦龙道："我有玉连环一双，珍珠百颗，把与孩儿将去哥哥家货卖，价值一十万贯，不知孩儿意下如何？"金本荣听了父言，喜不自胜，即就领诺。

正言之间，旁边转过媳妇江玉梅，向前禀，曰："公婆在上，丈夫在家，终日则是饮酒，若带着许多宝贝前去，诚恐路途有失，那时悔不及矣，怎生放心叫他自去？妾想如今太平时节，媳妇愿与丈夫同去，不知公婆意肯从否？"金彦龙曰："吾亦正虑他好酒误事，若得媳妇同去最好。今日是个吉日，便可收拾起程。"即将珍珠、玉连环付与本荣，吩咐："过了百日之后便可回来，不可远游在外，使父母挂心。"金本荣应诺，拜辞父母离家。时遇春天，桃红柳绿，城外踏青游玩者并肩相随。时人有诗为证：春来何处不繁华，不独公侯富贵家。

苑囿好花开玉蕊，郊原荒草长银芽。

半溪烟水生银浪，八洞晴云锁锦霞。

任是风流闲子弟，迎眸送目到天涯。

金本荣夫妇行至晚，寻入酒店，略具杯酌。正饮之间，只见一个全真先生走入店来，但见：头绾双仙丫角，身穿皂布道袍。脚踏两只麻鞋，手执鳖壳扇子。威仪凛凛，道貌堂堂。

那先生看着金本荣夫妇曰："贫道来此抄化一斋，不知心诚否也？"金本荣平生敬奉玄帝，一心好道，便邀先生："请坐同饮。"先生曰："金本荣，你夫妇两个何往？"本荣大惊曰："先生，吾与尔素未相识，何以知某姓名？"先生曰："贫道久得真人传授，吉凶靡使不知，今观汝二人气色，目下必有大灾临身，切宜兢禁谨慎可也。"本荣曰："某等凡人，有眼如盲，不知趋吉避凶之方，况兼家有父母在堂，先生既知休咎，望乞怜而救之，久当不忘大恩也。"先生曰："贫道观汝夫妇行善已久，岂忍坐视不救乎？今赐汝两丸丹药，二人各服一丸，则自然除免灾难矣。但汝身边宝物牢收随身，知汝有难，可奔山中来寻雪涧师父。"道罢相别。

本荣在路，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将近洛阳县。忽听得来往人等纷纷传说："西夏国王赵元昊欲兴兵犯界，居民各自逃生，汝二人不可前进，进则恐有疏危矣。"本荣听罢传闻之言，思了半晌，乃谓其妻江玉梅曰："某在家中交结得个朋友，唤做李中立。此人在开封府郑州管下汜水县居住，他前岁年来我上蔡县做买卖时，我曾多有恩与他。今既如此，不免去投奔他，那时再作计较。"江玉梅从其言。本荣遂问了乡民路迳，与妻直到李中立门首，先托人报知。李中立闻知，即整衣出迎本荣夫妇入内坐下。相见已毕，茶罢，中立问其来情，本荣即以因算命欲要来躲灾事："承父命将珍珠、玉连环往洛阳经商，因闻西夏欲兴兵犯境，将来投奔兄弟。乞看往日之情，乞赐海容，足见厚义之意。"中立听罢，细观本荣之妻生得美貌，心下生计，遂对本荣言曰："洛阳与本处同是东京管下，西夏国若有兵犯界，则我本处亦不能免。

小弟本处有个地窖子，倘贼来时，贤兄放心且住几时，只从地窖中躲避，管取太平无事矣。况兼朝廷有官军收捉贼寇，贤兄何必忧哉。”便叫家中置酒相待，又唤当值李四去接邻人王婆来家陪侍。李四领诺，去了多时，王婆就来相见，邀请江玉梅到后堂与李中立妻相管待已毕，至晚收拾一眼房与他夫妻安歇。

过了数日，李中立见财色动心，暗地唤李四吩咐曰：“吾去上蔡县做买卖时，被金本荣将本钱尽都赖了，今日来到我家，他身边有珍珠百颗、玉连环一对。你今替我报这冤仇，可将此人引诱至无人处杀死，务要刀上有血，将此珠玉二物并头上内头巾前来为证，我即养你一世，决不虚谬矣。”李四见说，心中喜不自胜。二人商议已定，次日李中立谓金本荣曰：“吾有一所小庄，庄有一空窨在彼，贤兄可去一看。若中兄意下如何？”

本荣不知是计，遂应声曰：“贤弟既有庄所，吾即与李四同往一观。”当日乃与李四同去。原来金本荣宝物日夜随身。

二人赶到无人烟之处，李四腰间拔出尖刀，言曰：“小人奉李长者严命，说你在上蔡县时，你曾赖了他本钱，今日来到此处，叫我杀你。并不管我之事，你休得有怨于我。”遂举刀向前来杀。本荣见了，惊得魂飞天外，连忙跪在地下，苦苦哀告曰：“李四哥听禀，他在洛阳之时，我多有恩在彼。他今见我妻美貌，恩将仇报，图财害命，谋夫占妻，情实冤惨。乞念我家有七旬父母，无人侍养，饶我残生，则阴功莫大矣。”李四听说，言曰：“只是吾承主命，就要宝物回去。且问汝宝物现在何处？”本荣曰：“宝物随身在此，任君拿去，乞放微生。”

李四见了宝物，乃又言曰：“吾闻图人财者不害其命。今已有宝物，更要取你带的头巾为证，又刀上要见血迹，方可回报，不然吾亦难做人情矣。”本荣曰：“此事容易。”遂将舌头咬破，喷在刀上，遍有血迹。李四曰：“我今饶汝性命，你可急往别处去躲，不要连累于

我。”本荣曰：“吾得性命，就如放龙归海，似虎归山，不受羁绊，自当远去矣，安敢有累于君哉？”

遂即拜辞而去。当日李四得宝物急急回庄，送与李中立。中立大喜，吩咐置酒在后堂，请嫂嫂江玉梅叙情。此时正值秋夜之景，国朝江春江先生有诗一首吟秋夜，极是精切，因附录于此，曰：

昨夜书楼梦不成，寂无金鼓自心惊。

月穿疏牖贡秋色，风过平林作雨声。

近有砌蛩添怆悴，远来边雁带悲鸣。

圣朝自有通贤路，不问平洋草莽行。

话说李中立设宴，请江玉梅叙情。玉梅见天色已晚，乃谓中立曰：“叔叔令丈夫去看庄所，缘何至今不见其回？”李中立白：“吾家颇亦丰富，贤嫂与吾成其夫妇，则亦快活一世也，何必挂虑丈夫乎？”玉梅曰：“妾丈夫见在，叔叔出此牛马之言，心中岂不自耻？”李中立见玉梅秀丽，乃向前搂住求欢。

玉梅大怒，将中立推开，言曰：“妾闻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妾夫又无弃妾之言，妾安肯伤风败俗以污名节乎？今实要厚妾，只要叫吾丈夫与妾一语，妾宁死而不受辱也！”李中立笑曰：“汝丈夫今日已被我杀死矣，若不信，吾将物事来观，以绝念虑。”

言罢，即叫李四将宝物丢在地上，言曰：“娘子，你看这头巾，刀上有血，你若不顺我时，想亦难免其死矣。”玉梅一见宝物，哭倒在地。中立向前抱起，言曰：“嫂嫂不须烦恼，汝丈夫已死，吾与汝成其夫妇，谅亦不玷厚于你，何故执迷太甚乎？”

言罢，情不能忍，又强欲求欢。玉梅自思：“这贼将妾丈夫谋财害命，又要谋妾为妻，妾若不从，必遭其毒矣。”遂与中立言曰：“妾有半年身孕，汝若要妾成其夫妇，待妾分娩之后再作区处。否则，妾实有死而已，不愿与君为偶矣。”中立自思分娩之外，谅不能逃，遂从其所言，就唤王婆吩咐日：“汝同这娘子往深村中山神庙里安歇，我有一所空房在彼，汝可将她藏在房中，等她分娩之后，不论男女，将来丢了，待满月时，报我知会，那时成亲亦未晚也。”当日王婆依言，领玉梅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话说本荣父亲金彦龙在家，念儿子、媳妇不归，又无音信，彦龙乃与妻将家私封记，收拾金银，沿路来寻，在路不题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江玉梅在山神庙边空屋中已过数月，忽一日肚疼，生下一儿。王婆近前言曰：“此儿只好丢在水中，恐李长者得知，害人性命。”玉梅再三哀告曰：“今他父亲痛遭陷劫，看此儿亦投三光出世，望乞垂怜，待他满月，丢了未迟。”王婆见玉梅情有可矜，心亦怜之，只得从其所言。

不觉又是满月，江玉梅写了生年月日，放在孩儿身上，丢在山神庙中，候人抱去抚养，留其性命。写道：“河南汝宁府人氏，金胜祖，年一岁，十月十五日午时生。”写毕，遂与王婆抱至庙中，正是：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。

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

元来山神使令金彦龙夫妇来这山神庙问其吉凶，入得庙来，却撞见江玉梅。公婆二人大惊，问其夫在何处，玉梅低声诉说前事。彦龙听了，苦不能忍，正欲具状告理，却值包公访察缉知其事。次日，即差无情汉领着关文一道，迳投河南府洛阳县，下了拘拿李中立起解到台令。左右将李中立重责了一百，暂且收监。未及审勘，王婆又欲充作证见凭，玉梅报谢：“后当报答。”包公令金彦龙等在外伺候。

且说金本荣自离了汜水县，无处安身，迳来山中，撞见雪涧师父，留在庵中修行出家，不知父母妻子下落，心中愁闷不乐。忽一日，师父与金本荣言曰：“我今日叫你去开封府抄化，有你亲眷在彼，你可小心在意，回来叫我知道。”金本荣拜辞了师父，迳投开封府来，亦与金彦龙父子相见，同到开封府前。

正值包公升厅，金彦龙父子即将前事又哭告一遍。包公即令狱中取出李中立等审勘。李中立不敢抵赖，一一供招：“实贪财谋害，强占伊妻，所供是实。”包公吩咐取面长枷，枷镣锁肘，送下死囚牢去。将李中立家财，一半给赏李四，一半给赏王婆，追其宝贝给还金本荣，俱各无罪。李中立妻发边远配军。具奏，朝廷文书下来，勘问得李中立违法，谋害人命已存，其情实是难恕。谋占妻未成奸，律法难容，合该处斩，以戒后人。次日包公令左右人等，牢中取出李中立开了长枷，押赴市曹处斩首示众已讫。时人有诗叹曰：祸福昭彰本在天，休将报应作徒然。

暗中神鬼分明见，若不亡家定减年。

第二十九回 判刘花园除三怪

断云：

三妖变化害人身，潘松运蹇被孽侵。

春春救出包衙诉，一鉴明堂洗万精。

话说西京河南府新安县路上有一座名园，唤会节园，每遇春三二月间，倾城都去园里赏玩。当下河南府章台街上，有个开金银铺的潘小员外，名唤潘松，时遇清明佳节，因见满城人都出去郊外游赏，松遂亦禀告父母，独自来这园里，遍玩一遭。

待要回归，割舍不得景致，于路上看着那青山似画，绿水如描，不觉步入一条小路。这条路行人稀少，正行之间，听得后面有人叫“小员外”。回转看时，只见路旁高柳树下，立着个婆子，生得：鸡皮满体，鹤发盈头。眼昏似秋水微浑，体弱如九秋霜后菊。浑如三月尽头花，好似五更风里烛。

潘松言曰：“素昧平生，不识婆婆姓氏？”婆婆道：“小员外，老身便是令堂的姐姐。”潘松想了半晌，言曰：“我也曾听得说有个姨娘，只是未曾得相会。”婆婆道：“好几年不见，你到我家吃茶。”潘松道：“承荷姨婆见爱。”即时引到一条崎岖小径，过一条独木危桥，却到一个去处。婆婆把门推开，入内却是一座崩败花园。这婆婆引潘松到亭上曰：“请坐，等我入去报娘娘知道，我便来也。”入不多时，只见假山背后两个女童来道：“娘娘有请。”潘松道：“山僻之间，有甚娘娘相请？”只见上首一个青衣女童认得这潘松，失惊道：“小员外如何在

此？”潘松也认得青衣女童是邻舍王家女儿，名唤王春春，数日前因病死了。潘松问答春春道：“你因何在此？”

春春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小员外可急急走去，此处不是人家，若走得迟，则身不保矣。”当时潘松听了此言，唬得魂不护体，慌忙奔走出那花园门来。

过了独木桥，寻出旧路，自思：“惭愧，却才这花园不知谁家的，如何数日前死的人却在这里？白日见鬼。”迤逦取路走到一酒店门前，只见店里走出一人，却是旧交天应观道士徐守真也。潘松即便问曰：“师兄因何在此？”守真道：“小道因往会节园看花方回。”潘松道：“小子适间逢一件怪事，几乎坏了性命。”遂把那前事对徐守真说了一遍。守真道：“我行天心正法，专一要捉邪祟，若与贤弟同行，看甚鬼魅敢来相侵。”二人饮罢，同出酒店。

正行之间，次路有矮墙，潘松又被婆子看见，被其一时引入矮墙里去，却又是先时撞见婆子的去处。当时徐守真在前面走，回头不见潘松，守真只道又有朋友邀他往别处去，守真遂即自归不题。

且说潘松在亭子上坐下，那婆子道：“先时好意相留，老身有些好话要对你说。且在亭子上等我便来也。”移时，婆子引着青衣女童，把手挽潘松到一个去处，但见：金门朱户，碧瓦盈檐。四边红粉泥墙，两下雕栏玉砌。

宛若神仙之府，有如王者之宫。

只见穿白的妇人出来迎接，与潘松相见已毕，分宾主坐定，叫两个青衣女童安排酒来。但见：广设金盘樽俎，铺陈玉盏金瓯，兽炉内高燃龙涎，盏面上波浮绿蚁。筵开排列，无非是异果蟠桃；席上珍羞，尽总是龙肝凤髓。

那青衣女童行酒，斟过酒来，饮得一盏，潘松始问：“娘娘尊名姓氏。”只听得外面一人走入，生得：面色深如熏枣，眼中光射流星。

身披烈火红袍，手执方天画戟。

那人怒气盈面道：“娘娘与甚人在此饮宴？又是白圣母引惹来的，不要带累着我。”当时娘娘起身迎接着他。潘松失惊问道：“娘娘，来者是谁？”娘娘道：“此位名唤赤土大王。”

言罢，一其人与潘松相揖了，同坐饮酒，少时作辞去了。娘娘道：“有劳婆婆费心请得。”潘松见说，唬得遍身似麻，不敢抬头仰视。此时娘娘淫心荡漾，不由潘松心肯，扯着两手，共入兰房。云雨之间，潘松终是猜疑不乐。

缠到三更已后，只是娘娘抬身起来出去。潘松根底立着王春春，悄悄地与松说道：“妾身叫你走了，缘何又在这里？你且去看那件事物。”潘蹑走行来看时，见柱上缚着一人，婆子把刀虏开了那人，即取出心肝来。潘松见了大惊，问春春道：“此人因甚如此？”春春答曰：“此人数日前被这婆婆迷将来时，也和小员外一般相待。今日又另迷人来，却把此人坏了。”

潘松见说，惊得面如土色。说由未了，只见娘娘入内，潘松便先上牀，佯作假睡尚未醒。即将那人心肝与娘娘下酒，婆子吃了自去。娘娘觉得已醉，亦上牀睡了。春春见娘娘睡得正浓，便蹑脚来牀前，招起潘松，低声说道：“此处只有一条路，我叫你走。若出得去时，可对我娘说知，多做些功果，救我出苦海。你记住这座花园唤做刘评事花园，人迹罕到。着白的娘娘唤做玉蕊娘娘，那日间来的红袍大汉唤做赤土大王，这婆婆唤做白圣母。妾想这三个孽畜不知坏了多少人性命。我如今救你便去。房里牀头边有个大窟窿，你且不得惧怕，便下那窟窿里去。有路只管行，行尽处却寻路归去。目今娘娘将次觉来，你可急走，勿得自误。”

潘松谢了王春春，去牀头看时，果然有个大窟窿。潘松慌忙下去，约行十里田地，出得路口时，天色渐晚，沿路上问采樵人，寻路归去。远远的却望见一座庙宇内，见灯火灿烂，一簇人闹闹吵吵。潘松移身去看时，只见庙中黄罗帐内，泥金塑就五彩妆成三位神像，如夜间见的一般。惊得潘松手足无措，问众人时，原来是清明节当坊境人春赛，在这庙中烧纸酌献。

潘松走出庙来，急寻归路，到家见了父母，备说昨夜的事。

大员外道："世上有此作怪事？"父子二人同去天应观见徐守真。潘松曰："与师兄在酒店里相会出来，被婆子摄入花园里。"把那取人心肝下酒的事历说了一遍："若不是王春春叫我走归，几乎不得相见。"徐守真见说，即时登坛作法。移时之间，就墙前起一阵狂风，风过之处，见一个黄袍兜甲力士前来禀云："潘松命中有七七四十九日灾厄，招此等妖怪，一时未可剿除。"

徐守真即与大员外道："令嗣有七七四十九日灾厄，只可留在弊观躲灾。"大员外谢了徐守真自归。

潘松在观中住了一月有余，忽一日行到鱼池边钓鱼，放下钩子，只见水面开处，一个婆子咬着钓鱼钩，唬得潘松丢了钓竿，叫一声倒地而死。徐守真即忙救起，半晌方醒。就令人去请大员外到观商议。徐守真言曰："吾闻邪者不能胜正，当今南衙包公，为官清正，鬼神钦仰。公欲要除此妖；保全令嗣，必须具状上告，那时或可剿除无患矣。"大员外从其言，即同潘松迳来开封府告理。包公看了状词，神异其事，随即谓潘松曰："世间有此妖怪为祸害民，吾若不与汝除之，则黎民不胜其毒矣，恶在其为民父母哉？"遂即准了状词，发潘松出外俟候。再唤张龙、赵虎二人吩咐曰："今有潘松所告，刘评事花园内三妖为祸，白日迷人，汝可去后堂，与吾将前张月桂所付赴阴牀与温凉还魂枕收拾得干净，待我寝卧其上，前往阴司查考，是甚妖为害，吾誓

除之。”张赵依言，收拾已了，请包公寝在牙牀之上。包公吩咐二人：“好生看我尸首，待我还魂回来，重重赏你。”二人从命不题。

移时之间，包公魂魄来到地府，先使人通报。阎王闻报文曲星官到此，遂亲下殿接入，分宾主坐定。阎王问道：“今蒙星官亲临冥境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包公曰：“今有新安县潘松状告刘评事花园内三怪为祸，白日迷人，取人心肝下酒，非止一端。拯有心救民，剿此妖孽，恨力未能，因特到此。万望阎君着落判官，看是何处走了妖怪，即当剿灭，与民除害。”阎君闻言，即令判官查了回言。答道：“详查此怪，原来白圣母是个白鸡精，赤土大王是条赤斑蛇，玉蕊娘娘是个白猫精。观此三个孽畜，盗了仙酒，神通广大，吾此下界不能除之。星官若要殄此孽畜，必须具表奏闻玉帝，差遣天将方可剿灭矣。”

包公听罢点头，还魂回转阳间，赏了张赵二人。随即斋戒沐浴，焚香具表奏闻玉帝。玉帝闻奏，与众文武议曰：“朕观文曲星官下界，为官清正，鬼神钦仰。今下方有怪如此害民，即宜殄灭。遂差关、赵、王、朱四员大将，五方蛮雷，前到刘评事园内，将三妖剿除回奏。”四员天将领命与五方雷神下界。

是夜三更，只见风雨大作，雷电交轰，遥闻刘评事园内隐隐有杀伐之声，移时之间方息。数日，新安县有人来报，说刘评事花园内已被雷火攻毁，有赤斑蛇长数丈，及白大猫儿与白大鸡母三只死于其地焉，并青衣女童尸首而已。于是其怪遂息，潘松亦无恙。大员外父子即人拜谢包公之德而去。后来天将回报天庭已讫，当方城隍以青衣女童王春春阳寿未尽，被怪摄去，更兼两次垂救潘松，亦该延寿一纪。遂即移文转达阎君，再赐脱生，配与良家，以寿终世。

第三十回 贵善冤魂明出现

断云：

妒忌生心遭责罚，少年死妇得伸冤。

冰清月皎风雷动，一款招成案牍全。

话说包拯在濠州作太守之时，一日公事余闲，退入后堂静坐。忽见阶下有一妇人，少年美貌，垂泪下拜，既无言语，又无词状，似有申诉之意。拯思之，必是妖魅，遂起身用桃条鞭打，更不能语，一向下拜。拯道："既是枉死冤魂，何不变身与我知道？"良久，只见那妇人变成一朵香烟，在空中盘旋，直出门而去。拯即差人描他去处。吏人领钧命，描他到门外五里头，入个馆驿内便不见那朵烟。吏人回报，拯便打排轿马，自去馆驿中，集邻保勘问根因，皆言不知其由。拯着公人掘开地中视之，只见一领藁席，卷着一死妇人，约年二十六七，尸首并不曾坏。拯看了一回，转衙唤过土公陈尚，直要去馆驿中推勘此妇人鬼魂，是谁坏她性命，限其五日回报。尚思之："如何能勾推勘？"归家只是忧闷。其妻阿杨问丈夫："因甚不悦？"

尚具言包公令他推勘女人身死情由，"若得明白则有给赏，不然加罪。今限我五日内要回报。况是死人，又没个对证，如何根究？以此烦恼。"其妻道："你不须忧虑，奴自有一计。昔者闻老人说，死人须要个生妇人与她貌相似者，多与之以酒，候醉，扛去与死人同睡，将生人舌放死人口中度过，死人自然狂语。你便隔房去听，从头将纸笔抄录，便知其根因。"

尚如其妻所言，请一个妓妇貌相者，多以财帛贿之，说与因由。妓妇初则不肯应承，贪其重财，乃许之。陈尚买醇酒与妓妇饮醉后，尚乃扛去与死妇同睡。其夜果然作死人言语。她原是西州人氏，少年无父母，名贵善，年一十五岁，落在风尘。

十年前有一个林知府，北京大名府人，来此赴任："唤奴入衙为妾，最爱惜奴。夫人日夜妒忌。忽一日相公出巡于外，夫人夜间把奴打杀，埋在馆中，今已十一年。知府见作本路提刑，是月任满，从此回程，望判府与奴伸雪此冤，九泉之下亦瞑目矣。"尚遂记录死人言语。妓妇已酒醒来，亦不知缘故，辞尚而去。

次日，陈尚申报府衙得知，拯便将钱五贯去买一具棺木盛了，安顿馆中房内，封了房门，迳差公人寻到林提点任满回来，遂勾唤提点夫人到衙根勘。夫人被包公叱证，知难抵讳，只得一一供招了案款。拯奏知朝廷，圣旨颁下：夫人逼打其妾致死，本合偿命，但以打死妓女，罪且从轻，折徒二千头，提点以有职人纳妓女致死，本合革职，但无别过犯，权停见任官。依拟判讫，此亦足为妒忌残虐者之戒。

第三十一回 锁大王小儿还魂

断云：

儿子不知身暴死，包公正直毁淫祠。

神人尚且钦其德，地府明明肯放私？

话说包公守开封府之日，判断精详，远近钦仰。时皇佑二年七月望日，前往东街灵应大王庙前经过。有一妇人，年将五十，只有一儿子，年十岁，忽然在庙门下死，妇人哭于庙门下甚哀。拯便唤妇人到衙，问其夫主姓名为谁。妇人答道："丈夫姓许，排行第四，只有一儿。今日侵早出来，入庙去后，不知因甚，死在庙前。老身今已半世，只得此儿，因死得不明，以此哀痛，望相公为我作主。"拯听罢自忖道："好奇怪！岂有入庙出来即死之理？"乃问妇人："你儿子莫非原有疯痫疾否？"妇人哭告："小儿自来无疾，哪得此疾？"拯辄差公吏，拘唤庙前边邻，来证问儿子因何身死在地之时，众人未见，不知其由。拯又差人检验小儿身上，并无痕伤，回报包公。包公遂乘轿自去检验，实无痕伤。待拯去揣摩小儿身上，只见怀中藏有庙中案桌上雕刻的供圣假红柿一枚。拯知之，差一公人入庙里，看供桌上有红柿否。公人回覆："大王案桌上果有红柿二枚，不见了一枚，想是孩儿偷去了，以此大王遂取了他性命。"

拯闻报怒道："你既为一个正神，系是一府之主宰，儿子不识道理，偷看此物，彼只作玩戏之具矣，敢可责其过失，便要致之死哉！想这大王亦是依草附木邪神，朝廷不曾敕封，敢坏了人性命！"遂着公差将泥神枷锁：限一夜放还性命，否则定奏朝廷，焚毁庙宇。拯祷祝后回府。

次日，那妇人带儿子来拜谢救命之恩。拯审问之，妇人云：“蒙相公昨日要计较大王，是夜二更时分，儿子果醒来。颇记得说：神主怪他偷那红柿，要问罪。及见相公敕旨来到，即放还魂。”拯微笑道：“有此等异事，若不革除，终久为患。”

乃差人一剑削去了大王之头，毁其庙宇。此足为邪不敢于正人之例耳。

第三十二回 失银子论五里牌

断云：

王客谋财遭斩戮，郑商屈死竟分明。

若将天理怀心术，包宰缘何肯放刑。

话说郑州离城十五里王家村，有兄弟二人，兄排行第一，弟排行第二。曾出外为商回归，行至本州地名小张村五里牌，遇着个客人，系是湖南人，姓郑名才，身畔多带得有银两，被王客兄弟蓦见，小心陪行。靠晚边，将郑才谋杀，搜身上，得银子十片，兄弟喜不自胜，私地把尸首埋在松树下。兄弟商量：身畔有十片银子，带得艰难，趁此无人看见，不如将银子埋在五里牌下，待为商回来却取而分之。二人商议已定，遂埋了银子而去。

后又过着六年余，恰回来，又到五里牌下李家店安住。次日侵早，去牌下掘开泥土取那银子，却不见了。兄弟思量："当时埋这银子，四下并无人见，如何今日失了？"烦恼一番，思量只有包待制见事如神，遂同来东京安抚衙陈状，告知失去银两事情。拯当时审状，又没个对头，只论五里牌偷盗，乃思此二人必是狂夫，不准他状子。王客兄弟啼哭不肯去。拯云："王客，限一月日，须要寻个着落与你。"兄弟乃去。

又后月余日，更无分晓，王客复来陈诉。遂唤胨青吩咐道："来日差尔去追一个凶身。今与你酒一瓶，钱一贯省家，来日领文引。"青欢喜而回，将酒饮了，钱收起于家。次日当堂领得公文，看是去郑州小张村追捉五里牌。青遂复相公："若是追人，即时可到；若是追五里

牌，他不会行，又不会说，如何追得？望另差人去。”拯大怒云：“宫中文引，你若推托不去，即问你个违限之罪。”青不得已，只得前去。

遂到郑州小张村李家店安泊，其夜去五里牌下坐一会，并不见个动静。青思量无计奈何，遂买一柱香钱，至第二夜来焚献牌下土地，祝叩云：“奉安抚文字，为王客来告五里牌取银子十片，今差我来此追勾，土地有灵，望以梦想来报。”其夜，陈青遂宿于牌下。将近二更时候，果梦见一老人前来，称是牌下土地。青便问：“王客寄得银子十片在此牌下，缘何失了？

见今包安抚处陈告词状，奉相公文引，追你五里牌神。”老人道：“王客兄弟没天理，他岂有银子寄此？系湖南客商郑才银子十片，与王客同行，被他兄弟谋杀，其尸首现埋在松树下，望即带将郑才骸骨并银子去告相公，为之伸冤。”言罢，老人即去。陈青一梦醒来，既得明白。

次日，遂与店主人借锄头掘开松树下，果有枯骨，其边旁掘开地泥五尺，有银子十片。陈青遂将枯骨银子俱申报安抚。

拯便唤客人理问。客人不肯招认，遂将枯骨银子放于厅前。只见冤魂空中叫道：“王客急须还我性命。”厅上公吏听见，人人失色，枯骨自然跳跃。拯再将王客兄弟根勘，抵赖不得，遂一一招认。案卷既成，辄将王客兄弟问拟谋财害命，合当追偿，令押赴市曹处斩，郑才枉死无亲人，银子合归官。此见天理昭然，终有报应。谋害贪财者，观此可以少知警耳。

第三十三回 枷城隍拿捉妖精

断云：

妖精迷人真异事，包公清鉴断分明。

城隍本自无私应，拿缚当厅正典刑。

话说包拯在开封府，一日，因安抚公趋要，合集众官，议设筵席，遂唤诸吏点检器皿。吏告金银器皿尽皆毁坏，拯遂差人唤银匠王温来衙打造。王温见官差，不得已要去，思之只有一妻孤然在家，遂以家事嘱之东邻王泰伯大家看顾，次日与妻阿刘相别而去。

其妻每夜寂寞无聊，孤灯独坐。忽一夜，有人叩门之声，阿刘喝问：“是谁人叩门？”门外人叫道：“若不开门，断然不饶你性命。”道罢后，忽一阵冷风袭人，推门直入。见其人身长七尺，威猛可畏，身青如蓝靛，发赤似朱砂，口阔如盆，手持一剑，向前抱定阿刘云：“你与我结为姻眷，教尔受用不尽。如不肯相从，定杀了你。”阿刘惊怕，只得勉强与之同寝一宵。次日晓，妖精告阿刘：“休得令人知觉，如若漏泄此事，今夜不留你性命。”言讫而去。阿刘每日只是惊恐，如醉如痴，有冤难诉。逢到黄昏时候，一阵冷风袭人，妖怪又复持剑直入房中，与之同卧。或去时只留下饮食、钱帛之类。阿刘不知其由，只秘而不说。

自此夜夜往来，将有半个月日，其东邻王老闻知，疑是王温已归，遂问阿刘。阿刘具告以被妖怪迷淫之事。王老大惊道：“既有此事，如何不早说知。”阿刘道：“被他恐吓，若与人知时，则害于奴，以此不敢漏泄矣。”王老听罢，迳走入衙里，告其夫主知之。王温闻此

消息，急忙归家，嗔骂阿刘。阿刘哭告：“被妖怪迷乱，非干妾身不良。”王温不信，是夜持剑直入，暗中藏伏。良久，果有人叩门人来，灯前但见其人牛头鬼脸，持剑直入，遂喝令其妻同卧。温惊恐不敢出。已天明矣，妖怪去后，温乃出来，与妻商议，待去苗从善家买卦，问是何方妖精。

温至苗家，占覆乃云：“其卜触动白虎神，阴人逢一枉鬼为妖，百日后当主丧身。”王温曰：“先生若能救得我妻无事，必当重谢。”从善乃教王温道：“夫家急与妻出城外，去东边砍一株桃木为棒，候妖怪复来，用此棒赶他，便能断绝。”温送了卦钱，如其言，归家向东边砍桃棒一条。黄昏时，妖怪又持剑而来。王温喝问：“是甚处魍魉？”便用桃棒打逐。妖精大笑道：“是叵耐这苗巡官，我和他无仇，却教你如此断我。”

温亦惊走逃闪。良久，妖精大怒而去，将苗家六口全杀尽。温思量：“定是苗巡官推占错了。”遂走出去问苗家。到苗家叩门，并无人应。温推开门，入房中手扪，见六口尽是无头人，遂惊走归家。

天晓，忽遇巡军王吉、李遂二人，见温身上带有鲜血，遂问其故。温告以其妻为妖怪所迷，因到苗家占卜。叩门不应，遂推门直入，但扪见一屋死人，哪知血染遍身。巡军不由分说，捉取王温到官。包公审问王温：“缘何杀了苗从善一家？”温逐一供具妖怪根因，并不知从善一家身死情由。拯思量：“安得有这样妖怪能杀人？”遂将温枷送人狱根勘，温苦不肯招认。

拯又差张辛持利刀一把，入王温家听探。其夜张辛持刀暗中藏伏，果有人叩门入来。灯前但见一个牛头鬼，持剑直入房中抱那妇人。张辛持剑直砍妖精。妖精大怒，与辛交战，辛败走而回。天晓人衙中报与包公：“王温家果有妖精。”拯大怒道：“张辛定是受王温钱物，通同诳官。”遂枷了张辛，又唤武卒刘义、吴真，各持短刀，再去王温家同探。二人持刀再去。

至夜，妖魅又来。二人持剑交斗，妖精用剑一下砍死刘义，吴真奔走得免。天晓入衙回说："温家果有妖精，刘义已被杀死。"拯遂差正司理去王温家检验。司理到其家，唤阿刘审问事因，不见在家里。公差人前门后户寻遍，不见阿刘。司理思量："必是妖怪摄去。"遂回报拯："的确有此事，刘义果被其妖杀死。"拯无奈何，随即差人将三具大枷去城隍庙，先枷了城隍，又枷了两个夫人。枷梢上写着："你为一城之主，反纵妖怪杀人，限你三日捉到，如三日无明白，定表奏朝廷，焚烧庙宇。"

包拯祝罢回衙后，是夜城隍便差小鬼十余人，限三日定要捉到妖精。小鬼各持槎牙棒、铁蒺藜，绕城上下、寺观山林、古冢坟墓，莫不寻遍。一鬼托化到城东，忽闻树林中有妇人哭声。小鬼随声奔入林中，见一古墓，掘开如盆大，有一佳人在内。鬼使持剑喝问原因。佳人道："妾在城里住，夫是银匠王温，为妖怪所迷至此。"小鬼听得，遂挽妇人随风而去。忽然遇着妖怪，头生两角，身披金甲，手持利剑，喝问："谁将我妻儿何处去？"鬼使道："我奉城隍牒命，来捉妖怪。"其一鬼在黑风中与妖精持剑交战，遂被妖精斫死。小鬼急将妇人抱走。其有众鬼知之，迳回庙中告城隍。城隍再遣阴兵捉捕。阴兵遂围定妖精所在，不能走脱，遂被阴众捉缚，同阿刘押入城隍司。司王道："此系包大人要根勘。"即令取大枷枷着妖精，同阿刘解入府衙。正遇拯在城上判事，忽一阵黑风，尘雾四起，良久，阿刘与妖精同到厅前。拯一见之，方知是参沙神作怪。

拯问阿刘事因。阿刘逐一供具妖精杀苗家因依："妖怪缚去藏之古冢之中，谢得城隍兵吏救奴，遂得再生天日。"阿刘具言其详，厅上司吏立成文案。拯遂着公人当阶下斩了妖精，但见空中火焰分作两处，良久消散，有一剑落在阶前。胥吏者无不称异。拯乃将此事奏知朝廷。仁宗皇帝遂下诏宣召拯与王温亲问之，得其确实，敕命城隍特加封赠。温复得与阿刘偕老。

第三十四回 断瀛州监酒之赃

断云：

枉职虐民终自损，包公施政庶民安。

徐温不守朝廷法，一日徒然已去官。

话说京都当那仁宗皇帝设朝之时，瀛州有三十个父老击鼓于朝门外。监鼓郎官奏知朝廷：“今有瀛州父老击鼓，欲见天子，不知有何事因？”仁宗闻奏，命召之入朝。至殿下，山呼已毕，奏道：“臣等是瀛州河北人，本州使君贪财好色，无道虐民，臣年八十，恨不遭好官，下民无望，特来奏知圣上。”

仁宗闻父老所奏，下敕：“赏赐诸父老人布各一匹、钱五贯，待朕自有裁处。”众父老谢恩既出，上遂会集臣僚，问：“谁可任此职者，卿宜直言之。”诸官僚交口以包拯为荐。仁宗道：“朕亦知包卿乃能干之官，诚不负汝众人所荐。”即日遂降敕命，特命包拯为瀛州节度使。拯得命，遂辞帝出朝，刻日起程赴任，并不用仪从，惟听吏李辛一人及驴子一匹、钱五贯而已。

拯但着布衣，履麻鞋，冠旧巾，作村汉模样。路中人皆不识之。

渐近州八十里，见有仪从旌节，旌旗闪闪，前来远接节度者。有一军卒问拯云：“曾见包节度来否？”拯笑道：“却不曾见，我自去河北看亲的。”公吏等接日久，疑包节度未必便来，各自回去。拯直入瀛州城，遂去市西王家店安歇。主人周老特来问：“秀才欲往何处？”拯道：“我是南方人，来访亲戚。”周老问：“秀才有何亲戚在本州？”拯答云：“是务中监酒人。”主人笑与拯道：“监酒的最不良，务中造诸般

酒，香桂金波留自饮，酿成薄酒送官家。每常酒一升三十文，卖与百姓军人。”拯记在心。

次日遂心生一计，问周老借磁盆一只，身带铜钱十八文，人务中沽酒。拯直到阶下大叫曰：“有人在家否？”不多时，只见监务徐温在厅上出来，听得有人买酒，便令使唤人宋真量酒。宋真道：“秀才更将钱与我，须要饶些升方与你。”拯道：“哪里还讨钱送你。”宋真不平，遂减着升量。拯蓦见旁边有一妇人，也将磁瓶沽酒，先数五六文钱与宋真，然后交钱量酒。

真甚喜，遂多量与妇人。拯问：“务中监酒是何人，敢如此卖弄法度，欺瞒下民？”遂高声大骂。监酒者大怒道：“这狂夫要在此撒泼？”令左右：“扯出去悬吊在廊下，将大棒痛决。”

左右正待悬吊起来，忽李辛走向厅前道：“监酒不识人，秀才便是待制，现任瀛州节度使，如何将来吊打？”监务见说大惊，连忙走过来跪下谢罪。哄动满城官吏，忙来迎接入衙。拯随即唤徐温来责问：“你一斗酒五百文，一石酒五贯，又如何取人许多钱？”温低头无语。拯令监起，遂奏之朝廷。敕旨既降，将徐温监贮，断罢停现任之职。宋真不合接受百姓赃钱，押赴法场杖杀。拯依拟断讫，众人大悦。此可为暴官污吏之戒也。

第三十五回 鹊鸟亦知诉其冤

断云：

鹊鸟被冤知告诉，渔人不善受笞刑。

当时灵气斯无异，千载频谈包拯明。

话说包公为瀛州节度使之日，民无私屈，贼盗消潜，为士者知习诗书，为农者尽力畎亩，工商二途各居一业。满城父老见他如此清正，作一歌赞美，诵之云：谷雨桑麻暗，春风桃李开。

只因民有福，除得好官来。

当下三街六市小儿，尽会歌之，真见得包公之能也。

一日，包公正在厅前判事之际，忽有一鹊鸟飞来，口衔纸钱，攸扬良久，放下纸钱而去。拯竟不及见，诸吏亦不以告拯。

又一日，拯闲坐，忽见鹊鸟又喧呼飞来，口衔钱纸，放下阶前，哀鸣不已。拯甚怪之，思之良久，忖道："此必有冤枉事。"

遂唤值堂公吏夏安，吩咐："急忙捕逐此鸟飞归何处？"安领旨追随其鹊，至城外十里头同福寺门外，鹊鸟遂泊于松树下，大声喧叫不止。安归告于拯，拯又令安去寺门外，直上松树梢头，跟探此鹊有何缘故，再来回报。安复到寺门外，望见松树最高处，旁无枝干，思量难上。无计奈何，遂将金钱十贴，入寺里皈投土地，焚化金钱后，安挑长梯与绳缆，系定树上。夏安心惊胆碎，直到树梢上，但见鹊鸟哀鸣不已。探着巢中，只有两雏，羽毛未全，却被人用小绳系定，缚在

松枝上。夏安下树来，走出寺门，恰遇一个卖鱼人，名郑礼，与安道：“你休上树取这鹊雏，羽毛犹未全，腥臊不堪吃。日前我已上树去用小绳系定了，且待长大，却取来与老兄买酒同饮一杯，岂不快哉？”夏安正没寻个下落处，听得其说，不胜欢喜，乃佯许诺之，相别而去。

次日夏安人衙，即将郑礼取鹊雏情由，一一复知。拯就差夏安前去勾唤郑礼来审。安勾礼既到，拯问郑礼：“尔自以卖鱼为活，何得系缚鹊雏，害物伤生？”便令夏安押郑礼前去树枝上，急将鹊雏解脱下来。夏安、郑礼听见鹊鸟遂复欢鸣。夏安再押回郑礼到衙，拯判将郑礼臀杖八十，以为戕物伤生者之戒。此见包公阴德及乎鸟鹊，而况于人耶?

第三十六回 孙宽谋杀董顺妇

断曰：

挟诈刁奸遭斩决，枉情僧老得生还。

若非包公能辩白，始知谋杀即孙宽。

话说东京城三十里，有一庄家，姓董，乃大族之家。董长者生一子名董顺，以耕田为业，每日辛勤耕布，朝夕无暇。长者因思田家辛苦，一日与儿董顺道：“为农之苦，何如为商之乐？”遂将钱本吩咐与顺出外经商。董顺依父之言，将钱典买货物，前往河南地方贩卖。只数年间，大有所得，因此致富。

一日，父子又商量道：“住居乃东京城之马站头，不如造起数间店宇，招接四处往来客商，比作经商尤有出息。”董顺道：“此言极妙。”父子遂起店宇于当要所在，果是董家日有进益。长者遂成一富翁，其子董顺因娶得城东茶肆杨家女为妻。

杨女颇有姿色，每日事奉公姑甚恭谨，只是嫌她，有些风情。

顺常出外买卖，或一月一归，或两个月一归。

城东十里外有个船艄名孙宽，每日往来于董家店最稔熟，与阿杨笑语，绝无疑忌。年久月深，两情缱绻，遂成欢娱，聚会如同夫妇。宽伺候董顺出外经商，遂与阿杨私约道：“吾与娘子莫非夙昔有缘？情好非一日，然欢娱有限，思恋无奈，娘子何如收拾所有金银物件，随我奔他处，庶得永为夫妇，岂不美哉？”阿杨许之。二人遂指天为誓，乃择十一月二十一日良辰日子，以此为约同去。

至其日，阿杨尽皆收拾房中金银轻齎之物，以待孙宽之来。

黄昏时，忽有一和尚求宿于董翁店，称是洛州翠主峰大悲寺僧，名道隆，因来北方抄化，天晚特来投宿一宵。董翁平日是个好善之人，便敞开店房，铺排牀席款待。和尚斋饭罢即睡。时正大寒欲雪，董翁夫妇闭门熟睡。

二更时候，宽叩门来。阿杨暖得有酒在房中，与宽同饮数杯，少壮行色。语话良久，遂携所有物色与宽同去。才出门外，但见天阴雨湿，路滑难行，对此风景，越添愁闷，思忆公姑，泪下如雨。阿杨苦不肯行，密告孙宽："奴欲去不得，另约一宵同去，未为晚矣。"宽无计奈何，思之："万一迟留，恐漏泄此事，机会必不再矣。彼自有丈夫在，岂有真恋我哉。"见其所有物色颇富，欲谋杀之而不得，遂拔刀杀死阿杨。正是：背夫不义先遭戮，奸贼无情竟被刑。

当下孙宽既杀死了阿杨，四下寂静，并无知者，遂夺却金宝，置其尸于枯井中而去。未几和尚起来，山外登厕，忽跌下枯井中。井深数丈，无路可上。天明和尚小伴童起来，遍寻和尚不见，遂唤问店主。董翁起来遍寻，至饭时亦不见阿杨。迳入房中，看四壁皆空，财物一无所留。董翁思量："阿杨定是与和尚走了。"上下山中，遍寻无迹，遂问卜于巡官。巡官占云："寻人不见，宜向东南角上搜寻。"董翁如其言，寻至屋厕枯井边，但见芦草交加，微带鲜血，忽闻井中人声。董翁遂请东舍王三将长梯及绳索直下井中。但见井下有一和尚，连声叫屈，阿杨已被人杀死在井中。王三用长绳缚了和尚，吊上井来，众人乱拳殴打，不由和尚分说。乡邻、五保具状，解入县衙。知县将和尚根勘，和尚供具："本人是洛州大悲寺僧，因来此乡抄化，托宿于董家店。夜半起来登厕，误被跌下井中，见有一死妇人横死在内，不知是谁人杀死。"狱吏道："分明是你谋杀其妇，欲利彼之财物，尚何抵赖？"竟不由分说，日夕拷打，要他招认。和尚受苦难禁，只得招认。知县韩遂申解府衙。

拯唤和尚问及原因，和尚长叹曰：“前生负此妇死债矣。”

从实直供具。拯思之：“既是洛阳和尚，与董家店相去七百余里，岂仓卒能与妇人私通期约？必是冤屈难明。”遂将和尚散禁在狱，日夕根探，竟无明白。

拯偶得一计，唤狱司，就狱中所有大辟该死人，将一人密地剃了须发，假作僧人，押赴市曹斩了，号令三日。称是洛州大悲寺僧，为谋杀董家妇阿杨事，今已处决。又密遣公吏数人，出城外探听，或有众人拟议此事是非，急来通报。诸吏行至城外三十里，因到一店中买茶，见一婆子因问：“前日董翁家杀了阿杨公事曾结断否？”诸吏道：“和尚已偿命了。”婆子闻说，槌胸叫屈：“可惜这和尚，枉了性命。”诸吏细问因依，婆子道：“是此去十里头，有一船艄名孙宽，往来于董八家最熟，与阿杨私通，因谋她财物，遂杀了阿杨，弃尸于井中，不干和尚事。”诸吏即忙回报于拯。拯便差公吏数人，密缉孙宽，枷送入狱根勘。宽苦不肯招认，难以决案。拯因令取出宽，当堂笑绐之曰：“杀一人不过一人偿命，和尚既偿命了，安得有二人偿命之理？但是董八所诉失了金银四百余贯，你莫非捡得，便将还他，便可清脱汝之罪。”宽甚喜供具：“是旧日董家曾寄下金银一复，至今收藏小匮中。”拯差人押孙宽回家取金银来到，就唤董八前来认证。董八一见物色，便认得金银器及锦被一条：“果是我家物色。”拯再勘董家原昔并无寄与金银之事。又勾唤王婆来证。孙宽仍抵赖不肯招认。拯直：“阿杨之夫经商在外，汝以淫心戏之成奸，因利其财物，遂致谋害。现有董家物色在此证验，尚何得强辩不招？”拯道罢，着公吏极法拷究。孙宽神魂惊散，难以掩藏，只得一笔招成。遂押赴市曹处斩，和尚释放还山。

第三十七回 阿柳打死前妻子

断云：

柳氏不慈甘受罪，包公明镜雪童冤。

古往今来真可鉴，天理昭然恨已伸。

话说开封府城内，有一仕宦人家，姓秦子宗佑，行位第七，家道殷富，娶城东程美之女为妻。程氏女性德温柔，治家甚贤，生一子名长孺。十数年，程氏遂死，宗佑甚痛悼不已。忽值中秋，天清明净，月色如画，宗佑闲行庭下，睹月伤情，因吟一绝云：中秋正尔月明时，为忆佳人寐不成。

此夜谁家闻唤酒，宁怜独自对寒灯？

宗佑吟罢，凄然泪下，不觉月移斗转，露冷风寒，乃就寝房而睡。将及夜半，梦见程氏与之相会，虽在初寐中，话语若平生。良久解衣，二人并枕交欢之际，脱若在生无异矣。云散雨歇，程氏推枕先起，泣辞宗佑：“感君之恩，其情难忘，故得与君相会。妾他无所嘱，吾之最怜爱者，惟生子长孺，望君善遇之，妾虽在九泉亦瞑目矣。”言罢迳去。宗佑正待起挽留之，惊觉来却是梦中顶已。审其遗言，犹在耳边，乃作相思曲一阕以怀之，词名《一剪梅》云：偶尔中间两相浓。死若生逢，深乐相逢，解衣深惜旧时容。虽在梦中，忘却梦中。因何话别遽匆匆。愁恨重重，苦思重重，觉来枕畔逼吟蛩。抵怨秋风，怎禁秋风？

次年宗佑再娶柳氏为妻，又生一子，名次孺。柳氏本小可人家出身，性甚狠暴，宗佑颇惧之。柳氏每见己子，则爱惜如宝；见长孺则

嫉妒之，日夕打骂。长孺自知不为继母所容，又不敢与父宗佑得知，以此栖栖无依，时年已十五。一日，宗佑因出外访亲戚，连日不回，柳氏遂将长孺在暗室中打死，吩咐家人但言长孺因暴病身死，遂葬之于城南门外。逾数日宗佑回家。柳氏故意佯病，哭告以“长孺病死已数日矣，今葬在城南门外”。宗佑听得，因思前妻之故，悲不自胜。心亦知子必死于非命，但含忍而不敢言。

一日，拯因三月间出郊劝农，望见道旁有小新坟一所，上有纸钱霏霏。拯过之，忽闻身畔有人低声云：“告相公，告相公。”连道数声。拯回头一看，却不见人。行数步，又复闻其声。拯至于终日相随耳畔不歇。拯甚怪之。及回来，又经过新坟所，其声愈疾。拯细思之必有冤枉，遂问邻人里老：“此一座新坟是谁家葬的？”里老答云：“是城中秦七官人名宗佑，近日死了小儿，葬在此间。”拯遂令左右，就与父老借锄头掘开坟内，将小儿尸身检验，果见身上有数痕。

拯回衙后，便差公人追唤秦宗佑理问事因。宗佑但供具：“是前妻程氏所生男，名长孺，年已十五。前日因出外访亲，回来后妻阿柳告以长孺数日前因病死了，现葬在南门外。”拯知其意，又差人追唤阿柳至，将阿柳根勘：“长孺是谁打死？”

阿柳但称因得暴症身死，不肯招认。拯怒诘之云：“彼既病死，缘何遍身上尽是打痕？分明是尔不慈，打死他，又何抵赖？”

阿柳被拯驳辩一番，自知理亏，不得已将打死长孺情由逐一招认。拯判道：“无故杀子孙，合该徒罪。”遂将阿柳依条决断。

宗佑不知其情，发回宁家。

第三十八回 王万谋并客人财

断云：

王客谋财遭决配，沈商不死报分明。

堪笑当时徒歹意，包公正直不容情。

话说黎州有一客人名王万，因往成都府买卖，行到府城外四十里头潘家岭，天色已晚，遂宿于祝婆店里。因与汉州一客人沈明同店居住，王万遂问沈客何处人氏，要往哪里经纪。客人答道：“小可是汉州人，要去府中做些小买卖，何不同行？”

二人遂买杯酒，订约为兄弟相交，饮至更深夜尽，欢悦，遂共同牀睡了一宵。次日天渐晓，二人饭罢，整顿行李，辞店主而去。

行至地名万松岗，并无人家，但见峻石岩崖，旁有古井，深数十丈。王万因见沈客所带财物颇富，心欲谋之，遂与沈客道：“日色颇热难行，且泊担少歇一回。”沈客依其言，二人放下行李，同坐石上，语话良久，悄无人行。王万诈称腹疼，着沈客近前为之抚摩。沈客不知他起谋心，只管尽心为之抚摩，被王万乘力一推，沈客倒跌落于井中去了。王万尽夺其所有财物而去。

沈客在井中放声叫屈，无路可上，近者皆莫知之，饥饿一日余。次日有温江客数人，亦因泊担少歇其处，忽闻井内有人叫救命之声，诸客皆疑怪，遂各解笼索相连结，投下井中。良久，沈客见有索下，甚喜，遂自以索系其腰。诸客忽见索动，急忙掣上，沈客方得出井。众客问其缘故，沈客具言被同行伙客人谋陷情由，具告以连日不曾得食，饥馁困苦，众客甚哀怜之，竟以饭与之食。沈客拜谢不止。

众客去后，沉思量财物尽为一空，无处投奔，遂去府衙陈诉。当下包拯任成都府之职。行至府前，忽遇见王万正在府前买办。沈客走近前，一把手扯住，喊叫道：“这贼还我财物！”

正是：路逢狭处难回避，冤家相遇怎教开。

王万一见沈客，惊骇错愕，只道是冤魂来取命，走动不得，竟被沈客扯入府衙陈诉。拯即将王万根勘。王万心虚情亏，不去抵讳，只得一一招认谋劫财物情由。拯取其物色尽还沈客，将王万判断谋财害命，本合处死，沈客已在，减一等，决配极恶州郡充军。

第三十九回 晏实许氏谋杀夫

断云：

淫妇败风受极法，善人自有物扶持。

包公明断心如镜，天理昭彰不可迷。

话说开封府城西二十里，有一地名苦筲村，有一人家，姓俞字子介，家道颇富，以商旅为活，性最好善，看经念佛，专一施舍。其妻许氏，年方十九。每日介叟出外买卖，其左右邻有一风流年少，名晏实，常往来于介叟家，因与许氏相通。许氏心甚爱之，日久月深，两情缱绻，因此阿许遂与其夫不和。

一日，介叟出外，晏实遂与阿许私议道：“我今蒙娘子惜爱，情意甚密，深望幸矣，倘或有日家长知觉，两下耽误，岂不深可耻哉。欲要取个久远之计，不若装着什么计较，候待介叟归，置之陷阱，庶得两情永谐鸾凤。”阿许道：“此事容易。

彼若归时，汝故意请他去用醇酒，劝他饮醉之后，那时任从你发落便了。”商议已定。

越数日，晏实闻介叟已归，遂往其家贺之，因招介叟来家饮酒。介叟见是相熟之人，亦不推辞，随晏实到彼舍，酒食已齐备。晏实尽意奉劝，介叟痛饮醉甚，待辞归，实因送介叟纵步而行。行至村南僻源，有一大井，水深无底。其时天色渐暗，介叟醉倒不能行。晏实见四处无人，遂拖介叟去入井中而归。

次日实密以告阿许，阿许甚喜。又越数日，其邻人皆问阿许：“介叟这几日何往？”阿许告以相约同行之人在途等侯。邻人信其言。晏实与阿许喜不自胜，自谓可以永谐连理，日夕在家里通欢。

介叟在井中醒来后，终日只是念佛诵经。但见水中有一大龟，以背乘介叟于水上。每至饥时，有数小龟各衔斋食以食介叟，介叟亦不觉其为饥。将经月余，一日天下大雨，井水大涨，龟背乘介叟直至井岸。介叟乃得再生，遂投奔而归。正值其妻与晏实方对饮高歌，忽见其夫之来，皆惊惶骇怖，疑其是鬼。

晏实持刀赶逐，不容其归。介叟无可投奔，遂具状入府衙陈告，逐一供具其妻与晏实通奸及因谋害事情。拯见状，即差人勾唤阿许及晏实一同根勘。二人已到，用长枷押入狱中理究。二人不得已，各各招认通奸设计谋害事因。拯视供明白，叠成案卷，遂将阿许处决斩罪，晏实臀杖一百，配二千里，永不许还乡。

第四十回 斩石鬼盗瓶之怪

断云：

怪异偷将金器具，神灵显报断分明。

包公一点精英鉴，万变妖魔何处逃。

传说有郑秀才者，名宽，开封府人。家道饶足，最勤力学，每夜自处一室读书，至二三更方睡。忽一夕，有人叩门声。宽问："是谁？"门外应声曰："有客拜见。"宽开门，但见一秀才，面目俊伟，须眉清秀，与宽长揖。宽延之坐定，秉起明烛，问："客来何处？"客答道："姓石名呼为处士，与君皆邻里也。闻君书声朗朗，迳来访君。"宽与之议论良久，见其语话极洒落，心甚敬之。语至二更，遂别宽而去。

自此每夕往来，与宽清谈，甚相投合，宽敬其为人，一夕以金瓶贮酒，盛设佳肴，与处士对席而饮。酒至数巡，宽起而语道："久聆清诲，未尝有忘，今与君相交亦熟矣，难得今夜清风徐来，明月初升，有酒盈樽，岂可虚度良夜？见君言语清丽，多博古典，想必善佳作，望弗辞示教，以叙此情，岂不快哉？"处士见宽人物轩俊，知其善诗者，遂答道："蒙盛设相待，愧我无杜陵之才，吟来反贻君之笑耳。"宽道："足见弘学，更勿推托。"处士于是席上执杯吟道：月色连窗夜气清，与君相遇叶同声。

只愁识得根因处，虚负今宵雅爱情。处士吟罢，郑宽抚掌笑道："诗诚妙矣，只是结句太窄，今将与君长为伴矣，何至便有虚负之情？"亦依韵和吟一首：秉烛相谈话更清，徐徐席上动风声。

今宵盛贮金瓶酒，要证平生夙昔情。

处士听罢，亦笑答道：“君才尤捷，小子非其敌也。”二人饮至二三更而去。

至第四夜，乘月明，石处士又来叩门，与宽道：“日前蒙赐佳酿，盛意难忘，今寒舍新曲已熟，愿邀君步月而往，同饮一杯，少款情话，可否？”宽诺之，石处士遂与之同行到其家。

但见野径萦迂，茂林修竹，中有琐窗朱户，如神仙境界。石处士遂呼小童安排筵席，把杯同饮，沉醉而返。宽归，痴迷如梦，数日方醒。自此处士往来无间，时或宿于宽家，宽视之如旧知，并无疑忌焉。

忽一夕，处士与宽同榻而睡。处士伺宽熟睡，密盗其箱中金瓶而去。天明宽睡觉起来，忽见箱子开了，探视不见金瓶所在，待问石处士，已去矣。宽直抵其家问之，及寻其旧路，但见林木森森，乱石落落，悄无人迹，亦不知其家所在。宽怅恨而归。自此，石处士亦不复来。

宽几夜郁郁，无计奈何，遂入府衙陈诉，告理其事。拯见状便问：“石处士是何处人？”宽具言其往日与彼相会之详。

拯即差人赍文引，与宽同往其处追唤石处士。公吏到其地方，但见怪石嶙峋，惟无人家，又闻虎声咆哮，徘徊竟不敢人。及询之邻里，皆不知有石处士之家。公吏归以告拯，拯思之必是妖怪，再差人叩其处，令以文牒焚之，祝之当境土地龙神，必有下落。公吏如其言再往，将牒文焚祝之讫而回。

次日黄昏时，俄然黑风暗起，见有鬼吏数人，缚捆石处士直到厅前。公吏即忙通报，拯便将处士勘问。处士一一招认，供具所盗去金

瓶现收藏在家里。拯差人押处士归取金瓶。公吏到其处，见有一岩窍如瓮大，其中宽阔如屋，有怪石数十，屹立如人状，其金瓶则挂之石壁之上。公吏取金瓶，仍押处士回衙见拯。拯唤郑宽取其物色。宽一见金瓶，果是宽家之物。拯着宽领瓶而去。令公吏押石处士斩讫，只见有石碎无数，更无人尸，拯方知即石精也。后其怪遂息。

第四十一回 妖僧感摄善王钱

断曰：

异孽兴灾遭捉戮，七圣法术见精奇。

包公一决山门事，万代风声从此端。

传说东京城善王太尉，乃是个中贵之官。一日在后花园四望亭上饮酒赏花，左右侍从各搬演杂剧劝酒。太尉正酣饮间，忽听得一声响亮，众人看时，却是一人打个弹子人花园里来。

那弹子一似碾线儿，转了数遭，变成一个和尚，身披烈火袈裟，耳坠金环。太尉与众人看见，俱吃了一惊。太尉知其异，便问："圣僧因何至此？"和尚道："贫僧是代州雁门县五台山文殊院行脚僧，闻得太尉平素好善，特来化三千贯钱修盖山门。"

太尉听罢自忖："此僧必非常人。"乃令左右设斋待之。和尚一食而尽。太尉惊讶半晌，乃道："我就肯舍着三千贯钱与吾师，如何得去？"和尚告太尉："贫僧自有道理。"太尉即叫掌库人取过三千贯钱来，付与和尚，看他如何发落。和尚见钱，遂于袖中取出一卷经，望空中一撒。不多时，只见经上众行者滚滚而下，一时间将三千贯钱都搬将而去。和尚迳来辞太尉，欲转五台山。太尉送和尚出了花园，私喜舍此钱贯不落虚空。

筵罢归寝阁下。

次日早朝，恰遇着开封府包待制，二人各下轿，坐于待漏厅内。闲叙话间，太尉语及昨日施钱与五台山和尚之事。包待制听罢，忖

道："世间哪有此等异事？"遂记在心下。朝罢而回，升厅唤过温殿直，吩咐道："近日有郑州知府被妖人所杀，现今出榜缉拿未获。今早入朝，遇中贵太尉道其事，想必是妖僧。即差尔于城里城外缉捕妖僧回报。"殿直只和领台旨，回家忧闷。他手下有个心腹人名冉贵，最机警，见温不悦，问及来因，乃对温道："君有许多公人，何不分散城市缉访？必有下落。"温殿直依其言，分其手下公人满城访拿妖僧。

温殿直自同冉贵入南门，行到相国寺前，见一伙人在那里看把戏，冉贵道："待我去根究着。"直人人丛中，却是一个行法的，在京有名，叫做杜七圣。祖传下异术，将着一个小孩儿，装在板凳上作法，念了咒，即把那孩儿宰剥了，待问众人讨了花红利市，依然将孩儿救醒。当下看的人无不喝采。正值那和尚亦在看，要掩他法术，先念了咒，竟把孩儿魂魄收了，便抽身去对门店里吃面，将碟子盖了那孩儿魂魄。不想杜七圣收了花红，要救醒孩儿时，百计不能安其头。七圣慌忙告众人道："列位君子，有谁将吾孩儿魂魄收去，望乞赐还。"道罢，孩儿头又安不上。杜七圣怒发，便从袖中取出一颗葫芦子，撒在地下，喷上一口水，那葫芦便抽藤、开花、结实。七圣摘下葫芦来，一刀剁下。那和尚正在楼上吃面，忽那头落在地下。

和尚忙用手摸那头来，安在颈上端正，乃道："几忘放着那孩儿。"即忙揭起碟子，还了魂魄。那杜七圣复救得孩儿回去。

人丛中有人传说，对门楼上有个和尚，头忽落地而就能安，其法愈于杜七圣。冉贵听得，连忙与温殿直说知。殿直道："此必是骗善王太尉钱的。"二人抢入面店来，把妖僧捉了。不想那和尚果有法术，只用手一指，满店人都是和尚，不知哪个是真的，竟被他走了。温殿直没奈何，只得回覆于拯。拯即出榜张挂："但有城中捉得弹子和尚来者，赏钱一千贯。"城里有个卖青果的李二夫妇，得知那妖僧住居在他隔壁，即来报知温殿直图赏。殿直闻说，便领众人随李二来捉。正值

和尚饮得醉醺醺而回，被温殿直众人向前绑缚了，解入府衙来见包拯。拯令用长枷监入狱中根勘。

至次日狱司来报，和尚已走去了，只留下长枷，四下并无动静。拯正疑怪间，公吏人禀，昨日捉那和尚已在街上拍掌而笑。拯随差赵霸领公人追捉。霸与众人见和尚一直赶入相国寺去，遍搜不见。正没奈何，忽佛殿上泥塑个八臂那吒，叫声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霸听得，要将那吒打倒，其中有个得道僧禀说：“待我祷告三宝，妖僧自出矣。”其僧祷罢，那妖和尚一直走出寺门。霸同众人赶到河边，见和尚自跳入河里去了。霸回覆于拯。拯给钱一千贯赏李二夫妇而去。李二得钱做本，遂成富家。

一日，那弹子和尚来他家化缘，李二见着，吃了一惊：“此妖僧即目包太尹正没拿你处，却又在此。”便欲去告首。和尚怒道：“汝今得我而成家，敢此无理！”只用口一吹，起一阵狂风，将李二摄挂于相国寺门首幡竿之上。其妻只得来衙告知于拯。拯不信，自乘轿来看，果见妖僧在竿上立地，笑道：“贫僧白化善王钱贯，不敢干犯太尹，万乞恕罪。”言罢，将李二丢落竿下死了。其妻哭领尸回去葬埋。拯怒甚，着左右用箭射之，皆不能中。俄然有一道士来见拯献计，教用狗羊污血射之，便能压其法术。拯令左右如道士之言，即将狗羊血来蘸箭射，那和尚满身是血，跌落在地上，被公人一时捉住，带回衙中。

拯道：“不可再留，即日处决。”命温殿直押出妖僧。到市心，和尚道：“贫僧该死，只求得一碗酒吃，弃世便休。”殿直颇怜之，吩咐公人取酒一碗与之。和尚接过酒，呷一口，望空喷去，变成一道黑气罩了法场，和尚进断索子竟走了。温殿直大惊，公人各走散回覆包拯。拯道：“自来不曾见此等妖人。”

一边出榜捕拿妖僧，遂申奏于上。后来那和尚又去帮王则谋反，被官军所捉，戮于东京市，其妖气方息矣。

第四十二回 屠夫谋黄妇首饰

断云：

凶党相聚成恶患，包公决断似青天。

状情鞫出咸称服，闾巷儿童乐宴然。

话说包公守韶庆之日，离城三十里有个地名宝石村，人烟稠密，惟有黄孙长者家颇富足，田园甚广，祖上惟事农业。长者生二子，长曰黄善，次曰黄慈。善娶城中陈许之女琼娘为妻。

琼娘性最柔，自过黄家门后，奉事舅姑，极尽和顺，所以大小无不欢喜。未及一年，忽一日陈家着小仆进安来报知琼娘道：“老官人因往庄中回来，偶沾重疾，叫你回来看视他几日。”

琼娘听说是父亲沾病，如何放得落心？吩咐进安入厨下酒饭，即与丈夫说道：“吾父有疾，着人叫我回去看视，可对公婆说，我就要一行。”黄善道：“目下正值收割时候，工人不暇，且停待数日去未迟。”琼娘道：“吾父病卧在牀，望我之归，以日为岁，如何等得？”善实意要阻她，不肯与去。琼娘见丈夫阻她行意，闷闷不悦。至夜间思忖：“吾父只生得我一人，又无别兄弟倚靠，倘有差跌，悔之何及？不如莫与他知，悄悄同进安回去。比及知时，料亦无妨事。”

次日侵早，黄善迳起去赶人收稻子，琼娘起来梳妆齐备，吩咐进安开后门而出。琼娘前行，进安后随，其时天色尚早，二人行上数里，来到芝林，露气漫漫，对面不相见。进安道：“日还未出，露又下得浓，不如入林子里躲着，待等露收而行。”

琼娘是个机警女子，乃道：“此处路僻，恐人蓦见不便，可往前面亭子上去歇。”进安依其说。正行间，忽前头有三个屠夫，要去寻猪买，亦赶早来到，恰遇见。琼娘头上插戴银首饰极多，内有姓张的最凶狠，与二伙伴私道：“此娘子想是要入城去探亲，只有一小厮跟行，不如劫夺了所戴首饰来分，胜做几日生活矣。”一姓刘的亦道：“此言极是。我前去将那小厮拿住，张兄将女子眼目扪了，吴兄去夺首饰。”琼娘要藏在袖中，竟被吴九用手抢入袖中去夺。琼娘紧紧抱住，哪肯放手。姓张的恐遇着人来不好，拔起一把宰屠刀，将琼娘左手砍下。琼娘忍痛跌倒在地，被三人将首饰尽夺得去了。进安近前来看时，琼娘不省人事，满身是血，连忙复回黄家报知。正值黄善与佣工吃饭，听得此消息，大惊道：“不听我言，遭此毒手。”慌忙叫三四人取轿，来到芝林。琼娘略苏，黄善便抱入轿中，抬回家下看时，左手被刀伤处，其掌将坠。一边吩咐家人请医生理救琼娘，即具状领进安入府哭诉于拯。

拯看状没姓名，乃问进安：“汝曾认得劫贼人否？”进安道：“面貌认他众人不着，只似个买猪屠夫模样。”拯道：“想贼人不在远处，料尚未入城。”吩咐黄善去取得琼娘那一件血染短衫来到，并不与外人扬知。乃唤过值堂公皂黄胜，带着生面人，教之：“将此短衫穿着，可往城中遍巷去喊叫，称道：‘今早过芝林，遇见三个屠户被劫，一屠夫因与贼斗，杀死在林中，其二伙伴各散走去了。’”胜依教，领着一生面客人，穿着染血短衫，遍城去叫。

行到东巷口张蛮门首，彼妻阿朱闻说，连忙走出门首来问道：“我夫侵早而出买猪，只不知同哪个伙伴去，又没人问个的实。”胜听见，就坐在对门酒店中等着。张屠将近午后回来，被胜走近前一把拿住，押来见拯。拯随令即搜验之，果搜出银首饰数件。拯道：“汝报来同去伙伴，则饶汝之罪。”张蛮只得攀出吴、刘二屠夫。拯即时差黄胜、李宝分投去捉。不多时，吴、刘二屠夫正回来，被黄胜、李宝不待他入门，竟捉拿解来见拯。刘、吴初则不知官府捉他根因，及见张蛮跪于

厅下，惊得哑口无言。拯亦令搜出首饰各数件，着用刑者极法究审。三人抵赖不过，只得一一吐实，供具谋夺之情。着司吏叠成案卷，拟判张蛮三人皆问斩罪，给还首饰与黄善而去。后来琼娘得名医救好，仍与黄善团圆。韶庆百姓慕包公之能神矣哉。

第四十三回 雪廨后池蛙之冤

断云：

虫类告罪能告诉，吏人违令竟编军。

包公德化施尤溥，案牍分明不顺情。

话说包公自断黄善之妇被劫一事，远近称传，强暴敛迹，庶民安业，谁不仰风敬畏？日坐府堂，虽则词清讼简，案牍无滞，但是小可不明之事，诉于台前者，顷顷之间决断，如日出冰山融然而释，六房公司人等，哪个敢怀一点私心？执卷侍立，惟听呼令而已。

一日，包拯公事之余，退居后廨铭心亭上看案牍宗卷，廨后正近着小荒池。时节是熟梅天气，将近黄昏左侧，拯端坐椅上，左右执烛侍立。拯检视数宗案卷，略困，聊凭几而睡。忽那小荒池中群蛙相聚，一时间并闹将起来，声音不停。拯被其嘈，问左右：“哪里恁的喧闹？”左右近前复道：“廨后有小荒池，适间夏雨初过，园圃新霁，有那群蛙聚闹，不是人喧嚷。”

拯听罢乃道：“此恶虫何不于远处宿，而在此间嘈我？”即着人去唤司吏周礼。周礼正在舍下与那故人饮酒，吃得烂醉，听得包公有召，连忙迳赴廨后来见。拯吩咐道：“汝将我示帖去，贴于小圃粉墙上，晓谕那池中群蛙，再不许他在此群闹，有妨包老爹在廨后审案卷。”周礼领诰，遂将包公所批晓谕戒文收在房里去了。当下那周礼被酒醉未醒，直睡到天明，方起来进衙听候，已忘了将示帖晓谕池蛙之事。

才过数日，本道有文书来到，着本府有司审重犯解京奏谳。

公吏报知于拯。拯吩咐打扫后廨，是夜秉烛审卷于厅之上。拯执笔视卷，不觉捻须三叹，其貌怆然。时黄胜、李宝在旁，见拯嗟吁不已，靠前禀复：“公相因何看卷停笔不下？有何缘故？”

拯道：“汝二人事我亦久，说知无妨。今者本省有文书来，报审重犯解京奏谳，甚不忍得。尔等见我执笔未落，盖因怜犯人不能开之，倘或成案，齐名到京，生死于此决耳，是以沉吟，盖为此也。”黄、李听说，叩伏于阶下道：“公相天地之心，使有决者死亦无怨，而今起念若是，愿公相子子孙孙封侯不绝矣。”道未了，忽后圃池中群蛙喧闹之声比前日犹甚。拯怪而问道：“日前已有戒谕，叱小虫不许在此喧嚷，妨我案牍之劳，今夜何又得如是？”即唤周礼问之。周礼方记得忘去晓谕之事，恐拯见责，乃绐之云：“承领已将帖子晓示，不意此蛙任然如是。”拯怒道：“人尚遵化，此类犹敢违吾令乎？”即取过笋箨来，剪成数百只枷枷上，批道：“不遵约束，枷号示知。”

再差黄胜将此枷撒向后圃小荒池中去讫。

次日拯升厅，忽数十大青蛙，各项上顶一枷，翼然伏在阶上，似有诉冤之状。众人看见称异。拯忖道：“此必周礼未将戒帖晓谕之故。”遂唤周礼来证，周礼犹推不认。群蛙齐跳上厅来，围定周礼。周礼惊惧，只得供称是夜酒醉，忘将戒帖晓谕根因。拯怒道：“汝执事人，贪酒忘公，误及虫类。”当堂拟断周礼违法之因，问发河南某卫充军。至今传有因蛙问军，是此故也。令公吏开去群蛙笋箨枷焚之，仍放归池中。是夜拯梦见四十个青衣人，伏在阶下，口称感德而去。及拯觉来，方忆此青衣即是所放之蛙也。自是公廨后中夜寂寥，再无蛙声喧闹，至今犹然。此真见包公恩德及于微物，而不私公吏之玩法者矣。

第四十四回 金鲤鱼迷人之异

断云：

千年灵气人遭惑，夙世姻缘已判成。

不是包公明万里，谁人能去此妖精？

话说扬州城东门有一儒家，姓刘名真字天然。幼而聪明，好读书，因习举业，为着父母双亡，家道罄然，故未能结婚姻。

而笃志芸窗，甘守清贫，一心只慕功名两字。当宋仁宗皇佑三年，开科取士，刘真闻此消息，即备行囊，前往东京取试。怎奈盘缠稀少，在途淹延日久，将去到京都，科场已罢。刘真叹道："如此命薄哉，不得就试矣。"收拾余资，尚有十来贯钱，就赁开元寺僧房肄业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近过却年冬腊月又毕，是上元佳景，京中放灯甚多。彼时离城三十里通漕运处，地名碧油潭，水深万丈，有个千年金鲤鱼成精。往常亦曾变成女子，行岸上迷惑拍舟客旅。那夕正脱形出潭，听得城里放灯，即吐出一颗小珠，俨然是个十七八岁丫鬟，手执灯笼，随之慢慢行入城来。

正值三街六市，管箫匝地，士女往来。但见：楼台上下火照火，车马往来人看人。

那妖怪缓步金莲，行过蕊花台前，人看见者无不牵情。说起那京都街巷，何等宽阔，妖媚只顾遍游，忘着回步。将近五更，天色欲晓，看见残灯犹未收，妖媚恐露其形，遂走入金丞相后花园内大池中，隐匿形迹。果是妖怪灵通，要小时，一杯之水可藏；要大时，江

河之宽莫容。元宵已过，妖鱼不思转归潭中，顾爱花园内百卉开喷，红紫争妍。恰遇丞相之女名金线小姐，因带侍女来园内赏香，看见东架瓦盆上一丛红白牡丹可爱，即着侍女摘来观玩，倚着池阁栏杆畔饮酒。忽见池中有个金鲤鱼，扬须鼓口，游于水面。小姐见着，将饮残那杯酒倾向池中，被妖鱼一嗑而尽。小姐笑视良久，回转香闺。妖鱼因知小姐好看牡丹，每夜吐气喷之，牡丹颜色愈鲜，引得小姐日日来花园摘玩不已。

春光将尽，初夏又临。刘秀才在僧舍住居日久，囊箧消然，知己朋友又各回归，思量没奈何，乃写下几幅草字，往城中官宦家献卖。来到金丞相府前，适因丞相出探乡友回府，见刘秀才将字在手中，令取看之，称羡连声，遂带入府中，问其乡贯来因。刘真答道："小生扬州人氏，因为赴试迟罢，归计无措，特书几幅拙字干谒贤侯，聊充盘费而已。"丞相见其人才不凡，乃留之于西馆教子弟读书。即令家人去寺中取彼行李，安置一个所在，正近后花园东轩之侧。刘真得遇丞相持携，衣食充裕，益攻书史。但见府中翰墨往来，并皆刘手启札，丞相甚爱重之。

一夕，刘真偶步入花园中，正值小姐与三四个侍女在花架下玩赏，刘真蓦见，失口道："久闻丞相有女，颜貌秀丽，果的不虚。使后小生若侥幸成名，得此佳人为配足矣。"道罢，恐来知觉，迳转至轩下，因歌杜甫词数篇以见志。尝言：欲心一动，则邪便能观之。妖媚正欲迷惑个好男子，没寻机会，是夜探得刘真未寝，便脱小姐形迹，到真读书所叩其户。真忽听得轩外叩户之声，便问："是谁？"妖媚不答。及启户视之，正是日间所见那小姐，真愕然。妖媚道："秀才不要惊恐，妾身省视爹爹，已觉睡熟，闻君书声清亮，特来听之请教。"真方安心，与之对坐榻上，谈论颇久。真道："夜阑矣，请小姐方便。"妖媚笑道："妾知君久寓，客舍无伴，今夕敬来相陪。

不依妾所言，报知爹爹，那时将君仍赶离门矣。”真初则惊虑，及见其妖形逞露，又被言事所赚，只得从允。二人解衣就寝，枕上云雨之交，极尽欢娱。天将明，妖媚揽衣先起，谓真云：“今夜早来陪君。”言罢迳去。自此日去夜来，情意甚密。妖媚但来，必将好美食待真，真自谓佳遇，不胜之喜。

一夕，妖媚备酒食来与真饮，乃道：“君寓此处虽好，倘久后侍女所觉，报知父母，两下弄丑。妾不如收拾闺中所有，同君逃回汝家，长为夫妇，岂不美哉？”真道：“如若丞相着人跟究来，其罪怎逃？”妖媚道：“妾母最爱于我，且君与妾俱未议婚姻，纵使跟究，亦无妨事。”真依言，过了一宵，约定十四日夜，河下预备船只，小姐收拾琐碎银两，与真迳走回扬州。比及丞相知真走去，亦不究问。

自妖媚去后，那朵牡丹花即枯死矣。金小姐朝夕思忆，香闺懒出，日深月久，染成病症，纵有良医，亦不能调理。母忧切切，问其病因，小姐乃道为牡丹之故。母与丞相说知小姐病因，丞相道：“此花惟扬州则有。”即差家人带金宝往扬州：“不拘官宦民家，莫吝千金买得回来。”家人领命，迳到扬州，遍访于人，皆言欲买此样牡丹花，惟东角门刘秀才家植有数丛。

及家人访到刘真舍下，值真外出，只见帘子下立着一个女子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金家人自相疑道：“好似小姐声音。近前认之，果的是矣。女子亦自道是小姐。恰遇刘真回来，家人亦认得是刘秀才，各痴呆半晌，莫知所为。真问众人来故，家人以小姐思牡丹得病，特来此买之。真笑道：“小姐随我来此，将近半年矣，哪里又有个小姐？”家人难明，次日着一会走路的，漏夜回转东京，报知丞相。丞相不信，差公吏来扬州取回小姐。

小姐不推，与刘真随家人等转京都。入府见丞相，丞相看是小姐，惊疑未定。及其母出来道：“小姐在闺中尚未起，缘何又有在此？”丞相问刘真前因。刘真不隐，一一告知昔日东轩相会之由。丞相

道：“汝必被妖所惑。”即乘轿入开封府来见包拯，道知其事。拯辄差张龙拘到二小姐并刘真于厅下。拯细视子果无异，乃命取轩辕所铸照魔镜定其真伪。及左右将镜悬于堂上，顷刻间妖鱼吐出黑气，昏了天日，只听得一声响，其黑气散，看时；堂下二小姐皆不见了。丞相与拯皆愕然，满堂人无不失色。拯道：“丞相暂退，容下官数日，定要弄个下落。”

丞相称谢而回。拯着刘真在外伺候，将榜文张挂：“有知妖精、小姐下落，给钱五十贯赏之。”

次日侵早，自往城隍庙中，将牒章焚讫。冥司直符领牒章递送与城隍知之。城隍即遣阴兵遍处搜察是何妖孽。顷刻阴兵乃报碧油潭千年金鲤鱼作怪。城隍具札通知五湖四海龙君，务要捉那妖鱼解报。龙君得知此事，亦遣水族神兵沿江湖捕捉。

妖鱼有灵通，水族神兵已皆杀败。无如之何，龙君奏于上帝，上帝遣天兵捉之。那妖越遍八荒，如何拿得？怎禁着包太尹日久于城隍司里追并，城隍只得再通龙君。龙君闭上各海门寻捉。

妖鱼被赶逐紧急，遂走入南海。

时都下有一郑翁，平素重善，家挂一张淡墨所画懒装观世音形象，日事无厌。忽晚梦云：“汝明日来河岸边，引我见包太尹，取一场富足赠汝。”言讫，郑翁醒来。次早直到河边看，果见着一中年妇人，手执竹篮，立在杨柳树下。等着郑翁来到，乃道：“昨日碧油潭金鲤鱼为四海龙君追逼无投，奔入南海，藏于琼蕊莲叶下，今被我哄入篮中罩定，走不得。即日包太尹有榜文，给赏得知妖怪下落之人，可引我去看他，判出此条公案，给得赏钱来一应赠汝。”郑翁悦之，忙引妇人到府衙。

正值拯与金丞相在厅上议论是事，公吏报入，拯唤进问其来由。郑翁将妇人所言复知于拯，拯道：“是此怪矣。”即令当堂放下鱼篮，拯详问之。那妖为佛力所伏，在篮里一一吐实迷人情由，及摄将小姐现在碧油潭山侧岩穴中。拯欲将此妖鱼取出烹之，妇人道：“此千年灵气而成，纵烹之亦不死颖，老妇带去自有发落。”拯然之，命库中取过赏钱五十贯，给与妇人而去。妇人出门首，以赏钱度与郑翁云：“报汝奉我三年之勤，烦将此事传于世上。”言讫不见。郑翁方忆家奉观音一事，将钱回去，请画工绘墨水观音之像，手提鱼篮。京都人效之，皆传绘，即今所谓鱼篮观音是也。比及拯差人去岩穴中寻取得金小姐到衙，已死去了，只心头略有微温。待令医者诊视，皆言得有缘生人气引之可苏。拯猛省，谓丞相道：“小姐莫与刘秀才有夙缘，老夫今日当作媒人，成就此段亲事。”乃唤过刘真，以气去呵小姐，小姐果然醒来。左右有见者，各道事非偶然。拯亦欢悦，命送入丞相府中。是夕刘真与小姐成亲，甚感包公之德。次年真登第优等，官至中书，生二女，各出仕。至今都下播扬是事，而奇此传之异矣。

第四十五回 除恶僧理索氏冤

断曰：

贞妇冤魂千载恨，寺僧极恶一朝除。

事闻皇上钦加赏，万古声名史册书。

话说包公为开封府尹之日，异政着闻，百僚钦服，便是仁宗皇帝，亦屡召入便殿中，省以政事。包拯开心见诚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惟恐民情弗达也。

一日，因按视治下，体悉风谣，行到济南府。公吏候迎于驿舍，次日打扫公廨伺候。拯升堂坐定，司吏各呈进案卷，与拯审视。拯检察内中有事体轻可者，即当堂疏放回去，使各安生业。得脱罪人欢声动地，感德不胜。正决事间，忽阶前刮起一阵旋风，尘埃荡起，日色苍黄，堂下侍立公吏一时间开不得眼。怪风过后，了无动静，惟拯案上吹落一树叶，大如手掌，正不知是何树叶。拯提起视之，良久，乃遍示左右，问："此叶亦有名否？"内有公人柳辛者认得，近前复道："城中各处无此树，亦不知树何名。离城二十五里有所白鹤寺，三门里有此树二棵，高若参天，条干茂盛。此叶乃是白鹤寺所吹来的。"

拯道："汝果认得不错么？"柳辛道："小人住居寺旁，朝夕见之，如何会认差？"拯知有不明事。

过却一宵，次日侵早升堂，佥押以罢，即令乘轿去白鹤寺，称道要行香。寺中僧行连忙各出，迎接入方丈坐定。茶汤才罢，座下风生。拯忆昨日旋风又起，即差柳辛随之而去，辛领诺。

那一阵风从地中滚出方丈，直至其树下而息。柳辛回覆于拯，拯道：“此中有缘故必矣。”乃命柳辛锄开看之。辛问左右邻讨得锄头，掘开三尺土时，见一领破席，包卷着个十八九岁年纪妇人在内。辛看得明白，入柬于拯。拯听说呀道：“此亦怪哉。”自来看验，身上并无伤痕，只唇皮迸裂，恨目微露。拯令绞开口视之，有一根竹签，直透咽喉。拯令将尸掩了，再入方丈，召集众僧行问之。众僧各道不知其故。拯一时跟究不出，转归府中，退入私衙后，近夜秉烛默坐，自思：“寺门底缘何会有妇人死尸？纵使外人有不明事，亦当埋向别处。莫非僧行中有不良者谋杀此妇，无处掩藏，故埋树下？”

拯思忖良久，将二更，不觉困倦，拯身隐几而卧。忽梦见一青年妇人，哭拜阶下。拯梦中问：“哭者是谁？有何冤诉？”

妇人道：“妾乃城外五里村人氏，父亲姓索名隆，曾当本府狱卒。妾名云娘，因今年正月十五元宵夜，与家人入城看灯，夜久更深，偶失伙伴。行过西桥，遇着一个后生，说是与妾同村，指引妾身回去。行至半路，又来一个，却是个和尚。妾月下看见，即欲走转城中，被那先来后生袖中取出毒药来扑入妾口中，即不能言语，竟被二人拖入寺中。妾知其欲行污辱，思量无计，适见篱上一竹签，被妾拔下，插入喉中而死。将妾随行首饰尽搜检去，把尸埋于树下，冤魂不散，今遇太尹到此，特来分诉。

乞为伸理，妾在九泉之下亦瞑目矣。”告罢辄去。拯梦中正待再问其人姓名，不觉醒来，残烛犹明。拯起行徘徊之间，窗前已遗下新皂靴一只。拯计上心来，暗道：“此冤能明矣。”

次日升堂，并不与人说知，即唤过亲随黄胜吩咐：“汝可装做一皮匠，密密将此皂靴挑在担上，往白鹤寺各僧房出卖。

有人来认，即来报我。”胜依教来到寺中，称叫卖僧靴。正值各僧行都闲在舍里，齐来看买。内一少年行者提起那新皂靴来看，良久乃

道："此靴是我日前着皮匠在寺中新做的，藏在房舍中未着，你如何偷在此来？"黄胜初则与之争辩，及行者取出原只来对，果是成双一样造的。黄胜故意大闹一场，被行者众和尚夺得去了。胜忙走回衙，报与拯知。拯即差集公人，围绕白鹤寺，捉拿僧行。当下没一个走脱，都被解入衙中。拯先拘过认靴的行者靠前排下，严法具审，问谋杀妇人根因。行者不肯招认，拯就于袖中取出原状，令司吏读与听罢，乃道："分明是汝同一伙逼死，尚敢抵赖。"即令用枷极法拷究。行者心胆惊落，不待用刑，从实一一招出逼杀索氏情由。拯将其口词叠成案卷，当堂判拟："行者与同谋和尚二人，为用毒药致逼死索氏，押上街心斩首示众；其同寺僧员知情通谋，事未发露，发配及恶州充军。"判讫，满城老幼无不称快。后包公回京，将此事奏请于仁宗。仁宗大加钦奖，下敕有司，茔其坟而旌表之。此见包公之明真并日月，照妖气不能逃其影，使索氏之冤竟雪，且惩戒后人不敢恣放为恶矣。

第四十六回 断谋劫布商之冤

断云：

蝇蚋抱冤迎马首，贼徒处决事昭彰。

包公案牍明如镜，千载攸扬姓字香。

话说包公按视治下，公事明白，有冤者洗雪之，无冤者鞠放之，百姓欢悦，歌声满途。临起程，济南父老、公吏，皆送出南门，设饯席于岸上。包公酒至半酣，谓众父老云：“我奉上命巡视府县，亦只为民情有不能达者，故有此行。汝等吾民，今后各安生业，毋作非为。有子孙者教之事诗书，有田业者教之事畎亩，莫如日前白鹤寺僧行，不守本分，罪及其身，悔之亦晚，汝众人所共知。我今离本处之后者，宜以前事为戒，再勿自陷阱矣。”父老听罢，皆拜伏于道旁，答云：“谨遵教命。”

酒罢，拯登车而行，百姓送者各洒泪而别。拯与一行人在途，前望东京进发。正是：仆隶低声忘喝道，恐惊儿女戏秋千。

不觉一日，已到东京。原衙门公吏迎候升堂，吩咐事务毕，过却一宵。次日，拯随班趋朝，将已按视判过事即奏知于仁宗。

仁宗退便殿，将其显异案卷逐一问之。拯细详陈奏。论及民间冤枉之处已皆雪明，仁宗不觉肃然起敬道：“卿之能干，恩及枯骨，非惟万民之幸，实朕京都之捍御也。”因命侍官赐酒。

拯以上命赐之，不辞而饮，是日甚醉，上命侍官扶之而出。后人看到此处，有诗赞道：运治兴隆国祚昌，包公异政重君王。

谁知千载公道在，犹有英名姓字香。

是时，河南地方连年荒旱，本省官奏知仁宗皇帝，称道："自今年春二月以来无雨，农事抛荒，至今七月，亢阳绝流，赤地千里。前年秋成无望，今岁又如是，百姓流离转徙他乡，一朝啸聚为盗，非国家之利。乞圣上委官开仓赈济，庶使未转徙者得以安家，尚可保宁，若再迟数月，不测之变，臣所难料也。"仁宗见疏，集文武官商议。有参知政事李沆出班奏道："臣闻河南省下，近年以来，冤狱未决者不下数十，今天道荒旱，莫非是此缘故？欲要赈济河南饥民，若委别官去，莫道救民，反是扰民。除是包太尹可任此职，必慰民望，方见实效。"

仁宗闻奏大悦，即日宣过包太尹，御写"委卿而行"四大字，颁敕书与拯前往河南赈济饥民。包拯领命谢恩，辞帝出朝。

次日将本府公事封停了毕，带领亲随公吏黄胜、李宝、张龙、李虎等二十四名无情汉，整备轿马，离京都望河南而行。

正是着七月中旬天气，不寒不暖。路途中听得一声悲悲切切之孤雁，柳梢底时闻哽哽咽咽之残蝉。尝言道，正是：客途最怯秋风动，惹起离愁望故乡。

包公与从人在途，晓行夜住，经过了几个驿所，一日，行到地名横坑，那三十里程途都是山僻小路，没得人烟。当午时候，忽有一群蝇蚋逐风而来，将包拯马头团围了三匝。拯用马鞭挥之，才起而复合，如是者数次。拯忖道："此蝇蚋尝恋死人之尸者，今来马前绕集，莫非此地有不明之事？"即唤过李宝喝声道："此有蝇蚋集我马首不散，莫非有冤枉事，汝随前去根究明白，即来报我。"道罢，那一群蝇蚋翼然飞起，引着李宝前去。行不上三里，到一岭畔枫树下，直攒入去。李宝知其故，即回覆于拯。拯同众人经其处，着李宝用锄头掘开二尺土，见一死尸，面色不改，似死未久的。拯令反覆看视，身上别无伤痕，惟阴囊碎裂如粉，肿尚未消。拯知被人谋死，忽见衣带上系

一个木刻小小印子，却是买布的记号。拯令解下，藏起于袖中毕，仍令将尸骸掩了而去。靠晚边亭子上一伙老人并公吏在彼迎候。拯问众人何处来的，公吏禀道：“河南府管下陈留县宰，闻贤侯经此，本县特差小人等在此迎候。”拯听罢吩咐：“明日开司与我坐二三日，有公事发放。”公吏等领诺，随马入城，本县官接至馆驿中歇息。

次日已打点吩咐衙门与拯升堂干事。拯思忖路上被谋死尸离城廓不远，且死者只在近日，想谋人贼必未离此。乃召着本县公吏吩咐道：“汝此处有经纪卖上等好布的，唤得来我要买几个。”公吏领命，即来南街领得大经纪张恺来见。拯问：“汝作经纪，曾买哪一路布？”恺复道：“河南地方俱出好布，小人是经纪之家，但有来者即货之，不拘所出。”拯道：“汝将众经商所货布，每各拣一疋来，我看中得者，可领钱买。”恺应诺而出，将家里布各选一疋好的来交与拯。与堂上公吏人等，哪个知道拯要验此死尸一事，只说拯真是要买布用。

比及拯逐一看过，都无其印号。恰好看到一疋，与其印字暗合，拯遂道：“别者皆不要，只用得此样布二十疋。”恺道：“此布日前太康县人李三带来，尚未货卖，既大人用得，就奉二十疋。”拯道：“可着客人一同将布来见。”恺领诺，到店中同卖布客人李三拣过二十疋精细有号头的送人司见拯。拯复取木印记对之，一些不差，乃道：“布且收起。汝买布客伴还有几人？”李三答道：“共有四人。”拯道：“都在店里否？”

李三道：“今日正待发布出卖，听得大人要布，犹未起身，都在店里。”拯即时差人唤得那三个来，跪作一堂。拯用手按着须髯微笑道：“汝这起劫布商贼，有人在此告首，日前谋杀客人，埋在横坑半岭枫树下，是汝这几人所为矣。”李三听说，便变了颜色，强口辩道：“此布小人自货来的，哪有谋劫之理？”

拯即取木印着公吏与布号逐一合之，不差毫厘。吏复：“此布之号与木印果同。”及道强贼尚自抵赖，喝令用长枷将四人枷了，收下狱中

根勘。李三众人神魂惊散，不敢抵赖，只得将谋杀布商劫取情由招认明白。公吏叠成案卷，拯判下：“为首谋者合偿命，将李三处决；为从三人配及恶地方充军；经纪家供明无罪。”判讫，审得死商系某处人氏，迳差人前往，召得其子来，悉以布疋给还之。其子方知父被人谋死，感泣拜谢，带将尸骸回去。陈留百姓无不叹羡，包公之明于此益显。

第四十七回 答孙仰雪张虚冤

断云：

贤侯赈济民情洽，吴氏冤明奖誉真。

一念谋人天有眼，致交包拯拟条刑。

话说包公在陈留县判断谋劫布商强徒一事，官宦钦服，庶民仰敬。在县审察民情，完了公事数日，吩咐从人整备轿马，离了陈留县，迳望河南进发。怎见得，有诗一篇道：飒飒西风落叶秋，使君车马拥轻裘。

此行端为生民计，始信当时有俊侯。

包公一行人在路十数日，望河南城不远。将午，迎接官员都在十里长亭伺候，望见拯来得近，齐齐摆列两边。拯吩咐：“今日众人且退，明日开司伺候。”官员公吏人等应诺。随轿马入得城来，果好一座城廓。当宋时，河南府是为西京，天下有名去处，人烟稠密，买卖骈集，正是：世上弦歌花酒地，人间富贵帝王都。

拯入得城来，在馆驿中安歇一宵。次日开府司，拯升座，召父老近案前问之云：“近因河南荒旱，百姓流离，圣天子命我来开仓赈济，汝父老人民等，各有依册籍支给，毋得瞒昧，有负圣上之恩。”父老答道：“近听得朝廷委太尹来此赈济饥民，百姓每如大旱之望云霓，惟恐太尹之来得迟矣，岂敢有瞒昧之情？”拯道：“明日我有告示晓谕。”众父老拜谢而出。次日，拯着令将告示张挂河南治下，但有饥荒县邑，都来支给米粮。拯自坐仓前公廨中，依籍支放。侍旁公役人等，哪一

个敢怀半点私心？连放了几日，饥民都得米粮而去，欢声满路，感君上、包公之德，言不绝口。有诗赞云：

荒旱连年几奏陈，仁君深悯庶民情。

贤侯赈济行公道，准拟来秋望有成。

是时包公赈济饥民事毕，另开分省衙门审察狱案。忽把门公吏入报：“外面有一妇人，左手抱着个小孩儿，右手执一纸状，悲悲切切，称道含冤，要见贤侯，欲诉其情。”拯听罢乃道：“吾今到此，非只因赈济一节，正待体察民情，外面休得阻挡，直与其入。”公人即出，领得那妇人带在阶下。拯遂出案，看那妇人虽是面带惨色，其实是个美丽佳人。拯问：“汝有何事来告？”妇人道：“妾家离城五里，地名莲塘，居址惟张、刘、郑三姓。妾姓吴，嫁张家，丈夫名虚，颇事诗书。近因交结城中孙都监之子名仰来往，日久月深，妾夫以为知己之交。一日，妾夫因往远处探亲，彼来吾家，妾念夫蒙其持携，自出接待之。不意孙氏子起不良意，将邪言调戏妾身，当下被妾叱之而去。过一二日丈夫回来，妾将孙某不善意道知吾夫，因劝与之绝交。丈夫是读书之人，听妾之言发怒，欲见孙氏子，要与他定夺。妾又虑彼官家之子，又有权势，岂奈他何，自今只是不睬他便了。彼时丈夫恨气亦消，遂绝之，不与来往将一个月，至九月重阳日，孙某着家人请我丈夫在开元寺中饮酒，哄说有什么事商议。靠晚丈夫方归，才入得门，便叫腹痛。待妾扶入房中，面色变青，鼻孔流血。乃与妾道：‘今日孙某请我，必是中毒。’延至三更，丈夫已死矣。未过一月，孙某遣媒重赂妾之叔父，要强娶妾。待妾要投告本府，彼又着人四路拦截，道妾若不肯嫁他之时，要妾死无葬身之地。昨日听得大人来此赈济，知吾夫之冤可雪，特来诉知，则妾夫九泉之下瞑目矣。”拯听罢问道：“汝家还有甚人？”吴氏道：“尚有七十二岁婆婆在家，妾只生下有二岁儿子。”拯令司吏为之收了状子，发遣吴氏就外亲处伺候，密召当坊里

甲问之云："孙都监为人何如？"里甲复道："大人不问，小里甲不敢说起。

孙都监河南府专一害人，但有他爱的，便被他夺得去，就是本处官府，亦让他三分。"拯又问："其子行事如何？"里甲道："孙某恃父势要，近日侵占开元寺腴田一顷，不时带领娼妓于寺中歌乐饮酒，横行乡村，奸宿庄家妇女，哪一个敢逆他？即目寺僧恨他入骨髓，只是没奈何。"拯闻其言，嗟叹良久，退入后堂，思量一计。

次日装做一个公差模样，从后门出来，密往开元寺来游戏。

正步着方丈之际，忽报寺中孙公子要来饮酒，各人回避。拯听得暗喜："正待根究，此人却好来此。"即躲向佛殿后，在窗缝里看时，见孙某骑一匹白马，带有十数个军人，两个城中出名妓女，又有个心腹随侍厨子。孙某行过长廊，下了马，与众人一齐入到方丈，坐于员椅上。寺中几个老僧都拜见了。霎时间，军人抬过一桌酒，摆列食味甚丰，二妓女侍坐歌唱服侍。

那孙仰昂昂自得，意料西京势要，惟有我一人而已。拯看见后，性如火急，怎忍得住？忽一老僧从廊下经过，见拯在佛殿后，便问："君是谁？"拯道："某乃本府听候的，明日府中要请包太尹，着我来叫厨子去做酒，正不知厨子名甚，住居哪门？"僧人道："此厨子姓谢，住居孙都监门首，今府中着此人做酒，好没分晓。"拯问："厨子有何缘故？"老僧道："我不说，尔怎得知？月日前，孙公子同张秀才在本寺饮酒，是此厨子服侍，待回去后，闻说张秀才次日已死，包老爹是个好官，若叫此人去，倘伏事不周，有着失误，本府官怎了？"拯听罢，记在心，即抽身离开元寺，回到衙中。

次日差李虎迳往孙都监门首，捉那谢厨到阶下。拯问："有人告尔用毒害了张秀才，从实招承，饶尔之罪。"谢厨初则不肯认，及待用长枷收下狱中根勘，谢厨欲洗己罪，只得招认用毒害死张某情由，皆出

于孙某之命。拯审明白，就差人持一小请帖去请孙公子赴席，预先吩咐二十四名无情汉严刑具伺候。

不多时，报孙公子来到。拯出座接入后堂，分宾主坐定，便令抬过酒筵。孙某道：“太尹来此，家尊尚未专拜，今日何敢当太尹盛设？”拯笑道：“此不为礼，特为公子决一事耳。”酒至二巡，拯从袖中取出状一纸，递与孙某道：“下官初然到此，未知公子果有此事否？”孙某看是吴氏告他毒死他丈夫的状子，勃然变色，出席道：“岂有谋毒人而无证佐耶？”拯道：“证佐已在。”即令狱中取出谢厨，跪在阶下。孙某未见谢厨尚强口辩说，及见后，唬得浑身冰冷，哑口无言。拯着司吏将谢厨招情念与孙某听着。孙某道：“学生罪则虽有，万望看家尊分上。”

拯怒道：“汝父子皆是害民者，朝廷法度，我决不私矣。”即唤过二十四名狠汉，将孙某冠带去了，登时于堂下打了半百。孙某受痛不过，气绝身死。拯令将尸首拽出衙门外，遂录案卷奏知仁宗。仁宗旨颁下：“孙都监残虐不法，追回官诰，罢职为民。谢厨受工雇人，用毒谋害人命，随发极恶郡充军。吴氏为夫伸冤已得明白，本处有司每给库钱赡养其家。包拯赈民公道，于国有光，就领西京、河南府之任。”敕旨到日，拯依拟判讫，远近闻之，无不称快。

第四十八回 东京判斩赵皇亲

断云：

只为观灯成惨祸，张公已作诉冤人。

仁宗褒赏天昭报，一鞫当时案牍真。

话说西京河南府，离城五里，地名棋盘巷，有师员外，家道殷富。员外虽弃世，生下二子，长子名师官受，次子名师马，都皆志气。二郎现在扬州当织造匠。官受娶得妻刘都赛，乃是个美丽佳人。生下儿子名金保，年已五岁。是时正月上元佳节，西京放灯甚盛。师家使唤梅香对刘娘子道："难得好个上元，今有本城鳌山寺里，有一座逍遥宝架灯，说道乾坤稀有，世上无双。千闻不如一见，今晚与娘子入城看玩一回。"娘子入城看灯之事，婆婆道："女子不出闺门，且元旦男女混杂，去则无益。"刘娘道："媳妇怀孕金保时，曾在东岳庙许下心愿未还，今孩儿已满五岁，趁今夜看灯，前去还了愿便回。"婆婆依允，着梅香与院子张公随她同去。娘子梳妆齐备，十分俊俏，与梅香、张公入得城来，正是放灯时候。迳进东岳庙，焚香祝拜已毕，娘子与张公道："婆婆吩咐不要去看灯，难得遇此元宵，我今瞒过婆婆去看一遭便回。"张公只得依允随行。

来到鳌山寺，众人喧杂，不觉梅香、院子各自分散。娘子正看灯，回头不见伙伴，心下惊怕。忽然刮起一阵狂风，将逍遥宝架灯吹落，看灯人都四散走去，只有刘娘子不识路迳，立在街前檐下。听得一声喝道，数十军人随着一贵侯来到，灯笼无数。是谁？乃上位皇亲赵王。马上看见娘子美貌，心下暗喜，便问："你是谁家女子，半夜在此？"娘子诈道："妾是东京人氏，随丈夫到此看灯，适因吹折逍遥宝

架灯，丈夫不知哪里去了，妾身在此等候。”赵王道：“如今更深，可随我入府中，明日却来寻访。”娘子无奈，只得随赵王入府中。赵王心生一计，着使女引娘子到睡房中去。赵王随后进去，对娘子道：“我是金枝玉叶，你肯为我妃子，享不尽之富贵；如不允从，亦必难脱。”娘子吓得低头无语，寻死无路，怎推得那赵王横强之势，只得顺从。宿却一宵，赵王不胜欢喜，正是：此处欢娱嫌夜短，师家寂莫恨更长。

当彼张院公与梅香回去，见师婆婆说知娘子看灯失散，不知去向，婆婆与师郎烦恼无及，着家人入城体访消息。有人传说在赵王府里，亦未知的实。

不觉将近一个月，刘娘子虽在王府享富贵，朝夕思忆婆婆、丈夫、儿子，只悔当初不听婆婆言语，惹出此祸，恨气触天。

有太白星要教她与前夫相会一面，变做个焦苗小虫，飞入刘娘子房中，将她穿那一套织锦万象衣服都咬碎了。次日娘子看见，眉头不展，脸带忧容。适赵王入见，问之：“因甚烦恼？”娘子道知其故。王笑道：“此则何难，只要召取西京会织匠人来府中织造新的便了。”

次日，王出告示道知后，不想师家祖上会织此锦，师郎正要探听其妻消息，没得因便，听得此语，即便辞知母亲，来赵王府见赵王。赵王道：“汝既会织，就在府中依样造成。”师郎承命而去。有人说与娘子：“今王着五个匠人在东廊下织锦。”

娘子自忖：“西京只有师家会织，叔叔二郎现在扬州未回，此间莫非我丈夫在焉。”即抽身出来看时，那师郎亦认得是其妻刘都赛，二人相抱而哭。旁织匠人各惊骇不知其故。是时赵王酒醒来不见刘都赛，因问侍女。侍女说知在织造所看织锦。赵王即来廊下看时，见刘娘子与师郎相抱不舍。赵王怒道：“汝匠人何得无理！”既令刽子手押过五个匠人，前去法场处斩。

可怜师郎与四个匠人无罪，一时死于非命。那赵王恐有后累，部五百刽子手，前到师门首围了，将师家大小男女杀戮已尽，家财被着亲随人搬回府中，放起一把无情火，烧了房屋而去。

当下只有张公带得小主人师金保出街坊买糕，回来见死尸无数，血流满地，房屋烧尚未灭。张公惊问邻居之人，乃知被赵王所害之事。张公没奈何，抱着五岁主人，寻夜走往扬州，报与二官人去了。赵王回府思忖："今杀师家满门，尚有师马扬州当匠，倘知此事，必去告御状。"心生一计，修书一封，差牌军赍往东京见监官孙文仪，说其就理，要除师马二郎一事。孙文仪看知书内之意，要奉承赵王，即差牌军往扬州寻捉师马。

是时师马夜来梦见一家之人身上带血，惊疑起来，去请着先生卜卦。占道："大凶，主合家有难。"师马忧虑，即雇一匹快马，迳离了扬州，回西京来。行至马陵庄，恰遇着张公抱着小主人，见师马大哭，说其来因。师二郎听罢，绝倒在地而复苏。即同张公来开封府告状。师马进得城来，吩咐张公在茶坊边伺候，自往开封府下状，正遇着孙文仪喝道过。牌军有认得是师马，禀知文仪。文仪即着人拿入府中，责以冲马头之罪，不由分说，登时打死。文仪令人搜检身上，有告赵王之状，忖道："今日若非我遇见，险些误了赵王来书。"又虑包尹知觉，乃密令四名牌军将死尸放在篮底，上面用黄菜叶盖之，扛去丢在河里。有诗叹云：

赵王淫虐太无情，阿党孙仪恶毒生。

谁道天公无报应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正值包太尹出府来，行到西门坊，其坐马不进。包公唤过左右牌军道："这马有三不走，御驾上街不走，皇后太子上街不走，屈冤魂不走。"便差张龙、赵虎去茶坊酒店打听一遭。

张赵领旨回报，小巷有四个牌军，抬一篮黄菜叶，在那里躲避。拯令捉来问之，牌军禀道：“适孙老爷出街，见我四人不合卖黄菜叶，堆在街上，每人被责，今着我等抬去河里丢了。”

拯疑有缘故，乃道：“我夫人病，正思黄菜叶食，可抬入府中来。”牌军惊惧，只得抬进府中。赏牌军，吩咐休使外人知之，取笑包公买黄菜叶与夫人食。牌军拜谢而去。拯令揭开莱视之，内有一死尸如生。拯思此人必被孙文仪所害，令狱卒停在西牢。

有张公抱着师金保等师马不来，迳往府前寻之，见开封府门首有屈鼓在，张公近前，连打三下。守军报知于拯，拯吩咐：“或是老翁幼妇，不许惊骇他，可领其进来。”守军领旨，引张公到厅前见拯。拯问所诉何事，张公逐一从头将师家苦情事说得明白。拯又问：“这五岁孩儿如何走得？”张公道：“因为思母啼哭，领出买糕与吃，逃得性命。”包公问：“师马何在？”

张公道：“他侵早来告状，并无消息。”拯知其故，便着张公去西牢看验死尸。张公看罢，放声大哭，正是师马矣。拯沉吟半晌，即令备鞍马迳来城隍庙，当神祝道：“限今夜三更要放师马还魂，不然焚了庙宇。”祝罢而回，也是师马不该死，果是三更复醒来。次日狱卒报知于拯，拯唤出厅前问之。师马哭诉被孙文仪打死情由。拯吩咐只在府里伺候。

五更侵早，拯入朝，故意跌倒在殿下不起。仁宗怪而问之，拯奏曰：“臣近日得头晕之疾，如遇早朝，即如是。”仁宗道：“从今免卿早朝。”拯谢恩而出。到府中，思量要赚赵王来东京，心生一计，诈病在牀，不出堂数日。仁宗在便殿召把门太使问：“包太尹近日病体如何？”太使奏曰：“包太尹病得十分沉重。”仁宗忧闷，宣文武商议。王丞相奏：“陛下可差医官去府中调理。”仁宗即差御院医官来开封府见夫人，欲见太尹诊视。夫人道：“太尹病得昏沉，怕生人气，免见。”医官道：“可将金针插在臂膊上，我在外面诊视，即知其症。”夫人将

针插在屏风上，医官诊之全不动，急离府奏知去了。包拯与夫人议道："明日可将我官诰印绶纳还皇上，道我已死了。待圣上问我临死时曾有甚事吩咐否，只道惟荐西京府赵王，为官清正，可袭开封府之职。"次日夫人将印绶入朝，哭奏其事，文武尽皆叹息。仁宗道："既包公临死荐御弟可任开封府之职，当遣使臣前往西京河南府宣取赵王。"一面降敕，差韩、王二大臣备羊酒之礼，御祭包太尹而去。是时使命领敕旨前往河南，进赵王府宣读圣旨已毕，赵王听得包公已死，升他袭开封府之职，不胜欢喜，即点起船只，收拾赴任。不觉数日到东京，入朝见仁宗。仁宗喜道："包太尹临死荐御弟为开封府尹。"赵王奏道："只恐臣年幼不堪此职。"仁宗道："朕重封官职，照依包太尹行移。"赵王谢恩而出。

次日与孙文仪摆列头搭，十分严整，进开封府上任。行过南街，百姓惧怕，各关上门。赵王马上怒道："汝这百姓好没道理，今随我来的牌军，在路上日久欠盘缠，每家各要出绫锦一匹。"家家户户为之抢夺一空。赵王到府，看见堂上立着长幡，因问左右。左右禀道："是包太尹棺木尚未出殡。"赵王怒道："我选吉日上任，如何不出殡？"张龙、赵虎报与包拯。

包拯吩咐："汝二人各准备刑具伺候。"乃令夫人出堂见赵王，说知尚有半个月方出殡。赵王听罢愈怒，骂那包夫人不识方便。骂未三声，旁边转过包拯，喝声："认得包呆子否？"赵王愕然。拯即唤过张龙、赵虎，将府门关上捉了，皇亲监于西牢，孙文仪监于东牢。

次日拯升厅，将棺木抬出焚了。东西牢取出赵王、孙文仪，跪在阶下，两边列着二十四名无情汉，将出三十般法物，挂起圣旨牌。拯当厅取过师马来证，将状念与赵王听着。赵王初尚不肯招，被包拯喝令极刑拷问，赵王受苦不过，只得招出谋夺刘都赛杀害师家满门情由。次及孙文仪，亦难抵讳，招出打死师马情弊。包公叠成文案，拟定罪名，亲领刽子手押出赵王、孙文仪到法场处斩讫。

次日，拯趋朝奏与仁宗知道。仁宗抚慰之云：“朕闻卿死，忧闷累日，今则知卿盖为此事诈死，是能正国法，赵王、孙文仪拟罪允当，朕何疑焉。”拯又奏：“臣今举师金保入王府读书，后有进益，仍为西京府尹。”上允奏。拯既退，发遣师马宁家，刘都赛仍转师家守制。将赵王家属发遣为民，金银器物一半入府库，一半给赏张公，以其有义能报主冤。有诗断云：赵王不法绝其伦，谁料当初律例存。

今日冤伸仇已复，果然金赠有恩人。

东西两京军民闻包公判明此事，无不称羡，而有天理矣。

第四十九回 当场判放曹国舅

断云：

一念功名魂不返，谁怜张氏得伸冤。

当场已拟昭然法，曹氏修行不恋官。

话说宋仁宗登极，至皇佑九年，一日设朝，有青州王相公出班奏道："近因南蛮不靖，杨文广、狄青二将军征进在边庭，陛下当念此二人辛苦，可差得能官包文拯，赍衣粮前去赏劳三军，以广陛下之恩。"上允奏，即降敕，宣包文拯赍衣粮上边庭而去。文武既退，是夜仁宗寝于宫中，忽梦见着皂衣先生领数千人，各抛砖掷瓦，打其宫门。上醒来，宣王丞相入宫中，以所梦问其吉凶。王丞相奏道："陛下五更得梦，乃是正梦。

穿皂人即孔圣先师，领众弟子见陛下，盖因南蛮作反，几科不曾取士。如今可出黄榜招贤，乃其佳兆也。"仁宗大悦。次日设朝，即御书黄榜张挂，招取天下贤士。

是时，潮州潮水县孝廉坊铁丘村有一秀才姓袁名文正，幼习举业，其妻张氏貌美而贤惠。生个儿子，已三岁。袁秀才听得东京开南省，与妻子商议，要去取试。张氏云："家道虽贫，随时度日。儿子幼小，君若去后，教妾靠着谁人？"袁秀才答道："十年灯窗之苦，指望一日成名。既贤妻在家无靠，不如收拾一同前行。"张氏见他坚意要去，只得依随而行。有诗云：

功名念起赴京畿，两口妻儿暂近随。

路上驱驰都不管，谁知祸及悔时迟。

袁文正与妻子路上晓行夜住，不则一日，行到东京城，投王婆店歇下行李。过却一宵，次日袁秀才梳洗饭罢，欲同妻子上街玩景致。王婆道：“此处一者是天子所居，二者是开封府，三者是曹家府，秀才若去玩景，善觑方便。”文正云：“我读书之人，自识道理。”夫妻离店，入得城来。

正在玩景之际，忽一声喝道来到，头抬已近前。夫妻二人急躲在一边，看那马上坐着一贵侯，不是别人，乃是曹国舅二皇亲。二国舅马上看见张氏美貌，便动情，着牌军请那秀才到府中相望。牌军说知，袁秀才闻是国舅有请，哪里敢推，便同妻子入得曹府来。二国舅亲自出迎，叙礼而坐，动问来历。袁秀才见国舅相敬，亦不隐，告知来赴选之事。国舅大喜，先令使女引张氏入后堂相待去了。却令左右抬过齐整筵席，亲劝袁秀才饮得酩酊大醉，密令左右扶向僻处，用麻绳绞死，把那三岁孩儿亦打死了。可怜袁秀才，满腹经纶未展，已作南柯一梦。

比及张氏出来，要邀丈夫转店时，二国舅道：“秀才饮已醉，扶入房中睡去。”张氏心慌，不肯入府，欲待丈夫醒来。挨近黄昏，国舅令使女道知丈夫已死之事，且劝她与我为夫人。使女通知罢，张氏嚎啕大哭：“我夫子死得不明，欲要奴为夫人，除则一死。”二国舅见其不允，令监在深房内，日使侍女劝谕不从。

一日，包公到边庭赏劳三军回朝，入奏仁宗。仁宗问：“边庭消息何如？”拯奏：“边关宁靖，军民乐业。”上悦，亲赐御酒并金花，与拯还府。拯辞帝而出，行过石桥边，忽马前刮起一阵怪风，旋绕不散。拯忖道：“此必有冤枉事。”便差随从王兴、李吉：“追此狂风去，看其下落。”王、李二人领旨，随风前来，那阵风直从曹国舅高衙中而落。两公牌仰头看时，四边高墙，中间门上大书数字道：“有人看入者，割去眼睛，用手指者，砍去一掌。”两牌军惧怕，回禀知拯。拯怒道：

“彼又不是皇上宫殿，敢此乱道！”即亲自来看，果然见一座高院门，正不知是谁贵侯家，乃令军牌请得一老人来问之。老人禀道：“东京别的房舍衰老皆识，这座府院却理会不得。”拯笑道：“尔莫非怕他势要不敢说？有我在，但说无妨。”老丈只得直答道：“是皇亲曹国舅之第府。”拯又问：“便是皇上之殿，亦无此高大，彼只是一个国舅，起此样府院！”老丈叹声：“大人不说，衰老哪里敢道？他的权势比皇上的尤甚，有犯在他手，便是铁枷；人家妇女生得美貌者，便强抢去。打死几多人命，算得什么。近日府中因害得人多，白昼里出怪，国舅住不得，今合府移往他处去了。”包公听罢，遂赏老人而去。

拯令牌军打开锁门，入到高厅上坐定。里头宏敞，恰似天宫。拯唤王兴、李吉近前问：“汝二人勾不得谁？”二人答道：“上界勾不得玉皇大帝，下界勾不得阎王天子，西山勾不得猛虎，东海勾不得老龙，只除这几等，不问皇亲国戚、朝官宰相、军民百姓，尽皆勾得。”拯喜，重赏二人。二人酒饮之已醉，出门首发狂言语。拯怒：“适差汝勾取马前旋风儿来证状，却在街上弄酒！”将二人打三十大棒，限明日勾不来发远处军。

二人出门，思量无计，靠晚间乃于曹府门首高叫之。忽一阵风处，一冤魂手抱三岁儿子，随公牌来见包拯。拯见其披头散发，满身是血，拯知是冤魂，遂问其来由。袁文正将赴试被曹府谋死，弃尸在后花园井中之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拯又问：“既汝妻在，何不令她来告状。”文正道：“妻今被带去郑州三个月，如何能勾得见相公？”拯道：“汝且去，我与你准理。”道罢，依前化一阵风而去。是时漏滴三鼓，拯秉烛独坐，思量决计。

次日升厅，集公牌吩咐云：“昨晚冤魂说，曹府后园琼花井里，藏得有千两黄金，有人肯下去取之，分其一半。”王、李二公人近禀要去。拯令吊下井中看时，二人摸见一死尸，惊怕，上来禀知于拯。拯道：“我不信，纵尸身亦捞来看。”二人复吊下井，取得尸身上来。拯

令抬入开封府来，将尸放于西廊下，便问牌军：“曹国舅移居何处？”牌军答道：“今移在狮儿巷内住。”拯即令张千、马万，备羊酒前去恭贺他。拯到得曹府来，国舅在朝未回，其母太郡夫人怪包拯不当贺礼，拯被夫人所辱，正转府，恰遇国舅回来。见拯下马，叙问良久，拯因道知来贺，被夫人羞叱。国舅陪小心道：“休怪妇人之言。”二人相别。

国舅到府烦恼，太郡夫人问其故，国舅道：“适间包大人遇见儿子，道来贺夫人，被夫人羞辱而去。今二弟做下逆理之事，倘被知之，一命难保。”夫人笑道：“我女儿为正宫皇后，怕他什么？”国舅道：“今皇上若有过犯，他且不怕，把甚皇后当事？不如写书付与二弟，令他将秀才之妻子谋死，此则方绝后患矣。”夫人依其言，便修书差入送到郑州见二国舅。二国舅接得看罢，没奈何用酒迷倒张夫人。正持刀入房要杀之，看她容貌，不忍下手。出房来遇见院子张公，问其忧闷之故。

二国舅道知前情，张公道：“国舅若杀之于此，则冤魂不散，又将作怪。我后园有口古井，深不见底，莫若推落井中，则无事矣。”国舅道：“以什么为信？”张公道：“听水响为信。”二国舅大喜，预赏张公花银十两，令使女缚了张氏，与张公拿到后园来。那张公有心要救张娘子，只待她酒醒。一时间张氏醒来，哭告其情，张公亦哀怜之，令她在井上左右转三遭，若不落井，便救得你。张氏依言行转，果是无事。张公即用大石头丢下井中，作水响之声，密开了后门，将十两花银与张娘子作路费，教她直上东京包大人处告状。

张氏拜谢，出得门来，她是个闺门女子，独自如何到得东京？悲哀感动太白星，化作一老翁，直引她到东京了，仍化清风而去。张氏惊疑，抬起头望时，正是旧日王婆店门首。入去投宿，王婆颇认得，诉出前情，王婆亦为之下泪，乃道：“今五更包大人去行香，待回来可

接马头下状。”张氏请人写了状子完备，出街来，正遇见一官人，不是包大人，却是大国舅。

见着状子大惊，就问她个冲马头之罪，登时用铁鞭将张氏打晕过去。搜检身上，有花银十两，亦夺得去，将尸身丢在僻巷里。

王婆听得消息，即来看时，气尚未绝，连忙抱回店里救醒。

过二三日，探听包大人在门首过，张氏接马头告状。包拯接见状，便令公牌领张氏入府中，去廊下认尸，果是其夫。拯又拘店主人王婆来问的实，王婆道："委的袁秀才妻张氏，初赴春闱，便在小妾店中住。日前误在曹国舅处下状，被打死，得妾救醒。"拯审勘明白，令张氏入后堂陪侍李夫人，发放王婆回店。拯思忖："先捉大国舅又作理会。"即诈病不起。

上闻拯病，与群臣议往视之。曹国舅前奏："待小臣先往问疾，陛下再去未迟。"上允奏。次日报入拯府中，拯吩咐齐备。适国舅到府前下轿，拯出引道，迎入后堂坐定。叙慰良久，便令抬酒来饮。至半酣，包公起身道："国舅，下官前日接一纸状，有人告说丈夫儿子被人打死，妻室被人谋了。后其妻子逃至东京，在一官人处下状，又被仇家用铁鞭打昏去了。且幸得王婆救醒，复在我手里告状，下官已准她的，正待请国舅商议，不知那官人姓甚名谁？"国舅听罢，毛发悚然。张氏从屏风后走出，哭指道："打死妾身正是此人。"国舅喝道："无故赖人，该得甚罪？"拯怒，令牌军捉下，去了衣冠，用长枷监于牢中。拯恐走透消息，关上门，将亲随人尽拿了，便思捉二国舅之计。写下假家书一封，已搜得大国舅身家书，用朱印讫，差人寻夜到郑州说知："太郡夫人病重，作急回来。"国舅见书，认得兄长签书，即忙轻身回转东京。未到府，遇见包拯，请入府中叙话。酒饮三杯，国舅半酣起身道："家兄有书来，说道母亲病重，尚容另日领教。"忽厅后走出张氏，跪下哭诉前情。国舅一见张氏，面如土色。拯便令捉下，枷入牢中。

从人报与太郡夫人知之，夫人大惊，即将诰文自来开封府。恰遇吊着二位国舅在厅上打，夫人近前，将诰文说包拯一篇，被拯夺来扯碎。夫人没奈何，急回见曹娘娘，说知其事。

曹皇后奏知仁宗，赖救之。仁宗亦不准理。皇后心慌，私出宫门，来开封府与二国舅说方便。拯道："国舅已犯死罪，娘娘私出宫门，明日下官见上奏知。"皇后无语，只得复回宫中不理。

次日，太郡夫人自奏与仁宗，仁宗无奈，下敕遣众大臣到开封府和劝。拯知其来，吩咐军牌："彼各自有衙门，今日但入府者，便与国舅同罪。"众大臣闻知，哪个敢入府中？上知拯不容情，怎奈太郡夫人日夕在前哀奏，只得命整鸾驾，亲到开封府。拯闻知，在府门首迎候。鸾驾已到，拯近前将上玉带连咬三口。上问其故，拯奏："今又非祭天地劝农之日，因何胡乱出朝？主天下三年大旱。臣乃白虎，陛下为青龙，可免三年之旱。"仁宗道："朕此来端为二皇亲之故，万事看朕分上，饶他也罢。"拯道："既陛下要做二皇亲之主，一道赦文足矣，何劳御驾到此。今国舅罪恶贯盈，若不允臣判理，情愿纳还官诰归农。"仁宗回驾，拯令牢中押出二国舅赴法场处决。太郡夫人知得，复入朝恳上降赦书救二国舅。皇上允奏，即颁赦文，遣使臣临法场中宣读。

当下正待处决之际，忽报皇上赦书来到。拯听宣读只赦东京罪人及二皇亲。拯道："都是皇上百姓犯罪，偏不赦天下！"

先令斩讫二国舅，大国舅等待午时方开刀。太郡夫人听报斩讫二国舅，忙来哭报皇上。王丞相奏道："陛下需通赦天下，则可保大国舅矣。"皇上允奏，即草诏颁行天下："不拘犯罪轻重，一齐赦宥。"拯闻赦各处，乃当场开了大国舅长枷，放之而回。归见夫人，相抱而哭。国舅道："不肖深辱父母，今在死中复生，想母自有人侍奉，儿情愿纳还官诰，入山修行。"

太郡劝留不住。后来曹国舅得遇奇异真人点化，已入仙班中。

拯既判此款公案，令将袁文正尸身葬于南山之阴。库中给银两赐张氏，发回本乡。是时遇赦之家，不惟生者称颂包公之德，而死者亦甘心瞑目矣。

第五十回 琴童代主人伸冤

断云：

一念良善魂不散，家人能报主人冤。

贼徒为恶遭刑戮，包宰声名万古传。

话说扬州离城五十里，有一人家姓蒋名奇，表字天秀。家道富实，平素好善，忽一日，有一老僧人来其家化缘，天秀甚礼待之。僧人斋罢，天秀问云：“动问上人云游，从何宝刹至此？”僧人答云：“贫僧乃山西人氏，削发于东京报恩寺，因为寺东堂少一尊罗汉宝像，云游天下，访得有善人则化之。近闻长者平昔好布施，故贫僧不辞千里而来，敬到贵府，化此一尊佛以种后日之缘也。”天秀喜道：“此则小节，岂敢推托？”

即令琴童入房中对妻张氏说知，取过白金五十两出来，付与僧人。僧人见那一锭白银，笑道：“不消一半，完满得此一尊佛像，何用许多。”天秀道：“师父休嫌少，若完罗汉宝像以后，剩者作斋功果，普度众生。”僧人见其欢喜布施，遂收了花银。

即辞出门，心下忖道：“适见施主相貌，目眶下现一道死气，当有大灾。彼如此好心，我今岂得不说与知？”即回步入见天秀道：“贫僧颇晓麻衣之术，观君之貌，今年当有大厄，可防不出，庶或可免。”天秀唯喏即已。僧人再三叮咛而别。天秀入后舍见张氏道：“化缘僧人没话说得，故相我今年有大厄，是可笑矣。”张氏道：“云游僧行，多有见识者，彼既言之，正须谨慎。”时值花朝节，怎见得：

园林花卉争春妍，柳底莺声弄晓晴。

天秀正邀妻子到后花园游赏。天秀有一家人姓董，是个浪子，那日正与使女春香在后园亭上斗草，不防天秀前来到，躲避不便回，天秀遇见，将二人痛责一番。董家人切恨在心。

才过一月，有表兄黄美在东京为通判，有书来请天秀。天秀接得书，不胜欢喜，入对张氏道：“久闻东京乃建都之地，景致所在，欲去游览无便，今得表兄书来相请，乘此去探望，以慰平昔之志。”张氏答道：“日前僧人道君须防有厄，不可出门，且儿子又年幼，此则莫往为善。”天秀不听，吩咐董家人收拾行李，次日辞妻，吩咐看管门户而别。诗曰：不为利名离故里，宁知此去魄归来？

正当三月初边天气，天秀与董家人并琴童行了数日旱路，到河口是一派水程。天秀讨了船只，靠晚船泊狭弯。那两个艄子，一姓陈，一姓翁，皆是不善之徒。董家人深恨日前被责之事，要报无由，是夜密与二艄子商量：“我官人箱中有白银壹百两，行装衣资极广，汝二人若能谋之，将此货物均分。”陈、翁二艄笑道：“汝若不言，吾有此意久矣。”是夜，天秀与琴童在前仓睡，董家人在橹后睡。将近二更，董家人叫声“有贼”，天秀梦中惊觉，便探头出船外来看，被陈艄拔出利刀，一下刺死，推入河里。琴童正要走时，亦被翁艄一棍打落水中。三人打开箱子，取出银子均分讫，陈、翁二艄依前撑船回去，董家人带其财物走苏州去了。常言道：“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。”可怜天秀平昔好善，今遭恶死，虽则是不纳忠言之过，其亦大数难逃也。

当下琴童被打昏迷，尚得不死，浮水上得岸来，号泣连声。

天色渐明，忽上流头有一渔舟下来，听得岸上有人啼哭，撑船过来看时，却是个十八九岁小童，满身是水。问其来由，琴童哭告被劫之事。渔人即带下船，撑回家中，取衣服与他换了，乃问：“汝要回去，还是同我在此过活？”琴童道：“主人遭难，不见下落，如何回去得？愿随公公在此。”渔翁道：“从容为尔访此劫贼是谁，再作理会。”琴童拜谢。当夜，那天秀尸首流在芦榆港里，隔岸便是清河县，城西

门有一慈惠寺，正是三月十五，会作斋事，和尚都出港口放水灯，见一死尸，鲜血满面，下身衣服尚在。众僧人道："此必是遭劫客商，抛尸河里流停在此。"内中一老僧道："我辈当发慈悲心，将此尸埋于岸上，亦一场好事。"众人依其言，捞起尸首埋讫，放了水灯回去。

是时包公因往濠州赈济事毕转东京，经清河县过。正行之际，忽马前一阵旋风起处，哀号不已。拯疑怪，即差张龙随此风下落。张龙领旨，随旋风而来，至岸中乃息。张龙回覆于拯，拯遂留在清河县公廨中。次日委本县官带公牌前往根勘，掘开岸上视之，见一死尸，宛然头上伤一刀痕。周知县检视明白，问："前面是哪里？"公人禀道："慈惠寺。"知县令拘僧行问之，皆言："日前因放水灯，见一尸首流停在港里，故收埋之，不知为何而死？"知县道："分明是汝众人谋杀而埋于此，尚有何说？"因令将此一起僧人俱监收于狱中，回覆于拯。拯再取出根勘，各称冤枉，不肯招。拯自思："既是僧人谋杀人，其尸必丢于河里，岂又自埋于岸上？此有可疑。"因令带监众僧审实，将有二十余日，尚不能决。

时四月边间，荷花盛开，本处仕女适其时，有游船之乐。

忽一日，琴童与渔翁正出河口卖鱼，恰遇着翁、陈二艄公在船上赏花饮酒，特来买鱼。琴童认得是谋他主人的，即密与渔翁说知。渔翁道："汝主人之冤雪矣。即今包大人在清河县断一狱事未决，留止于此，尔宜即往投告。"琴童连忙上岸，迳到清河县公廨中见包拯，哭告主人被船艄谋死情由，现今贼人在船上饮酒。拯听罢，遂差公牌黄、李二人随琴童来河口，登时入船中，将陈翁二艄捉到公厅中见拯。拯令琴童去认死尸，回报哭诉："正是主人被此二贼谋杀尸身。"拯吩咐着严刑根勘。

翁、陈二艄及琴童作证，疑是鬼使神差，一款招承明白。便用长枷监于狱中，放回众僧人。次日拯取出贼人，追取原劫银两明白，叠成案卷，押赴市心斩首讫。当下只未捉得董家人。拯令琴童给领银

两，用棺木盛了尸首，带丧回乡埋葬。琴童拜谢，自去酬了渔翁，带丧转扬州不题。后来天秀之子蒋仕卿读书登第，官至中书舍人。董家人因得财本成巨商，数年在扬子江遇盗被杀，财本一空。

第五十一回 包公智捉白猴精

断云：

灵怪淫邪迷丽妇，中途失偶复团圆。

包公名誉千年在，闾巷儿童尽获安。

话说东昌府城南，有一仕官人家，姓周名庆玉。父亲在先朝为枢密副使时，曾建功绩。上例：但是有功官宦，其子有袭荫。以此庆玉领着妻子家人赴任。路从登州进发，时值二月天气，风和日暖，花草含香。一行人行了半个月，来到平原驿歇下。老人都来拜见。周知县与夫人柳氏在驿中午膳罢，因问乡老："此去安庆尚有多少路程？"乡老答道："过了三山驿就是申阳岭，岭下一望水路，遇顺风五日可到。"周知县道："尚未晚，可望三山驿安下，明日趁早过岭。"乡老禀道："三山驿荒野所在，申阳岭是个异地方，大人有家小同行，不如在此驿歇息，明日当午过岭，可以无虑。"周知县道："父老之言虽是，怎奈限程已近，不宜迁延。"即日发遣人夫，前到三山驿歇马。

果是此驿荒残，牀席皆无，是夜周知县与夫人只在中庭开地铺而宿。柳氏出自名家，兼通文墨，是夕甚觉不乐。初更尽，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星月穿窗，倍加寂寥。周知县睡不成寐，于枕上口占五言四句云：

惭愧功名客？乡心日夜催。

君恩犹未报，宁敢惜筋衰？

吟罢，才着枕，忽窗外一阵冷风过处，怎见得那怪风：好似边疆驱铁马，恰如江水送涛山。

比及天明，周知县枕边不见了柳夫人。惊慌起来，忙呼集公人询问，俱各失色。看门尚未开启，四下并没动静，及拘乡民问之，乃云："此驿荒废年久，近前就是申阳岭，常出怪异，但有美丽妇女，便摄去再不知下落。夫人必被此怪迷去矣。"

周知县听罢，放声大哭道："夫人因随我到此，不知下落，情愿弃官访究。"有听事吏胡俊在旁，见本官悲痛，近前禀道："大人且省烦恼，此去任所不远，待上了任从容访之，犹可知夫人消息，若中途弃官，反得罪于朝廷，是两不美矣。"周知县依其言，即日起程，过岭登船，直到宁陵县河下起岸。有职人员都来迎接。

到衙上了任，数日不出堂。有吏入禀云："本县是开封府治下，包府尹不是小可，大人须往参之。"周知县吩咐马夫，迳来开封府衙参见包拯。包拯闻其先尊名色，甚敬礼之。周知县因夫人之故，思慕不置，言语举止皆失措。拯怪问其故。周知县不隐，将前事告诉一遍。拯惊道："世上有此等怪异？君且向县理政，我必须根究夫人下落。"周知县拜谢而回。

拯思一计，次日上一道本："见得登州地界不靖，臣愿往安抚之去。"仁宗允其请。及出朝转府中，打扮做一秀士模样，带黄、李二公牌密离了东京城，前来登州地界缉访是事。一连经几处，并无踪迹。忽一日行入深源，遥闻钟声隐隐，但见树木交杂，却是一座偏僻古刹。拯入得寺来，遇见一老僧，邀进方丈叙坐。茶罢，老僧问："执事从何来？"拯答云："小生从东京来，要往登州府探亲，经过宝刹，特来相访。"老僧道："贫僧守居山僻处荒凉院宇，有什么好处？"拯正待再问，忽一行童来报云："申公有请。"老僧叹口气道："此畜孽又来恼我！"便辞拯迳入昙堂去了。拯疑怪，吩咐公人在外伺候，自转身入到里面，探问申公是谁，没遇一个人在，适那来叫老僧的行童慌忙走出

来。拯携手问云：“适间师父说什么申公，却是谁？”行童道：“秀士休问，说起来恼人也。”拯陪小心，务恳其说。行童邀拯出堂，从容与之讲道：“此申公住居申阳岭白石洞，乃是个千年灵气猴精也。淫邪无厌，但遇有美妇人，便起怪风，摄入洞中取乐。不从他的，就裂了身体，谁奈得他何？只有我师父戒行颇贞，彼亦相敬，因以申公呼之。日前携一丽入来游寺中，师父问得来，却是一知县夫人，容颜甚是忧戚，于廊下留得有字迹而去。”拯问：“此申公今在何处？”行童云：“适闻二人辩论，我师父将言语劝他，彼怒，将师父亦摄得去了。”拯云：“彼摄你师父去如何？”行童云：“过几日回意，又放之归。”及听罢，嗟呀不已，迳到廊下，看壁上果题有诗四句云：

缘绝三山驿，君心知不知？

包公频诉论，取妾莫教迟。

拯读罢，怆然忖道：“彼亦知来投于我。”即录此诗，转回宁陵。周知县迎接入衙，甚致慇懃，酒礼款待。饮至半酣，拯袖中取出录诗与周知县。周读罢，双泪盈腮，乃道：“此是柳夫人所作，大人从何得来？”拯不隐，直道其事。周知县离席拜恳，乞救夫人之策。拯道：“汝休虑，我回府自有主张。”即日离宁陵回到本府，开了衙，出告示张挂：“但有人得知申阳岭白石洞精怪居址来报，官给赏银四十两。”

忽一日，宁陵管下小石村一猎夫，姓韩名节，身轻躁健，任他绝崖壁尖可登，合该发迹。那日正赶一黄鹿，到着个壁去处，望见上面有光，韩节乃沿石壁上去。看时，见一群美妇人在坦平石上坐。见有人上来，各惊近前问之。韩猎夫说与因赶黄鹿至此。众妇人道：“也是你有缘，不该尽，若遇妖怪在此，性命不保矣。汝急回去，于我众父母家报信，必有重赏。”猎夫方知是精怪居处，乃密问众妇人精怪如何。妇人道：“彼甚灵通，今出去尚未回。一身是铁，利刃不能近他。尝日自言惟有毒酒可醉之，再荣麻绳缚定，方可计较。”猎夫道：“休漏泄此机。即日包太尹正是根究此事，待我去报知，便来救取。”

众妇人约以某日来此会集。

韩节依前下来，迳到开封府前揭了榜文，入见包拯，报知是事。拯私喜道："周夫人想在内中矣。"即赏韩节酒食，准备醇酒加毒药，装进小泥埕，依期差公牌各带弓箭麻绳之类，随韩节来到绝壁下。韩节吩咐公牌将酒各安于绳上，系定腰间，自己先沿上去。那众妇人见韩节复来，半惊半喜。韩节以药酒吊上来，交与众妇人，约之："在崖下等候，遇有酒埕投下为号，乃可上来。"韩节依其言。霎时间，精怪一道金光，回到洞中，与众妇人戏谑一番，倒在石牀上。众妇人各捧酒而进，精怪一饮而尽。须臾，药酒发作，便闷将去。韩节听见空酒埕从岩顶坠下，自先沿上去，复吊公牌数人上来。抢进洞中，见一大白猴醉倒在石牀上。众人用麻紧紧捆了，洞中无限美器，被公牌收拾俱尽。先将妖怪吊下，总共八位丽人逐一吊得下来。众人欢喜，将猴精抬进开封府。

包拯闻知捉得妖怪，升堂审理，果见一个白猴，火眼金睛，缚定不能动。拯道："此异畜，当即除之，休待其醒。"吩咐取过降魔宝剑一把，亲手斩下。忽一声响亮，堂下不见了妖精，惟有火光迸起，焰焰而没。拯既斩了猴精，着众妇人近前，问哪位是周夫人。柳氏应声："小妾便是。"拯叫起入后堂见李夫人。适周知县闻知此事，正来府中体访消息，与柳氏相会，夫妇相抱而哭。包公为设庆贺筵席待之。饮罢，周知县拜谢，同夫人转宁陵。其余众妇，拯各访父母遣还。只有一妇，是陕西董家女，家乡遥远，无亲来认，拯遂将其嫁与韩节为妻。夫妇甚感其德。上闻此事，宣拯入朝亲问之。拯一一奏达毕，甚加钦奖。在朝仕宦谁不仰其英风者耶。

第五十二回 重义气代友伸冤

断云：

淫妇不良谋大惨，汪奴害主决严刑。

包公仁政天开眼，案牍分明断得真。

话说包拯为开封府尹时，在城有富家吴十二，为人春风，好交结名士，娶东乡谢家女为妻。谢氏容貌虽丽，风情极佟。

吴十二有知己人韩满者，在北门居住，是个轩昂丈夫，往来其家甚密，谢氏颇以言语之。韩满以与吴者交厚，敬其是嫂，纵有戏谑，不及于乱。

一日冬残，雪花飘扬，韩满来寻吴友赏雪，适吴十二上庄未回。谢氏闻知韩满来到，即出见之，笑容可掬，便邀入房中，安顿坐定，抽身向厨下整备酒食进来，与韩满无疑坐在二边相陪。酒至半酣，谢氏道：“叔叔，今日天气仍寒，婶婶在家，亦等候叔回来同饮酒否？”韩满答道：“贱叔家贫，薄酌虽有，不能勾如此丰美。”谢氏有意劝他，才饮了数杯酒，淫情正兴，斟起一杯，起身持与韩满道：“叔叔先饮一口，看滋味好否？”韩满大惊道：“贤嫂休得如此，倘家人知之，则朋友伦义绝矣。从今休使这等见识！”言罢离席而起。走出门正遇吴十二冒雪回来，见韩满就欲留住。韩满道：“今日不得与贤兄叙话，再有相会。”竟辞而去。吴十二入见谢氏，问：“韩故人来家，如何不留待之？”谢氏怒云：“尔结识得好朋友！

今知汝不在，故来相约，妾以其往甚，好意备酒待之，反将言语戏妾，被我叱几句，没意思走去，留他则甚？”吴十二半信半疑，不敢

出口。

过数日雪霁天晴，韩满入城来，恰遇故人在街头过来。韩满近前，邀入茶店中坐定，沽卖一壶叙饮。三杯酒中，韩满乃道：“兄之尊嫂是个不良之妇，从今与兄不能相会于家，思遭人有嫌疑之诮。”吴十二道：“贤弟如何出此言，便是嫂有不周言语，当看我往日情份，休要见外。”韩满道：“贤兄门户自宜谨密，只此一会，余无所嘱。”饮罢各散而去。次年，韩满有舅吴兰在苏州行货，有书来约他。韩满要去，欲见吴十二相辞，不遇竟行。比及吴友知之，已离家四日矣，怅怅不悦。

吴十二有家人汪吉，人才出众，言辞捷利，谢氏爱他，与之通奸，情意甚密，内人莫之知觉。忽一日，吴十二邀汪吉往河口收帐目，汪吉因恋谢氏之故，故推不肯去，被吴十二痛责一番，只得准备行囊，临起身，入房中见谢氏商议其事。谢氏道：“但只要你有计较谋取他回来，我自有主张。”汪吉欢喜领诺，同主人离家，时值二月天气，路上花红草绿，春光耀眼，但闻：杜宇林中催去路，捉壶花外劝游人。

吴十二在路行了数日，来到九江镇住，往日相识李二艄讨船渡过黑龙潭。靠晚泊船，龙王庙前买香纸做了神福。汪吉于船上小心劝他，吴十二饮得甚醉了，李二艄都去歇息。半夜，吴十二要起小便，汪吉扶出船头，乘他宿酒未醒，忽一声水响，十二被推落在江中去了。汪吉故惊叫道：“主人落水！”比及李艄起来看时，那江水深不见底，又是夜里，如何救得？挨到天明，汪吉对辅道：“没奈何，只得回去报知。”李艄心下顿疑吴某死必不明，撑回渡船，受了工雇钱自去。汪吉抛走回家，见谢氏密道其事。谢氏大喜，虚设下灵堂，日夜与汪吉饮酒取乐。邻里颇有知者，隐而不言。古云：家有淫荡之妇，丈夫不能保，终信斯言矣。

一日，韩满因幕春时景，即怀故国之思，偶出镇口闲行，正过临江亭，远远望见吴十二来到。韩满认得，连忙走近前携住手道：“贤兄因何来此？”吴十二形容枯槁，蹙了双眉，对韩满道：“自贤弟别后，一向思慕，今有一事相托，万望勿阻。”韩满道：“前面亭上少坐片时。”遂邀到亭上坐定，乃问：“日前小弟因母舅书来相约，正待见贤兄一辞，不遇迳行，今幸此会，为何怏怏不乐？愿闻其故。”吴十二泣下道：“当日不听贤契之言，惹下终身之别，一言难尽。”韩满殊不知其死，乃道：“贤兄烈烈丈夫，如何出此言？”吴十二道：“贤契休惊，自那日相别之后。我有赴镇江之行，被家人汪吉利吾之妇，用谋乘醉推落江心，尸首已葬鱼腹，只灵魂不散，欲诉无由。今遇故人，得以面陈，乞为伸理此冤，久当重报。余无所嘱。”韩满听罢，毛发悚然，抱住吴十二道：“贤兄此言是梦中耶？如果有此情，必不敢负。且问当夜落水之时，曾有人知否？”吴十二道：“镇江口李艄颇知。吾与贤弟幽冥之隔，再难会面，今日从此别矣。”道罢，韩满忽身便倒，昏迷半响乃醒。比寻故人，不见所在。连忙转苏州店中见舅，道：“家下有信来催促，特辞知舅回去，无事便来。”吴兰不留。

北归到乡里，访问吴友时，已死过六十日矣。韩满备香纸迳至其灵前哭莫一番。谢氏恨之，不出见。惟吴十二妾陈氏知之，出接纳，悲诉其冤情。韩满抚慰良久而别，回家思量要去告理，没有头绪。体访得谢氏与汪吉成亲，复来苏州见舅，道知故人冤枉之事。吴兰道：“此未有对证，他人事莫惹连累。”

韩满哭道：“小弟与吴友虽是结交，有同生死之誓，正因有不良嫂在，以此疏阔。近日曾以幽灵托我，岂可背之！”吴兰云“既如此，即日包太尹往边赏劳，才回东京，汝即告其家人与主母通奸之情，故人冤可伸矣。”韩满乃依其言，寻夜来东京，侵早入府衙下了状。及审问确实，即差公牌拿得汪吉及谢氏，当厅根勘。汪吉争辩，不肯招认，及令并谢氏监在狱中究问。

数日未决，拯思量：“通奸之弊确有，谋死主人未得证见，他如何肯伏？”乃密召韩满问云：“汝故人既有此托，曾言当日渡艄是谁否？”韩满道：“镇江口李二艄也。”拯知之，次日差黄兴前到镇口，拘得李二艄来衙，问其渡吴十二情由。李艄道：“某日夜深落水之后，彼家人方叫知，待起救时不及矣。”

拯云：“汝试以言语证之。汪吉若果有亏心，必自招认。”遂取出一干人，当厅审问。汪吉见李艄在旁，便有惧色。拯问及李艄搭船来历，李艄指言当夜推落下水事情。汪吉心慌。拯令用严刑拷究，汪吉只得吐实，招出谋死情弊，已成案卷。拯判下，将汪吉、谢氏押赴法场处斩讫，给了赏钱与李艄回去。韩满有故人之义，能代伸冤，访得吴十二妾有生女十四岁，就嫁与韩满之子为妻，承其家业。

第五十三回 义妇为前夫报仇

断云：

李氏能酬前夫志，贤侯判出复褒旌。

奸谋自露冤仇雪，天理昭然报亦明。

话说岳州离城三十里，有一地名平江，人烟稠密，上下张黄二姓尤盛。姓张者名万，姓黄者名贵，二人皆宰屠为生，结交往来，情好甚密。张万家道不足，娶得妻李氏，容貌秀丽。黄贵有钱，尚未有室。

一日，张万生诞，黄贵持果酒往贺。张万欢喜，留待之，命李氏在旁斟酒。黄贵目视李氏，不觉动情，怎奈以嫂呼之，不敢说半句言语。饮至晚辞归。夜里黄贵想着李氏之容，反覆睡不成寐，只思量图那李氏之计。才到五更，黄贵便起来，心生一计，准备五六贯钱，侵早来张万家叫开门。张万听得友人声音，起来开了门，揽入问云：“贤弟有甚事，趁早来我家？”

黄贵笑道：“某亲戚有一猪，约我来买，恐失其信，敬来邀兄同去，若有利息，当共分之。”张万甚喜，忙叫妻起来，入厨中备些早食。李氏便暖一壶酒，整些下饭出来，见黄贵道：“难得叔叔早到寒舍，聊饮一杯，少壮行色。”黄贵道：“惊动尊嫂，万勿见罪。”遂与张万饮了数杯而行。

时天色尚早，赶到龙江日出。晌午，黄贵道：“已行三十余里，肚中饥馁，兄先往渡里坐歇，待小弟到前村沽买一壶便来。”张万应诺，先寻渡去了。须臾间，黄贵持酒来到，有意算他，一连劝张兄饮着数

瓯，又无下酒菜，况行路辛苦，一时醉倒渡里。黄贵觑视前后无人，腰间拔出利刃，从张万肋下刺入，鲜血喷出而死。正是：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送无常总不知。

黄贵既谋死张万，将尸抛入江中，连忙走回，见李氏道："与兄前往亲戚家买猪，不遇回来。"李氏问云："叔既回，兄缘何不归？"黄贵道："我于龙江口相别先回，张兄称说要往西庄问信，想只在靠晚回矣。"言罢迳去。

李氏在家等到晚边，其夫不归，自觉心下遑遑。过三四日仍没信息，李氏愈慌，正待叫人来请黄贵问端的，忽黄贵慌慌张张走得来，佯告李氏道："尊嫂，祸事到矣。"李氏忙问何故。黄贵道："适才我往庄外走一遭，遇见一起客商来说，龙江渡一人溺水身死，弟听得迳往看之。族中张小一亦在，果有尸身浮泊江口，认来正是张兄，肋下不知被甚人所刺，已伤一孔。我同小一请二人移尸上岸，买棺殓之矣。"李氏闻知，痛哭几绝。黄贵佯用抚慰言语劝之，方回。

过了数日，黄贵取一贯钱来送与李氏，道："恐嫂日用缺乏，将此钱权作买办。"李氏受了钱，因念得他殡殓丈夫，又有钱物给度，甚感德之。才过半载，黄贵以重财买嘱里妪行媒，前到张家见李氏，说道："人生一世，草茂一春。娘子若此青年，张官人已自亡故，终朝凄凄冷冷守着空房，何如寻个佳仙，再续良姻？"今黄官人家道丰足，人物出众，不若嫁与他，成一对夫妻，岂不美哉。"李氏道："妾甚得黄叔叔周济，无恩可报，若嫁他本好，怎奈往日与我夫相识，恐成亲之后遭人议论。"里妪笑道："彼自姓黄，娘子宫人姓张，正当匹配，有何嫌疑？"李氏允诺。里妪回信。黄贵不胜欢喜，即备聘礼，于其兄家迎接过门。花烛之夕，极尽绸缪之欢。夫妇和睦，庭无逆言，行则连肩，坐则反股，正是：陡生奸计图人妇，天理昭然不可欺。

越十年，李氏在黄贵边已生二子，时值三月清明节，人家各上坟挂纸。黄贵与李氏亦上坟而回，饮于房中。黄贵酒至醉，乃以言挑其

妻云：“尔亦念张兄否？”李氏怆然，问其故，黄贵笑云：“本不告尔，但今十年，已生二子，岂复恨于我哉。

昔日谋死张兄于江，亦是清明之日，不想尔却能承我之家。”

李氏作笑答云：“事皆分定，岂非偶然。”其实心下深要与夫报仇矣。黄贵醉睡去，次日忘其言语。

李氏候贵出外，收拾衣资，逃归母家，告知兄以此事。其兄李元即为具状，领妹赴开封府具告于拯。拯即差公牌捉拿黄贵到衙根勘。黄贵初不肯认，拯令人开取张万死尸检验，肋下伤一刀痕，明白是尔谋死。拯用长枷监于狱中勘问。黄贵不能抵情，一款招伏。拯乃判下：“谋其命而图人之妻，当处极刑。”

押赴市曹斩首讫，将黄贵家财尽给李氏养赡，仍旌其门为义妇焉。后来黄贵二子已长，因端阳竞渡，俱被溺死。此天理以报，故绝其后也。

第五十四回 潘用中奇遇成姻

断云：

店妇从容通信息，楼中奇遇已成姻。

用中有幸能全偶，孙氏图赃复谪民。

话说福建潘用中，官家之子也。一日随父候差于京师，用中喜吹笛，每次父出必于邸舍楼中傍栏吹之。隔墙一楼，只争二丈许，极是华丽。但见画栏绮窗，朱帘翠幕，一女子闻笛声，垂窥观望，久之，或时揭帘子露出半面。用中见后，因问主人是谁家女子。主人告是黄三郎之女孙，名丽娘也，初亦官宦之家。若是月余。

一日，用中与太学生彭上舍共车出郊游赏，值黄府十数轿赏春游归，路窄，过时相挨，其第五乘轿乃其丽娘也。轿窗皆半推，四目相视不远，用中见那女子，神思飞扬，若有所失，作诗云：谁教窄路恰相逢，脉脉灵犀一点通。

最恨无情芳草路，匿兰含蕙各西东。

用中吟罢暮归。吹笛时，月明如画，又见女卷帘凭栏。用中大诵前诗数遍，适父归舍，遂就寝。

是时黄府有馆宾晏仲举，乃建宁人，次日用中往访之，遂邀至邸楼中设席纵饮，吹笛而乐。见女子复垂帘立听，用中故问云：“对望谁家楼也？”晏曰：“即吾馆所寓矣，主人有孙女，幼年从吾父读书，聪明俊爽，且工诗词。”用中听罢，愈动念情。酒阑晏辞去，女子复揭帘半露其脸。用中醉狂，取胡桃掷去，恰被丽娘接得，即用帕子裹胡桃

复投回与用中。揭开看时，帕上有诗四句云：栏杆闲倚日偏长，短笛无情空断肠。

安得身轻如燕子，随风容易到君旁。

用中读罢呀道：“此真才貌双备，世上罕见！”亦用帕子题诗裹胡桃复掷去。丽娘打开见诗云：一曲临风值万金，奈何难买玉人心。

君若得解相如意，比似金徽恨更深。

丽娘看罢，沉吟半晌，自谓：“俊才少有，若得此人为婚，复何恨焉。”复题诗于帕，裹胡桃掷来。掷去不及楼，坠于檐下，用中即下楼取之，被店妇拾得。用中以情恳告，妇怜而还之，开着帕上诗云：自从闻笛苦匆匆，魄散魂飞似梦中。

最恨粉墙高几许，蓬莱弱水隔万重。

次日，用中谋于店妇道：“若得通见此女一会，当厚报谢。”

店归道：“遇有因便，为尔通达，必有相会之期。”用中欢喜回邸。未数日，店妇有机遇入黄府得见丽娘，密达知潘秀士之情。

丽娘云：“我亦慕其为人，愿见之一面，怎能够通透？”店妇道：“娘子确有此意，今夜当以梯接之于妾房中，可得一会。”

丽娘许诺。店妇回舍，说与用中知之。用中喜道：“事若能就，决不敢负。”

是夜将半，丽娘出楼外等待，店妇以梯接之入房中。潘秀士已秉烛伺候，一见丽娘如天上降下。二人各诉款曲，更深解衣就寝，枕上欢娱，及尽绸缪。天明店妇仍取梯送之而去。用中厚谢于店妇。自是往来将有一月，并无知者。忽夕丽娘来见用中云：“家人颇知其事，亲

若究问，其罪难逃，不如随君走去远处他乡，庶得长久相从。”用中依其言，见父推事故，言归省母亲，乃备船只于河口等候，约定日期，与丽娘走离京师，就是店妇亦不知其去。

过数日，黄府得知此事，即令家人林浩沿路跟寻。将二十日，赶至扬州，已捉住夫妇二个，解送回府。黄三郎具告于孙御史衙门，将用中监系狱中。其时用中之父已听调于河北，亲友故人散离东京，无得顾视，受苦万千。丽娘要送些衣食与之，又不能通透。三郎要将女孙嫁与赵指之子，已受了聘礼，意要谋死用中，遣人将金带一副、珍珠二斗，密送与孙御史，令他打死用中。孙御史已受其贿，就问用中死罪，吩咐狱卒结果之。

狱卒不忍，为他报之其父。

其父闻知消息，即来开封府投告于包太尹。及狱中取用中根勘，已见其形体羸瘦，危困甚苦。当堂供招前情。拯又恐未实，再拘店妇问之，诉说与用中相同。勘审明白，差公牌唤得黄三郎到衙，责之云：“汝孙女初未嫁人，潘用中不曾纳妇，虽两下有不待父母之微愆，其为匹配，亦相当矣。汝何得重贿官物，要致人于死地？自得何罪？”三郎低首无语。拯令将此一干人监下。次日奏知仁宗，仁宗旨下：“孙御史是重任衙门，受着私物，国法旧例，罢职为民；黄丽娘仍前与潘用中为婚；黄三郎造意不善，虽未得行，罚金五千缗。”拯依拟判讫。黄丽娘与用中竟谐伉俪，夫妇甚感包公之德，都下宣传此事，以为奇遇也。

第五十五回 断江侩而释鲍仆

断云：

奸恶谋财祸及彼，包公明鉴竟伸冤。

昭昭天理逃难迹，一鞫黄氏已获全。

话说江州在城有二盐侩，皆惯通客商，延接往来之家。一姓鲍名顺，一姓江名玉。二人虽是交契，而江多诈，而鲍敦实。鲍侩得盐商抬举，置成大家，娶城东黄亿女为妻。黄氏贤惠善处，馈中饮食，不拘长幼皆得均匀，以此内外都欢悦，随其所令。过鲍门二年，生有一子，名鲍成，年将十岁，不事诗书，专好游猎，父母禁之不止。

一日，鲍成领家童万安出打猎，潘长者花园里，见柳树上一黄莺，鲍成放一弹打落园中。时潘长者众女孙在花园游戏，鲍成着万安人园里拾那黄莺。万安进前，见园中有人，不敢入去，成云："尔如何不捡黄莺还我？"万安答道："园中有一群女子，如何敢冒进？需待女子回转，然后取之。"鲍成遂坐亭子上歇下。及到午时女子回转去后，万安越墙入去，寻那莺儿不见，出来说知鲍成："没有莺儿，莫是那一起女子捡得去了？"鲍成大怒，擘面打去，万安鼻上受了一拳，打得鲜血迸流，大骂一顿。万安不敢作半声，随他回去，亦不对主人说知。

黄氏见家童鼻下血痕，问之云："今日令尔与主人上庄，去也未曾？"万安不应，黄氏再问，万安只得将打猎事情、因失落莺儿被责之事说了一遍。黄氏怒云："人家养子要读诗书，久后方与父母争得气，有此不肖，专好游荡闲走，却又打伤家人！"即将猎犬打死，使用器物

尽行毁之，逐于庄所，不令回家。鲍成深恨万安，常要生个恶事捏他，只是没有机会处，遂忍在心。

是时江侩虽亦通盐商，本利折耗，做不成家。因见鲍侩富贵，思量要图他的金银。一日心生一计，前到鲍家叫声：“鲍兄在家否？”适黄氏正在廊下裁衣服，听见有人唤丈夫声，连忙出帘外来看，却是江某。黄氏揭起帘子相见道：“江叔叔，请入里坐。”江某答云：“要见鲍兄商量一经纪事。”黄氏云：“适与盐商入江口，少刻便回。”道声才罢，鲍恰归来，入见江某，不胜之喜，便令黄氏整酒礼待之。筵席已备，江鲍对席斟酒，二人席上正说及经纪间事，江某笑云：“有一场大利息，小弟要去，怎奈缺少银两，特来与兄商议，需会着财本而去，方能入手。”鲍问甚事，江答曰：“苏州巨商有绫锦百箱，不遇价，愿贱售之回去。此行得百金可收其货，待价而沽，利息何啻百倍？”鲍是个爱财之人，闻知欢然，许同去。约以来日在江口相会。江饮罢辞去。鲍以其事与黄氏道知，黄氏甚不乐，而鲍某意坚难阻，即收拾百金，吩咐万安挑行李后来。

次日侵早，鲍携金迳出门，将到江口，天色微明，江某与仆周富并其侄二人，备酒先在渡中等侯，见鲍来即引上渡。江云：“日未出，露气弥江，且与兄饮几杯开渡。”鲍依言不辞，一连饮十数杯早酒，颇觉醉意。江某务劝其饮，鲍以早酒不消许多。江怒云：“好意待兄，何以推故？”即袖中取秤锤投之，正中鲍目，昏倒在渡。二侄竟进搏杀之，取其金，投尸于江回来。比及万安挑行李到江口，不见主人所在。等到日午，问人皆道未有，万安只得回来，见黄氏云：“主人未知从哪条路去，已赶他不遇而回。”黄氏自觉心动，怏怏而已。

待过三四日，忽报江某已转，黄氏即着人问之，江某道：“那日等候鲍兄不来，我自己开船而去。”黄氏听回报，惊慌屡日，令人四处体访，并无消息。鲍成在庄所闻，忖道：“此必万安谋死，故挑行李回来瞒过。”即具告于王知州。拘得万安到衙根问，万安苦不肯招。鲍成立

地禀复说是积年刁仆，是其谋杀无疑。王知州信之，用严刑拷勘，万安受苦不过，只得认个谋杀情由，长枷监入狱中。结案已成，该正大辟。

是冬，仁宗命拯审决天下死罪，万安亦解赴东京听审。拯问及万安案卷，万安悲号不止，告以前情罢，乃云：“前生当还主人死债矣。”拯忖道：“白日谋杀人岂无见知者？若利主人之财，则当远逃妖，宁肯自回为尔告首？”便令开了长枷，散监狱中，密遣公牌李吉，吩咐前到江州鲍家体访此事，若有人问万安如何，只道已典刑矣。李吉领旨去了。

当下江某得鲍百金，遂致大富。及闻万安问抵命，心常忽忽，惟恐发露。忽夜梦见一神人告云：“尔将鲍金致富，屈陷他仆抵命，久后有穿红衫妇人发露此事，尔宜谨慎。”江梦中惊醒，密记心下。一月余，果有穿红衫妇人携钞五百贯来问江买盐。江俄然在心，迎接妇人至家，甚礼待之。妇人云：“与君未相识，何蒙重敬？”江答曰：“难得贵娘子下顾，有失迎款，但要盐，须取好的送去，何用钱买？”妇人道：“妾夫于江口贩鱼，特来求君盐腌藏，若不受价，妾即转买于他侩。”

江惟谨从命，倍价与盐。妇人正待辞行，值仆周富捧一盆秽水过来，滴污妇人红衣。妇人甚怒，江陪小心谢恳道：“小仆失方便，万乞赦宥，情愿赏衣资钱。”妇人犹恨而去。江怒，将仆缚之而挞，二日才放。周富不胜其恨，迳来鲍家见黄氏，报知某日谋杀鲍顺劫金之事。黄氏大恨，即令具告于官。周富进道：“若在本州告首，尔夫之冤难雪。惟开封府包丞相处方得伸理。”

黄氏正忧虑间，适李吉入见黄氏，称说：“东京而来，缺少路费，冒进尊府，乞觅盘粮而已。”黄氏便问：“尔自东京来，曾闻万安狱中事否？”李吉道：“已处决矣。”黄氏听罢，悲咽不止。李吉问故，黄氏云：“今谋杀夫者已知明白，误将此人抵命矣。”李吉不隐，方乃直告

包公差来体访之由。黄氏取过花银十两，令公人带周富寻夜赴东京，入府衙见拯告首前情。拯审实明白，即发遣公牌到江州，拘江一干犯人到衙前，用长枷监于狱中根勘。江不能抵讳，一款招认谋害鲍某事情。

拯叠成案卷，问江某叔侄三人偿命；放了万安；追还百金，给一半赏周富回去。当下万安得明冤情，不致枉死，而被害者仇魂得复雪，虽是天理昭彰如此，而包公德量千载之下其盛矣哉。

第五十六回 杖奸僧决配远方

断云：

宋女嫌疑遭弃逐，奸僧施计怎逃刑。

包公千载声名盛，一鞫从交法令明。

话说东京离城二十里，有一地名新桥，有富人姓秦名得，原亦有名之裔，娶南村宋泽之女秀娘为妻。秀娘性格温柔，幼年知书，其父爱之，使就邻里李先生学。秀娘明敏过人，凡书一经目遂记之不忘，以此诗词歌赋，缀联成诵，大为人所重。

年十九岁过秦得门后，待人礼客，馈中饮食，甚称夫意。

一日秦得表兄有婚姻之期，着人来请秦得。秦得与宋氏道知，迳赴约而去。表兄许大郎见秦得来到，不胜欢喜，设酒礼相待，一连留款数日。宋氏悬望不回，因出门首等候，忽见一僧人远远来到。那僧人：头顶三山帽，身穿百纳衣。

钵盂随手捧，诵偈不暂离。

将近行过秦宅门首，见宋氏立于帘子下，僧人只顾偷目视之。不提防石路冻滑，正向前长揖，忽跌落于沼中。时冬月寒冻，僧人走得起来，浑身是水，战栗不有当。秀娘见而怜之，叫他入来，在外舍坐定，连忙入厨下烧着一堆火出来与僧烘干衣服。那僧人口称感德，就附火边烘焙衣服。秀娘又持一瓯汤出，与僧人饮讫。秀娘问其从何而来，和尚道：“贫僧住居城里西灵寺，日前师父往东院未回，特着小僧去接。适行过娘子门首，不觉路边水冻石滑，遭跌沼中。今日不是娘

子施德，几丧性命。”秀娘道：“尔衣服既干，可就前去，倘夫主回归，见知不便。”僧人应诺，正待拜辞而行，恰遇秦得转来，见一和尚坐舍外烤火，其妻亦在旁边，心下大不乐。僧人怀惧，迳抽身走去。秦得入问妻僧人从何来之故，宋氏不隐，具知：“遭跌沼中，我怜而取火与之烘焙衣服。”秦得听罢怒云：“妇人女子不出闺门，邻里间有许多人，若知尔取火与僧人，岂无议论？

秦得是个明白丈夫，如何容得尔不正之妇？”即令：“速回母家，不许再入吾门。”宋氏低头无语，不能辩论，见其夫决意要逐她，没奈何只得回归母家。母氏得知弃女之由，埋怨女身不谨，惹出丑声，甚轻贱之，虽是邻里亲戚亦疑其事。秀娘不能自明，悔之无及，忧闷累日，静守闺门不出。每对更残，寂寥无赖，因述古体几篇以自怨。

诗曰：挑尽残红苦夜长，萦心万事已参商。

朔风不管人憔悴，暗送铃声到枕旁。

又诗曰：倚栏频问夜如何？待月中庭欲睡迟。

砌壁蛩虫如诉怨，不关风景自生悲。

又诗曰：遥睹空中一宝轮，楼台深处避飞尘。

自来自去无相管，肯念凭栏有待人？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宋氏女为夫所弃，在母家有一年余。

当下那僧人闻知宋女被夫弃逐出，便生计较，走离西灵寺，还俗长发，改名刘意，要图婚宋氏。尝言“和尚财人心”，此语说得真。比及发齐，遂投里媪来宋家议亲。里媪先见秀娘之父，说道：“小娘子与秦官人不睦，故以丑事压之，弃逐离门，未过两个月，便议刘宅女为室，不思量令娘子，如此背恩负义丈夫，顾恋他什么？老妾特来议

亲，要与娘子再成一段好姻缘，未知尊意允否？”其父笑道：“小女子不守名节，遭夫逐弃，今留我家，常自怏怏而已。肯嫁与否，由她心意，此则我不敢主张。”里妪遂入见其母亲，道知与小娘子议婚之事。其母欢悦，谓妪云：“我女儿被逐来家，有一年余，闻得前夫已婚他家之女，往日嫌疑未息，既有人婚，情愿劝我女出嫁，免得人再议论。”里妪见允，即回报于刘某，刘某暗喜。

次日，备重聘于宋家。纳姻初到，秀娘闻知此事，悲哀终日，饮食俱废。怎奈被母所逼，推托不过，只得顺从，归于刘氏之门。花烛之夕，刘氏不胜欢喜，亲戚都来作贺。待客数日完备，刘某重谢里妪。秀娘虽则被前夫弃逐，其心自谓彼无亏行之情，亦望久后仍得团圆。谁想遭僧人之计，已失身于他人。刘某虽则爱恋秀娘，秀娘终日怏怏，慕念前夫不忘，曾自述一律以见志云：默默伤心只自言，好姻缘化恶姻缘。

回头恨折章台柳，赧面羞看玉井莲。

只为羹汤轻易泄，遂交鸾凤等闲迁。

谁人为挽天河水，一洗前非共往愆。

将半载间，一日刘某为知己邀饮，甚醉而归，正值秀娘在窗下对镜而坐。刘某原是个僧人，淫心协荡，一见秀娘，乘兴醉抱住，遂戏谑云：“尔能认我否？”秀娘俄答云：“不能认。”

刘某曰：“独不记那被跌沼中，多得娘子取火来与那僧人乎？”

秀娘惊问：“原何却是着俗家？”刘某曰：“汝虽聪明，不料吾计。自当日闻汝被夫逐弃归母家，我遂长发，待成冠后，遣里妪议亲，不意娘子已得在我边头。”秀娘听罢，大恨于心。过数日逃归，见父说知此情，其父怒恨：“我女儿施德于尔，反生不良！”遂具状迳赴开封府

衙陈告于拯。拯差公牌拘得刘某、宋氏来证。刘某辩问，不肯认。拯再拘西灵寺僧人勘问，委的逃离寺里还俗之徒。拯令取长枷监于狱中根究，刘某不能抵讳，供谓：“妇人既归母家，方即归俗长发。”拯乃判云：“失遭跌已出有心，长发问亲真大不法。”将刘某决杖脊配千里，宋氏断归母家。后来秦得知妻无其事，再遣人议续前姻。秀娘亦绝念不思归家矣。于是宋氏之名节方雪于僧人之决配，亦审矣。

第五十七回 续姻缘而盟旧约

断云：

罗女还魂成夙偶，何巡赃污已休冤。

包公案律真奇异，张子依然续旧弦。

话说浙东张忠。父与罗仁卿邻居。张家原是宦族而贫难，罗家骤兴而富贵。宋仁宗年间，两家同日生产，张家生子名幼谦，罗家生女名惜惜。二人稍长，罗家以惜惜寄学于幼谦家。

人常戏谓曰：“同生日者，何不结为夫妇？”张、罗私以为然，密立券约，誓必谐老。两家父母不知也。年十数岁，尚同席读书，常眉来眼去，情意洽浃。一日，私会合于斋东石榴树下，自后往来无间。

次年，罗女不复来馆，张子思念前情，虽屡至罗门，怎奈庭院深幽，终不能见。至于张子书一词，名《一剪梅》，自写其怀云：同年同日又同窗，不似鸾凤，谁似鸾凤？石榴树下事匆忙，为结鸳鸯，拆散鸳鸯。

一年不到读书堂，教不思量，怎不思量？朝朝暮暮只烧香。有分成双，只愿成双。

过数日，忽惜惜遣婢来看张子。张子甚喜，即折窗前初开梅花一枝，作诗一首云：

昔人一别恨悠悠，犹把梅花寄陇头。

咫尺花开君不见，有人独自对花愁。

题毕，并前词付婢而去。惜惜得之读罢，不胜其情。

又次年，张子随父寓居越州。越州太守闻其才学，留于斋中肄业，两年方归。罗女闻之，即遣婢送金钱十枚、相思子一粒与张。张收之大喜，语婢云："欲与娘子一会，不知肯许否？"

婢答云："娘子亦常念君不忘，昨闻归来，特遣妾将此物与君，正待表后日相见之意，宁不肯许？尚待有机会处，良缘还在矣。"

张子闻其言甚悦，复书一诗与婢，归达惜惜。其诗云：一朝不见似三秋，真个三秋愁不愁?

金钱难买樽前笑，一粒相思死不休。

张子自得罗女赠金钱，常掷以为戏，适母见而问之。张子不隐，告母得之于罗女。母觉其意，次日遣妪问婚。罗父母嫌其家贫，不许，对里妪云："归见张母需云：若会令郎及第做官则可。"里妪领诺，回报于张家。母知事不谐，遂寝其议。

明年，张子又随父同越州太守候差于京，两下音讯遂绝。

待数年方归，而罗女已受富室辛氏之聘矣。张子闻之大恨，若有所失，因作词名《长相思》云：天有神，地有神，海誓山盟字字真。如今墨尚新。

过一春，又一春，不解金钱变作银。如何忘却人?

次日，张见里妪，恳告其情。里妪怜之，密送此词与罗女道知。罗女见词含悲，对里妪云："今虽受聘，乃父母意，但得君来一会，宁与君俱死，永不愿与他人俱生也。归见张生，当以妾言达之。"里妪辞归，告张以啰女之情。张子怏怏而已。

数日，张子正倚栏看花，若有所思，适罗女遣婢来约张云：“娘子花园后墙，有山茶数株，可以攀援，及墙有竹梯置墙外以度，今夜令君子于此等候，娘子要见君一面矣。”张听罢，欢然答婢云：“娘子确有此意，谨当赴约。”婢去后，至中夜，张子于墙外凡伺候三日而失期。张怀恨甚，至而赋诗云：

山茶花树隔东风，何啻云山万万重！

销金帐暖贪春梦，人在月明风露中。

次日复遣里妪递去。女言：“三夕不寐，无间可乘，非妾失信也。”约以：“今夕烛灯后为期，令张君速来。”里妪回达于张。是夜至期，张迳往候之，果有竹梯在墙，遂登墙缘树而下。女延入室登阁，两叙前情，极其缱绻。遂订后期，以楼西明三灯为约，遇只一灯，不可候也。张如约，自后或一二夕，或三四夕，常会于罗女阁中。知其事者，唯侍妾一人而已。

月余，父有湖北之行，欲携张同往。张乘夜见罗女道知，二人相对泣下。女赠金帛甚厚，曰：“幸未出嫁则君比归尚有会期，否则君其索我于井中，结来世姻矣！”张、罗久之而别。

次年，张有赴试之期，先归乡里候考。罗女亦拟是冬出嫁，闻张归，即遣婢约以今夕相会，且书《卜算子》词一阙以达，书云：幸得那人归，怎使教来也。一日相思十二辰，真是情难舍。

本是好姻缘，又怕姻缘假。若是教随别个人，相见黄泉下。

张得婢所言，如约而往。及见，女喜且怨曰：“享有会期，子若迟之，则姻缘非所望矣。”张怆然答云：“使天若从吾二人之意，当时深盟，宁敢忘哉？”罗女云：“从今当与君极欢，虽死无恨。君少年才俊，前程未可量，妾不敢以世俗儿女态，邀君俱死也。”相对泣下。久

之，张索续和其《卜算子》云：去是不由人，归怎由人也。罗带同心结到成，底事教拚舍？

心是十分真，情没些儿假。若是归迟打桌篦；甘受三千下。

此时更深人散，二人解衣就寝。枕上叙欢，不让刘阮之天台也。自是无夜不往。

半月余，罗父母颇有所觉，密候捉了张子。罗女闻知，遂投井而死。及父母寻究，得知将一日矣。救之不及，深恨于张，将张执送有司，告以谋杀其女。是时浙东安抚何某极赃污，而辛氏有巨赀，重行贿赂，上下买嘱，务令问张以谋杀之情。何根勘数日，张不肯招，已遭严刑，体无完肤，用长枷监系于狱中。张母遣信报其父，父恳湖北师关节安抚，亦不能解，竟坐死罪，惟待冬月处决，而辛氏谓张必不能出矣。

忽包公案行浙东，于西街经过，忽旋风骤起，绕定马首不散。拯疑怪异，遣牌军薛霸随风探视。那阵风却从罗宅东廊而止。薛霸回覆于拯。拯拘罗仁卿问之。仁卿答云："东厢无别缘故，只因小女日前投井身死，殡殓于此。"拯忖道："想尔女死得不明。"发遣去后，是夜秉烛坐于东厅，两边军牌齐齐听候。正是：日里贤侯明万里，夜间断事活阎王。

初更已尽，忽见一女子，有十八九年纪，伏于阶下，号哭不止。左右见之，各道："此又冤愆来告状矣。"拯问："汝谁家之女，有甚不明，从实说来。"罗女云："妾乃仁卿之女惜惜，不合私约张家子幼谦为妻，父母厌贫慕富，将妾许适辛氏，妾饮恨投井身死，父以谋害情诬于张。辛氏有钱，重贿权官，狱成，按拟张君罪决矣。阴君怜妾阳数未尽，且与张子夙缘还在，近嘱芽山董真人有丸丹能还妾之魂魄，特来诉明，乞怜作主。"言讫，化风而去。拯听罢，退入寝室。

次日开衙，先究是事。调取张案卷审实，供招与罗女所诉同，即当堂去了长枷。拯心生一计，差人拘得罗仁卿来，问云：“汝女死去几时？”罗答云：“有一月矣。”拯云：“被人所谋，当验有伤。”即着人开棺取验，视罗女面色如生，一些不改。拯云：“且待成此一段姻缘，然后判断。”逐差公牌往芽山请董真人来到。拯以其情道知。真人云：“才一月，可以救矣。”

即取丸丹调汤灌之。一服时，罗女醒来。父母皆喜。真人辞归。拯取一干人，再问罗父：“尔女曾受辛氏之聘，愿嫁之乎？”仁卿道：“自那日女儿身死，聘财即退还去了。”拯云：“今许适张家否？”仁卿道：“我之初心亦曾许嫁，只待得官方许成亲，不料吾女坚愿随之，惹此奇祸；今幸复生，岂得不嫁之乎？”拯笑道：“若此之故，告是谋死，自得何罪？”仁卿叩首服罪。拯遂判罗惜惜与张幼谦为婚。辛氏问以买嘱之罪，罚钞五百缗入库；具疏劾奏何巡抚赃污。一月领仁宗旨下，黜罢何巡抚之职。是时浙东以包公为张、罗了此一段姻缘，甚播扬之。明年张登科，仕至于卒，夫妇偕老焉。

第五十八回 决戮五鼠闹东京

断云：

不是包公寻法兽，千年异怪怎教除？

知音君子休频笑，此段难为说有无。

话说清河县离城十五里，有秀士施俊，原亦宦族，娶城里何有钱之女为妻。何家极富，只一女，名赛花，容貌秀丽，针指精通。自过施氏之门，饮食措办，尽父家所给，施俊得以攻于书史，而有功名之念。

一日，闻东京开科取士，要辞妻前往赴试。何氏劝之云：“荣枯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室下更无亲人，君身去后，妾靠于谁？

若使前程有在，尚待来科不迟。”施俊云：“尔父之家知我赴京，必遣婢妾来相伴。十年灯窗，岂宜错过？多则一年半载便回矣。”何氏见其意坚要行，再不阻谏。次日整备行李起程之际，岳丈遣家人送得盘缠银十两来相赠。施俊受了，不胜之喜，辞别妻室而行。正是：分明一把离情剑，割断河桥送泪痕。

时值三月初旬，春光正匀。路上花红柳绿，融和天气。施俊与家童小二于途中晓行夜住，饥食渴饮，行了数日，已到山前店，遇晚投宿。原来本地那山盘旋六百余里，后面接西京地界，幽林深谷，崖石嵯峨，人迹所不到，多出精灵异怪。有一天，西天走下五鼠精，神通变化，往来难测。或时化老人出来脱骗客商财物，或时化女子迷人家之子弟，或时化男子惑富室之美妇。其怪以大小呼名，有鼠一、鼠二之称。聚穴在瞰海岩下。

一日，其怪鼠五正待寻人迷惑，化一店主人在山前延接过客，恰遇施俊生得清秀，便问其乡贯来历。施俊告以住居，要往东京赴试之事，其怪暗喜。是夜备酒礼待之，与施俊对席而饮。酒中论及古今，那怪答应如流，明见万里。施俊大惊，忖道：“此只是一店家，恁的博闻！我读十年经史，亦不能记忆许多经典。”因问：“足下亦知学否？”其怪笑道：“不瞒秀士说，三四年前，亦赴两遭试，时运不济，科场没份，故弃了诗书，开一小店于本处，随时度日。”施俊深敬之。饮到更深，那怪心生计较，呵一口毒气于酒中，递与施秀士饮之。施俊不饮那酒便罢，才饮下口，便昏闷迷倒于座下。小二连忙扶起，引入客房安歇。施俊腹中疼痛难熬，小二慌张，又没寻个医人处。

延至天晓，已不见昨夜那店主人，里头房子却有老妪出来。小二恳告主人饮酒昏迷之故，望有汤求得些。老妪问其来由，小二将前事一一具知。老妪惊云：“汝主人又遇怪中毒矣。”

小二问其故，老妪道：“此处出异怪，不时出来迷惑客商。昨日店主人即其怪之变化，汝主人酒中被放毒气，若救之迟，则命必丧矣。”小二听罢，即拜恳老妪救治之方。老妪云：“我不能救治，除往芽山求董真人丸丹来饮下，便可吐出原毒，方能救理。”小二云：“此去芽山几多路程？”老妪云：“趁早行，一日赶到。”小二入房中对主人说知其事。施俊惊忧，即用银五两作见礼，着小二往芽山投董真人去了。正是：只为功名来赴试，惹出灾患动朝廷。

当下那妖怪竟脱身变化作施俊模样，抛走归来。何氏正在房中梳妆，听得夫婿回转，连忙出来看时果是，笑容可掬，因问：“才离家二十余日，缘何便回？”那妖怪答道：“将近东京，途遇赴试秀士，说道科场已罢，才子散离都下，我闻得遂不入城，抽身回来。”何氏云：“小二如何不同回？”妖怪答云：“小二不会走路，我将行李寄他朋友带回，着他随之，在后未到。”何氏信之，遂整早饭与妖怪食毕，亲戚来

望，都见是真的。自是那怪与何氏取乐，岂知真夫在店中受苦？正是：云散雨收成远别，花红柳绿为谁春？

又过了半月日，施俊在店中求得董真人丸丹药调汤饮之，果获安痊。比及要上东京，闻说科场已散，与小二辞谢老妪回来。又是梅黄麦熟天气，中处乍热难行，缓缓归到家里，将有二十余日。小二先入门，恰值何氏与妖精在厅后饮酒。何氏听见小二回到，便起身出来问云："汝缘何归得仍迟？"小二答云："休道归迟，险些主人命亦不保。"何氏问是哪个主人。小二道："同我赴京去的，又问是哪个主人？"何氏笑云："尔于路上躲懒不赶行，主人先回二十余日矣。"小二惊道："说哪里话？主人与我日里同行，夜则同睡，寸步不离，汝何说他先回？"何氏听罢，疑惑不定。忽施俊人得门来，见了何氏，相抱而哭。其妻正诉被怪脱形来迷之事，那妖怪听得，走出厅前喝声："是谁敢戏吾妻？"施俊大怒，近前与妖相闹一番，被妖赶逐而出。邻里闻之，无不惊愕。施俊没奈何，只得投见岳父，诉知其情。岳丈甚忧，令之具状告于王丞相府衙。

王丞相审状，大异其事，即差公牌拘妖怪、何氏一干人来问，跪于阶下。王丞相视之，果二施俊无二样矣。左右见者皆言："此除包太尹能明此事，可惜其在边庭未回也。"王丞相唤何氏近前约审之。何氏一一道知前情。丞相云："尔亦曾验真夫身上有甚证迹否？"何氏云："妾真夫右臂有黑痣可验。"王丞相先唤得假的近前，令其脱去上身衣服，验右臂上没有黑痣。丞相看罢忖道："这个是妖怪。"再唤真的验之，果有黑痣在臂。丞相便令真施俊跪于左边，假施俊跪于右边，着公牌取长枷靠前，吩咐道："尔等验一人右臂上有黑痣者是真施俊，无者是妖魔，即用长枷监起。"比及公牌向前验之，二人臂上皆有黑痣，不能辨其真伪矣。王丞相惊道："好奇怪，适间只一个有，才问及，便都有了。"且令俱收起狱中，明日再审。

妖怪在狱中不忿，取难香呵起。那瞰海岩下四个鼠精出游，闻得难香，方知五鼠收狱。四鼠商议，便来救之。四鼠乃变作王丞相形体，次日侵早坐堂上，取出施俊一干人阶下审问，将真的重责一番，施俊含冤无地，叫屈连天。忽真的王丞相入堂，见上面先坐一个，大惊，即令公人捉下。假的亦发作起木，着公吏捉下真的。霎时间乱作一堂，公人辨不得真假，哪里敢动手？当下两个王丞相争辩于堂上，看者各都痴呆了。有个老吏见识明敏，近前禀云：“二丞相不知真假，纵辩论连日，亦是徒然，除非朝见仁宗皇帝，经圣旨便明哪个是真的了。”王丞相然其言，即同妖怪朝见仁宗。

仁宗闻此事，亦欲观之，遂降敕宣二丞相入朝。比及二人朝见，妖怪作法神通，喷一口气，仁宗眼遂昏，不能明视，传旨命将二人监起通天牢里，候在今夜北斗上时，定审出那个假的。原来仁宗是赤脚大仙降世，每到半夜，天宫亦能见之，故如此云。真假二丞相既收牢中，那妖怪恐被参出，即将难香呵起，瞰海三个鼠精闻得，商量着第三位来救。那鼠三灵通亦显，变做仁宗面貌。未及五更，已占坐了朝元殿，会百官勘问其事。真仁宗却早出殿，文武官见有二圣上，各各失色，嗟呀道：“哪曾见朝廷里有这等异事？”遂会同众官入内见国母，奏知其事。国母大惊，使取过玉印，随百官出殿审视，端的两仁宗无异。国母道：“尔众臣休慌，真圣上掌中左有‘山河’右有‘社稷’之纹，看取哪位没有，便是假的。”众臣辨验之，果然只有真仁宗掌中有此纹，一个没有。国母传旨将假的监于通天牢中根勘去了。那假的惊慌，便呵起难香。鼠一鼠二闻知烦恼，商量：“鼠五好不分晓，生出这等大狱，事干朝廷，怎得走脱？”鼠二道：“我只得前去救他们回来。”鼠二遂作神通，变做假国母升殿，要取牢中一干人放了。忽宫中国母传旨，命监禁者不得走掉妖怪。比及文武知有二国母之命：一要放脱，一要监禁，正不知哪个是真国母矣。

仁宗因是不决，忧虑屡日，寝食俱废。众臣奏道：“陛下可差使，命往边庭宣丞相回，方得明白，其他人没奈之何。”

上允奏，亲书诏旨，差使臣赍往边庭。宣读毕，包拯闻命，即随天使回朝，拜见仁宗。退于便殿，以妖魔异迹事说知于拯。

拯乃奏："陛下勿忧，当今圣天子在上，量此妖孽不久当除，容臣数日，务要审理明白，回奏于陛下。"上大悦，赐御酒并金花于拯。

拯谢恩退朝，入开封府衙，唤过二十四名无情汉，取出三十六般法物，齐齐摆列堂下，于狱中取出一干犯罪来问，委的有二位王丞相、两个施秀士、一国母、一仁宗。拯笑道："内中丞相、施俊未审哪个真假，国母与上位是假必矣。"且令监起，明日牒知城隍，然后判问。四鼠精被监于一狱，面面相觑，暗约道："包公说道牒知城隍，必证出我等本相，虽是动作我们不得，怎奈上干天怒，其能久隐遁哉？可请鼠一来议。"

众妖遂呵起难香。是时鼠一正来开封府体探消息，闻得是包丞相勘问，笑道："待我变个包丞相，看你如何判理？"即显神通，变做假包公，坐于府堂上判事。恰遇真包公正出牒告城隍转衙，忽报堂上有一包公在座。包公笑道："这孽敢如此欺诳！"

迳入堂上，着令公牌拿下。那妖魔走下堂来，乱作一处，众公牌正不知哪个是真的，如何敢动作？堂下包拯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抽身吩咐公牌："尔众人紧守衙门，不得走漏消息，待我出堂方得上堂听候。"公牌领诺，包拯退入后堂，那假的故在堂上理事，只是公牌疑惑，不依呼召。

只说包拯入见李夫人道："异怪难明，吾当诉之上帝，除此恶孽。尔将吾尸用被紧盖牀上，休得举动，多则二昼夜便转矣。"李夫人疑虑，不允其说。拯道："我阳数未尽，平素又无谄屈之事，岂有不醒之理？尔但放心毋虑。"李氏从其言。拯取衣领边所涂孔雀血慢嚼几口，拯便死去。那灵魂直到天门。

天使引见玉帝，奏知其事。玉帝闻奏，命检察司曹查究何孽为祸。司曹奏云：“是西方雷音寺灵怪五鼠精走落中界作闹。”玉帝闻奏，欲召天兵收之。司曹又奏：“天兵不能收，若赶得紧，此孽必走入海，为害尤猛，除非雷音寺世尊殿前宝盖笼中一个玉面猫能伏之。若求得来，可灭此怪，胜如十万之天兵矣。”

玉帝即差天使往雷音寺求取玉面猫。

天使领玉牒到得西方雷音寺，参见了世尊，奉上玉牒。世尊开读，知其意，与众佛徒议之。有广方大师进云：“世尊殿上离此猫不得，经卷极多，恐防鼠耗。若借此猫与去，有误是事。”世尊云：“玉帝旨意，焉敢不从？”大师云：“可将金睛狮子借之，玉帝若究，可说要留猫护经，玉帝亦不见罪。”世尊依其言，将金睛狮子付天使而去。玉帝召拯，欲交此兽与行。司曹见之奏云：“文曲星为解东京大难，不辞一死来此，这兽不是玉面猫，枉费其功。望圣上怜之，取得真的与之而去。”玉帝允奏，复差天使同拯来雷音寺走一遭，令恳世尊求取。拯随天使来西方见世尊，参拜恳求，初则世尊不允，有大乘罗汉进云：“文曲星亦为生民之计，千辛万苦到此，世尊以救人为心，岂不念是哉？当借之与去。”世尊依言，便令童子取过宝盖笼。拯见笼内一兽，端的异宝：眼吐金光焰，脚舒铁爪坚。

满身花锦色，吼叫撼山川。

世尊取出灵猫，诵偈一遍，那猫遂伏身短小，付与拯，藏于袖中，又教之捉鼠之法。拯拜辞世尊，同天使回见玉帝，奏知借得玉面猫来。玉帝大悦，命太乙天尊以杨柳水与拯饮了，其毒即解。比及天使送出天门，拯于牀上醒来，已死去五日矣。

李夫人甚喜，即取汤来给拯饮了。拯对夫人道知：“于西天世尊处借得除怪之物来，休泄此机。”夫人道：“于今怎生处置？”拯密道：“尔明日入宫中见国母道知，择定某日，南郊筑起高台，方断此事。”

夫人依命，次日乘轿进宫中，见国母奏知。国母依议，即宣狄枢密吩咐：“南郊筑台，不宜失误。”

狄青领旨，部军兵向南郊，按仪式筑起高台完备。拯在府衙里吩咐二十四名雄汉，择定是日前赴台上审问。哄动东京城军民，哪个不来看包公判此异狱。

当日，真仁宗、假仁宗，真国母、假国母与二丞相、二施俊都立台下，文武官摆列两厢，独真包拯在台坐定。那假包拯尚在台下争辩。将近午时，拯于袖中先取出世尊经偈念了一遍，那玉面猫伸出一只脚似猛虎之威。闻鼠起，眼里吐出一道金光，号咆飞下台来，先将第三鼠咬倒，却是假仁宗。二鼠露形要走，被神猫伸出左脚抓住，又仲右脚抓了那鼠一，放开口一连咬倒。

台下军民见者，齐呐一声喊。那假丞相、假施俊二鼠变身走上云霄，神猫飞上，咬下一个，是第五鼠，单走了第四鼠。那玉面猫不舍，一直随金光追赶去了。台下文武官见除了此怪，无不喝采。包拯下台来，见四只大鼠约长一丈，手脚如人，被咬伤处尽出白膏。拯奏：“此尽人精血所成，可令各卫军宰烹食之，能强筋力。”仁宗准奏，敕令军卒抬得去了。

仁宗整驾入朝，文武各拜贺，仁宗大悦，宣拯上殿面慰之云：“夫人奏知，朕多亏卿勤劳，决断此怪，卿真天人也。”拯顿首奏：“皆托陛下洪福。”上设宴款待文武，命儒臣略纪其异。拯饮罢，退回府衙。发放施俊带何氏回家。仍得团圆。而后何氏只因与怪交媾，受其恶毒更深，腹痛莫忍，施俊取所得董真人丸药饮之，何氏乃吐出毒气而愈。夫妇感慕包公之德，设牌于家，不烦旦夕拜祝之矣。此段公案名《五鼠闹东京》，又名《断出假仁宗》，世有二说不同。此得之京本所刊，未知执是，随人所传。

第五十九回 东京决判刘驸马

断云：

背义之人刑不恕，有仁之子受皇恩。

从来布施天昭报，持饭与老僧善人。

话说登州管下有一地名市头镇，居民稠密，人家并靠河筑室，为恶者多，行善者少。惟有镇东崔长者好善布施，不与人争。娶妻城里张和卿之女张氏，性格温柔，治家勤俭。生一子名崔庆，年十八岁，聪明特达，耽嗜诗书，父母惜如掌上之珠。

忽一日，有一老僧来其家抄化，值崔长者不在，适张氏出来见问："僧人从何而来？"僧人答云："贫僧是五台山云游僧家，闻府上长者好善，特来化斋饭一餐。"张氏无厌色，即着老妪于厨下整顿斋饭出来款待僧人。僧人食罢斋饭，便问："长者在家否"张氏答道："员外上庄，过数日方回。"僧人曰："贫僧有句话禀知，虽待长者回来。"打个问讯迳去。过数日，僧人复来问："长者回否？"张氏于帘子里应道："尚未回。"

又待之斋饭而去。一连如此数遭不遇，其张氏待那和尚无厌。

僧人自谓：闻说崔宅好善，果不虚传。次日以来探候，恰值崔长者在庄所回至家里，见一和尚睡于凳上。长者人见张氏，张氏道知："数日前有远处和尚来家，要见员外一面，道有甚话说。"长者云："莫非外面凳子上睡的那和尚是也？待他睡醒见之。"一伏时，和尚睡醒，舒手摩额，口诵一偈云：

佛法无边大，何如积善功有人知此意，福境不难通。

念声才罢，那崔长者整衣冠出，延那僧人入中堂坐定，纳头便拜，道：“有失款迎，万勿见罪。”那僧人连忙扶起云：“贫僧不识进退，屡次扰于尊府，特候员外见一面，连数回造候不遇，正恨没缘，今得参见，足慰所望矣。”长者大悦，便令作斋食款待僧人，极其丰厚。长者席上问其所来，僧人答以：“云游至此，要见员外，有一事禀知。”长者举首请云：“上人若要化缘，或化斋粮，老掘不敢推阻。”僧人云：“足见长者善心，贫僧不为缘而来。即目本处居人有洪水之灾，员外可预备船只伺候走路。敬以此事告知，余无所言。”长者听罢，连声应诺。便问僧人：“洪水之灾何时当见？”僧人云：“一见东街宝积坊下那石狮子眼中流血，便要收拾走路。”长者道：“此地果有此大灾，当与乡里说知之。”僧人笑云：“尔乡皆为恶之徒，岂信此言？就是长者信我，逃得此难，亦不免有苦厄累及。”长者问云：“苦厄能丧命否？”僧人云：“无妨，将笔纸来，我写几句与长者牢记之。”长者即取过纸笔与僧人。写出甚来？却是偈语四句，云：天行洪水浪滔滔，遇物相援报亦饶。

只有人来休顾问，恩成冤债苦监牢。

长者看念，不解其意，僧人云：“细玩后当知之。”斋罢辞去。长者取过十两花银赠和尚，和尚云：“贫僧云游之人，纵有银两，亦无藏处。”竟不受而去。

长者因其言半信半疑。张氏云：“彼连候数遭，要见员外道此事，岂可不信？”长者依张氏所说，即令匠人于河边造十数大船。人问其故，长者说与有洪水之灾，造船逃避。众人笑云：“尔乃痴翁，自今年正月及今六月，天上没半点雨落，我众人苦旱极甚，耕种不得，正待祈雨，水从哪里来？”长者只故理自所为，任众人讥笑。

时当六月中旬，太阳正照，长者船只造都完备，设于河上，每日令老妪前往东街探石狮子眼有血流出否。老妪初去看时，人不知其故，亦不问之。看探日久，往来频数，坊下有二屠夫疑。老妪一到石狮子边，故觑便去。那日正来，二屠夫恰在石狮子边坐，问其故。老妪不隐，直告以石狮眼中流血，当日有洪水之灾，主人家即登船避难矣。二屠待妪去后，自相笑云："世上有此等痴人！天旱如此，有什么水灾？况那石狮眼里哪讨血出。"二屠相约戏之。明日宰猪，用血洒在石狮眼中，比及老妪看见急忙走回，报与崔长者知之。长者即吩咐家人收动用器物一齐搬上船。当下太阳正酷，热气蒸人，邻里见崔长者慌慌张张，似避难之意，哪个不讥笑？等待长者携一家老幼登船了毕，黄昏左侧，黑云并集，罩了东西南北，不见天地，强雷震处，雨从天而降。直于六月十七夜落起，至十九日三昼夜不息，河中滚动新浪，水涌入市头镇，一伏时间，那人民居屋不知提防，流荡无遗，溺死者何止二万余人。正因其乡民作孽太过，天以此劫数灭之也，就是鸡犬不能逃焉。只有崔长者夫妇好善，预得神人救之。

那日长者数十只大船随洪水流出河口，忽见山岩崩下，有一初养黑猿被溺不能起，长者即令家人取竹竿接之而渡。那猿及岸，得生而去。船正行间，又遇一树木流来，有鸦巢在上，新乳数鸦飞不起，被水浸之将死，长者又令家童取船板托之而争。那鸦展开翼各飞将去亍。适有湾处，见一人披浪激流下来，叫道救命。长者听得，即令人接之。张氏云："员外岂不记僧人所言，遇人休顾之嘱？"长者云："物类尚且救之，况人而不恤哉！"竟令家童取竹竿援之上船，遂取衣服与换。日晚，那长者十数大船作一连，自然转入芦港中，若有神助。崔长者遂留止其处。次日雨止，太阳开霁，长者乃令家童回去看时，只见洪水过处，尽成砂丘，惟有崔长者房屋虽被浸损，未曾流荡。家童报知长者。长者令工人修整所居完备，仍前携老幼回家安居。

未过一月，诸用俱全，同乡邻里复归者十有一二而已。长者做一筵席，拜谢天地祖宗。一家长幼相聚而饮酒中，长者问那所救之人欲

愿回去否，那人哭道："小人是宝积坊下刘屠之子，名刘英，今灾父母不知存亡，家地罄空，归则无投，情愿为长者随行执伞之人，以报救命大恩。"长者大悦："尔既肯留我家下，就作养子看待。尔是我儿，大当居长。"刘英拜谢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长者回家，不觉又有半载。时东京朝廷里宫中国母张娘娘失去一玉印，不知下落，宦官奏过仁宗皇帝，出下榜文，张挂诸州：但有知玉印下落者，官封以高职。自榜文张挂各处后，忽夕，崔长者梦见神人说与："朝廷东宫张娘娘失落一玉印，在后宫八角琉璃井中，上帝以君有阴德，特来说与，可着亲儿子去报知，以受高官。"及长者醒来，将梦与妻子说知，忽家人来报，登州衙门首有榜文张挂，所说与长者梦中言同。长者甚喜，谓张氏云："想是祖先有灵，后当出贵人，可令崔庆前去奏知受职。"张氏云："只有一子，岂肯与之远离？富贵有命，员外莫望此事。"刘英近前见父母云："小儿无恩报答，既是神人报说，我情愿代弟一行，前赴京都奏知。倘得一官半职，回来与小弟承受。"长者欢然，准备银两，打点刘英起程。

次日，刘英相辞，长者再三叮咛："若有好事，休得负心。"

刘英领诺而别，上路望东京进发。不则一日，来到京城，寻个客店安下。次日饭后，迳来朝门外揭了榜文。守军捉见王丞相体问。刘英先通乡贯姓名，然后以玉印失落说知。王丞相大喜，即令军牌送刘英于馆驿中伺候。次日王丞相入朝奏知仁宗。仁宗宣宫中嫔妃问之。娘娘方记得因中秋赏月夜阑，同宫女于八角琉璃井边，国母探手取水，误落井中。及令宫女下井看取，果有之。仁宗宣刘英上殿，既问其如何知玉印之由。刘英不隐，直以神人梦中所报奏知。仁宗悦云："想是尔家积有阴德。"

便问英幼曾读书否。英对以未入书堂，不曾学。仁宗道："既尔未曾读书，监政之职难为。"遂降敕封英为驸马，以偏后黄娘娘第二公主

招之。刘英谢恩，不胜欢喜。过数日，朝廷设立驸马府与刘英居。当下刘英一时显赫，权势无比，就不思量旧恩矣。

却说崔长者自刘英去后，将两个月，朝夕悬望消息不到。

忽一日，有人自东京来，传说刘英已招为附马，极其贵显，长者即日吩咐家人小二同崔庆赴京。庆拜辞父母，望东京进发。

正是：此行莫道图荣贵，惹出艰危险丧身。

崔庆与小二自离家后，在路行程将有四十余日，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。崔庆寻店安下，次日访问驸马府，人告之云："前面喝道，驸马来矣。"崔庆立在一边，候过了道，恰见刘英在马上端坐，昂昂然来到。崔庆故意近前，要与相认。刘英见崔庆，喝声："谁人冲我马头？"便令军牌捉下。崔庆惊道："哥哥缘何见疏？"刘英怒云："我有什么兄弟？"不由分说，拿进府中，重责一十栏杆棍。可怜崔庆打得皮开肉绽，两腿血流。

英令监入狱中。正是古人言不差：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当下崔庆被收于狱中，举目无亲，饮食皆绝。比及小二在店中得知主人被难，要来看时，不能进矣。崔庆将其情哀告狱卒，狱卒怜而济之。奈何崔庆富骄之儿，一旦受此苦楚，怎生忍得？正在饥渴之际，思得肉食，忽墙外一黑猿攀树而入，手持一片热羊肉来狱中见崔庆，拜将羊肉而献。崔庆俄然记得："此猿是吾父昔日洪水中所救者。"接而食之。猿去，过数日又将物食进来，如此者不绝。狱卒问崔庆而知其由，乃叹息云："物类尚有恩义，人有不如之矣。"自是随其来往。

一日，墙外有十数只乌鸦集于狱中，哀鸣不已。崔庆亦疑莫非是父所救者，乃云：“尔乌鸦若怜念我，当代吾带书一封归与吾父。”那鸦识其意，都飞向前。庆即问狱卒借纸笔修了书，系于乌鸦足上。飞去不十数日，已飞到其家。正值崔长者与张氏厅上说儿子没音信之事，忽鸦飞下立于几边。长者惊疑，看鸦足上系一封书，长者解下开念之，却是崔庆笔迹，内具刘英失义及狱中受苦情由。长者读罢大哭。张氏问其故，长者说知。张氏悲痛云：“当初叫尔莫收留此人，果然恩将仇报，陷我儿子于缧绁之中，怎能得出？”长者云：“鸟兽尚知其义，彼有人心，岂得如此负恩之甚！我只得自往东京走一遭，探取虚实。”张氏云：“儿受苦，作急而行。”次日，崔长者准备行李，辞妻赴京。正值残冬天气，路上朔风扑面，寒冻难进。正是：马车声中离客惨，满林红叶倍行情。

长者一日已到东京，寻店安下，侵早正待出街访问消息，忽见家人小二身穿破服，乞食于廊下。小二一见长者，近前云：“小人受苦觅食。”遂抱之而哭。长者亦悲，问其备细，小二将前情逐一诉了一遍。长者不信，要进府里见刘英一面。小二紧紧挽住，不与其去，恐遭毒手。忽报驸马来矣，众人都回避，长者立廊下候之。刘英近前，长者叫云：“刘英我儿，今享富贵，不念我哉？”刘英举头看见，认得是崔长者，哪里顾他。长者不肯休，一直随马后赶去，遂被闭上府门，不得进矣。

长者大恨云：“不认我父子且由你，何又将吾儿监系狱中受苦？”

即投开封府告状。

正值包拯行香转衙，长者跪马头下状。拯收得带回府中审问。长者哀诉前情，不胜悲感。拯令长者只在府廊下居住，即差公牌去狱中唤狱卒来问：“有崔庆否？”狱卒复云：“某日月监下狱里，饮食不给，极是狼狈。”拯审得明白，令狱卒散诞拘之。次日差人请刘驸马到府中饮酒。刘英闻包拯有请，即来赴席。拯延入后堂相待，吩咐军牌云：

“今日我要判理崔庆狱事，尔等紧守府门，不许闲杂人走动。”军牌领诺，便闭上府门，然后抬过筵席。拯推刘英坐上，英辞不敢当。拯云：“上位之亲，当坐。”英笑而就位。

酒至半酣，便不再斟。拯故怒云：“缘何不添酒来？”厨下报云：“酒已尽矣。”拯笑道：“难得有请驸马，既没酒，可将水来斟亦美。”侍吏应诺，即提过一桶水。拯令用大瓯来斟，先持一瓯与刘英道：“驸马大人，权饮一瓯。”刘英只道拯怠慢他，怒云：“包太尹好欺人，朝廷官贵，谁敢不敬我刘某，哪有相请而用水当酒者耶？”拯云：“驸马休怪，众官要敬驸马，偏包某不敬。今年六月你尚要饮一河之水，一瓯水却饮不得？”刘英听罢，毛发悚焉。忽崔长者近前，指定刘英骂道：“负义之贼，今日负我，久后必负朝廷，望大人作主。”拯便令拿下刘英，去了官带，施于阶下，责之四十棍，监令供招。

刘英自知行得不是，实情吐出，招认明白。拯取长枷系于狱中。

次日具疏奏知仁宗。仁宗宣召崔长者至殿前审问。长者以前事奏知一遍。仁宗称羡长者之重义如此，亲子当受爵禄，朕明日有旨下。长者谢恩而退。次日旨下：“刘英冒功忘义，残虐不仁，合问死罪。崔庆授武城县尉，即日走马赴任。崔长者平素好善，敕令有司起义坊旌之。”包拯判讫，请出崔庆，换以冠带，领文凭赴任而去。是冬将刘英处决。都下传此，皆称崔长者夫妇好善，终得善报。刘英屠户之子，恶心不除，终受恶报。包公之判何其严明哉！

第六十回 究巨蛙井得死尸

断云：

义者含冤蛙代雪，奸人偿命罪难逃。

包公一鞠明秋鉴，千载声名在案曹。

话说浙西某县，在城有一人，姓葛名洪，家世富实，积谷于东西二庄甚广焉。葛洪为人最是重善，而仁德及物。忽一日，有田翁携得一篮生蛙，来卖与葛洪，葛问曰："田翁此蛙从何得来？"田翁云："今日行过龙王庙前窟中，遇此蛙在彼饮水，被我罩得来送与主人。"葛洪云："难得你送来卖我。"

便令安童取过上等钱七十文给之。其安童入内取钱与田翁，田翁受之而去。安童携那生蛙进入厨下，葛洪吩咐留之明日待客。是夜，葛洪持灯入厨下，忽听似有众人喧闹之声。葛洪疑怪道："家人各已出外房安歇了，如何喧闹之声不息？"遂向水缸边听之，其声出自缸中。葛洪揭开视之，却是一缸生蛙在内喧哄。葛洪思道："今日田翁所得其物，言聚于龙王庙前窟里，彼地极是灵异，且我平素不忍食生物，此物着异，宁忍烹之乎？"次日侵早，令安童将此蛙放于龙王潭中去了。

不到两月间，有葛洪之友，乃邑东陶兴，为人狠毒，吝才谲诈，独知奉承于葛，以此葛洪亦不疏之。一日，葛洪令人请得陶兴来家，置酒待之。饮至半酣，葛洪于席中对兴云："吾与贤弟交契多年，常以知己事商议。今有一事，欲与贤契商议以决可否？"陶兴云："小弟家贫，多得贤兄照顾，若遇事有代得力处，虽水火之中亦不避，何有不可，但说无隐。"葛洪云："非为别事，我承祖上之业，颇积余财，欲

待收此货物前往西京走一遭，又虑程途修阻，我将问术士吉凶，若允前行，当令贤弟相陪。”兴闻其言，便欲起意，故作笑容答道：“贤兄要往西京，特问术士之可否，见得极是，只恐尊嫂知觉，不允兄行矣，徒费心机。”葛云：“若许吾行，嫂阻不得我。”兴云：“石板桥头有胥先生，推占极灵，虽与决之。然今日将晚，明旦约兄前行。”酒罢，竟辞而去。

兴归家，欢喜造化来到。次日天未晓，先来石桥见胥先生，与之约云：“少刻葛某来占卦，尔只管以好言许他，我自得重谢。”言罢而去。胥正疑惑间，恰值葛某同陶兴来到桥头见胥术士。葛长揖，便以出往之事问其吉凶。胥术士应命，祷嘱罢，掷落金钱，得一归昧卦，其实不祥。胥术士欲待明说之，见陶以目送视，胥乃云：“此卦中平，仍君去之无妨。我且写下占辞，细玩牢记便是。”其辞云：欲问前程事可疑，底深十丈虑君楼。

同途有意诚非伴，万事由天数莫移。

胥写毕，葛洪受记，酬了卦钱，与兴回至家下议之。兴云：“胥术士许君仍行无妨，何用疑乎？”葛某然之，约兴云：“此去卢家渡十七日旱路，方下船一望水程而去，尔先于卢家渡等候，某日我装载便来。”兴辞之去了。比及葛洪妻孙氏知其事，欲坚阻之，而洪行货已发离本地矣。临起身，孙氏以子年幼犹欲劝之。葛洪云：“吾意已决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便回，尔只要谨慎门户，看顾幼子，余无所嘱。”言罢迳登程而别。孙氏掩住双眸，怅恨转入闺中。正是：不是饯程无美酒，多因行客去匆忙。比及陶兴先在卢家渡等了七日，方遇葛某来到，陶某不胜之喜，装货物于舡上，便生着计较，谓葛云：“今天色渐晚，与尊长前村饮几杯再回渡口投宿，明日早开舡。”葛某依其言，即随兴向前村黄家店买酒而饮，陶兴连劝几杯，云不觉醉去。

黄昏左侧，兴促之回舡中歇。葛某饮得甚醉，同陶兴回到新兴驿，路旁有一口古并，深不见底，忖兴道：“此处好下手。”探视四顾

无人，用手一推，葛洪措手不及，跌落井中。可怜平素良善，今日非命亡身。陶兴既谋了葛洪，连忙回运载舡中，唤觅艄子，次日侵早开舡去了。及兴到得西京，转卖其货，值价腾涌，倍得利息而还。将银两留起一半，竟送到葛家见嫂孙氏。

孙氏一见陶兴回来，便问："叔叔既转，葛兄如何不回？"陶兴云："葛兄且是好事，逢店饮酒，但闻胜境，便去游览，已同归至汴河，遇着相知，携之登监某寺。我不耐烦，着先令带银两回交尊嫂收之，不数日便转。"孙氏信之，遂备酒待之而去。

过二日，陶兴要遮掩其事，生一计较，密令土工拾死人坑里取得死不多时之尸，丢在汴河口，将葛某往常所系锦囊缚在腰间。第三日迳来葛宅见孙氏报知："尊兄连日不到，近听得过来者道，汴河口有一人渡水溺死，暴尸沙上，莫非葛兄？可令人往视之。"孙氏听罢大惊，忙令安童去看时，认其面貌不似，及搜取身上，腰间系锦囊，遂解下回报孙氏道："主人面貌腐烂难辨，惟腰间系一物，特解来与主母看。"孙氏一见锦囊，顿时悲泣，云："此物吾母所制，夫出入常带不离，死者的是葛某无疑矣。"举家哀伤，乃令亲人前去，用棺木盛贮讫。

陶兴看得葛家作超度功果完满后，迳来见孙氏，抚慰之云："死者不能复生，尊嫂只小心看顾侄儿长大便了。"孙氏深感其言。

将近一年余，陶兴谋得葛之资本，置成大家，自料其事再无人举知者矣。一日，包拯因省风谣，经过浙西，来到新兴驿歇马。正坐公厅前，见一生蛙，两目睁视，似有告状意。拯疑怪，着公牌随蛙行去，离公廨一里许有废井，那蛙遂跳入井中不复出。军牌回覆于拯，拯道："井里必有缘故。"即唤里社令工人下开探取，见一死尸，拯急命系吊上来验之，颜色未变。

及勘问里人曾认得此尸是哪里人，皆不能识。拯疑枉死，令搜身上，有一纸新给路引，上写乡头姓名明白。拯记之，即差李超、张昭二人，迳到某县拘得亲人来问，已云：“某日因过汴河口被水溺死。”拯审问愈疑，云：“彼道已溺死，却又地井里，安得一人有二处死之理？”再唤其妻来问之，孙氏诉与前同。拯令认其尸，孙氏见之，抱而痛哭，称指：“正是妾之真夫也。”拯问云：“彼溺死者何又说是尔夫？”孙氏云：“得夫锦囊认之，故不疑矣。”拯令看身上有锦囊否，及孙氏寻取，不见锦囊。拯细询其夫来历，孙氏将原日同陶兴往东京买卖之情诉明。拯云：“必是兴谋杀，解囊系他人之死，取信于尔，瞒了此事。”复差李、张前去拘得陶兴到公厅根勘。陶兴初则不肯招，拯令取死尸来证之，兴惊惧难抵，只得供出谋杀之情。

拯叠成文案，问陶兴偿命，追家财给还孙氏。判讫，拯将得蛙代夫伸冤之事说知孙氏，孙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蛙之由。拯叹云：“岂尔夫一念之善及于物，故蛙亦以重报乎？”仍遣孙氏带将夫骸骨归葬。后来葛洪之子读书登科，官至节度使。包公之神千古不泯矣。

第六十一回 证盗而释谢翁冤

断云：

盗杀谢妻成枉狱，包公决断智如神。

千年案牍堪留记，万里青天到处明。

话说扬州离城五里，有一地名吉安乡，有一人姓谢名景，家以农为业，颇置根基。乞养一子，名谢幼安，婚得城里苏明之女为媳妇。苏氏过谢家门后，且是贤惠，敬于公姑，处事有方，大称姑意。忽一日，苏氏有房侄苏宜来其家探亲，谢幼安以其无赖之徒，甚怠慢之，宜怀恨而去。

未过半月间，一幼安往东乡看管耕种，路远未回家宿。是夜有贼名李强，蓦知幼安不在家，乘黄昏入苏氏房中躲伏。将及夜半，李某盗取其妇首饰，正待开房间走离，被苏氏发觉，急叫有贼。李惧遭捉，抽出一把尖刀，刺死而去。比及天明，谢景夫妇起来，见媳妇房门未闭，乃问："今日仍早，缘何内房便开了？"唤声不应。其姑特进房中问之，见着死尸倒在地上，血污满身，惊而视之，却是媳妇被人所杀，大叫云："祸哉！谁盗入房中杀死媳妇，偷取首饰而去？"谢景听罢，慌张无措，正不知贼是谁人。及幼安庄上回来，不胜悲哀。父子根勘杀人者十数日，不见下落。邻里亦疑是事。苏家不明，只怀疑婿家自在缘故，指被盗所杀。

苏宜深恨往日慢他之仇，陈告于刘太尹处，指告谢某欲淫于媳，不从杀之以灭口。刘尹审状，拘得谢景来衙根勘之。谢某直诉以被盗杀死，夺去首饰之情。及刘尹再审，邻里却道此事未必是盗否。刘尹

证问谢景云：“宁有盗杀人而妇不致争闹，与其迳离房中，内外无一人觉者？此是尔自谋死，何不招认而累他人？”谢景不能明，惟叫冤枉而已。刘尹用长枷监于狱中根勘，谢景受刑不过，只得诬服。虽则案卷已成，而终未决。

将近一年，适包公按行郡邑，来到扬州审决狱囚。幼安首先陈告父之枉情于拯。拯复卷再问，谢景所诉与前词无异。拯知其不明，吩咐禁卒散疏谢某之狱，三五日当究下落。

是时李强既杀谢家之妇，得其首饰，隐埋未露，而恶心尚未肯休。在城有姓江名佐者，极富之家，其子荣新娶，李强乘人冗杂时入新妇房中，隐伏于牀下，伺夜深行盗。不想是夜房里明烛到晓，一连三夕，李贼动作不得，饥困已甚，待夜奔出，被江之群仆捉之乱打一顿。商议次日解入刘衙中根问，李云：“我实有罪，但未曾盗得尔物，遭捶极矣，若放我不告官，则两下无伤；不则到官，亦自有说。”江惧其诈，次日不告于本司，迳解包衙，具知于拯。拯审之，李云：“我非盗也，乃医者，被其所诬执到此。”拯云：“尔既不是盗，缘何私入其房？”李云：“彼妇有僻疾，令我相随，常为之用药耳。”拯审问罢，私忖道：“女家初到，纵有僻疾，亦当再举于尔，宁肯令之同行？此人貌类恶徒，是盗必矣。”拯不厌烦，务在根究。

那李贼辩论妇家事体及平昔行藏与拯知之，及拯私访江家，果与李盗所言同。拯又疑：“我道盗人初到其家，则妇家之事焉能得知如此详备。若与新妇同来，彼又不执为盗。”思之半晌，乃令监起狱中。

拯退后堂，细忖此事，疑此盗者莫非潜伏房中日久，听其夫妇枕席之语，记得来说。拯遂心生一计，密遣军牌一人，往城中寻个美妓进衙里，令之首饰穿着与江家媳妇无异，次日升厅，取出李某来证。那李贼只道此妇是江家新妇，是呼妇之小名云：“是尔邀我治病，今反执我为盗！”妓妇不答云。公吏皆掩口而听，拯笑云：“尔此奸贼，既

女平日识汝，今何认妓为新妇？想往年杀谢家妇亦是汝矣。”即差公牌到李某家搜取。

公牌及家，见李牀下有新土，掘之，得首饰一匣，持来见拯。

拯即召幼安来认，内中检出几件首饰，乃其妻苏氏之物。李惊服不能抵隐，遂供招杀死苏氏之情，及于江家行盗，潜伏三昼夜，奔出被捉之由。拯审勘明白，用长枷监入狱中，问处罪决。

杖苏宜诬执之罪，而谢景之狱方得释矣。后公吏问及何如以妓妇装作新妇便知其诈，拯云：“彼妇新妇，若使与盗证辩，辱莫大焉。彼盗潜入房中，一时突出，必认新妇不着，今以妓妇假装出证，盗若认之，即知其诈。盗人果不出吾所料。”公吏叹服，皆以是为神见云。

第六十二回 汴京判就胭脂记

断云：

气把绣鞋吞咽死，霜台严判效于飞。

良缘本是前生定，不遇包公谁主为？

话说河南任城，有一人姓郭名华，表字名卿，才貌聪俊，勤于诗书。忽一日听得东京黄榜招贤，便辞双亲，雇家人李二赴京。不则一日，行到东京，寻店安下。

次日郭华上街闲行，见一佳人开铺卖胭脂，华特以买胭脂之故，迳入里面，见那娘子王月英。月英见那秀士才貌轩昂，便延入坐定，问其来历。华答以来京赴试，敬相访于娘子。月英喜悦相待而去。

华回店，思慕王月英之容，意谓欲得相聚，足遂平生，竟忘了求名之愿。那月英在闺房中绣鞋，亦爱着郭秀士清丽，意愿与谐连理，只恨姻缘难凑。适梅香入报："日前那秀士又来，要见姐姐买胭脂。"月英听得，即离绣房出来迎见郭秀士，笑容可掬，便问："秀士要买胭脂否？"华答云："正待来求娘子所货宝物。"月英云："秀士要得许多，何待价，买取些好的相送回与娘子用便是。"华笑云："小生命薄，姻缘来迟，至今尚未纳婚矣。"月英云："既秀士未有娘子，买此何用？"华云："因见娘子美丽，特以此为由来访一面。"月英云："有劳秀士相访，妾没甚好处。"华云："到有好处，只是娘子不肯怜小生孤单客旅矣。"月英听罢，遂变起脸叱辱郭华几句便走入房去。

华正懊恼间，适梅香出遇，慰之而去。

当下月英只因将几句言语羞辱郭秀士去后，到房里自觉悔意，闷闷不悦。梅香迳入，见月英云：“姐姐如何恼那秀士而去？”月英直以其言与梅香说知。梅香云：“那郭秀士才貌双全，又未有妻室，使得与姐姐成双，乃千里之缘，何如拒叱若甚？”月英云：“实不相瞒，吾亦愿相从，只恨没人相通，正在此悔矣。”梅香云：“姐姐休忧，吾特往见郭秀才，通知姐姐之意，彼疑便释。”月英云：“尔见郭秀才，约之东街灵祭庙中相会。”梅香领意，迳来见华。华喜不自胜。梅香先去，乃自往东街灵祭庙伺候，因问神求签，看佳偶就否。得二十五签云：星辰多不顺，管命隔黄泉。

若问婚姻事，云开月再圆。

华得签，颇解其意，正候王月英来约。时夜深更阑，华以月英不来，怅恨复回店中。

次日，梅香又来见华，华以失约怪之。梅香云：“月英姐姐确有心向慕秀士，只虑母亲知觉，持疑未敢轻行，现令我来告明秀士，须先通媒妁与其母知，便可成亲。”华云：“若母不允，则徒费心机，要与娘子先成佳期，后则通媒。”因写书一封，付梅香回达月英。梅香接书回见月英。月英拆开，有诗一首云：绞绡一幅与君开，诗句清新可当媒。

从此蓝桥无路阻，何妨今夕下阳台。

月英看罢诗意，沉吟半晌，问梅香：“郭秀才再有甚言语？”

梅香云：“深怪姐姐失约，梅香再三解释，彼方以诗付我而回。”

月英云：“才子难逢，候元宵之夜母亲不在家，我两个同去相国寺玩花灯，与他相会。”复和诗一首，与梅香送来见华，约以正月十五夜相会于相国寺。华云：“前日已约小生在灵祭庙相遇，敬往候之不来，

今则难凭矣。”梅香云：“姐姐有书在此，决不爽信，秀士休误此事。”嘱罢迳去。华开缄见和诗一首云：锁关金锁掣难开，指就天边月作媒。

相国风摇花影动，巫山消息下阳台。

华看诗罢私喜：“此回准拟会佳人矣。”

次日正值上元佳节，怎见得好元宵，有词为证：光阴捻指，不觉上元节至。游人似蚁。千门万户，花灯装起。

诏华天付与，共赏六街三市。月光如水。看蓬莱仙侣，鳌山降，满瑶池。

是日华之朋友相邀到清风亭饮酒，华被众友连劝几杯，忘却赴约之事，饮得甚醉。将晚，汴城花灯耀目，极是繁华。当时郭华乘醉记得，来相国寺欲与月英相会之时，被酒激将来，醉卧寺之佛殿后。近二更，游人已散，王月英与梅香来到寺中，见华醉睡，推之不醒，月英怅恨良久，深叹无缘。因与梅香商议，脱下绣鞋一只，手帕一幅。置华身上而去。及华睡至四更醒来，正恨月英不至，忽见一绣鞋，并手帕一幅，华细忖之，乃知月英已来，酒醉不遇，留此为记而去。因大愤莫及，遂吞其鞋帕。

比及天明，寺里佃人见殿后一秀士死倒在地，大惊，摸其胸尚暖，有女人绣鞋一只，并帕一幅，一半在口里。僧人乃疑此人必中毒而死，若有来根究者，连累怎得了，不如收此物前去告首，以免祸及，遂陈告于开封府衙。包拯审勘绣鞋与手帕，正不知是谁所留，心生一计，令公牌扮作货郎持往街坊去卖，密嘱公人：“候有认买者，即拿来见我。”公牌领命去卖，正卖向王月英门首，梅香认得，连忙报知于月英。月英出门自来看时，果是夜来留置绣鞋，便问货郎从何得来之故。货郎即云：“问他人转收来卖，不知其故。”月英用钱买之。正

在疑虑间，适其母出见之，问月英端的。月英惊不敢应。母责及梅香，梅香只得说：“昨夜同姐姐往相国寺看上元玩灯，不想姐姐失落一绣鞋，今被货郎捡得来卖，梅香认得，故姐姐复问买之。”

母怒云：“这妮子好轻纵，满城人玩灯，偏尔会失落绣鞋，被人所捡。此必有缘故，从实说来，免致重责。”正在根究之际，那货郎怒道：“且休闲讲，开封府包太尹待我回报，尔等速行。”不由分辩，遂捉一起人解到府衙见拯。拯根勘月英谋杀人命之故，月英不隐，从头供出：“因遇郭秀士来买胭脂，两意相投，至元宵夜，许赴相国寺与之见面，因其醉去不起，留此为记而回，不知因何身死。”

拯审罢口词，即带领公牌前赴相国寺检验死者尸首。恰值郭华之父因儿子赴京一向不回，正来汴城相寻，见拯引道来到，遂躲廊下避之。拯入得寺后，其父访见李二，说知其子之故，慌投入相国寺见拯，陈告其事。拯问得来这死者就是其儿子，勘会明白。拯令左右以银针探取。郭华醒来，左右复知，拯甚喜，急令将滚汤灌下。一伏时，郭华平复如初。父子相见，不胜悲感。及拯再审于华，华诉与月英口词则同。拯道：“今此一事，男女不由父母之命，自私约合，败害纲常甚矣。

本待奏过朝廷，依律判断，思尔夙世有缘，今生会合，今日乃是个良辰，同回到月英家成其夫妇，同尔父亲归故里也。”判讫，郭华父子甚感包公之德，拜谢同回王月英家，成亲皆礼之夕，花烛辉煌，不谅蓝桥之遇云英，自是夫妇得谐老焉。

第六十三回 判僧行明前世

断云：

鞫问明台情莫隐，包公神智耸京都。

梦中已识僧人姓，夙世冤家一旦除。

话说西京离城十五里，有一地名大树坡，人烟稠密，亦是个冲要所在。时有姓程名永者，曾是牙侩之家，通接往来厚商，颇置其业。令管店家人张万者，但遇往来投宿之人，或得经纪钱，皆私记于薄书。

一日，有成都幼僧姓江名龙，要往东京披剃给度牒，那日恰行到大树坡，就投程永店中借歇。是夜江僧独自一个于房中收拾衣服，将那带来银子铺于牀上。正值程永在亲戚家饮醉回来，见舍窗里有光露出，忖道："今夜此店里莫非有人投宿？"

遂近前视之，见一和尚在牀上收拾银两。程永见了，便道："这和尚不知是哪里来的？带有许多银两，若使图谋将来，胜做数年经纪。"常言道：财物动人心。不想程永只自忖说，到有心要谋他之意。夜深时候，四顾无人，向店中取出一把利尖刀，撬开僧人房舍，入去喝声："尔谋人得许多财，不分我些？"江僧人听罢大惊，一时辩理不及，被程某一刀砍死，就掘开牀下土埋了尸首，收拾起那银两，进入房中睡去。次日起来，并无人知觉者。正是：谋财害命曾无报，古往今来放过谁？当下程永得那僧人银两去做买卖，未数年起成大家，再不思为经纪矣。娶城中富室许二之女为妻。许氏贤惠，甚称夫意。

生一子，名程惜，容貌极其美丽，父爱之如掌上珍珠无异。年纪稍长，不事诗书，专好游荡。程永以其只是一子，不甚拘管他。或时言之，其子必怒恨而去。只其母虑子后去不肖，破荡家业，所以日夜忧心。

一日，程惜令匠人打造一把鼠尾尖刀，遇暇日，迳来彼父严正家云："严叔叔在家否？"适严不在，其妻黄氏出来应云："是谁叫？严某侵早出庄所未转。"程惜直入云："是我要寻严叔，有句话商议。"黄氏一见是程惜直入，云："是我侄儿，快进家里坐。"便邀惜至中堂坐定云："难得侄儿来到，待我去整午餐，待等叔回。"惜云："反成扰动婶娘。"黄氏入厨下整备午餐已熟，恰值严正回来，见着程惜，不胜之喜，便令黄氏安顿酒席，引惜进偏舍斟酌。酒至半酣，严问云："贤侄到我家，莫非程兄有请否？"惜不觉恨激于心，怒目反视，欲说难于启口之意。严怪而问云："侄有何事，但说无妨。"惜云："我父是个贼人，侄儿要刺杀之，利刃已准备下了，特来通知叔叔，明日便下手。"严正不听此事便罢，一闻他说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乃云："侄儿休来累着我！尔父子至亲，今要行此大逆之事，倘成，官府宁不疑我唆教？那时怎生分说？

此事从今休提，若使外人知之，了不得祸患！"惜云："决不敢负累叔叔，要刺之情，不是明日，只在早晚间。"言罢，抽身走去了。

严正惊惶不已，将其事与黄氏道知。黄氏云："此不是小可，彼未曾与夫商议，或有不测，尚可无疑；既今来我家道知，久后事露，如何分说？"严云："然则如之奈何？"黄氏云："如今之计，莫若先告首与官府知之，方可免受累矣。"严依其言。次日，具状于包府衙里告首其事。拯审状甚觉不平，乃道："民家有此等逆理之情？"即拘其父母来问。程永直告其子果有谋弑之事，屡被我责谴，彼不肯休。"拯审口词无异，大疑是事，即拘其子来根勘之。程惜低头不答。拯未深信，再唤程之邻里数人，逐一审问，邻里皆云："其子确有弑父之意，身上

不时藏有利刃，彼亦常对我众人说。”拯令公人搜惜身上有刃否。公人搜取没有。其父复云：“昨日行刺，必留在睡房中。”拯复差张龙前到程惜睡房搜检利刃。张龙果于席下搜出一把鼠尾尖刀，回衙呈知拯。拯以刀审问程惜。程惜无语。拯不能决，将邻里一干人犯都监候狱中，退入后堂，自忖道：“彼嫡亲父子，并无他故，何如其于恁的行凶？此事深有可疑。”

思量半夜，未得究理之策。

又过数日，拯未决是狱，坐卧不安。一夕，乃于寝室中焚起好香，至夜昏，拯乃端肃衣冠，告于天地神祇云：“今为程某之子，有大逆之情，拘系于狱，干累甚众，动经未决。若彼父子莫非前生结有冤愆，亦难证明，彼方肯甘心。神祇当以梦应我知，方可为之雪理。”祷罢就寝。将近四更，拯得一梦：正待唤渡艄过江，忽岸上滚出一条黑龙，龙背上坐一神君，手执牙笏，身穿红袍，来见拯云：“包大人休怪其子不肖，乃是二十年前事了。”道罢，竟随龙而没。拯俄然惊觉，思忖梦中之事，颇悟其意。

次日升堂，先令狱中取出程某一干人于阶下审问。拯唤程永近前问之云：“尔成其家还是守祖上现在？是自所创乎？”

永答云：“初曾作经纪，接往来客商，得牙侩钱而成家矣。”拯云：“出入是自管理否？”永云：“执理书簿，皆由家人之手。”

拯云：“家人名谁？”永曰：“张万是也。”拯即差人牌拘得张万来衙，索书簿视之。张万即取簿献于拯，拯将书簿展开向上，从头逐一看来。中间却写有一人姓江名龙，是个和尚，于某月日来宿其家，甚注得明白。拯忆昨夜一梦渡江见龙神之事，记在心下，就令一干人都跪于下，独令程永进屏风后诘问之云：“今日狱已成，尔子该处死定矣，只汝之罪亦难逃。但尔心下别有何事，当从实供来，免累众人。”永答云：“吾子不孝，既蒙包府处死，彼亦甘心，小人别无甚事。”拯

云：“我知了多时，尚则瞒我！江龙幼僧告尔二十年前事，尔记得乎？”

程永听罢包公说起二十年前幼僧一句，毛发悚动，仓皇良久，不能抵讳，只得吐实。供出二十年前有一幼僧在庄安歇，要往东京披剃，买取度牒，某贪其财物，杀死夺取，尸身现埋在睡房牀下。拯审究得实，复出堂，差军牌至程家店里睡房牀下掘取谋杀人死尸。

军牌去后不多时回报：“果掘出一僧人尸首，骸骨已朽烂，惟面肉尚留些须。”拯将程永监收狱中，邻里干证并行放释。

拯疑其子必是幼僧后身，冤家有在，特来投胎取债，乃唤其子再审之，云：“彼为尔之亲父，尔何故欲杀之？”其子无话说。

拯云：“赦尔之罪，回去另做生计，不见尔父如何？”其子曰：“某不会做甚生计。”拯云：“尔若愿做甚生计，我自与你一千贯钱去。”其子曰：“若得千贯钱，我买张度牒出家为僧便罢了。”拯确信其然，乃云：“尔且去，我有处置一千贯钱处。”

次日，拯委官籍程永家产，得千缗，与程惜而去。遂问程某编管辽阳之军。案狱已决之后，吏曹复问：“相公何以知僧人姓名并二十年前之事？”拯说与梦中因渡江见龙神，“我便忆有江龙之姓名，且神告知二十年前之故，待我审视簿书而知端的，一证其言，彼即惊服招认。”吏曹听罢，皆叩头称包公以为神云。

第六十四回 决淫妇谋害亲夫

断云

一鞠明台如日照，奸夫淫妇罪难逃。

善人自有龙神护，性命依然状诉包。

话说东京离城五里，地名湘潭村，有一人姓丘名惇。家以农为业，颇致殷实，遂成富翁，娶本处陈旺之女之妻。陈氏虽则丰姿美貌，却是个水性妇人，因见其夫敦重，甚不相乐。时镇西有一牙侩，姓汪名琦，为人清秀，貌颜精爽，是个风流子弟，常往来丘惇之家，惇遂以契交兄弟情义待之，无间亲疏。

汪出入稔熟，不时与陈氏交接言语，陈氏甚爱慕之。

一日，值丘惇出外，恰遇汪琦来其家，陈氏不胜欣喜，延人房中坐定，对汪云："丈夫往庄所算田租，一时未还，难得今日尔到此，略闲暇些，有一句话常要说知，权且停待我入厨下便来。"汪琦正不知何缘故，只得应诺，遂安坐等候。不多时，陈氏整备得一席酒，入房中来与汪琦斟酌。酒至半酣，那陈氏有心向那汪琦，乃云："闻叔叔未娶婶婶，夜来独睡，岂不寒冷乎？"汪答云："小可命薄，姻缘来迟，衾枕孤眠，是所甘愿矣。"陈氏叹云："叔休瞒我，男子汉久无妻夜度如年，适言甘愿，乃不得已之情，非实意也。"汪琦初则以朋友义分上，尚不敢发闲言语，及被陈氏以言所戏，不觉心动，乃云："贤嫂既念小叔单冷，宁肯念我哉？"陈氏云："我到有心怜尔，只恐叔无心恋我矣。"二人戏谑良久，彼此乘兴，遂成云雨之交。正是色胆大如天，自

两下意投之后，情意稠密，但遇丘惇不在家，汪某遂留宿于陈氏房中矣。丘惇全不知觉。

忽一日，丘之家仆颇知其事，欲报知于主人，又恐主人见怒；若不说知，甚觉不平。值那日丘惇正在庄所与佃人算帐，宿于其家。夜半丘惇谓家仆云：“残秋天气，薄被生寒，未知家下亦若是否？”家仆答云：“只亏主人在外，家下夜夜暖矣。”丘惇怪疑，便问：“尔何如出此言语？”家仆初则不肯说，及其恳切，乃直言主母与汪某往来交密之情。丘闻知，恨不得到天晓。转回家中，见陈氏面带春风，愈疑其事。是夜蘸问汪某来往情由，陈氏故作遮掩模样，乃道：“遇尔不在家时，便闭上内外门户，哪曾有人来我家，而将此言诬我！”丘惇道：“不要性急体实，日后自有端的。”陈氏忧惧不语。

次侵早，丘惇又经庄所去了。汪琦已来，见陈氏不乐，因问其故。陈氏不隐，遂以丈夫知觉情由告知。汪某云：“既如此，不须忧虑，从今我不来尔家便息此事矣。”陈氏笑曰：“我道尔是个有为丈夫，故从于汝，原来是个没智量之人！我今既与你情密，需图终身之计，心则安矣，缘何就说开交之事？”

汪云：“然则如之奈何？”陈氏云：“必须谋杀吾夫，可图久远。”汪沉吟半晌，没有机会处。忽计从心上来，乃云：“娘子如有实愿，我谋取之计有了。”陈氏问：“何计？”汪云：“本处有一极高山巅，原有龙窟，每见烟雾自窟中出则必雨，若不雨，必主旱伤。目下乡人于此祈祷，尔夫亦预此会。候待其往，自有处置之计。”陈氏悦云：“若完事后，其外我自调度。”汪宿了一夜而去。

次日果是乡人鸣罗击鼓，迳往山巅祈祷。丘惇亦与众人随登，恰值汪琦到，就跟着丘惇而行。将近黄昏，众人祈祷先散去，独汪琦与丘惇在后。经过龙窟，汪戏之曰：“窟中有龙露出其爪矣。”惇惊疑探看，被汪乘力一推，惇立脚不住，遂坠落窟中。可怜丘惇因妻之故，丧于非命。正是：万事劝人休碌碌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当下汪某谋杀丘惇之后，急走回来见陈氏道知其事。陈氏悦云："想今生我与你有缘矣。"自是汪某无忌，出入其家，不顾人知。比亲戚问及丘某多时不见之故，陈氏掩讳，只告以出外未回。然其家仆知主人没下落，甚是忧疑，又见陈氏与汪琦成夫妇之事，越是不忿，欲告首于官根究是事。陈氏密闻之，将家仆赶逐出外。

去后将近一月余，忽一日丘惇复归家，正值陈氏与汪某围炉饮酒，见惇自外入，汪大惊，疑其为鬼，抽身入房中取出利刃，呵叱逐之离门。惇悲咽无所往，行到街头，遇见其家仆，遂抱住主人，问其来由。惇将当日被汪推落窟中之事说了一遍。家仆哭云："自主人不回，我即致疑，及见主母与汪某成亲，想着用谋如是，待诉之官根究主人下落，竟遭赶出。不意吉人天相，复得相见，当以此情告于开封府，方雪此冤。"丘惇依其言，即具状赴开封府陈告。拯受得状子，审问云："既当日推落龙窟之际，焉得不死，而复能归乎？"丘悼泣诉云："正不知因何缘故，方推下之时，窟傍比芦苇，遂傍茅苇而落，故得无伤。"拯又问云："窟中如何？"惇答曰："窟中甚黑，久而渐光，且一小蛇居中盘旋不动。窟中干燥，但有一勺之水甚清，掬其水饮，不复饥渴。想着那蛇必是龙也，常祷祝而乞庇佑，蛇亦不见相伤。每窟中轻移旋绕，则蛇渐大，头角峥嵘，出窟而去。俄而雨下，如此者六七日。一日，因攀龙尾而上，至窟外则龙尾掉摇而坠于窟旁。归家，正值陈氏与汪琦同饮，被汪琦用利刃赶逐而出，特来具告。"言罢，不胜悲泣。

忽一日，拯审实明白，即差公牌张龙、赵虎来丘宅捉拿汪琦、陈氏。是时汪琦正疑惑是事，不提防丘惇的实生还，已具状告于开封府，迳差公牌拘到府衙对理。拯问及于汪琦，琦答云："当时乡人祈祷，各自早散归家，丘惇于黄昏误落龙窟，哪曾有谋害之情？又况其家紧密，往来有数，哪有通奸之情？"

是时汪琦争辩不已。拯云：“尔若不图其妇，误跌窟中，为何又持刀逐之？谋害之情难抵。”即着公牌去陈氏房中取得牀上睡席来看，见有二人新睡痕迹。拯乃证汪琦云：“既论彼此门户紧密，缘何有二人睡痕？分明是你谋陷，幸致不死，尚自抵赖！”因令严刑拷勘。汪琦惊慌，不知所为，只得逐一供招与陈氏通奸害取丘惇情由。拯叠成文案，问汪琦、陈氏皆抵死罪，放还丘惇。

第六十五回 决狐精而开何达

断云：

迷失桂芳随野怪，包公追究释何冤。

朝廷明旨随申下，案牍真堪万载传。

话说西川成都府，有一人姓何名达，在城盛族，家道极富，其为人性格刚直，不肯屈下。年四十岁，尚未有嗣息。忽一日，因与叔之子何隆争未分之业，隆亦是个奸刁之徒，不容相让，讼之于官，逮系干证，连年不决，以此兄弟致仇，因于是矣。何达欲思避身之计，来见姑之子施桂芳商议其事。桂芳原亦宦族，幼业诗书，虽则聪明才俊，尚未娶妻。那日见表兄来家，邀入舍中坐定，问其来由。达云："兄因争讼一节，连年烦扰，伤财涉众，悔之莫及。思欲脱身之计，未知适从，特来与弟议之。"桂芳云："兄若不言，小弟亦要告知。日前有故人韩节使，官任东京，时遣人相请，已约之而去，兄何不整行囊与小弟同去相访一遭，且游玩京城景致，二得以避此是非，岂不是久计哉。"达闻言大喜，即辞桂芳归家，与妻商议。妻允诺无阻，收拾衣资之类，约日与桂芳离成都望东京进发。时值初春天气，日色融和，何达并家人许乙与施桂芳三个，在途中一路游春光而去。正是：金勒马嘶芳草地，玉楼人醉杏花天。

当下三人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将行二十余日，望京城不远，靠晚歇于东山店。次日侵早入，访问韩节使消息。人答云："按巡郡邑，尚未转衙。"以此桂芳与何达留止城东驿舍中，等待韩节使回。遇清闲无事，每日二人只是载酒寻芳，闻有景致处即便登览，穷源幽谷、名山宝刹谒游待遍。

忽一日，何达同桂芳游到一个所在，遥见楼角隐隐，风送钟声来到。何云：“前面莫不是佳境，与弟进前访之。”桂芳随步而行，来到山门下，却是一古寺。二人入得寺来，恰遇三老僧在法堂上讲经，见有客至，便起身施礼延入方丈，分宾主坐定。僧人问及秀士何来，桂芳答道：“访故人不遇，特过宝刹游览，冒渎师父，望勿见责。”僧人云：“幽僻山宇，惟恐不足以延纳秀士，何谓冒渎？”即令童子具茶而进。

何、施二人茶罢，敬请僧人开东西两廊钟鼓佛阁游玩。僧人令童子取钥匙开遍各处，与何、施二人前来观景。何、施登罗汉阁观览一番，只见对寺一所树林，幽奇苍郁，问童子：“那一座树林是何处？”童子答云：“原是刘太守所置花园，太守过后，今荒废多年，惟茂林花树而已。”桂芳听罢，对何云：“试往游玩一番。”达云：“荒废所在，有甚佳景，只在此消遣足矣。”桂芳云：“难得到此，莫惜一往。”何只得随之而去。经游其地，但见毁墙崩砌，石塌斜欹，狐踪兔迹交驰草迳之中。桂芳叹道：“昔人初置此时，岂期今日有如是耶？”忽何云：“适失落一手帕，内有碎银几两，莫非在佛阁上？弟少待，我去寻取便来。”言罢迳去。

桂芳缓步行入竹林中等之，顿久不来。忽有二女使从林外而入，见桂芳笑云：“太守请尔议事。”桂芳问云：“尔太守是谁？”女使云：“君去便知矣。”桂芳忘却等候何某，遂随二女使而去。比及何某来寻，桂芳不知所在。四下搜寻，并没消息，日色又晚，何某忖道：“莫非他等我不来，自先回舍去了？”即抽身转驿舍来问。当下那桂芳被那女使引到一所在，但见明楼大屋，朱门绣户，却是一所官府第宅。堂上坐一仕宦，闻桂芳来到，便下阶延进，堂上赐坐，甚加礼敬。桂芳再三讲逊，其官宦云：“足下远来，不必固辞。老夫避居此处十数年矣，人迹不到，君今相遇，岂偶然哉？吾有女年长，尚未许适，常欲觅一快婿，不得其人，今愿以奉君，幸毋见阻。”

桂芳正不知如何答应，莫措，那位官宦便吩咐使女：“备筵席，与秀士今夕毕礼。”桂芳惶惧，辞让间，群女引之入室。锦帐绣幄，金壁辉煌，一美人出与相拜，盛设酒礼，遂谐伉俪。桂芳欣悦，得此佳偶，真乃奇遇也。自后竟不再见太守之面，但终日与群妇人拥簇嬉戏而已。比及何达走回驿舍中，问家人许一：“曾见桂官人回来否？”许一云：“桂官人与主人一同出城未转。”何达惊疑，只恐于林中被大虫所伤。过了一宵，次日再往寺中访问时，并无见知者。何达至晚，只得怏怏转归驿舍。

停候十数日没消息，与家人商议，收拾回家后，往日官事未息，何隆体得其归，及闻施桂芳没下落，即具状告于本司，以何达谋死桂芳情由。有司拘根其事，何达无辞以抵，遂被监系狱中审勘。何隆怀仇欲报，乘此机会，要问何达个偿命。上下衙门用了贿赂银两，各攒成本司官吏急推勘其事。何达不能自明，受刑不过，只得认个谋害之情。公吏叠成文案，该正大辟，解赴西京决狱。就是邻里亲戚见其无辞，亦信的其所谋矣。可怜何达已遭冤枉，正是：欲见此情分屈直，除逢包尹马头来。

是冬，包拯为护国张娘娘进香袍到西京王妃庙还愿，事毕经南街过，望见前面一道怨气冲天而起，便问公牌：“前面人头簇簇，有何事故？”公牌禀道：“有司官今日在法场中决罪人。”拯听罢忖道：“内中必有冤枉之人。”即差公牌报知：“罪人且将审实方许处决。”公牌忙禀复监斩官道知，有司不敢开刀，随即带犯人来府司，与拯审明。拯审到何达事情，并无抵辞，随即供招。拯根勘之，何达悲咽不止，将前事诉了一遍。

拯听罢口词，又拘其家人问之。家人亦诉并无谋死之情，只不知桂芳下落，难以分脱。拯疑之，令将何达收监狱中再根勘。

次日，拯吩咐封了府，扮作白衣秀士，只与军牌薛霸、何达家人许一共三个，迳来东京古寺中访问其事。恰值二僧人正在方丈上闲

坐，见拯三人入来，便起身延入相见。坐定，僧人问：“秀士何来？”拯答云：“从西川到此，程途劳倦，特扰宝刹，借宿一宵，明日即行。”僧人云：“只恐铺盖不备，寄宿尽可。”于是拯独行廊下，见一童子出来，问云：“尔领我四处游览一遍，讨几个钱赐尔买果子食。”童子见拯面貌异样，笑云：“今年春间，有两个秀士来寺中游玩，失落一个。足下今有几位来，我不敢应承。”拯正待根究此事，听童子所言，遂陪小心问之。童子被其恳切，乃引出三门外，用手指云：“前面那一所茂林，常出妖怪迷人，那日一秀士入林中游玩，不知所在，至今未见下落。”拯记在心，就于寺中过了一宵，次日邀许一来林中行走，根究是事。但见四下荒寂，寒气袭人，没有动静。拯正疑虑间，忽闻里有笑声。拯冒荆棘而入，见群女拥着一男子在石上作乐酣饮。拯近前呵叱之，群女皆走没了，只遗下施桂芳坐于林中石上，昏迷不省人事。包公令薛霸、许一扶之而归。

过了数日。桂芳口中吐出恶涎数升，如梦方醒，略省人事。拯乃开府衙，坐公案，令薛霸复拘何隆一干人到阶下审勘前情。拯问桂芳僧道与何达游于彼处，缘何相失之由。桂芳云：“当日何兄因失银两前去寻取之时，小人行入深林之中。

适见高房朱牍，门庭迥异，内堂坐一官宦之人，延小可入内同坐，言笑自若。顷刻间，请了一美姬，称是其女，要招纳小人为婿。一向贪恋其中，迷失归路。但遇花晨月夕，则群女相邀，出林内纵游饮酒，以尽其乐，正不知其何故。今幸青天开眼，得遇大人提拔小可于坎坷之中，再得睹于人世，实重生父母，万载不磨也。”言罢呜咽，不胜其哀。拯云：“吾若不亲到其地方访之，焉知有此异事？”乃诘何隆云：“尔未知人之生死，何妄告达谋杀桂芳？今桂芳尚在，尔得何罪？”何达泣诉曰：“隆因家业不明，连年结讼未决，致成深仇，持以此事欲致小人于死地耳。”拯以为然，重拷何隆。何隆情屈，一款招承无异。拯叠成文案，申奏于仁宗得知。不数日间，朝廷例旨下云：“何隆因怀私愤，诬告何达谋杀施桂芳，今事已明白，本合问死罪，减免

一等，将何隆决杖一百，发配沧州军，永不回乡。治下衙门官吏受何隆之贿赂，不明究其冤枉，诬令何达屈招死罪，俱革职役不恕。包拯才力有能擢升一级。施桂芳、何达供明无罪，各发宁家。”当日明旨于拯府堂开读，谕众知悉，俱依法施行不题。于是京都闻此异事，莫不嗟叹包公开豁何达之德，而讥何隆自取其祸耳。

第六十六回 决李宾而开念六

断云：

烈性自全遭枉死，李宾刁诈莫逃刑。

包公真乃民父母，一鞠奸情两得真。

话说离开封府四十五里，地名近江，亦一大乡境也。隔江盛族有姓王名三郎者，家颇富饶，惯走江湖，娶去乡五石丘朱胜之女朱娟为妻。朱娟貌丽而贤，善持家法，夫妇相敬如宾。

一日，王三郎欲整行货出商于外，朱氏劝云："万事付之于天，富贵有时，何必奔波劳苦，离家远出哉。况尔妻独自支持，无人看顾，不若勿行，另行善计可矣。"三郎依其言，遂不思远出，只在本地近处生放营为。

时对门有姓李名宾者，先为府吏，后为事革役，性最刁毒，好淫贪色。因见三郎朱氏有貌，日夜图之，欲与相会一翻不能勾。忽一日侵早，见三郎出门去了，李宾装扮齐整，迳入三郎舍里，立于帘外，叫声："王兄在家否？"此时朱氏初起，听得帘外有人叫声，问道："是谁叫？三郎早巳上庄去矣。"李宾不顾进退，直入帘里，见朱氏云："小可有件事，特来相托，未知即回么？"朱氏以李宾往日邻居，不疑，乃云："彼有事未决，想必日晚方回矣。"李宾见朱氏云鬓半偏，启露丹唇，不觉欲心火动，用手扯住朱氏云："尊嫂且同坐，小可有事告禀，待王兄回时烦仗转达知。"朱氏见李宾有不良之意，面叱之云："尔为人堂堂六尺之躯，不分内外，白昼来人家调戏人之妻小，真畜类不如也。"道罢，转身进入内去了。李宾羞脸难藏而出，致恨于心，回

家自思："倘或三郎回来，彼妻以其事说与，岂不深致仇恨哉？莫若杀之以泄此忿。"即持利刃复来三郎家，正见朱氏倚栏若有所思之意，不提防李宾复来。宾向前怒道："认得李某否？"朱氏转头见是李宾，大骂云："奸贼缘何还不去？"李宾不顾，抽出利刃，望朱氏咽喉刺入，闷地而倒，鲜血迸流。可怜红粉佳人，化作一场春梦。李宾悄视四处无人，脱取朱氏之履并刀走出门，埋之于近江亭子边。

朱氏有族弟念六，须走江湖，适是日船泊江口，欲上岸探望朱氏一面。天暮行入其家，叫声无人应。待至房中，转过栏杆边，寂无人声。念六随复登舟，觉其脚下履湿，便脱下置灶上焙干。

其夜王三郎回家，唤朱氏不应，及进厨下，点起灯照时，房中又未曾落锁。三郎疑虑，持灯行过栏杆边，见杀死一人倒在地上，血流满阶，细视之乃其妻也。三郎抱起看时，咽喉下伤着一刀，大哭道："是谁谋杀吾妻？"次日邻里闻知，都来看，果是被人所杀，不知如何。邻人道："门外有一路血迹，可随此脚迹而去根究之，可知贼人所在矣。"三郎然其言，即集邻里十数人，迳寻血迹而去，那血迹直至念六船中而止。三郎上船，捉住念六，骂道："我与你无仇，何得杀死吾妻？"

念六大惊，不知所为，被三郎绑缚到家下，乱打一番，解送开封府，陈告于拯。拯审问邻里干证，皆言谋杀人脚迹委的在其船中而没。拯根勘念六情由，念六哭云："曾与三郎是亲戚，抵暮临其家，无人即回，不知是谁杀死朱氏在家，履上沾得血迹，实不知杀死其妻之由也。"拯疑忖道："既念六谋杀人，不当取妇人履而去。搜其船上，又无利器，此有不明。"令将念六监于狱中。

拯生一计，出榜文张挂："朱氏被人所谋；失落其履，有人捡得者重赏官钱。"过一日间，并无消息。忽一日，李宾饮于村舍，村妇有貌，与宾通奸，饮至醉后，乃谓妇云："看尔有心顾我，当以一场大富赐尔。"妇笑云："自君来我之家，未曾用半文钱，有甚大富，尔自取

之，莫哄妾矣。”宾云：“说尔知之，若得赏钱，那时再来尔家饮酒，宁不奉承我哉。”妇问其故。宾云：“即日王三郎之妻被人谋死，陈告于开封府，将朱念六监狱偿命，至今未决。包太尹榜文张挂究问，有人捡得那被杀妇人之履来报，重赏官钱。我正知其履下落，在说尔知，可令丈夫将去给赏。”妇云：“履在何处？尔怎知之？”宾云：“日前我到江口，见近江亭子边似有物，视之却是妇人履并刀一把，用泥掩之，想必是那被谋妇人的。”村妇不信，及宾去后，密与其夫说知。

村民闻说，次日迳至江口亭子边，掘开新泥，果有妇人履一只、刀一把，忙取回家见妇。其妇大悦，宾所言有信，即令夫将此物来开封付衙见拯。拯问之从何得来，村民直告以近江亭子边，埋在泥中得之。拯问：“谁教尔在此寻觅？”村民不能隐，直告以是其妇说与知之。拯自忖道：“其妇必有缘故。”

乃笑谓村民道：“此赏钱合该是尔的。”遂令库官给出钱五十贯，赏与村民。村民得钱，拜谢而去。拯即唤公牌张、赵近前，密吩咐道：“尔二人随此村民至其家体访，若遇彼妻与人在家饮酒，即捉来见我。”公牌领旨而去。

却说村民得赏钱，欢然将回家见妻，说知得赏之事。其妇不胜之喜，与夫道：“今我得此赏钱，皆是李外郎之恩，可请他来说知，取些分他。村民然其言，即往李宾家请得他来。那妇人一见李宾，笑容可掬，越致奉承，便邀入房中坐定，安排酒浆相待，三人共席而饮。那妇云：“多得外郎指教，已得赏钱，当共分之。”李宾笑云：“留于尔家置酒，剩者当歇钱也。”那妇大笑起来。不提防拯差人来，两个公牌听得多时，直抢进房中，将李宾并村妇捉了，解入府衙见包公，禀知妇人酒间与李宾所言之事。拯勘问于妇：“何知被杀妇人埋履所在？”

村妇惊惧，直告以李宾所教。拯审问李宾，李宾初则抵讳不肯招认，后被严刑拷勘，只得供出是其谋杀朱氏之情。至是再勘村妇，李

宾因何来尔家之故，村妇难抵，亦招出往来通奸情弊。拯叠成文卷，问李宾处死，决配村妇于远方，而念六之冤方得释矣。

第六十七回 决袁仆而释杨

断云：

袁仆难消雍一根，张家苦狱竟能伸。

包公千载声名下，脱此深冤孰不怜？

话说西京离城五里，地名永安镇，有一人姓张名瑞，家极富实，有东西两庄，积谷甚广，娶城中杨安之女为妻。杨氏贤惠，处家有法，长幼听从，呼令无违。杨氏生一女名兆娘，聪明貌美，针指精通，父母甚爱惜之，常言此女须得一佳婿方肯许聘，年十五尚未适人。张瑞有二仆人，一姓袁，一姓雍。雍仆敦厚而勤于事，袁仆刁诈而卖弄其主。一日，因怒于张，被张逐出之。袁疑是雍一献谗于主人故遭遣，遂甚恨于雍，每思以仇报之。

忽一日，张瑞因庄所回家，感重疾甚紧，服药无效。延十数日，张自量不保，唤杨氏近前嘱云："我无男子，只有女儿，年已长大，或我不起之后，当即适人，休留在家而致忧虑。雍一为人小心勤事，家务委之亦可。"言罢而卒。杨氏不胜哀痛，收敛殡讫，作完功果之后，杨氏便令里妪与女儿议亲。兆娘闻知，抱母哭云："吾父过未周年，且无别兄弟，今便将女儿出适，母亲靠着谁人？女儿缘法还在，愿在家陪侍母亲，再过一二年出嫁未迟。"母怜其言，遂息是议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张某已过又是三四个月，家下事务，出入苗租，尽是雍仆交理。雍愈自紧密，不负主人嘱托。

杨氏亦无疑虑。正值纳粮之际，雍一见杨氏，说知整备银两秤官。杨氏取钱一箧与雍入城找银。雍一领受，待次日方去。适杨氏亲

戚有请，杨氏携女同赴席。袁仆知得杨氏已出，抵暮入其家欲盗彼之物，迳进里面舍房中，撞见雍一在牀上打点钱贯，袁仆怒恨起来，指道：“尔让主人逐我出去，尔今把持家业，是何道理？”就拔出一把尖刀来杀之，雍一措手不及，肋下被伤一刀，气遂绝矣。袁仆摸取钱贯于箧中，急走回来，并无人知觉。

比及杨氏饮酒而归，唤雍一时不见，进房中寻觅，见被人杀死在地。杨氏大惊，哭对女云：“张门何大不幸，丈夫才死，雍一又被人杀死，惹出其祸，怎生伸理？”其女亦哭。邻人知之，甚疑雍一死得不明。当下有庄佃汪某，乃往日张之仇人也，闻是事，告首于洪御史。洪拘其母女并仆婢十数人审问。

杨氏哭诉不知杀死情由，汪指称其母女与人通奸，雍一妒奸，故被奸夫所杀。洪信之，勘令其招。杨氏不肯诬服，连年不决，累死者数人，而其母女被拷打身无完肤，家私消乏。兆娘不胜其苦，对母曰：“女旦夕死矣，只恨无人顾视母亲，不能即决，此冤难明，当直之于神。母不可诬服招认，以丧名节。”言罢，其母呜咽不止。次日兆娘果死，杨氏伤感甚至，亦欲自尽之计，狱中多人皆慰劝之，方得不死。

次年洪已迁去，而包公来按西京。杨氏狱中闻知，重贿狱官，得出陈诉于拯。拯根勘其事，拘邻里问之，皆言雍一之死未知是谁所杀，然杨氏母女确无污行，可怜其死者不下数人矣。拯亦疑之。次日斋戒祷于城隍司云：“今有杨氏疑狱，连年不决，其有冤情，当以梦应我，为之明理。”祷罢回衙。是夜拯秉烛于寝室，未及二更，一阵风过，吹得烛影不明。拯作睡非睡，起身视之，仿佛见窗外有一黑猿在立。拯叱问曰：“是谁来此？”猿应云：“特来证杨氏之狱。”拯即开窗看时，四下安静，悄无人声，不见了那猿。拯沉吟半响，计上心来。

次日清早，升堂取出杨氏一干人问之云：“尔家曾有姓袁人否？”杨氏答云：“妾丈夫在日，有走仆姓袁，已逐于外数年，别无姓袁者

矣。”拯即差公牌拘得袁仆到衙勘问。袁仆不肯招认。拯又差人于袁家搜取其物，都将得来看。公牌至其家，搜得篋一个，内有余钱数贯，持来见拯。拯未及问，杨氏认篋箱是当日付与雍一盛钱找银秤粮之物。拯审得明白，乃问袁云：“杀死人者是汝，尚何抵赖，干累于众？”因令取长枷监于狱中根勘。袁仆不能隐，只得吐实，供出谋杀情由。拯叠成文案，问袁处死，汪某诬陷良人，决配远恶州郡之军，遂放出杨氏与一干人，皆感谢而去。西京传播此狱若非包公之来，雍一之冤焉能得明，而杨氏虽不肯诬服，况被累死于狱中必矣。天眼恢恢，报应不昧，使是疑狱决于包公之案，何其神哉。

第六十八回 决客商而开张狱

断云：

张汉深冤何所诉，建康邸舍得奸商。

包公一念阴阳准，万里青天日月光。

话说东京管下袁州，离城七里，地名萍乡，有富民姓张名迟，与弟张汉共堂居住。张迟娶岭南周文之女为妻。周氏过张家门二年，生一子周岁，适周母有小疾，着安童来报其女知之。周氏闻知母疾，与夫商议，要回家看顾。张初则不允其去，过数月，周氏又道起居归宁之事。张见妻坚意要行，只得与之收拾回去。比及周氏得到母家，母病已痊，见女儿回来，不胜之喜，留待一月有余。

忽张迟有故人潘某在临安县为吏，有些物要送张某，遣仆敬来萍乡相请。张某接得故人来书，次日先打发仆回报，许来相会。潘仆去后，迟与弟商议道："临安县潘故人书来相请，我已许赴约而去，家下要人看理，尔当代我前往周家说知，就同嫂回来。"弟应诺。

次日早，张汉迳离门来到周家，见了嫂，道知："兄将远行，特命我来接嫂回家。"周氏乃是贤惠妇人，甚敬其叔，吩咐整备酒礼相待。张汉饮至数杯，乃云："路途颇远，须趁早起身。"周氏遂辞别父母，随叔步行而回。行到高岭，时五月天气，日色酷热，周氏手里又抱着小孩儿，极是困倦，乃对叔云："正当晌午，望家里不远，且在林子里略坐一回，少避暑气再行。"张汉云："既是行得难，少坐一时也好。不如先把侄孩儿与我先去，回报知于兄，令觅轿夫来接。"周氏云："如此甚好。"即将孩儿与叔先抱得回来。正值兄在门首候望，汉说与

兄知嫂行不上，需待人来接。迟即雇二轿夫，前至半岭上，寻那妇人不见。轿夫回报于张，张大惊，即同弟复来其坐息处寻之，委的不见。其弟亦疑虑，谓兄云："莫非嫂有甚物事忘在母家，偶记得回转取之，兄试再往周家探视一番。"迟然其言，迳来周家问时，皆云："自离门后已半日矣，哪曾见其转来？"张愈慌，再来约弟，说与未有在家。二人穿林过岭，到幽僻处，则见其妻死于丛林中，且无首矣。张迟哀哭甚至，乃道："当日不允尔来，坚意要行，惹此大祸，怎得明白？"正是：不因此妇身先丧，怎见包公一鉴明？

当日迟与弟雇人抬将尸于外，用棺木盛贮了。次日周氏母家得知此事，其兄周立极是个好讼之人，即扭张汉赴告于曹都宪，指称张汉欲奸嫂氏，嫂不从，恐回说知其兄，故杀之以灭口。曹信其然，用严刑拷掠，虽张某受责身无完肤，终不肯诬服。曹令都官根究妇人首级，都官领人到岭上寻觅首级，哪里去讨？回报不得，密地开一妇人坟墓，取出尸断其首来回报。

曹再审勘，张汉含冤，如何肯招？受不过极刑，只得诬服，认个谋杀之情，案卷既成，用长枷监系狱中候决。就是张之邻里亦信张汉的有是事，问拟不差。

将近半年，宋仁宗于五台山行香回驾后，东京阴云不散，四下弥漫，不辨东西南北。仁宗问于文武："东京城因何自朕烧香回宫之后，连日阴云？主甚吉凶？"王丞相出班奏云："阴云乃怨郁之气，不主什么吉凶。臣闻得近年狱内处决者，多有冤枉，内死不明者，怨抑之气不散，上干天意，故有是应。往年陛下每欲作斋醮，正为此也。多因边庭未靖，此斋醮歇二年未建，今冬又该审狱各郡州之囚，乞陛下广施仁德，委任得能官再加审实，直待刑正罪当，然后决之若何？可赦者即从开之，则阴云自散，日月开明矣。"仁宗允其奏，即降旨着落开封府包太尹先审东京罪人，而后巡审各郡。

旨既下，包拯承上命，开封府衙门审问该就刑律案，正及张汉一款，便唤张犯厅前问之。张抱悲哭诉前情诬枉之事。拯疑："当日彼夫寻觅其妇首级未有，待过数日都官寻取便能得，此事有可疑。"令散枷张汉于狱中，遂唤公牌张龙、薛霸吩咐道："尔二人前往南街头寻个卜卦人来，有事商议。"二人领命，迳出府衙，行过南街，没寻个卜卦术士处。及问得人来，乃教之云："此去北津桥，有张术士在那里推卜，可寻他去。"

二人直来北津桥，果见一老翁铺下纸张，正待人来推卜。薛霸近前揖云："开封府包公有请，托烦就行。"张术士闻知是包府之命，不敢推阻，就收拾起招子，随二公人来衙，拜见于拯。

拯问："尔名张术士否？"张答云："衰老便是。"拯云："令尔代推占一事，须虔诚祷之。"张云："大人占何事，敢问主意？"拯云："尔只管推占，主意在我自心。"张正不知何故，只得依仪祷祝，推出一天山遁卦，报与拯道："大人占得此卦，遁者匿也，是问个阴幽之事。"拯笑云："卦辞如何道？"张云："卦辞意义深渊难明，须与大人自测之。"拯玩其辞云：卦遇天山遁，此义由君问。

聿姓走东边，糠口米休论。

拯看罢卜辞，沉吟半晌，正不知如何解说，便令取官米一斗给赏张术士而去。唤过六曹吏司，并公差问之云："本处有糠口地名否？"众人皆答无此地名。拯退入后堂，秉烛而坐，思忖其事，忽然悟来，乃道："得占辞之义矣。"次日升堂，唤过张、薛二公牌，会得张之邻人萧某来到，密吩咐："汝带二公人前到建康地方，旅邸之间，限三日要缉访张家事情来报。"

萧某以事干系情重，难以缉访，虑有违限之罪，欲待推辞，见拯有怒色，只得随二公牌离府衙，一路访问张家杀死情由。

事已过多时，哪里访得出？根究二日，并无下落。萧某与薛、张进退无计，正行来建康旅邸炊饷午，店里面先有两客商，领着一个年少妇人在灶前吹火造饭。二商困倦，随身卧于牀上。萧某悄视那妇人，曾似面熟。妇人见萧，亦觉相识，二人顿视良久。颇悟："此妇人的似张迟娘子周氏，连年说被张弟杀死，今系于狱未决，包府正遣我等来访是事，缘何尔在这里？莫非天下妇人貌有相类者耶？"忖道未罢。适那妇人颜色戚戚，近前见萧问喧："长者从哪里来？"萧某答云："我萍乡人氏，姓萧者便是。"妇人闻说是其夫同乡，便问："长者所居，曾识张某否？"萧某大惊："好似张邻里周娘子，委的是乎？"周氏汪然泪下云："妾正是张迟妻也。"萧乃道知张汉为尔诬服系狱之故，周氏泣曰："冤哉，当初张叔先抱孩儿回去，妾坐于林中候之，忽遇二客商挑着箬笼上山来，见妾独自于此，四顾无人，即拔出利刃，胁取我所穿衣服并鞋。妾怀惧，没奈何，遂脱下衣服并鞋与那二客商。遂于笼中唤出一妇人，将妾衣并鞋与那妇人穿着，断取其头致笼中，抛其尸于林里。拿我入笼中，负担以行，遍处乞觅钱钞，受苦万端。今遇乡里，恰如青天开眼，望垂怜悯，报知吾夫，即来救妾矣。"

言罢，悲咽不止。萧某听罢，乃道："目今包衙正因张汉狱事不明，特差我领公牌来此缉访，不想相遇，正乃千载之机。待说与公牌知之，便送娘子回去矣。"周氏收泪，进入里面安顿那二客商。

萧某来见薛、张二公牌，午饭正熟，萧某云："可速餐，张家之事今有下落。"二公牌忙问其故。萧某以前情说与二人知之。张、薛二人午饭罢，抢入店里，正值二客与周氏亦在食饭。二公牌进前喝声："包府有牌来拘你，可速前去。"二客听说一声包府，神魂惊散，动走不得，即被二公牌绑缚了，带妇人直回府衙，报知于拯。拯不胜之喜，即唤张迟来认。迟到衙会见其妻，相抱而哭。拯再审周氏口诉，周氏逐一告明前事。

二客商不能抵讳，招认款服。拯取长枷监收狱中，叠成案卷。

拯以张汉之枉明白，再勘问都官得妇人首级献官情由。都官不能隐，亦供招出难以回报，特开他人坟墓，断死妇尸首献官。

拯审实一干犯罪监候，具疏奏达朝廷。不数日，仁宗旨下：“二客谋杀惨酷，即问处死。原问狱官曹都宪并吏司决断不明，诬服冤枉，皆罢职为民。给客商资帛赏赐邻人萧某，放释张汉，周氏仍归夫家，周立问诬执之罪，决配远方，都官盗开他人棺、取妇人头，亦处死。”拯依拟判讫，张弟之冤方雪，而疑难之狱一旦决矣。

当彼吏曹于暇日叩问包拯，缘何占卜而知于建康旅邸得遇谋人者。拯云：“阴阳之数，报应不差。当卜占之时，得卦辞未明其义，及再三思之，方解得其辞前二句乃是助语，第三句云：‘聿姓走东边’，天下岂有姓聿者？犹言‘聿’字加一走之，却不是个建字？‘糠口米休论’，必谓‘糠口’是着地名，及问之，又谓无此地名。想来‘糠’字去了米，是个单‘康’字，离城九十里有建康驿名。且建康是往来冲要处所，客商并集，我亦疑此妇莫被客商带走，故令彼邻里有相识者往访之，当有下落。果不出吾所料矣。”吏胥深服其论，皆仰包公如父母，敬之如神明矣。

第六十九回 旋风鬼来证冤枉

断云：

贞节诉冤夫枉死，包公鞫断动神明。

旋风且入空窑内，律决黄宽正典刑。

话说广州肇庆，在城惟陈、邵二姓最为盛族。陈长者有子名龙，邵秀有子名厚郎。陈龙聪俊而家贫，厚郎奸滑而富实。

二人幼年同窗读书皆未议婚。城东刘胜，原是宦族，有女惇娘，容貌端庄，温柔敦重，父爱之。常教女讲《古今烈女传》，惇娘明敏，一闻父说，便晓大意。年方十五，诗词歌赋述之脍炙人口，所以远近争欲求聘。

一日，刘胜与族兄商议云："惇娘年已及笄，来议亲者无数，我欲择一佳婿，不论其人贫富，只未知谁可以许否？"兄答云："古人择姻，惟取婿之贤行，不以富贵论也。在城闻得来陈长者有子名龙，人物轩昂，勤学诗书，虽则目前家寒，谅此人久后必当发达，贤弟不嫌，我虽为媒，作成这段姻缘可乎？"胜云："此人吾亦闻知，需待回归，与女议之，若其欢允，再无疑矣。"即辞兄回家，见妻张氏，说将惇娘许嫁陈某之事。张氏答云："此事由尔主张，不必问我。"胜云："尔需将此意密道惇娘，试其意向如何？"及母遇暇以适陈子之事道知，惇娘亦闻其人，虽则面不敢许，而心深慕之矣。

未过一月，邵某命里妪来刘家议亲。刘一心只向陈某家，推惇女尚幼，待来年议之未迟。里妪去后，刘密遣族兄往陈家通意，陈长者

贫难，不敢应承。刘某道：“吾弟以令郎才俊轩昂，故愿以女适从，贫富非所论，但肯许允，即择日过门。”

陈长者再不推阻，遂应命许婚。刘某归达其弟，言陈长者愿与其子毕姻之事。胜大喜，唤着裁缝，即为陈某做好新衣服数件，只待择取吉日，送女惇娘过门。

是时邵某听说刘家之女许配陈子，深怀其恨，道：“是我先令里妪议亲，故推女未年长，却便许适陈家。此耻不忿，必寻个事陷之。”次日来见其友董先，说与：“刘胜太欺人！其女我往议亲，却推阻不允，今返适与陈家之子为媳，此耻何堪?

特来与贤契商议，要寻个事陷他，须教着我机会，久不负忘。”

董先听罢笑道：“足下岂不闻谚语有云：一家有女百家求。彼既有心向陈家，将女儿许嫁便罢，君乃富足之家，令郎岂怕没有美妇婚，何苦要与人结仇乎？”邵某不悦，乃云：“往日与贤弟相知，观今之言，是有违矣。务须教我一个计策，不然吾请教他人。”董某没奈何，只得说与：“陈家原是辽东卫军，久失在伍，若是发配，正应陈长者之子当行。除究此事，则能违其愿，使不得成婚矣。”邵大喜，即辞董某而去。

次日邵某具状于本司，告首陈某逃军之由。官府审理其事，册籍已除军名，无所根勘，将停其讼。邵秀家富有钱，上下买嘱。吏胥攒成有司，反覆原籍验之，果是逃军，乃拘陈某订审。陈之父子不能辩理，当发配充卫之际，正应陈龙该行，军批已出，父子相抱而泣。龙曰：“遭值不幸，家贫亲老，况儿又有远役，此去惟虑父母无依，放心不乐。”长者云：“虽则我年衰迈，亲戚尚有，旦暮必来看顾。只尔命薄，未完刘家之亲，不知此去，还有相会日否？”龙曰：“儿访得来，正因此亲事致恨于仇家，受这大祸，亲事尚敢望哉。”父子叹气一宵。

次日，龙之亲戚闻得，都来饯行。龙以亲老嘱托众人，迳辞而别。有诗为证：夜半鸡声促晓行，家贫亲老怎堪行？

长安道上依稀柳，多少离人恨不平。

比及刘家得知陈某遭配之事而抑所望，嗟吁不已。惇娘于闺中知之，心如刀割，恨不及见陈郎一面，每对菱花，幽情别恨难以语人，因书红笺数首以自怨。诗云：牡丹红靓海棠红，妾在深闺子役东。

国色天香谁是主？教人错恨五更风。

又云：许君窗下结姻缘，回首东风倍罔然。

已被赤绳先系定，谁知空负一红笺？

又云：好事缘何苦不全？君受奇祸妾忧煎。

玉箫已负生前约，金镜偏教别处圆。

次年春，城里大疫，刘女父母双亡，费用已尽，家业消乏，房屋亦转卖他人。惇娘孤苦无依，投赖父娣姑家居住。姑怜念之，爱如己生。常有人来其家与惇娘议亲，姑未知其意向，因以言试云："尔之父母已丧，身无所倚，先许陈氏之子，今从军远方，音耗不通，未知是生是死，当绝念矣。况女孙青年，何不凭我再嫁一美郎，以图终身之计，岂不胜独守空房，寂寞岁月者乎？"惇娘听罢，泣谓姑云："女孙听得来陈郎遭祸，本为我身上起，使女儿再嫁他人，是背之不义。姑若怜我，女儿甘守姑家，以待陈郎之转。遇有不幸，需结来世姻缘。惟再许他适，宁就死路，决不相从矣。"姑见其烈，再不说及此事。自是惇娘于姑家谨慎紧密，守着闺门，不遇姑所唤，半步不出堂，人亦少见面。

是年十月间，海寇作乱，大兵临城，各家避难迁徙，惇娘与姑亦逃难于远方。次年海寇宁息，民乃复业，比及惇娘与姑回时，室厅被寇烧毁，荒残不堪居住，二人就租下阳驿旁房舍安下。未一月，适有官家子黄宽骑马行过驿前，正值惇娘在灶边吹火，宽见其容貌秀丽，便问左右居人是谁家之女。有人识者，近前告以城里刘某之女，遭乱寄居于此。宽知之，次日令人来议亲。惇娘不允。宽以官势压之，务要强婚，来议者不息。其姑惊惧，谓惇娘云：“彼父为官，势子又高，若不许嫁之，如何能够在此停泊？”惇娘云：“彼要强婚，儿只有死而已。眼前姑且许他，待过六十日父母孝服完满便议过门，须缓缓退之。”姑依其言，直对来议者说知。议亲人回报于宽。宽喜道：“便待六十日何妨。”遂停其事。

忽一日，有三个军家行到驿中歇下，二军人炊饭，一军人倚驿栏而坐。适惇娘见之，入谓姑云：“驿中有军家来到，姑试问之从哪处来。若是陈郎所在，亦需访个消息。”姑即出见军人，问云：“尔等是何卫来此？”一军应云：“从辽卫来，要赴信川投文书。”姑听说声道着是辽东，便问：“辽东卫有陈某，尔识之否？”陈某听罢，即向前揖云：“妈妈何以识着陈某？”姑氏云：“陈某是妾女孙之夫，曾许嫁，未毕婚而别，故识之矣。”陈某云：“今女孙曾适人否？”姑云：“专待陈郎回来，不肯嫁人。”陈某忽汪然泪下云：“要见陈某，我便是也。”姑大惊，即引入与惇娘道知。惇娘不信，出见问其当初事情。陈某将前事说了一遍，方信是真。二人相抱而哭。二军伙问其故，自相喜曰：“此千里之缘，岂偶然哉？我二人带来盘缠钱若干，即备筵席与陈某今宵毕礼。”于是整顿盘缠，二军待之舍外，陈某、惇娘并姑三个饮于舍里。酒阑人散，陈龙与惇娘进入房中，解衣就寝，诉其衷情，不胜凄楚。次日二军伙谓陈某云：“君初毕婚，不可轻离，待我二人自去投文书，回来相邀，与娘子同赴辽东，永谐鱼水之欢。”言罢迳去。于是陈某留止舍中，与惇娘相亲。

才二十日，黄宽知觉陈某回来，恐他亲事不成，即遣仆从到舍中，捉之至家，以其逃军，杖杀之，密令将尸身藏于瓦窑中。次日令人来逼惇娘过门，惇娘忧虑无地，及闻陈某被宽所害，就于房中自缢。姑见而救之，云：“想陈某与尔只有这几日姻缘，今即死矣，当绝念嫁与黄公子便了，何用自苦如此？”

惇娘云：“女儿务要报夫之冤，与他同死，宁肯再嫁仇人乎？”

其姑劝之不从，正没奈何，忽驿卒报：“开封府包太尹委任本府之职，今晚来到，准备迎接。”惇娘闻之，拱手谢天云：“吾夫之冤可雪矣。”即具状迎包马头陈告。包带进府衙审实惇娘口词。惇娘悲哭，将前事逐一诉知，拯即差公牌拘黄宽到衙根勘。黄宽力争，不肯招认。拯思道：“既谋死人，须得尸首验之，彼方肯服，若失此对证，怎得明白？”正迟疑间，忽案前一阵狂风过处，那阵风：拔木飞沙神鬼哭，冤魂灵气逐而来。

拯见得风起怪异，遂喝声道：“若是冤枉，可随引公牌而去。”道罢，那阵风从拯之座前复绕三匝，有值堂公牌是张龙、赵虎，即随风出城二十里，直旋入瓦窑里而没。张龙、赵虎进窑中看时，见芦草遮着一男子尸身，面色尚未变，乃回报于拯。拯命人抬得入衙来，令惇娘认之。惇娘一见是其夫尸身，抱而痛哭。及验身上伤痕，乃是当日被黄宽不停打死之伤。拯再勘问，黄宽不能隐，遂招服焉。拯叠成文案，问宽偿命，追钱埋殡，着惇娘文领。复根究出邵秀买嘱吏胥陷害之情，决配远方充军。惇娘令亲人收管，每月官给库钱若干赡养。拯初任本府，判讫此事，得其明决，肇庆百姓无不仰敬，称以为神。

第七十回 枷判官监令证冤

断云：

疑狱连年能决断，包公明鉴鬼神钦。

秋毫万里浮云净，一念真同天地心。

话说西京城离东门二十里，地名狮子镇，居人稠密，有富家姓吕名盛，排行第九，邻里敬其有钱，皆以九郎呼之。娶城中王贵恩之女为妻。王氏性格温良，处事有方，长幼皆敬服之。王氏过门二年，生一儿名吕荣，聪明才貌，勤于诗书，年十五，何提学考入庠补廪。当日，九郎指望儿子前程，加一奉承上司，交结有名官员，甚有面情。然九郎为人性度骄傲，又倚钱势，王府尹新除到任，粮户皆出廓远迎，九郎以其子在学，自恃有官宦面情，不去迎接。王府尹点查得出，怀记在心，思得个机会处要深根之。

忽一日，吕有家仆李二，因上元佳节西京放灯甚盛，内外人家都聚于报恩寺玩赏鳌山。李二探得主人们都出来看灯，九郎有妾名春梅，容貌清丽，李二欲私之。恰值那夜春梅正在厨下收拾，李二撞将入去，故问云：“尔日前有什么话对我说，遇我不得闲暇，未及细问，今夜主家都出去看灯，我亦闲些，有甚话快说来。”春梅笑云：“贼奴才，日前我那里见尔之面，将些言蘸我。若漏此语与主母知之，叫你皮亦去一层矣。”李二道：“今夜难遇此机会，尔需怜我，久不敢忘也。”春梅也是个水性妇人，情亦易动，当下向得他来，恐主母知之罪责不免；欲待逆他，怎禁那李二哀告。正在迟疑间，适九郎回家取香，正待进房，恰遇见李二与春梅在灯下议论。九郎大怒云：“小仆贼敢戏吾之爱妾！”李二走闪不及，被九郎拉出来，绑于柱上杖之。李二

不胜其楚，惟乞饶命而已。比及王氏与婢从回来，见绑打李仆，慌问其故。九郎以调戏春梅之事说知。王氏云：“丑声不可外传，既李仆不道，逐之于外便了，怒责之何益？”九郎忿乃解，进入房里。王氏令人解下，亦此责之，逐离出门。李二不胜其恨，忿然去了。

未及半年，九郎上庄与钱客廖某算帐。廖有子最奸恶，将所借钱批，俱改作完帐执与九郎争辩。九郎怒激不能平，令数家人捉之而归，锁于舍里，务逼其招认。监系一二日，吕家缓于提防，忽夜被其人剪断锁镣，越墙而走，正不知逃往何处去了。九郎见走其人，即着家仆复往庄上缉探，莫非逃回原家?

及群仆来庄上访问时，未有动静，持报九郎知之。九郎疑虑其有他故。当彼李二闻此消息，正恨主人，没个机会报他之仇，即具状于王府尹处，告首吕九郎谋杀廖某之子，弃其尸于江中。王府尹审了状子，大笑道：“吕九郎恃他有钱，藐视官府，今日亦撞在我手中来矣！”即差公牌拿得吕九郎来，根勘其谋杀人之由。九郎诉云：“彼欠吾钱，只赖已还，所以不忿其诈，委的系于舍中，欲其自明，不意脱逃。岂有杀人而无迹哉？”

王府尹叱云：“谋杀其人，弃尸于江以绝迹，何尚抵赖？”喝令用严刑拷掠。吕九郎受苦已极，不肯诬服。王府尹令监禁狱中根勘。虽是其妻王氏以夫受刑，将竭家私营救，而王府尹百端究竟，务要问九郎个偿命。九郎之子累经省宪诉直，审覆案卷，数年不得明白，正是：要见此情真与假，须添公案一回新。

次年，宋仁宗敕命开封府包太尹案视西京狱事，拯领命回西京而来。九郎之子吕荣欲待见母道知，正见王氏倚着案几而立，颜色憔悴，眉头不展。荣迳上问母云：“事有前定，非人力所能胜，母何故戚戚于是？”王氏云：“尔父只生着你，只为家有余钱，不守本分，小事而成大祸，今系狱中，逃者不知去向，连年未决，正虑此事。久则案卷坚固，尔父问死必矣，此冤哪里伸直？为此事故忧怀，令母怎得心

安？”吕荣道：“儿为父系狱之后，间关千里，不辞跋涉，经省宪诉告冤情，争未遇明宰，以致连年不决，儿子夜里未曾安寐。目今此狱当得明白。”母问其故。吕荣道：“朝廷委开封府包太尹按视两京，不久来到。儿闻此人明见万里，烛事如神，想吾父之冤在此雪矣。”王氏听罢，即令吕荣迎候包公陈告。数日，拯到西京，特开府衙理事。吕荣首先陈告。拯审状，唤吕荣问之。荣以前事诉了一遍。及拯取案卷根勘，都拟九郎谋杀情由。拯复审再三，乃云：“都似成案拟议，则尔父该偿命的实，何用复诉？”吕荣泣云：“若得某谋死尸首证验，父之偿命是所甘心。

拯亦疑之，令荣于外伺候。

乃斋戒沐浴，次日入城隍司，将牒文宣读讫，焚化纸钱，唤过庙祝谓之云：“我未入城时，闻城隍及判官甚着灵异，今为吕九郎疑狱未决，我将先问此事，限尔三日要报应。若是三日无报应，则庙祝杖七十，判官用大枷枷了；五日无报应，则庙祝杖八十，判官该决六十七十。”言罢，迳回府衙去了。

庙祝承限之后，日夜惊心，惟恐不得下落，每朝于城隍案前慇懃祷祝，望乞显灵，以免杖责。将近二日，忽九郎于狱中似寐非寐，举手大呼曰：“其人将到矣，我须出与之证理。”狱中罪犯见者，皆疑其狂语。次日拯升堂，适见一人慌慌忙忙走入衙来，伏于阶下呼曰：“我西庄廖某之子，特来自首。”拯见其双手如被人所缚，抱住头不放，乃问其来故。其人云：“乞放开我缚，容直说来。”拯云：“请城隍赦尔解之。”道罢，那人垂下手，备言：“当日实欠吕九郎钱钞若干，不合改批图赖之，被其所禁，乘夜脱走于三百里外躲避。不想昨日被数人来捉住，缚我手于头，跟逐至此。”拯闻之愕焉，意其为城隍所驱，就令狱中取出吕九郎认其人。九郎见着大叫云：“冤家，我道你已死，遭累坐了许多年狱，今日亦有相会时乎！”那人低首服罪。拯根勘当初告首

者是谁，却乃其仆李二。问其致仇之因，九郎诉明李仆欲私其妾，知觉遭责逐之，故怀恨报怨。

拯判下："李二罔陷旧主，延成疑狱，决配远恶之军；廖某逋欠主人钱钞，脱逃负累，决杖七十，配二千里。"具疏劾奏王府尹之奸罪，而释吕家之冤狱矣。

第七十一回 证儿童捉谋人贼

断云：

张匠夫妇成诬案，包公一鞫释其冤。

谋人已致经年狱，洗雪当时枉得平。

话说潞州城南所居，韩、许二姓甚盛。韩姓有名定者，家道富实，与许二自幼相交。许二家贫，与弟许三作盐侩，常往河口觅客商趁钱度活。一日，许二与弟议道："买卖我兄弟们都会做，只是欠缺本钱，难以措手，若只是商买边觅些微利趁口，怎能够发达。"许三又云："兄若不言，我常要议取是事，只说没讨本钱，还是他来到，我若教尔本钱，便是与你去，汝将何说？"许三云："常闻兄与韩某相交甚厚，韩富家，积有余钱，何不问他借得几百钱做本，待我兄弟起胜，包些利息还他，彼又得所益，岂不两相美乎？"许二云："尔说本是，只恐他不肯。"许三云："待他不肯再作主张。"许二依其言。

次日迳来韩家，特作相望之意。韩某出，见许二笑云："多时不会老兄，正在思慕。请入里面坐。"许二进入厅后坐定，韩吩咐家下整备一席酒出来相待，二人对席而饮。酒至半酣，许二举一句言云："久要见贤弟议一事，不敢开口，特恐弟意不允，今日又将来与贤契议之。"韩云："老兄自幼相知，有甚话但说不妨。"许二云："要于江湖贩买些闲货，缺少银两凑本，故来见弟商议，要借些钱，不知肯作承否？"韩云："老兄还是自为？有伙伴同为？"许二不隐，直告以其弟许三同往。韩某初则欲许借之，及闻说与弟相共，就生个事故推托道："目下要秤办官粮，未有剩钱，此则不能应命。"许二知其推故，再不开言，即告酒多，辞之而去，韩某亦不甚留。当下许二未回，许三在家等候

回信，必谓兄借得银两回来，及许二家来，怏怏而已。许三见兄不悦，乃问云：“兄去问韩某揭借本钱，想必了事，何又忧闷？”许二云：“不道你怎知。才见韩某，就留我饮酒，待席中问及借本钱之事，测其意似肯应承。及说与弟相共，彼遂以他事推故，不允借矣，似此谋事不成，反致取笑，是以忧闷也。”许三听罢，乃刘兄云：“韩某太欺负人，终不然我兄弟没他钱本就成不得事？虽待再计议之。”

遂复往河口寻觅客商去了。

时韩某有养子名顺，聪明俊达，韩甚爱之。一日，三月清明，与朋友出往郊外踏青，顺带得碎银几两在身，欲作逢店饮酒之资。是日游至晚边，众朋友已散，独韩顺饮着几杯酒，不觉醉来，遂伏兴田驿半岭亭子上睡去。恰遇许二兄弟过亭子边，许二认得亭上伏睡者是韩某养子，遂与许三说知。许三恨其父因借钱不肯，常要害他，及听得兄说其人是他养子，怒激于心，谓兄云：“休怪弟太毒，深恨韩某无理，今乘晚间四下无人，待谋此子以泄日前之忿。”许二云：“由弟所为，只宜谨密，休待事露便了。”许三取出利斧一把劈头砍下，正是：可怜青春年少子，今日一命丧须臾。

许二兄弟既谋杀韩顺，搜身上藏有碎银数两，尽剥劫而去，弃尸于途中。当地岭下是一村人居，内有姓张名一者，原是个木匠，其住房屋后面便是兴田驿。时张木匠要赴城中某处造作，趁早离门，五更初携器监行来半岭。忽见一死尸倒在途中，视之遍体是血，似被人所谋。张匠惊道：“今早出门不遇好采头，待回家明日再行。”迳抽身而转。及午边韩定知之，急来认时，正是韩顺。其父不胜痛恨，遂集里邻验视，其致命处则斧痕也。持随血迹寻究来，正及张木匠之家。邻里皆道是张木匠谋杀无疑。韩亦信之，即捉其夫妇解官首告。本司审勘，邻证合口指说是张木匠谋死，张夫妇有口不能辩，惟仰天呼屈，哪里肯招！韩某并逼根勘，夫妇不胜拷掠，遂争诬服。

本司官见其夫妇争认，亦疑之，只监系狱中，连年不决。正是：世有枉情何以理，除是包宰得伸平。

是时包太尹正承仁宗敕旨，审决西京狱事，道经潞州。所属官员各出廓迎接拯入潞州，开公厅坐定，先问有司：“本处有疑狱否？”职官近前禀云：“他无疑狱，惟韩某告发张木匠谋杀其子之情，张夫妇争着供招，事有可疑。即今监候狱中，年余未决。”拯听罢乃云：“不以情之轻重系狱者，动经一年，少者亦有半载，百姓何堪？或当决者即决，可开者即放之，斯不负朝廷委任，而下民亦得安生。都似韩某一椿，天下能有几罪犯得出？”职官无语，怀惭而退。次日包拯转来小帽，领一二公人自入狱中见张木匠夫妇细询之。张匠悲泣呜咽，将前情诉了一遍。拯思被谋之人，不合头上砍一斧痕，且血迹又落尔家，今彼不肯甘服，必有缘故，须再勘问。拯离狱中，次日又入审问，一连数遭，张匠所诉皆如前言，拯不得其明处，亦在迟疑之间。正鞫问时，见一小孩童，手持一帕饭，送来与狱卒，连说几句私语，狱卒点头应之。拯即问狱卒：“适那孩童与尔道什么话？”狱卒不敢正对，乃复拯他事云：“那孩童报道小人家下有亲戚来到，令今晚早转些。”拯知其诈，迳来堂上，发遣左右散于两廊，呼那孩童入后堂，吩咐库子李十八取四十文钱与之，访问适见狱卒有何话说。孩童口快，直告云：“今午出东街，恰遇二人在茶店里坐，见我来，用手招入店内。那人取过铜钱五十文与我买果子，待我受了钱，却教我狱中探访：‘今有什么包拯相审勘，看所勘死事，其夫妇何人承认。’是此缘故，别无他事说。”拯听罢，即命张龙、赵虎吩咐道：“尔随这孩童，前往东街茶店里捉得那二人来见我。”张、赵二公牌领旨，便跟孩童迳到东街店里。正寻人间，正值许二兄弟在那等候孩童回报，不提防公牌来到。张、赵抢进，登时捉住许二兄弟，解入公厅见拯。拯根勘之云：“你谋死人，奈何要他人偿命？”初则许二兄弟尚抵赖不肯认，拯令孩童证其前言，二人惊骇不能隐讳，供出谋杀情由。及拘韩某问之，韩某方悟当日许二来揭借银两不允，致恨之由。拯审实明白，遂问许二兄弟偿

命，而放张木匠夫妇。民谓包公决此狱，如代上天之命，千载之下何其鉴哉！

第七十二回 除黄郎兄弟刁恶

断云：

茶店胁钱遭发配，渡夫吓骗受严刑。

包公过处风雷动，法令轰轰岂顺情。

话说包公离了李家庄，与公人望陈州进发。行了半日，来到一个地名曰枫林渡，望见渡夫不在船上，乃与唐公云："前面有个小店，可往少坐一时，以等渡夫来到。"唐公应诺，挑行李到茶肆，二人坐下。有茶博士出来，生得丑恶，躬身揖云："秀才们要吃清茶么？"包公云："行路辛苦，有热热的，可将二盏来。"卖茶大郎转身入去，不多时持过二盏茶出，与包公二人各吃一盏。包公吃罢茶，乃令唐公取过二百钱还他。

大郎笑道："秀才好晓不事！吃了两盏茶，即是五百钱，如何只给我二百钱？"唐公云："茶我曾吃过，只是一百钱一盏，尔店如何过取钱？"大郎怒骂云："不识高低，人偏要你五百钱！不然吃得我几下拳头。"包公见其要行凶，连忙着唐公取五百钱给他。

走出店来，渡夫正撑过近岸边。二人牵驴上渡，只见管渡来讨钱，包公云："该几多渡钱？"管渡者云："尔二人该五百，驴子该二百，共是七百钱。"唐公道："我二人带乘驴只该五百钱，如何多要我二百钱？"管渡的喝云："此渡常是依我说讨，你敢来逆我言语，便推落水中，看你们要命否？"包公问云："此是官渡还是私渡？"管渡云："虽是官渡，亦要凭我。"唐公云："既是官渡，目今有个包文拯要赴陈州上任，倘若从此渡经过，知尔逼取渡钱若干，还是如何？"管渡云：

“包公不来便罢，纵使知的，亦不过打我几大棒，终不然有个蒸人甑耶？”包公听罢，微微冷笑，即令唐公取过七百钱与他。

上了岸，密问其伙伴：“此渡夫名唤着谁？”其伴云：“莫要说起，此渡夫乃姓黄，兄弟二人，大者唤一郎，小者二郎，大郎现在岸边开茶店骗人茶钱，今成个大家。小郎作渡夫骗人无厌。我虽是他伙伴，一日只趁他几文钱，供家而已，其余都是他得去。”包公听罢，着唐公写记在簿上，因自叹云：“陈州县下只因水旱不调，五谷不登，致百姓饥饿。况各处又有如此顽民，使百姓怎得安生？”及包公到陈州判断了赵皇亲后，逕差公牌拘到黄二郎，当厅取问。审得大郎开茶店，欺骗平人，着杖八十，用大枷号令州衙数日，面刺双旗充军，仍将其家财一半没官，赈济饥民。提过二郎问云：“尔恃官渡骗人，近日包老爹来，尔何如也索他重财？今包公新造一甑，且将尔看蒸得熟否？”道罢。即着数名无情汉装起锅来，将二郎放于甑中，扇着火，一伏时，二郎已蒸得皮开肉绽，在甑中死矣。自后奸顽敛迹，畏包公之威严犹如猛虎也。

第七十三回 包拯断斩赵皇亲

断云：

国法严明行大辟，包公名誉动当朝。

皇亲自恃君王宠，一旦冰山日出消。

却说包公过了枫林渡，行未三十里，望陈州不远，但见馆驿中迎候新官人员不计其数，为首耆老问包公云：“秀才前来，曾见有包相公到否？”包公答云：“不曾闻说，我们要去访亲戚的。”言罢直过，迳进南门来。有把门军挡住不与其入，包公正没奈何间，适见一婆子行来，叫道脚疼。包公问其缘故，婆子云：“因迎接包相公走了一日，不到，以此脚疼。”包公云：“我借尔乘驴，带我同入城去。”婆子应允，即乘却包拯驴子前走。包公与唐公后随，进得南门，婆子乃自回去了。包公寻个客店安下。

次日起来，吩咐唐公看行李，乃装作秀才，上街闲行一遭。

见一起居民，在衙前唧唧哝哝，嗟叹米价不常，各有忧色。拯曰：“你们各怀不平，有何事因？”内有一耆老答云：“时年不熟，所粜之米二停是稻糠，一停是米，故于此叹气也。”包公见粜米者果然如是，问：“这米与粜几钱？”粜米人道：“先这米粜三十两一斗，如今闻道包丞相来，减做二十两一斗。”包公道：“你等我一等，我教你粜一斗好米去。”当时包公直到厅前，见了仓官，将一把米与仓官看，问：“这米粜几钱？”仓官道：“粜二十两一斗。”包公云：“如何都是皮糠稗稻？”道罢，放开手，故意望仓官脸上一吹，糠皮尘土迷了仓官眼，一时开不得。仓官大怒，喝令左右将包公捉下，登时吊起于官廊前，骂

云："你这不识高低的野秀才，敢来欺慢赵皇亲耶！"怒犹未息，旁边转过粮户田三叔，早认得是包公，近前禀云："此人是小粮户之亲，误触大人，乞赦其罪。"仓官看田三叔分上，乃放了包公。三叔引归宅舍，设酒相待。包公问云："足下是谁，识得包某？"三叔拜云："相公在定州做太守时，小人解粮到州，已认得大人面貌。"包公道："尔休要与赵皇亲知道。"乃辞田三叔，直去酒务中买酒。

原来卖酒务中亦是赵皇亲所管，所得甚逾市利。包公进得务中，见买酒客商无数，具管家支拨，酒席颇是齐整。所卖与包公一壶酒与他人不同，包公仔细视之，见别客商者俱是清酒，他一壶全是浑酒。包公怒云："都是买酒之人，如何作两样相待？"遂将酒倾落在地。管务官见了，喝声左右将包公捉下，便把大枷枷着，令公牌押入土牢中不题。

只说陈州伺候接包丞相人员屡日接不到，忽朝有衙差五十人来到，众官便问："曾与包大人同来？"有衙差为首者张龙、李虎云："相公先离汴京半个月，已从小路而来，吩咐我等今日来此伺候。"众官听罢，各面面相觑，疑道："包公莫在陈州了？"衙差众人遍城究寻包公不见，张龙、李虎寻到土牢，见枷着包公在彼。张龙连忙打开枷，欲扶向府堂坐定，包公喝令叫请众官来相见。张、李即出厅上报知。众官闻说，俱入牢中参见，扶出堂上，升公座毕。赵皇亲四个都在。包公叫二十四名无情汉："将黄罗御书、浑金牌面挂起，并将松木枷八般法物摆在厅上。"众汉领钧旨，一时将金牌挂起，排列法具，二十四人齐齐立于两廊。当下众官俱各失色。包公喝令亲随把赵皇亲等四名捉下，问云："尔是国之皇亲，朝廷委尔等赈济陈州治下饥民，望尔替国家出力，与百姓分忧，何得私自务中卖酒，索骗下民，以国家钱粮渗和糠稻，粜钱入己，罪责难逃。

作急认承，免受刑苦。"赵皇亲、侯包异、马孔目、杨得昭四个低头无语，得知是实，当日阶下一款招承。包公见四人供招明白，叠成

文案，即发下以大枷号令于四门。未数日，押赴市曹斩首示众。包公既断拟赵皇亲等罪讫，当厅吩咐管仓官员将榜文张挂，赈济三县饥民一两铜钱、一斗米，口数多者支一石与他。管粮官员承命前去开仓赈济，哪一个敢起半点私心？果是包公替天行道，三县百姓欢声动地，满城老幼无不歌颂。此系包公因赴陈州赈济，判出几条公案，且看下回说出甚话文来?

第七十四回 断斩王御史之赃

断云：

卖放受财王御史，无情正法包龙图。

黎民惟赖朝廷重，铁面阎王到处呼。

话说包公既赈济陈州饥民以后，朝廷闻知其能，遣使宣召赴朝。陈州百姓听知，俱各遮道留之，不忍其去，包公再三慰之。自离任赴京，于路吩咐从人不许骚扰民人。来到桑林镇借歇，次日于天齐圣主庙中坐下，唤过董昭、薛霸近前吩咐云："我借东岳庙歇马三朝，地方有不平之事，许来告首。"董、薛领钧旨，晓谕本处百姓知之。

忽有一个住破窑的婆子闻知，走来告状。张龙、李虎把住门，见婆子臭污特甚，不与其进。婆子于门外喊叫，包公知之，令唤入。婆子进至阶前，包公见那婆子两目昏花，衣弊垢恶，因问："汝是何人？要告什么不平之事？"那婆子连骂声："说起我名，便该犯罪。"包公笑问其由，婆子云："我的冤情除是真包公来方断得，恐尔不是真的。"包公云："你如何认得是真包公还是假包公？"婆子云："我眼看不见，要摸脑后有个肉块的方是真包公，那时则伸得我之冤枉。"包云："恁尔来摸。"那婆子走近前，抱住包公头，伸手去摸，果有肉块，知是真的，连在拯脸上打两巴掌。左右公差皆失色，包公不以为嗔，徐问："婆子有何事？但说来。"那婆子云："此事只能你我二人知之，相公要遣去左右公差，才好告明。"包公即屏去其手下，婆子以前后无人，放声大哭道："说起情由，海样似深。我家住亳州，亳水县人。父亲姓李名宗华，曾为节度使。

上无男子，单生于我。为困难养，年十三岁就在太清官修行，尊为金冠道姑。一日，真宗皇帝到宫行香，见阿奴美丽，纳为偏妃。太平二年三月初三日，生下小储君。是时南宫刘妃子亦生一女儿，因与六宫大使郭槐作弊，将其女儿来换我小储君而去。老身气闷在地，不觉误死女儿，被困于冷宫。当时张园子知此事冤屈，五月初三日见太子游赏内苑，略说起情由，被郭大使报与刘后得知，用绢绞死了张园子，杀他家一十八口。直待真宗晏驾，我儿接位，赦冷宫罪人得出。我为无人倚托，只得来桑林镇觅食度日。今遇相公来此，乃是天开眼之日也。望奏上我王，伸妾之冤，得母子相认，其功乃千载之不朽矣。”

包公云：“娘娘生下太子时，有何留记为验？”婆子道：“生下圣上之时，两手纹不二，那妃子挽开看时，左手有‘山河’二字，右手有‘社稷’二字。”包公听罢，即抱婆子坐于椅中下拜：“娘娘，望乞赦罪。”因令取过锦衣裳换着带回东京。

及包公朝见仁宗，仁宗赐与酒不饮，上问云：“卿在陈州多有功绩，朕闻悦而召见一面，今日赐酒，卿何不饮？”包公奏云：“臣近日害了湿温病，吃不得酒。”上云：“可着压官视卿。”包云：“纵有神医妙药，亦医不得。”上云：“卿有何事，但说不妨。”包云：“陛下须赦臣罪，则敢说。”上曰：“赦卿无罪。”包乃奏云：“臣蒙召而回，路逢一道士，连哭了三日三夜。臣问其所哭之由，彼云：‘山河社稷倒了。’臣怪，又问之：‘如何山河社稷倒了。’道士云：‘当今无真天子，以此山河社稷倒了。’”上笑云：“那道士诳言之甚，朕左手有‘山河’二字，右手有‘社稷’二字，如何不是真天子？”包奏云：“望我王把与小臣看明，又有所议。”仁宗即伸开手与包公众臣视之，果然。包公叩头奏道：“真命天子，可惜只做着草头王。”文武听奏皆失色。上微怒云：“我太祖皇帝仁义而得天下，传至于寡人，何谓是草头王？”包公奏云：“既陛下为嫡派之真王，如何不知亲生母所在？”上云：“朝阳殿刘皇后便是寡人亲生母。”包公奏云：“臣已访知陛下嫡母在桑林镇觅食

而已，不信但问两班文武，便有知者。”上问及群臣曰：“包文拯所言可疑，朕果有此事乎？”王相奏云：“此陛下内事，除是问六宫大使郭槐，可知端的。”上即宣过郭大使问之。大使奏云：“刘娘娘乃陛下嫡母，何用问焉？此乃包相妄生事端而欺我王。”上怒甚，待要将包公押出市曹斩首。包云：“臣若屈死，有告状处。”上曰：“天下只有寡人，从何处去告？”包云：“诉于上帝以陛下忤逆不孝，焉得无告处？”上闻奏，半晌不知所为。王相又奏云：“文拯此情必有其故，乞陛下将郭大使发下西台御史处勘问个明白，然后回报。”上允奏，着御史王材根究其事。王御史承旨，将郭大使于西台极刑拷勘，枷禁牢中。

当时刘后恐漏泄事情，密与徐监宫商议，将金宝买嘱王御史方便。不想王御史是个赃官，见徐监官送来许多金宝，遂欢喜受了，放着郭大使，整酒款待徐监宫。正饮间，忽一黑脸撞入门来。王御史问：“谁人？”黑汉道：“我是三十六宫四十五院都节使，今日是年节，特来大人处讨些节仪。”王御史吩咐门子与他十头钱，赏之三碗酒。那黑汉吃了三碗酒，醉倒在阶前叫屈。人问其故：“因甚叫屈？”那醉汉道：“天子不认亲娘是大屈，官府贪财受宝是小屈。”王御史听得，喝道：“天子不认亲娘，干你甚事？”令左右把黑汉吊起在衙里。左右正吊之间，人报道：“南衙包丞相来到。”王材慌忙令郭大使复入牢中坐着，即出迎接包公。不在，只有从人在外。王御史因问：“包大人何在？”董超答道：“大人言在王相公府里议事，我等特来伺候。”王御史警疑，乃引董超入内，见吊起者正是包公也。董超众人一齐向前解了。包公发怒，令拿过王御史跪下，就府中搜出珍珠三斗、金银各十锭。包公云：“尔乃枉法赃官，当正典刑。”即令推出市曹斩首示众。当下徐监宫已从后门走回宫中去了。且看下回如何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仁宗皇帝认亲母

断云：

子母依然相认会，刘妃妒忌竟遭刑。

包公名誉传天下，于此方知国法明。

话说包公既斩了王御史，即日以其赃物具奏于天子。仁宗见赃证，沉吟不决，乃问："此金宝谁人进用的？"包奏云："臣访得却是刘娘娘宫中使唤徐监宫送去。"仁宗乃宣过徐监宫问之。徐监宫难以隐讳，只得当殿招认："是刘娘娘所遣，不敢违阻。"仁宗闻说，龙颜大怒云："既是我亲母，何用私赂买嘱于王御史？其中必有缘故。"乃下敕发配徐监宫边远充军，着令包公拷问郭大使因依。

拯领旨回转南衙，以郭大使加刑究问。郭槐苦不肯招。包令押入牢中监禁，唤过董超、薛霸二人，吩咐道："赏尔酒食，汝二人用心去密察郭槐事因。"董超道："相公不必忧虑，小人自有计较得他个明白来回报。"二人迳入牢中，私开了郭槐枷锁，将过一瓶好酒与之饮，因密嘱云："刘娘娘传示，着你不要招认，事得脱后，自有重报。"郭大使不知是计，饮得酒醉了，乃云："尔二牌军善觑方便，待回见刘娘娘说尔二人之功，亦有重用。"董超参透其机，引入内牢，重用刑拷勘道："郭大使，你分明知其情弊，好自招承，免受苦楚。"郭槐受苦难禁，只得将前情供招明白。次日董、薛二人呈知于包公。包公见了大喜，执郭槐供状入奏仁宗。仁宗看罢，召郭槐当庭审之，槐又奏云："臣受苦难禁，只得胡乱招承，岂有此事？"仁宗以其事不明，顾问包云："此事难理。"包奏曰："陛下再将郭槐吊在张家园内，自有明白处。"上依奏，押出郭槐而去。

包公预装下神机，先着董超、薛霸去张家园将郭槐吊起审问，将近三更时候，包公祷告天地以了，忽然天昏地黑，星月无光，一阵狂风过处，已把郭槐捉得将去。郭槐开目视之，见两边排下鬼兵无数，上面坐的乃是阎王天子。王问："张家一十八口当灭么？"旁边转过判官，近前奏云："张家当灭。"王又问："郭槐当灭否？"判官奏道："郭大使尚有六年旺气。"

郭槐闻说，即叫声："大王若解得这场大事，我与刘娘娘说知，作无边功德致谢。"阎王问："你试说刘娘娘当初事情明白，我便救你。"郭槐于王前一一诉出前情，左右录写得甚是明白。

上亲听闻，乃喝问："郭奸贼，今日抵赖得过么？朕是真天子，非阎王，判官乃包公也。"郭槐吓得哑口无言，低着头，请快死而已。

上命整驾回殿，天色渐明，文武咸集，仁宗与众官道知其事。众官拜贺云："此乃陛下之大幸，又出乎包公之功能也。"

仁宗即命排整鸾驾，迎接李娘娘到殿上相见，帝母二人悲喜交集。文武庆贺，乃令官娥送人养老宫去讫。仁宗要将刘娘娘受油锅之刑以泄其忿，包公奏云："王法无斩天子之剑，及无煎皇后之锅，我王若要她死，着人将丈二白丝帕绞死，送人后花园中。郭槐该落鼎镬之刑。"仁宗允奏，遂依包公决断，后宫绞死刘皇后，殿前烹杀郭奸臣。自是包相之名远迩通知矣。

第七十六回 阿吴夫死不分明

断云：

奸情已露声音里，鞫问能伸死者冤。

千载包公名不泯，枉魂瞑目几经年。

话说包公守东京之日，治下宁静，奸雄敛迹，每以判断为心，案牍不致留滞。皇佑元年正月十五，乃上元令节，包公同胥吏去城隍庙行香毕，回到白塔前巷口经过，闻有妇人哭丈夫声，其声半悲半喜，并无哀痛之情。拯记在心，回衙即唤过值堂公差郑强问云：“适来白塔前巷口有一妇人哭着甚人？”强告云：“是谢家巷口刘十二日前死了，他妻阿吴在家啼哭。”拯思之：“这人死定是不明，莫是阿吴害了丈夫性命，如何哭声半悲半喜？”便差人去唤阿吴来，问其夫因何身死。阿吴供道：“妾身夫主刘十二，以贩卖菜为生，于前月因气疾身死，埋在南门外五里牌后。今家有小儿子，全无倚赖，以此悲哭。”

拯听罢，看那妇人脸上似搽脂粉之色，因思：“彼守服，如何好整饰？”随唤着土公陈尚监下阿吴，同去坟所启棺，检验丈夫有无伤痕，即来回报。

陈尚领命，带伙伴前去五里牌掘开坟墓，揭棺检验，尸身并无痕伤。尚回报：“刘十二身上并无痕伤，病死是实。”拯拍案怒道：“是陈尚必有情弊，故来我跟前遮掩，限三日若再无明白，决不轻恕。”陈尚归家忧闷，双眉不展，脸带愁容。其妻阿杨问尚有何事忧闷，尚具以此事告知。阿杨言：“曾看试死人鼻中否？”尚云：“此人原是我收殓，鼻中不曾看。”阿杨道：“闻有人曾将铁钉插放人鼻中，坏了人性命，

何不勘视此处？”尚亦疑糊，即依其妻所言，再去看验一次，刘十二鼻中果有铁钉二根，从后脑爱中插入，遂取钉归呈待制道知。包公便将阿吴根勘。阿吴初不肯招，及上起刑具，阿吴只得招认为因与张屠通奸，恐丈夫知觉，不合谋害身死情由。案卷既成，拯遂判下：“阿吴谋害亲夫，押赴市曹处斩；张屠奸人妻小因致人死，发配极恶军州当军。”判拟既定，司吏依令施行。此可以为贪淫谋杀亲夫者之戒。只因此件公案，又判出二冤枉事来，下回便见。

第七十七回 判阿杨谋杀前夫

断云：

阿杨枉使谋夫计，包宰严刑处极刑。

举一能交冤滞雪，枯骸怨气得开明。

话说包公当下已决阿吴谋杀丈夫情由，遂问陈尚："是谁人教你如此检验？"尚告云："当日小人领旨前去检视刘十二尸身，无有认伤痕处，台前云要在小人身上根究，归家忧闷。

不想小人妻室倒有见识，教我如此检验，果得明白。"尚道罢，堂上诸吏复道："既陈尚之妻有如此见训，不是个等闲妇人，乞相公支酒钱，赏賫阿杨。"拯云："汝诸吏所言有理。"即便差人去唤阿杨来给赏。差人去不多时，阿杨既到，拯赐以钱五贯、酒一瓶，阿杨欢喜拜辞受之。才方出衙，拯唤回阿杨来问云："当初陈尚与你是结发夫妻？是半路夫妻？"阿杨复道："妾身前夫早亡，再嫁与陈尚为妻。"拯问："前夫姓甚名谁？"

阿杨答道："姓梅，名小九。"拯云："得何疾身死？"阿杨见包公问得情切，不觉失了色，乃勉强对云："他染疯癫，得病而死，埋在南门外乱葬岗上。"拯道："是你前夫也身死不明。"

便差王亮押阿杨同去坟所检验梅小九尸骨。

阿杨思量道："乱葬岗有多少墓，终不然个个鼻中有钉！"

遂乃胡乱指个别人墓与差人。掘开视之，并无伤痕，检验鼻中，又无缘故。阿杨道：“人称包相公如秋月之明，今日此事直欲逼人于死地，岂得谓之明官哉？”王亮正没奈何之际，忽见一个老人，年七十余岁，扶杖而行，前来问亮在此有何事。

亮告道：“是包待制差来检验梅小九身死不明，今掘开坟墓揭棺视之，身上并无伤痕，只恐不是梅小九之墓。”老人听罢，指着阿杨：“你休要胡指他人坟墓，枉抛了别人骸骨，叫你一行人受罪。上界见此黑气冲天，特差我来指示他的坟墓，代之伸冤。”老人指与王亮看：“这个是梅小九墓。”言讫，化阵清风而去。亮遂掘开取棺检验，果见鼻中有二颗钉，亮即押阿杨回报。拯遂根勘得阿杨亦曾谋杀前夫是实，将阿杨押赴市曹处死。闻者无不称快。此真见包公明如星月，恩及枯骨；诚可以惩戒后人，徒生谋计，终及丧身之报也。

第七十八回 两家愿指腹为婚

断云：

张女不忘原昔盟，包公判就续前姻。

风清案牍琴堂静，生下轰轰烈烈人。

话说东京城内有林百万，家道巨富，因重阳日请张员外夫妻饮酒，百万娘子与张员外娘子是同年生，又同年同月怀孕，酒至五巡，百万娘子道："上告娘子、员外，奴今与你同年月怀孕，可以指腹为婚，久后以成秦晋之姻，可不美乎？"员外娘子道："若后生产，一是男一是女，愿结为夫妇；如俱是男，愿结为兄弟；俱是女，愿结为姊妹。"二家各喜，酒阑而别。

后来林家生男，张家生女，林家遂安排筵席，请张员外做满月。员外席上道："当前曾约林百万百两黄金为定礼，遂就以此名千金小娘，林家儿子名林招得。"百万道："员外代儿子取名甚是相称。"员外欢悦，尽醉而散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林招得年至十五，性格聪明，无书不览，诸艺皆通，但最喜赌博，不消数载之间，赀财荡尽。林百万遂无以自给，每日只去街坊卖水度活。员外见他家贫，遂负前约，不肯还亲。招得亦不敢启齿，情愿写下离书。

千金娘子遂与父母道："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。当初林家发迹之时，已将女儿许嫁他人，今见落剥，遂失前言，神明不可诬矣。"坚不肯改嫁。

招得忽一日遇着太白星变作老人，手擎一只白雀，卖与招得。招得笼养于家，一日，白雀飞去，直入张员外花园中。千金娘子忽见之，因问及详细，乃是其夫林招得。二人相遇之际，各诉平生，绻绻不忍舍，千金道："今府里包大人明如日月，清似水潭，何不去陈诉根因，可以续婚。"招得道："贫无周身之赀，如何去告理？"千金道："今夜二更前后，入园中来取黄金十两与之。"相约而去。不想被本处屠人裴赞知觉，是夜先入园中等侯，招得未到，却被裴赞杀了梅香，夺得黄金而去。及招得半夜到园中，只见杀倒妇人在地，招得慌忙扶起，得身上脚下并是血，遂惊走归去。次日张员外见杀了梅香，便去都监衙中陈状告知，随即差人寻捉凶身。见血迹到招得家，遂捉了招得，押赴监司衙中，解去开封府薛开府处理问。当下薛开府受了张员外买赂钱，遂将招得送狱根勘，极刑拷打。招得无计分说，只得招认了。

一日，拯去东京决狱，人报薛开府："包待制渐到府里。"

薛开府情知此事定是不明，恐包公回来审出前情，次日便引出招得来赴法场去决。才方引出，只见雨似倾盆，众人正群集之际，俄然见包待制勒马飞来，便问众人："今日有甚事？"众人道："今日薛开府出罪人。"待制道："今日雨下闇昧，何可出罪人？定是不明。"遂再引招得入狱中散监。

三日后引问招得杀人事因，招得供其事因枉屈不明。待制便差人寻凶身，更去杀梅香处根探。公吏到张员外园中，见两人正在那里竭鱼池，其一人拾得一把刀，公吏遂借刀来观，见刀锻上有"裴赞"两字。公吏将此刀回报，拯即追本处铁匠一百三人来，根问此刀是谁匠人打造。内有一人张强，认得刀子是他工夫云："上有'裴赞'字，乃是屠者裴赞着我打的。"拯思忖道："昨夜梦见一人，穿红衣在我身边走过，今裴字岂不是红衣之类？想杀人者必裴赞也。"遂差人追捉裴赞来府究问。

裴赞在阶下言辩。拯道：“既言不是汝杀人，此刀做工的分明认得打造与你，缘何却在张家鱼池里？可从实招来。”裴赞苦不肯招认，拯令用长枷送狱根勘，乃设一计：“着人唤个妓女来到，令她装作梅香。夜间绕墙叫裴赞名字，作索命之声，看他有何事说，即彩回覆。”妓女承命而去，果是夜静里在狱墙上叫。裴赞惊怕，靠前密嘱道：“当初不合杀死汝，待等官事息后，日作功果超度汝矣，休来此缠我。”次日妓女以裴赞所言禀复包公。包公审知的实，拘出裴赞，极刑勘问。赞抵赖不过，只得一一招伏杀梅香事情。拯判断讫，依法偿命，押赴市上斩死；将林招得疏放讫，具榜招人告取赃钱。张员外遂告薛开府受其赃钱三万七千贯。拯申奏朝廷，敕旨颁下，将薛开府配三千里，永不许回乡。千金娘子依前判与招得为夫妇。成亲之时，张家送赀财巨万。招得因此致富，其年一举及第，官至宰相。此亦可为谋害者之戒，而表张千金不易之节矣。

第七十九回 勘判李吉之死罪

断云：

刁恶无情犯枉法，包公斩讫去奸民。

从前已谓长无事，自事刑条不顾情。

说话包公一日升厅，有一人告李吉在南门外打死人命。拯即差人前去勾唤李吉到来，当厅理问无辞，承认是实。包公乃令枷送入狱，根勘明白后，唤诸吏云：“李吉故肆杀人，合该死罪。”便令押赴法场。诸吏情知大罪合当申州理结，县属如何敢擅自结断？皆惊怕不敢说，包公不由吏说，亲写了案款，将李吉绑死，号令四门。于是刁恶敛首，百姓安生矣。

第八十回 断濠州急脚王真

判云：

忠直敢持三尺法，奸雄敛势息刁风。

谩将案牍从头数，千载令人慕拯公。

话说包公自断李吉后月余日，濠州知府蒋今部忽闻此事，大怒，便差急脚王真持文书赴县问其事因。王真到县，将文书进呈。拯见后喝问：“王真，你急急回府去，待我自有区处。”

王真遂问拯觅些盘缠回去。拯大怒，不允其情。王真自忖上官差遣，高声大骂：“知县全不识礼法，如何敢擅自断大罪杀人？”拯怒愈甚，唤过只候人，将王真勘责十三杖，押出县门。

真遂回府哭告蒋知州被包知县所责之由。知州大怒云：“彼只一县令，敢如此放肆自专朝廷法令耶？”道未毕，忽有一吏通报，淮南张转运现到城里，知州即忙前去迎接到司，便申告包知县擅自断死李吉事因：“昨差王真赴县问罪，又被知县勘杖十三。”转运问此事大怒，与知州别后，便去定远县理问事因，才入县东门，拯与诸吏来馆驿迎接。转运见拯来，大怒，便将李吉事问拯。拯答曰：“李吉打死人命，理合死罪，知县斩首号令以禁后来。”张转运愈怒，令从人以石磨压拯身上，令其招罪。拯被苦楚太甚，转运又见怜之，恕他起来令归。且看那一回公案，下节便见。

第八十一回 断劾张转运之罪

断云：

一封疏入君王奏，转使赃行罢职归。

正直为人持国法，包公才干更惟谁？

话说包拯得脱身而回，遂与少府主簿一官密谋此事，便差弓手二百人，令去北门藏伏，候转运过时，见有行李扛箱之类，即群起而夺之。弓手领诺而去。良久，转运果有行李盈途而来，诸卒皆夺之，回见拯。拯开其行李，但见金帛无数，尽是赃物，即大骂云：“公为转运，巡行州县，反受官员财物，当奏之朝廷。”转运闻而甚恐，力恳之，不从。拯遂前往东京，迤逦行到帝城，乃击鼓。朝门外监鼓郎官备问事因，拯具以张运使之事告之。郎官遂接之，便见天子。拯山呼殿下奏之。上因览奏大怒，即罢张转运之职，仍前发放为民。

第八十二回 劾儿子为官之虐

断云：

家法尤严王法重，忍叫其子虐良民？

离任归来多宝物，包公怒奏不容情。

话说仁宗因贬黜了张转运，甚喜拯之梗直敢言，遂擢为直谏大夫。其子包秀，年方十六，乃敕授为扬州天长县知县，即去赴任。不想包秀为官爱财贪赃，及任满，多获宝货而归。

一日，拯公事余，忽有一吏通报："天长县知县任满已回。"拯闻儿归，甚喜。及见行李数担，开视金宝无数，拯核计二年俸钱资财，犹余一千贯。拯大怒，奏之朝廷："臣有小儿为天长县知县，任满已回，检点行李物色，除俸钱犹余一千贯，今贪财虐民，所合自劾。"天子览奏云："卿于子既无隐，可谓刚直，今依旧授卿子以官职，令其改过自新。"拯又奏："臣蒙陛下擢为直谏之职，子有罪过，即父之罪也。臣子罢职则幸矣，朝廷岂宜复与之官哉？况臣自合贬谪，臣决不敢为直谏矣，乞另受他职，容臣报过。"上乃允奏，敕令为定州太守。

拯谢恩，即日辞帝。临任之后，政事条理，民怀其德。后因与朝官不协，遂乃匿其政绩不报。忽一日闻谣言朝廷要来提之，拯乃弃了官职，隐居东京修行。且看后来因甚复取用，下回公察便见。

第八十三回 判张妃国法失仪

断云：

受任临行邦宪重，御街夺驾礼仪刑。

朝廷臣宰虽能隐，铁面包公岂顺情?

话说仁宗一日设朝，文武山呼毕，阁门大使奏：“午门有众耆老要见陛下说民情。”帝召一年老者，各拜于殿阶之下。

仁宗问老人陈说甚事，老人奏曰：“臣等是陈州西华县人，今因陈州三县连年荒旱，五谷绝收，黎民饥死无数，乞陛下怜而赈济之，则百姓得安，盗贼不起矣。”仁宗闻奏，乃云：“朕已知此事，预差赵皇亲发十万钱粮赈济陈州三县饥民去了，如何又来告贫？”父老云：“小民该死，只得直奏。赵皇亲与监仓官侯文异、封库官马孔目、管库官杨得昭三人同作弊，三十贯钱只籴一斗米，有二分是稻糠，不堪充食。有钱之家尚可，无钱之家死于道路，不忍以视。”上听罢色不悦，曰：“朕以国戚为心腹，谁想有如此之罔法耶？”乃赏众耆令退，与群臣商议，问：“谁可往陈州赈济饥民，代朕分忧？”

忽班部中青州王相公名诚的出奏云：“欲救陈州三县之民，除是包文拯可去，其余者去，民不受惠。”上曰：“文拯名声，朕素知之，今现任何官？”诚奏曰：“此人近除定州太守，为因梗直，与在朝官员不相和睦，臣闻其弃职隐居于东京普照寺修行，不知其在否？”上曰：“朕复宣来任用，可乎？”诚又奏曰：“此人性烈，恐逃躲别处，待臣亲往访之，知其下落，或肯来。”上允奏。

王诚逕辞了仁宗，一行人来到普照寺。众长老听得，迎接入方丈。坐定献茶毕，诚问：“此处有包先生否？”长老禀道：“贫僧不认得包先生。只数月前，寺中有个赖皮包行者，吃着三餐饭，只是去睡，并不理事，未知是否？”诚乃令召来相见，已认得正是包文拯。诚不胜之喜，乃曰：“朝廷欲封足下之官，前往陈州赈济，君可同我入朝。”包云：“下官职位卑小，如何去得陈州？”诚云：“见朝廷自有高封，只看我幞头动则便谢恩。”文拯承命，即日随王丞相入朝见仁宗。朝拜毕，上道知赈济之由：“封卿为三道节度使，代朕而行。”文拯视王丞相幞头不动，俯伏殿阶不走，王诚奏云：“文拯职小，如何管得皇亲？乞陛下重封之，方全得此一椿事。”天子乃加封文拯为十五府提督，使得自专斩罚。帝又恐权势之人不服，又着十位大臣为保官。文拯抬头见王丞相幞头动，乃叩首谢恩。

出得午门，忽报皇后鸾驾来到，文拯急避于官房，问左右是哪官皇后。张龙禀道：“乃偏宫张皇后，要往南岳烧香，问正宫曹娘娘借来鸾驾。”文拯云：“偏宫皇后如何敢乘正宫鸾驾，国法何在？”即令手下夺其黄罗销金伞而去。随驾宫娥皆惊走入宫中。次日张皇后入朝奏知仁宗，说被文拯无故夺去销金黄罗伞。

帝闻奏大怒，便宣文拯到金阶问云：“何得轻慢内院后妃，夺其法驾，是何道理？”文拯奏云：“臣该万死，敢问张娘娘是哪宫皇后？”上曰：“是偏宫妃子。”文拯道：“既是偏宫妃子，如何做正宫行动？”上曰：“朕已许正宫借与六般大礼，前去南岳烧香。”包曰：“陛下偏宫借得正宫仪礼，我王大位可借与六大王坐么？可知今水旱不调，民有饥色，正因国法不正所以致。臣既不能正朝廷，如何去得陈州赈济？依臣判理，张皇后不当僭上，合罚黄金一百两。如此则国法以明，朝廷可理矣。”上闻奏默默然。王丞相出班奏曰：“包文拯所奏极明，乞陛下准其拟判。”仁宗从之，遂下敕罚了张、曹二后黄金入库。

文拯谢恩辞于帝，明次起柱赴陈州赈济，仁宗大悦，御赐酒食而出。且看接何公案？

第八十四回 判赵省沧州之军

断云：

刁恶肆狂欺寡弱，包公断拟问充军。

恢恢天眼疏无漏，赵省焉逃此日刑？

话说包公辞帝出朝，计点上任公差，排下仪具，侵早离东京赴陈州。出城三十里，地名万松林，馆驿中坐下，唤过随衙只候人吩咐云："尔众人且回，待我到陈州十日后却来跟随。"

众人各领诺而去。包公只带吏胥名唐公一人同行，与之私议曰："今赴陈州，可装作白衣秀士模样，不要从馆驿经过，只去茶坊酒店寺观之处采访不平之事。"唐公承命，牵着包公所乘驴子而走。

将近天晚，来到一庄门，包公道："休去人家打扰，就在此车蓬旁边安歇。"唐公依听，解下了行囊，安顿包公歇息一夜。侵早有管庄人赵省，最是个刁徒，横行乡曲，人皆惧之。

呼称其小名为赵大郎。那日赵省见车蓬下有人安歇，大骂不息。唐公答云："庄主休怒，我官人要往东京赴选，到此天晚，暂投宝庄车蓬下借宿一宵便去，望乞恕罪。"大郎听罢喝道："昨夜庄上不见了两只水牛，无寻处，想是你两个偷了，好将来还我，便放你二人去，不然绑缚送官，以作盗论。"唐公云："我是出路之人，水牛偷去何用？"大郎怒云："不打不肯认。"

即令庄客用麻索吊起二人，要送去官司理问。赵太公听知此事，乃云："大郎休得屈人，岂有过路秀才偷牛之理？待我自去访问个明

白。”太公出得院来，见吊二人在杨柳树下，抬着头早认得是包文拯。太公见大惊，连忙着人解下麻索，纳头拜云：“老拙顽子已合死罪，万乞赦宥。”包公云：“尔乃家主，不训诲儿子守礼法，白昼指平民做贼，当得何罪？且幸是我来，若是客商到，不被尔儿所陷耶？国法难容。”即具手本呈知本处县官，拟问赵省沧州充军，登时起行。太公哭道：“顽子得罪大人，责治不差，只可怜老拙只有此儿，乞宽其罪。”

文拯云：“律法朝廷设立，我岂敢私？”竟发配不恕。乡人皆悦。

第八十五回 决秦衙内之斩罪

断云：

酷虐凶横行势要，市曹斩首不容情。

包公正直无私屈，直断奸顽救庶民。

话说包公问拟赵省之军，与唐公望陈州而行。经过郑州城前，到泰康县，包公谓唐公云：“行了半日，将近晌午，且在垂杨树下歇息片时，却入城去。”唐公遂放下行李，二人歇于树下。忽有数骑马来到，见伙人牵弓抽矢，赶得一头獐子来。

田旁有农夫叫道：“秀才，且下路去躲，泰康知县秦衙内彩猎，赶得一个獐子来，你若冲散他的，必是死也。”包公听罢，乃云：“此知县名谁，恁地可恶？”农夫道：“姓秦名卿，最是酷虐。他儿子打杀多少人命，没奈他何！”包公听罢，令唐公抽出行李棒立在路边，等那獐子走来，放他过去，却将猎犬一棒打倒了。

却有前来的弓兵见打倒猎犬，道与衙内得知。衙内大怒，喝令弓兵将包公二人赶捉进衙中见其父。秦知县乃着喝下土牢中取问。公牌却是五老张押狱，押着二人入土牢，用麻绳高吊于两处。唐公泣谓张押狱云：“常言公门好修行，何故恁的苦楚我二人？”张押狱喝道：“你们该死，恼了秦衙内，若要我宽容，只索几文钱来便宽你二人。”唐公目视包公。包公云：“我有些钱藏在腰囊里，你自来取去。”张押狱即近前，揭起包公衣裳，只见腰间有一金牌，却是包文拯行状。押狱张青大惊，连忙解下二人吊绳，扶包公上坐，纳头便拜，云：“小人不识大人经过到此，今押入土牢，非小人之故，乃知县所命也，乞赦死

罪。”包公笑云：“尔本不认得，只是莫与秦知县识破，漏泄事情。可将乘驴、行李与唐公带出城，即饶你罪过。”张青即忙取过行李，牵将乘驴，密地送包公出城二十里。

包公发放张青回去，乃云：“不干汝事，待我到陈州后却来请知县父子，自有处置。”张青再三叩头而还。

只说包公与唐公迤逦前行，见个老人啼哭过来。包公问老人因甚啼哭，老人答云：“老拙是李家庄人，日前泰康县秦衙内因打猎来我庄中，蓦见小女有些姿色，强夺而去。衰老只有此女，无人侍奉，以此哭耳。”包公云：“何不做状告他取回？”老人云：“他是知县之子，从哪处告理？”包公云：“我写个帖子与你见知县，必放尔女儿回来。”老人云：“秀才莫非包文拯么？只有他做得主。”包公道：“你莫管他，知县与我是人情，只顾将纸笔来我写。”老人于近村借得纸笔与包公，包公写云：“秀才传示知县，好将女儿还人，则免重罪，不然他日来见包呆子。”包写毕，交与老人，即将所乘驴送至县衙。

老人以帖禀见知县，知县视之大惊，骂云：“不肖子，缘何传此事于包公耳中？怎生逃罪？”张押狱说道：“日前所捉者，果是包公在此经过。”知县连忙差人送女儿还回老人庄上。父女拜谢，来见包公云：“不是大人过此，负屈无伸矣。”包公云：“我即起身，待等知县要来见我，尔只说去远了，待等陈州相见。”吩咐毕，与唐公竟离李家庄而去。后包公到陈州，着公牌拘到秦知县父子当厅勘问。审得秦衙内倚官挟势欺负贫民，奸占人家室女，罪该押赴市曹处斩；秦知县纵子奸恶，苦虐百姓，应杖八十，罢职为民。问讫依拟施行。

第八十六回 石哑子献棒分财

断云

哑子诉情人莫理，贤侯判出众咸钦。

谁言作恶天无报，来早来迟事有因。

话说包拯上任，方才坐厅，有公吏刘厚前来称复：“门外有石哑子，手持大棒来献本官。”拯令他人来，亲自问之。略不能应对。诸吏遂复拯云：“这厮每遇官员上任，几度来献棒，常遭勘断责打，本官休问他。”拯听罢思忖：“这哑子必有冤枉之事，故忍吃此刑宪来献棒，不然怎肯屡屡无罪吃棒？”遂心生一计，将哑子遍处用猪血涂在臂上，假装臂断讫，又以长枷枷于街上号令，暗差数个军人伺探：“若有人称屈者，引来见我细问情因。”良久，街上人纷然来看，有一老人嗟叹言曰：“此人冤屈，今日反受此苦，惜哉！惜哉！”军吏听得，便引老人到厅前见拯。拯详问因依，老人云：“此人只是村南石哑子，乃兄石全，家财巨万。此人自小来原哑，被乃兄赶出外，应有家财，并无分文与之。屡年告官，不能伸冤，今日告官，反被杖责，衰老以此感叹。”拯闻其言，即差人前去追唤石全到衙。拯便问石全：“这哑子是你同胞兄弟么？”石全答云：“他原是家中养猪人，小年元在本家庄地居住，不是亲骨肉。”

拯闻其言，遂将哑子开枷放了去，石全欢喜而回。拯见其回去，再唤过哑子教之云：“你后若撞见石全哥哥，你去扭打他无妨。”哑子但点头而去。

一日，在东门外忽遇石全来到，哑子怨忿，随即推倒石全，扯破头面，乱打一番。石全受亏，不免具状投包知县来告，言哑子不遵礼法，将亲兄殴打。拯便唤石全问云：“哑子若果是你亲兄弟，他的罪过断不轻恕；如是常人，只作斗殴而论。”石全答云：“他果是同胞兄弟。”拯又唤石哑子来问：“你怎生把哥哥殴打？罪过非轻。”便将哑子勘杖七十。断讫，却唤石全问云：“这哑子既是亲兄弟，如何不将家财分与他？还是你欺心。”石全无言可答。拯遂差人押去二人，还将应有家财产业各分一半。众人闻知无不称快。

第八十七回 瓦盆子叫屈之异

断云：

王老为陈冤枉事，包公判出贼情真。

从来天理难埋没，洗雪昭然受极刑。

传说包公为定州守日，有李浩，扬州人，家私巨万，因来定州买卖，去城十余里饮酒，醉归不能行，就路中睡去。至黄昏，有贼人丁千、丁万，因见浩身畔赀财利害，路上同谋，乘醉扛去僻处，夺其财物。点检搜身中有百两黄金，二人平分之归家，遂与妯娌家为藏下。二人又相议云：“此人醉醒，不见了财物，必去定州论诉。不如打死这汉子，以绝其根便了。”

二人商议已定，即将李浩扛抬，尸骨入窑门将火烧化，夜后取出灰骨来捣碎，和为泥土，做成瓦盆。有诗为证：奸谋窃发理难欺，上有天公不可迷。

陷屈烧成盆器后，伸明竟雪拯侯知。

却说二贼人烧得瓦盆成后，定州有一王老买得这盆子，夜后将盛尿用之。忽一夜起来小遗，不觉盆子叫屈声云：“我是扬州客人，你如何向我口中小遗？”王老大惊，遂点起灯来问这盆子：“你若果是冤枉，请分明说来，我与你伸雪。”盆子遂答云：“我是扬州人，姓李名浩，因去定州买卖，醉倒路途，被贼人丁千、丁万夺了黄金百两，谋了性命，烧成灰骨和为泥土，做成这盆子。有此冤枉，望将我去见包太守，我自在厅前供复此事，久后得报。”王听罢愕然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王老遂将这盆子入去府衙首告。只候人通报：“门外有个老汉，带得一个瓦盆儿来告状。”拯闻说，甚怪之，遂即唤王老人厅上问其备细。王老将夜来瓦盆所言诉说一遍。拯随唤手下，将瓦盆抬进阶下问之，瓦盆全不答应。拯怒云：“汝这老头，将此事诬惑官府。”责令而去。王老被责，将瓦盆带回家中，怨恨之而已。

夜来瓦盆又叫云：“老汉休闷，今日见包公，为无掩盖，这冤枉难诉。愿以衣裳借我，再去见包太守一次，待我逐一陈诉，决无异说。”王老惊异，不得已，次日又以衣裳盖瓦盆去见包太守，说知其情，拯亦勉强再问之。盆儿诉告前事冤屈，拯大骇，便差公牌唤丁千、丁万。良久，公差押到二人，拯细问杀李浩因依。二人诉无此事，不肯招认。拯令收入狱中根勘，竟不肯伏。拯遂差人唤二人妻来府根问之，二人之妻亦不肯招。拯云：“你夫二人将李浩谋杀了，夺去黄金百两，烧骨为灰，和泥作盆，黄金是你收藏了。你夫已自分明认着，你还抵赖什么？”其妻惊恐，遂告拯云：“是有金百两，埋在墙中。”拯差人监其妻子回家，果于墙中得之，带见包太守。拯令取出丁千、丁万，问云：“你妻却取得黄金百两在此，分明是你二人谋死李浩，怎不招认？”二人面面相觑，难抵其词，只得招认了。拯断二人谋财杀人，俱合死罪。斩讫，王老告首得实，官给赏银二十两。将瓦盆并原劫银两，着令其属领回葬之。

第八十八回 老犬变夫主之怪

断云：

异类成人迷主母，包公明鉴断完全。

至今千裁人犹羡，始信当时有显官。

话说定州城东三十里，有巨商之家，名王十，每出外经商三五载，厚有所得而回。一日，中秋时节，与妻周氏在家赏月饮酒。怎见得中秋，有诗为证：暮云收尽溢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。

此生此夜不苦好，明日明年何处看。

夫妇酒至半酣，其夫云："往者行货江湖，颇得其利，今者欲复载货行焉，一者收还旧息，二者省避些是非，可乎？"

周氏劝之云："富贵自有分定，何必劳苦而求。前者术士言汝目下有灾星要防，不如再待一年，去之未迟。"其夫笑云："术士之言，不宜深信，我意已决，汝不须劝阻。"周氏无语。次日王十遂整行装，买舟泛海，与妻阿周相辞而去。有诗为证：城外春风飘酒旗，行人挥袂日西时。

长安头上无穷树，惟有垂杨管别离。

话说王十一去半载，其家因失一老白犬，家人呼寻数日不见。其妻倚门悬望，忽见夫归，因问其夫云："往常汝出于外，多则一年余，少则亦有十数个月，今去未及半载，何归之速？"

其夫答云："因舡风阻，不得而去。偶有一亲朋泛海，遂将财货尽付之而去，我因轻身回家。"其妻信之，遂把杯共欢，喜不自胜。

居家将近一年，其妻一日忽见有数十担而来，只见夫主在后。阿周大惊："昔日原嫁一夫，今安得有两夫？身材面貌更无两样，诚为可怪！"二夫主相见，大闹了一场。其妻没奈何，遂入府衙陈告，具言此事。拯审状以为怪异，便差直堂公差人黄胜拘唤其夫，未几，二人俱拘到。拯见面貌无二，甚骇，因为其的实，二人争论不已。拯遂令押入狱中根勘，竟未能辨其真伪。且看后来如何，下回公案便见。

第八十九回 刘婆子诉论猛虎

断云：

虎为伤人而伏法，犬因猛兽露身形。

包公名誉传天下，赫赫雷霆勘已真。

话说一日包拯坐厅，公吏报云：“外面有一婆子，口称冤枉，要来告状。”拯闻说，令唤入。顷刻，婆子伏在阶前，哭再陈状，称说：“住居南山下，有一男名刘太，以卖柴为生，于今月十三日入云山采樵，为大虫所食。念我年老无子，何以自给？愿以此冤枉。”道罢，悲哀不胜其情。拯沉吟半晌，思量无计，只得差黄胜、李宝二人，领牌前去追押大虫赴府根勘。二人惊怕，进前禀复道：“南山猛兽，伤人无厌，蒙公差吾二人追押，去则命亦难保，如何追得来？”拯遂告二人云：“你去云山看有神庙，执此公文及冥钱入庙祷祝道：‘判府庙食，为此土主，既不能为福，反纵大虫伤人，仰差鬼使阴兵，押大虫赴府根勘。’自然无伤。”二人如其言，即日领旨到云山土地庙中，以公文直入告之词焚之，二人遂归。良久，但见有众鬼神喧哄声，大虫已从后来，隐然如有绳索系定，更不敢跳梁。二人大喜，押入衙门。才到厅前，虎遂俯伏震栗。拯发问虎云：“你如何敢伤了刘太？他老母在此论诉。”虎但点头而已。拯命取大枷枷了，送入狱中。有诗为证：

猛兽伤人岂有情？一时降伏伏神灵。

秉心中直昭冥格，千载包公月鉴明。

拯因数日并无公事，只有王十、刘太二事，次日令狱司押出虎及王十，当厅一同根勘。公吏带得王十并虎至阶下。拯未及问，虎见王

十，忽然左顾右盼，欲吞之状。王十惊匿无路，忽变作一白犬，人身狗头，号跑于阶下，拯遂惊骇，便唤阿周问之。周氏以其家因失一老犬，寻之不见，谁知变作夫主而归。拯问得实，杀此白犬精，其真夫主令归与阿周永为夫妇。

此虎亦杀之以偿刘太之命。给赏婆子宫银一十两，以作养老之资。婆子拜谢而去。且看后节公案如何，下回便见。

第九十回 柳芳冤魂抱虎头

断云：

妓女冤魂居驿舍，包公伸究奏朝廷。

条条律法真奇异，千载生祠感庶民。

传说包公判白犬之精怪，除却南山之猛虎，令公吏将虎头挂在衙前号令。一伏时间，忽有一女子，年方二八，容貌妖娇，抱取虎头哀号而哭。众人皆骇然，诸吏即忙通报入府中，拯即差人唤之。诸吏向前，其女子忽然化作一阵旋风，但见烟雾蒙蒙，飞上天而去。有诗为证：八载冤魂未获伸，一时腾化甚骇人。

包公竟究无私屈，死者舒眉洗旧尘。

诸吏回报于拯，拯云："此必冤异。"即差黄胜、李宝二公人追逐，看此怪风从哪里止。黄胜、李宝领台旨追至三十里，忽见飘下一驿舍中，更无形迹，二人遂去驿中根寻，见一新坟。二人掘开，坟中但见有一棺木，埋藏一女人在内。黄、李看得明白，具呈回报。拯思量必是冤枉事，便差人唤过妓女李琼仙吩咐云："尔去驿中与死人同睡，如果是冤枉，必能托梦报知。若得其实，回来重赏于尔。"琼仙不敢推辞，只得到驿舍中与女尸同寝。其夜果梦一女子前来哭言："妾姓柳名芳，住居太原，身为官妓。卫州有一人姓郑名从，为推官，罢任经过家中，因见妾善讴歌，遂挈妾同归。

一日推官出外，县君潘氏心怀妒忌，逐去暗室中将妾殴打，一时闷绝而死。及推官回知，问妾身死之由。潘氏但告道妾因不愿为大人之妾，自缢身死。埋没于今八年，幸遇判府清明，因杀虎伤人事，感

动幽冥，妾故抱虎头以诉冤枉耳。即今郑从见任沧州佥判，望判府特为伸雪此冤。”言讫再拜而去。琼仙梦觉起来，尽记柳芳言语，一些不忘。即日回报府衙，将夜来柳芳所诉言语，遂一告知于拯。拯随即差值堂公人孙佐武急持文牒，前去沧州追郑从、潘氏一同理对。佐武二人领了文牒，迳至沧州，直入衙中见郑从，袖中将出公文云：“包判府有旧冤枉事，请公理对。”郑从见文牒讫，仓皇惊怖，苦不肯行。

佐武逼之云：“包公钧旨，谁敢违逆？恐得罪不便。”郑从不得已，遂同潘氏而行。在路数日，迤逦行至府衙。郑从请见拯，有听事吏传报云：“判府台旨，见得郑从违条有碍，不可相见。”便押入狱中，着令司吏根勘。有诗为证：天理昭然报应明，冤情含苦着其灵。

如何千古公平论，至此犹扬包相神。

却说潘氏被狱吏苦楚，受忍不过，只得招认打死柳芳之情。次日，狱吏将招由呈于拯，拯令叠成文卷，申奏朝廷。不一月，朝廷敕旨下来，当厅宣示：“潘氏不合故杀柳芳，法当弃市，但以芳是娼家女为妾，减等免死，该杖一百，配于同州路，永不得相聚。郑从无罪，释放宁家。”此其事皆因虎而明白，所谓判一即知三也。包公之神，于此尤着矣。

第九十一回 卜安割牛舌之异

断云：

牛因去舌征奇梦，包判冰清竟能伸。

孰谓神明天理远，若存公直自然明。

传说包公守开封时，有民刘全者，住在城东小羊村，以农为业。一日耕田回来，但见牛带血满口，行而气喘。刘全因而详视之，乃知其舌为人割去。全遂写状告于拯。拯思之，遂问刘全：“你与邻里何人有仇？”全无言应对，但告望相公作主。

拯以钱五百贯与之，令归家将牛宰杀，以肉分卖与四邻，若取得肉钱，可将此钱添买牛耕作。全不敢受。拯固以与之，全受之而去。拯随即具榜张挂，应有私宰耕牛者，召人捕捉，官给赏钱三百贯。

刘全归家，遂令一屠开剥其牛，将肉分卖与邻里去讫。其东邻人姓卜名安，与刘全有夙仇，扯住刘全云：“现今府衙前有榜，赏钱三百贯捕私宰耕牛，你敢违令？”随即缚住刘全，要同去见包待制。不知刘全怎生解脱，有诗为证：私挟其仇事可评，谁知包宰似神明?

奸人未识机关伏，一勘尽陈往日情。

却说包拯一夕睡至三更，得一梦：忽遇一巡官带取一女子乘鞍，手持一刀，有千个口，道是丑生人，言讫不见。觉来思量，竟不能明此梦。次早升厅问事，值卜安来诉刘全杀牛之事，拯猛然思念，夜来一梦，与此事恰相符合：巡官想是卜字，女子卜乃安字，持刀割也，千个口舌也，丑生牛也。卜安与刘全必有冤仇，前日割牛舌者必此

人，故今日又来诉刘全杀牛。随即将卜安入狱根勘。狱令取出刑具，置于卜安面前云："明实招认，免受苦楚。"卜安惧怕，不得已，只得招认："因取蚕茧与刘全借柴薪，因此致恨，于七月十三日晚，见刘全牛在坡中食草，遂将牛舌割了。"狱吏审实，次日呈知于拯。拯将卜安依条断决，长枷号令一个月，后来发放宁家。

第九十二回 断鲁郎势焰之害

断云：

包公严令神明图，强暴招情已伏辜。

黎庶招安皆钦仰，讴歌老幼满街途。

话说景佑五年三月，东京开省院贡举天下才子。西京有一士人，姓马名一字佑君，父曾为平原县知县。一日，因为东京出榜招贤，遂整备行李，出去赴省。其妻李氏，年方十九，美貌端方，见夫临行，垂泪不忍别之，乃云："结发之情，可忍一旦别离？"其夫婿不忍舍之，答云："十年立志芸窗，三年一次科举，若此不去，又恐错过；若去得来，我亦难舍，意欲与娘子同上东京走一回，娘子肯去否？"李氏云："既事君子，惟命是从，岂有不随之理。今日愿伴夫主同行。"佑君大喜，择吉日离家，与妻偕行。有诗为证：结发深恩不可忘，临行难舍两分张。

一时携手同登奔，岂惮山遥与水长。

话说佑君与妻路上晓行夜住，一日行到郑州中牟县，与其妻投于张家店。佑君出外访朋友，其妻方濯足于房中，忽闻门外喧哄之声，见有十数人在店前排列，有一人紫巾黄袄，威焰烁烁，乃一豪势之家，名鲁千郎，父为现任转运。佑君妻见之，遂闭门不出。不想鲁千郎蓦见，因问店主："适来是谁家女子，容貌可爱！"店主答云："是西京士人带来妻小，要往东京会试，在此安歇。"千郎遂请主人通知，令出来相见一次。

店主人店中道与李氏知之。李氏听说，力拒之云："男女不通借问，我出来之人，有什么相见？"坚然不肯出。店主说知千郎，千郎大怒，遂令左右打开房门，扯出佑君妻，便行殴打。

佑君归店，妻具以告之。佑君怒云："此人无理太甚。"便令妻直入府陈告于包拯。拯审状明白，随即差人追唤千郎来证；公吏听罢说要拘千郎，竟徘徊不敢去，复拯云："鲁家原是豪强有势之人，前后应杀人过犯，往年官司亦相让他，只罚其铜，我等怎敢入他门？"拯思之良久，遂令诸吏遍告外人，来日判府生日，最喜人献诗贺寿。来日天晓，官员士子诗词骈集，群然贺寿。有鲁千郎亦献一词，名《千秋岁》：寒垣秋草，又报平安好。樽酒上、英雄表。金汤止气象，珠玉霏谈笑。春近也，梅花得似人难老。莫惜金樽倒，凤诏看看到。流不住、江东小。从容帷幄里，整顿乾坤了。千百岁，从今尽是中书考。

拯见词，故褒奖之云："足下文学优余，诗词清丽。"千郎有昂然自得之意，笑答云："非我之才，亦不过述前人之作而已。"拯遂设筵席待之。饮至半酣，拯以佑君妻所陈状示千郎云："足下的有厚人妻小之事否？"千郎忿然作色云："此事虽有，但如我何？纵杀人亦不过罚铜耳。"拯大怒云："朝廷法度，尔敢故犯乎？罚铜是哪款律法？"随唤公吏取长枷押送狱中。次日具榜张挂："中牟县豪强鲁千郎，现监在狱，应有远近冤枉人，各仰具状前来陈告。"数日词讼纷然。有父老告千郎三度杀人，俱被前次官司饶过，纵容其强暴。拯遂逐一根勘明白，千郎一一招伏。案款已成，遂将千郎斩了首级，号令四门。发回佑君夫妇。后来佑君得中高第，除授同州佥判，夫妇同去赴任。

第九十三回 潘秀误了花羞女

断云：

千里有缘成配偶，一时忘誓绝良姻。

欢娱未已成真恨，羞女应为泉下人。

话说京中有一富家，姓潘名源柳，人称为长者，原日是贵宦之家。长者有一子名秀，行位第八，年登弱冠，丰资洒落。

一日清明时节，长者谓其子云：“雨露既濡，君子履之，必有怵惕之心。我当备酒礼祭奠祖宗之坟林，庶尽补报之情。”其子答云：“父亲所言诚然。”长者即日备祭仪，自登坟挂钱。

其家有红牙球一对，乃国家所出之宝，是昔日真宗所赐与其祖的。长者出去后，秀才将牙球出外闲耍片时。约步行来，忽见对门刘长者家朱门潇洒，帘幕半垂，下有红裙，微露小小弓鞋。潘秀不觉魂丧魄迷。有诗为证：漫吐芳心说向谁？欲于何处寄相思？

相思有尽情难尽，一旧都来十二时。

潘秀思欲见之不可得。忽见一个浮浪门客王贵，遂与秀声诺。王贵问：“官人在此伺候，有何事？”秀以直告。王贵道：“官人若欲见这娘子，有何难处！”遂设一计，令秀向前将球子闲戏，抛入帘内，佯与赶逐球子，揭起珠帘，便可一见。秀如其言，遂将球子抛戏，直入帘内。但见此女年方二八，桃腮杏脸，容貌无双。与之作揖，此女便问：“郎君缘何到此？”秀答云：“因闲耍失落一牙球，赶逐来取，误触犯于娘子，望乞恕宥。”此女见秀丰仪出众，心甚爱之，遂告笑云：

“今日父母俱出踏青，幸尔相逢，机会非偶，愿与郎君同饮一杯，少叙慇懃。”秀听罢，且疑且惧，不敢喏之。此女遂以为不答，即扯住秀衣云：“若不依允，即告之官府。”秀不得已，遂从之。

二人于香闺中逡巡饮罢，两情皆浓。女子问云：“君今年岁几何？”秀答云：“虚度有十九春矣。”女子又问：“曾娶娘子否？”秀云：“尚未及婚。”女子云：“吾亦未事人，君若不嫌淫奔之名，愿以奉事君子。”秀惊答云：“已蒙赐酒，足见厚意，娘子若举此情，倘令尊大人知之，则小生罪祸怎逃？”女子云：“深闺紧密，父母必不知之，君子勿致疑惧。”秀见女子意坚，情兴亦动，遂从其言。二人同人罗帏，共谐鸳侣。有篇词如何道云：同携素手，共入兰房。当中间高点琉璃，锦帐低垂，放下一对鸳枕儿，铺下两条绫锦被。潘郎解带，神女脱衣，喜孜孜共枕同衾，笑吟吟欢娱取乐。有如宋玉遇神女，同宿翠华宫；好似云英约裴航，共眠香桂馆。珊瑚枕上喂檀口，舌送丁香；锦被窝中启朱唇，论云说雨。娇姿玉腕，紧抱着才子尖腰；郎贴酥胸，香汗湿佳人玉体。四只脚上下交加，两双手高低抱搂。拵弄得男儿气喘嘴鲁都，双睛喷火；奈何得女子郎当眼乜斜，舌唇冰冷。霎时一阵增寒盛，强如吃两瓶好酒。

二人交欢后，云收雨散，秀即披衣起云：小于当辞去，恐家下知觉不便。”此女遂告秀云：“妾有衷曲诉君，今日幸得同欢，妾未有室，君未有姻，何若两家遣媒，结为夫妇，永为相欢，岂不美乎？”秀许之。二人遂指天为誓，彼此切莫背盟。

秀归，日夜相思，如醉如痴，因赋诗一绝，以自况云：

相识当初信又疑，心情还似永无违。

谁知好事中来阻，一念翻成怨恨媒。

潘秀因思念花羞女，情怀不已，转成憔悴。其父母再三问其故，秀不得已，遂以与刘氏女相爱之情告知于父母。父母甚怜之，即忙遣媒人去与刘长者议婚姻。刘长者与媒人道：“吾上无男子，只有花羞一女，不能遣之嫁人，愿纳潘郎君为婿则可。”媒人归告潘长者，长者思之良久：“吾亦只有此一子，如何可出外就亲？是刘家故为此说以相推托，决难成就。”遂与儿秀说：“刘家既不愿为姻，京中多有豪富，何愁无亲？吾当别议他姻以绝之。”秀默然，遂成耽阁。后竟另议赵家女为配，以此潘秀与花羞女绝念。

及成亲之日，行装盈门，笙簧嘹亮。其日花羞在门外眺望见之，遂问小婢：“潘家今日何事，如此喧闹？”小婢答云：“潘郎君娶赵家女，今日成亲耳。”花羞闻罢，追思往事，垂泪如雨，因吟绝诗一首以自怨云：枕上言犹在，于今恩爱沦。

轩中人不见，无语自消魂。

是时花羞女自悔自怨，转思之深，遂气闷而死。且看如何，下回公案便见。

第九十四回 花羞还魂累李辛

断云：

李辛发冢违条宪，包宰明刑决市曹。

魂魄已随生处没，谁知女色是钢刀。

传说花羞女死后，父母哭之甚哀，竟不知其故，遂令仆王温、李辛葬之于南门外。李辛回家，天色已晚，思量花羞女颜色之丽，心甚不忍舍，归告父母云：“今夜有事出外，不得回视。”父母允之。

李辛至二更时候，乘月色微明，遂去掘开坟中，斫开棺木，但见花羞女美貌如存。辛思量：“可惜这娘子，与她尸骸同宿一宵，虽死亦甘心。”遂揭起衣衾，与之同卧。良久，忽见花羞微微身动，眼渐开。未几魂魄醒然，略能言，问：“谁人敢与我同睡？”李辛惊云：“吾乃尔家之仆李辛，主翁着吾葬娘子于此，我因不忍舍之，乘今夜掘开棺木，看娘子如何，不意娘子醒来，实乃天幸。”花羞已醒人事，忽忆家中前日之事，遂以其情告李辛云：“只因潘秀背盟，已致闷死，今天赐还魂，幸得有缘，遇汝掘开坟墓，再得更生。此恩无以为报，今亦不愿回家，愿与你结为夫妇，棺木中所有衣服物件尽与。”李辛甚喜，仍然掩了坟墓，遂与花羞同归。天尚未晚，到家叩门，其母开门，见李辛带一妇人同归，怪而问之。辛告其母云：“此女原在娼家，与儿相识数载，今情愿暂弃风尘，与儿为姻，今日带归见父母。”母信其言，二人遂成夫妇，情亦相爱，人不知其为花羞女矣。李辛尽以其衣物首饰散卖于他处，因而致富。

半年余，邻家偶因冬夜遇火，烧至李辛屋舍。花羞慌忙无计，单衣惊走，与辛各散西东。行过数条街巷，栖栖无依，忽认得自家楼屋，花羞遂叩其父母之门。院子喝问：“谁叩门？”

花羞应云：“我是花羞女，归来见爷娘一次。”院子惊怪云：“花羞已死半年，缘何来叩门，必是强魂。”院子遂与花羞道：“明月自去通报你爷娘，多将金钱衣彩焚化与娘子，且小心回去。”院子竟不敢开门。花羞欲进不得，欲退不得，风冷衣单，空垂两泪，无奈投奔。忽望见潘家楼上灯光闪闪，筵席未散，又去扣潘家门。门于怪问：“是谁叩门？”花羞应声：“传语潘八官人，妾是刘家花羞女，曾记郎君昔日因戏牙球，遂得相见一面。今夜有些事，迳来投奔。”门首遂告潘秀。秀思量怪异，若是对门刘家女，死已半年，想是魂魄无依。遂呼李吉点灯，将冥钱衣来焚与之，秀自持剑随身，开门果见花羞垂泪乞怜。秀告花羞云：“你父母自是大富之家，何不回去觅取些个香楮便了，何故苦苦来相缠。”言罢，烧了冥钱后，急令李吉闭了门。花羞但连声叫屈，苦不肯去。秀大怒，出门外挥剑斩之，遂闭门而卧。

五更将尽，军巡在门外大叫：“有一个无头的妇人在外，遍身带血。”都巡遂申报府衙去了。是时哄动街坊，刘长者闻得此事，怀疑不定。一夕梦见花羞女来告云称：“是被潘八杀了，骸尸现在他门外，爷娘代女伸雪此冤，此恨未已。”言讫，掩泪而去。长者睡觉来，以此梦告其妻云：“花羞想必是被人开了墓。”次日遂去掘开坟看验一回，果然不见尸骸，遂具状陈诉于拯。拯即便差人追唤潘秀，不多时，公差勾到。拯以盗开坟墓，杀了花羞事问之，秀不知其情，无言可应。拯立将秀根勘原由，秀逐一具供云：“刘家花羞女死半年，忽一夜叩门，秀开门见之惧怕，意谓疑是强鬼为妖，便将冥财烧化与之。花羞定不肯去，遂以手中所持剑斩之，并不曾开了坟墓之故。”

拯疑而未决，将潘秀一起监收狱中。随即具榜遍挂四门：“为捉到潘秀杀了花羞事，但潘秀不肯招认，不知当初是谁人开墓，故得花羞

还魂，仰前来知证，给与赏钱一千贯。”李辛不合开幕，遂入府衙来告首请赏，逐一供具花羞还魂事因。拯遂判：“李辛不合开墓，致令潘秀误杀花羞，将李辛处斩市曹；潘秀免罪，放回宁家。”后潘秀追思花羞之事，忧念深重，遂成羸疾而死。

是亦花羞女冤愆之报复也。

第九十五回 包公花园救月蚀

断云：

包宰文星去救掩，术人精艺众咸钦。

平生正直神明护，一念先言感众心。

传说包拯来判开封府之后，胥吏畏威，百姓安业，正是：月夜花村无犬吠，月明茅店有鸡鸣。

一日侵晨，包公安排轿马出衙，见府前有一个算命巡官，揭起一个招牌，画一个月，有九分黑，只有一分明。拯看见以后，回衙便问诸吏云：“适间出衙，见府前是谁人开卦铺？”

诸吏通复道：“是李先生。此人极明阴阳推算之学，言无不验。”

拯闻讫，即差人请得李先生来。先生入府参见毕，因告：“判府唤小术士有何钧旨？”拯问：“先生你何故无礼，在府前开卦铺，招牌上画一个月，有九分黑，却有一分明，必是道我为官不明，故画此月相讥乎？”先生告判府云：“居是邦，不非其大夫。况判府自到任以后，刁奸潜伏，鬼神钦仰，胥吏不出于公庭，下民乐业于乡村。小术士瞻敬畏威尚不暇，焉敢妄为有相讥之理？曾缘此月十五夜半子时，月蚀九分，所以今早晓示众人知，其夜鸣锣击鼓，准备救救月蚀矣。”拯听罢，私忖此术士道：“若还不蚀如何？”先生道：“如其夜不蚀，是小术士惑乱民聪之过，甘伏死罪。”拯又问：“汝在谁家安泊？”

先生道：“在中街郭主人店安泊。”拯便差公吏唤得店主人到厅前，同李先生立下生死文字，监取先生，莫令走失。吩咐：“其夜若果

然月蚀，当与你申奏朝廷，保汝作司天大监之职；如其不蚀，断罪非轻。”主人领取先生回去，只管埋怨：“是你自生事端而取罪责，休得连累我。”先生道：“主人不须烦恼，吾之算历定然不差。”

至十五夜黄昏左侧，一城人准备救月蚀。其夜，拯亦备香烛去后园，披发仗剑。须臾间，但是黄道黑蔽，星斗漫漫，似有月蚀之状。拯以剑指定，喝道：“月孛星不得无礼，敢犯月宫！”道声才罢，忽然清风过处，云气收藏，孛星遂不得过宫，月竟不蚀。满城人尽道李先生明日定被包判府断罪不轻。

拯次日侵早，差人拘唤李先生。主人甚恐，先生道：“不妨，非干你事，我见判府自有理说。”先生遂与吏人同往，到厅跪下。拯问先生：“你道夜来月食九分，因何不食？”先生告判府：“夜月当食九分，被文曲星在后园内披发仗剑，喝住月孛不得无礼，所以孛星过宫不得，月明到晓。”拯大惊道：“先生妙术甚精！”遂安排酒席，厚待之而去。申奏朝廷，乃后事也。

第九十六回 赌钱论注禄判官

断云：

致使郑强来地府，判将丘旺夙冤愆。

井中枯骨因瞑目，雪洗方消复见天。

传说包拯守开封府时，东京城内有个赌钱人，姓丘名旺，年二十五，家道消乏，贫穷彻骨，至于衣不盖形，食不充口，忍饥受冻，日夕只怨注禄判官全不注禄与我，致有此贫难。一日被众人打弄云：“今有包相公，清镜如水，日判阳情，夜判阴事，追人便到，追鬼即来，何不去论这注禄判官？”丘旺依其说，即将纸一幅，写成状子，入府衙诉论：“注禄判官不与我注禄，以致饥寒无靠，乞相公差人迫理。”拯大怒，便道：“这汉子莫是心狂发颠？”令左右乱棒打出。旺但伏地不起，只得准他状子，令在外伺候。丘旺既出，拯问：“今日是哪个值堂？”郑强进前禀道：“今日是小人值堂。”拯吩咐云：“与你现钱一百贯省安家下，明日来领文引追人。”郑强领诺。

次日郑强去请文，强见名字是追注禄判官，郑强告相公：“不敢承受，乞差别人去。”拯发怒云：“你请了官钱，却不去追人，故来推托。若不去，大棒责你。”郑强又复相公：“这注禄判官是阴司之人，如何可追？”拯遂教他云：“你归家将白纸钱烧送土地，然后用麻索一条，祷祝自系，待气未绝却解下，妻儿不得哭，魂魄必入阴司，即可见注禄判官。”郑强没奈何，遂如其言，回转家中，与妻阿黄商议其事。妻云：“包相公所命，想是无事，只得依其行便了。”郑强嘱咐妻毕，烧却纸钱与土地已了，取一条麻绳于密室自缢而死。其妻即便解

下，用被紧包住，待等醒来。有诗云：丘旺狂为自不才，却将诬状诉清台。

当时不是包公计，谁救郑强目下灾？

果然郑强魂魄到阎王殿前，见牛头夜叉，郑强即声喏。夜叉问："是何人？"郑强称："是东京开封府包待制衙里公人，阳间有人论注禄判官，特差我来拘摄。"鬼使闻知，即便报复。

注禄判官出厅见强，强一一说及阳间丘旺告状事因。判官道："非干我事，自是天曹官注他福禄，我只管阴司生死文簿。他是前生谋了一个客人，姓周名十一千贯钱本，见存文簿分明，说丘旺姓李名三十，身死再托化生在乞儿家，姓丘名旺，而今现世受此罪业。你急回阳间，我明日巳时自出阴间对理公事。"

道罢后，遂令一鬼使送之而回。良久，强忽醒人事。黄氏忙用滚汤与饮，强便平复如初，乃将见注禄判官之事一一与阿黄说知。妻甚喜。次日郑强遂入衙告云："小人领公文往阴府见判官，道明日巳时定来对理此事。"拯笑云："此的不虚。"令强在府外伺候。

次日巳时，拯正在厅堂判事，忽然阴风荡起，飞砂走石，有数个鬼使拥簇判官来到。强即忙通复："判官已到。"拯闻得，慌忙迎接入衙中。相见礼毕，茶汤罢后，判官说及事因："丘旺原在西京河南府开客店，害了一个客人，埋在店西枯井内，阴司自有文簿分明，故现世受此罪孽，非干判官不与注禄。

若是不来证明判官得知，彼将常怨我矣。"道罢后，即辞拯而去。

忽一阵黑风起处，俄然不见堂上书吏。见者无不惊异。拯便唤上丘旺，枷下狱根勘前谋杀人因。遂差人押丘旺去西京河南府，会问父老五十年前事。果有李三十在大巷内开客店，因死了一个客人，后走

去不知下落。差人将言回覆，包以再着公人去店后枯井内捞看，果有一堆骷骨。公吏取得枯骨，再押回府衙根勘。丘旺抵赖不得，一一招成案卷，遂将丘旺绑死。

第九十七回 陈长者误失银盆

断云：

屈死庆童冤不散，当时德远已招辜。

包公明镜冰霜冽，一旦魂消离暗途。

话说包公守开封府之日，东京城内有一人姓陈名卿，近府衙住，家资巨富，最好善，常是修桥补路，看经念佛，施贫设供，无所不为，人称为长者。其家亲房子弟六十余人，新创书斋一所，置田庄五百亩，名曰义斋。请得一个馆宾先生，是城外王村人，姓王名德远，来教其族中子弟读书。斋中有一仆名庆童，每日以备洒扫书馆，供送茶汤。彼时陈家豪富，极奉承着先生，将一只银盆约重五十两，与德远早晚净手。

忽一日，失了此银盆。德远烦恼，思量必是庆童偷了。其夜与学生商量，将庆童绑在凳上勘问。庆童苦不肯认。次夜又将庆童拘在偏处勘问，不觉失手打死。德远惊惶，恐长者知觉见罪，遂与弟子设一计，来早但告长者："庆童昨夜三更吐泻，一时无药救治，天明已死。"商议了当，长者不知其由，果信先生所言，遂将棺木盛贮起，安葬在书斋后园内。

拯一日晚衙退后无事，登楼闲坐，但见前面一阵黑气冲天而起。拯看罢思之，必是妖怪，遂置不问。次日晚登楼，又复见之。拯遂问诸吏："前面那一所园是甚人家的？"诸吏对："是陈长者家。"拯道："彼园内有道黑气，想是冤枉之事，汝去他家后园内黑气起处根究，有何缘故，即来回覆。"诸吏遂即就黑气起处掘开，地内见有一具棺木，

内有一个死人，年方十七八。公吏回报。拯次日升厅，即唤长者来问。陈长者供具：“是家中斋仆名庆童，得病而死，因埋在后园内，并无他故。”拯便差巡尉前去看验。巡尉领旨，带公人前来看验，庆童身上果有伤痕无数。巡尉回申于拯，拯遂押长者于狱中根勘，竟不肯招认。

一夕，庆童自托梦报拯云：“我是斋仆，名庆童，因斋中失了小银盆，被教学王先生拷勘，无辜吊打身死，冤屈难伸。

告相公，实不干陈长者之事。”拯觉来，次日即差人前去唤王德远来证云：“尔打死庆童，休累别人。”德远答云：“彼自因吐泻而死，非干我事。”拯道：“既是自死，缘何遍身伤痕?

今有人明说是汝打死，尚何抵赖？”德远苦不肯认。拯令送入狱中根勘。德远受禁不过，只得一笔招认是不合逼取银盆，失手打死庆童情由。供招明白，案卷既成，拯遂判下：“王德远逼打人致死，合该偿命；陈长者不知其情，供明无罪，释放宁家。”依拟决断以后，陈家书斋有一池，水深数尺，其因旱干，方见银盆在池内。庆童岂不冤哉?此亦可警酷虐贪杀者之戒哉!

第九十八回 白禽飞来报冤枉

断云：

阿吴妒忌遭迁配，刘氏申冤托白禽。

雪理以为残妇戒，包公正直鬼神钦。

传说包公守开封府时，京城有一富家姓吕名君宝，祖上豪富，积下金帛巨万，侍妾数十人。有一妾名惜惜，原是湖广襄阳府人氏，生得十分美貌，颇通文墨。当初君宝在襄阳为商之时，因八月中秋赏月，相遇于东街文魁坊下，二人两相注意，各有不忍舍之情，更深方散。次日君宝与家人小二商量，访问东街刘牙侩店中。牙侩云：“此女子是对门刘长官之女。刘长官为因去年出征，死于沙场，至今其母与惜惜同居，做些小生业度活。”君宝道：“彼若肯将惜惜嫁与我，她母我养之，终身不至落剥。”牙侩应诺，去见刘妈妈议亲事。刘母意下要见君宝人物如何，方肯将女儿嫁他。次日牙侩对君宝说知，君宝欢然，穿着齐整，来望刘妈妈。刘母见吕君人丰出众，意肯应承。刘惜惜在帘后望见，正是日前月下相会之人，不胜欢喜。

君宝既回店下，过数日，仗牙侩下了聘礼，便入赘于刘惜惜家。

二人相会之夕，极尽欢悦。

未半年，君宝带刘惜惜母女转家下见大妻吴氏。吴氏之父为团练使，他倚官为势，朝夕寻事相闹。刘妈妈悔之不及，气闷身死。阿吴见惜惜母已亡，妒忌愈生。君宝是爱惜惜，不能庇她。吴氏每日频频打骂，惜惜忍气不过，一日自缢而死。君宝忧念恸切，遂密地埋葬了。

周年余，惜惜冤魂不散，忽变做一只白禽飞去。一日，小塘村有一人捕得白飞禽一只，奇异可爱，遂擎去献包拯。拯一见大喜，问其人名姓。答云：“姓曾名景，住居小塘村。”拯赐之酒与钱一贯，景拜谢而去。拯遂令李吉笼养此禽，一日不觉跳出笼外飞去。李吉烦恼，遂追逐至君宝家书院前柳树上，泊良久，飞下池水中而去。李吉归告于拯。拯曰：“此必有缘故。”即差人去放干池水，掘开看有何物。公吏回报：“锄地深五尺余，见有一棺木，内有一妇人，年方二八。”拯随即差官检验妇人尸骸。官吏回申：“妇人身上有数处伤痕，项下有麻绳缢痕。”拯遂追唤君宝来问根原。君宝复道：“此是吾妾，因去年身死，葬于池畔。”拯道：“既是汝妾，缘何遍身打痕，项下又有麻绳缢痕？从实说来。”君宝推不肯招。拯又差人追唤妻阿吴到厅根究之。阿吴惊惧，供具：“是本家一妾，名惜惜，因奴打骂她，遂自缢而死。”拯判云：“惜惜系是逼犯而死，本合偿命，为是雇主，阿吴编管邻近军州居住，永不得回乡；君宝系治家不正，减一等，罚铜钱五百头入官。”嗟乎！

若无包公之明，刘氏之冤从何雪哉？此亦可为残暴妒妇之警耳。

第九十九回 一捻金赠太平钱

断云：

包公正瑾归原妇，愚子贪淫却丧身。

地府天曹应须有，妖迷怎脱鉴追神？

话说东京城有一人姓李名春，祖上豪富，家资巨万，人称为大郎。风流慷慨，好结识江湖人，习学诸般艺术，不期用尽家财。大郎从学得会唱诸般词曲，一日往池州，因到河南府杨婆店内安泊。次日去见一个朋友陈德卿，叙些旧话，回店安歇后，在房中将牙板戏拍敲动，唱几套曲消遣。将近一更尽，闻一个妇人叫声“官人开门”。大郎疑道：“半夜里何得有妇人声叫开门？且莫理她。”复唱几套曲儿，又听得敲门之声。大郎近外开了门，见一个女子，生得容貌无双：好似姮娥离月阙，恰如仙子降凡尘。

大郎遂问：“娘子何处人氏？因甚夜深到此？”娘子道：“官人且休问因依，奴是店中杨婆女，名一捻金，年方十七，一生最好唱，时闻得官人唱得甚妙，竟来求教。”大郎见说是店主人之女，亦不嫌疑，遂与她同坐。唱至三更，大郎欲送娘子出去，娘子苦不肯去，遂与大郎说：“夜久更深，不能归去，愿与官人并枕一宵。”大郎道：“今夜且请娘子回去，另约一宵欢会。”娘子道：“机会难得，官人何苦执迷？”大郎见娘子美貌妖娆，言语清丽，不觉动情，遂解衣并枕，共谐云雨，二人极尽绸缪之欢。至五更尽，娘子起来，与大郎道：“今夜早来与君相会。”遂辞而去。自是女子早去暮来，情意绸密，并无一人知觉。

忽一夕娘子将钱箧一个，内有太平钱一百，与大郎买办，遂去。至第三夜，又将钱箧一个，内有太平钱二百与大郎。自此夜夜同欢，如鱼似水。

大郎一日将钱箧出茶坊，请杨婆吃茶。杨婆一见大郎钱箧内取出尽是太平钱，心下暗忖道：“这箧儿似我女儿的，因何在他边头？”杨婆即悲哭起来。大郎问：“婆婆因何悲哭？”

杨婆道：“我有一个女儿，年方十七岁死了。生时常爱收太平钱，今见官人有此钱，所以思量着我的女儿，不觉伤情。”大郎问婆婆道：“你女儿几时死了？安葬在何处？”杨婆道：“死已三年了，葬在你睡房隔壁空地内。”大郎闻说，心下悚然，遂辞了杨婆，来睡房隔壁看时，果有一个坟墓在地。大郎忽然惊慌道：“是我夜夜与鬼同睡！”即忙转入房中，正忧疑此事，是夜二更时分，此女又来叩门。大郎开门，遂问此女：“婆婆道你三年前已死了，却如何又不曾？”娘子笑道：“官人休听我娘胡说，只因有个官人见奴生得颇有些美貌，要求奴为妾，妈妈不肯，遂称道阿奴身死，假作真容供养。隔壁坟墓，乃是假的，官人且自宽心。”是夜又与大郎宿一宵而去。

次日大郎惊怕，便将房钱还了杨婆，相辞而去。行到十余里，又见小娘子先在前面伺候，道是：“官人你好负心！既与你相遇同欢，何忍抛奴自去？官人何不带奴前去州府作一勾栏，多少快活。”大郎终被色欲所迷，遂忘其为妖，乃带去到郑州开勾栏，逢场作戏，引得本处子弟无不来顽耍，每日常觅得三五贯钱，回店与大郎日夕欢饮。

忽一日，茶店内有一个李都纲，认得此女乃是河南府开店杨婆之女：“当初曾受我定礼，许我为妻，又道死了，今乃嫁与此人。”遂乃扯定大郎道：“我妻儿如何被你带在这里？”

大郎不知情由，二人遂争闹起来。偶遇包拯到西京决狱，都纲便具状获告于拯。拯遂差人前去河南，拘唤杨婆店左右数厢到郑州勘

问。皆云杨婆女委的死了三年，现今葬在本家店后。拯疑怪，遂即差人监到杨婆店后掘开墓看。揭开棺木，四畔并无损害，但不见死人。拯思之：“想是杨婆脱了都纲定礼，故假作女儿已死，另改嫁与他人。”依例将此女判还。都纲遂与此女同归成亲。大郎只得收拾回东京。出城才二十里，那娘子又复随后赶来，见大郎哭道：“你为个男子汉，保不得一个妻子，被人强骗去，今日却自回京，好薄情也！”大郎亦动念，只得又与之同归，尽夫妇之欢，胜如结发。

一日，带娘子同去东岳庙炷香。到庙前娘子称是头痛，不肯入去。忽然见一个鬼使扯住娘子入庙中去，大郎只得随后而入。至七十二司案前拈香，只见娘子被鬼使用铁蒺藜拷打，背脊上写云：“不合去阳间侵害人性命，当受阴司之罪。”大郎方知是鬼魅，惊奔走回家，将半月余日，得重疾而死。此亦可为贪色亡身者之戒。

第一百回 劝戒买纸钱之客

断云：

以德化民恩泽留，鬼神畏服仰阴功。

包公以语频叮嘱，二客祸消喜气浓。

话说包拯守郑州之日，词明理直，百姓安全。只因判几椿没头脑的公案，倒惊动数处怀奸诈的官家。府门前日日民钦众仰，案牍上夜夜鬼哭神号。果是天上文曲星君，降作世间庶民主宰。一日，包公判事之余，退堂登楼远眺，忽望见两个客人，推着两乘羊车在街上经过，车上都载纸钱。拯看见有五百个人随后追赶，尽是神鬼之类。拯疑怪，自忖道："此必有来由，待究问之。"即下楼出堂，差郑强前去拘唤那推羊车的客人。

郑强承命，带领几个公人，迳出府门，到南街遇着推羊车客商，一把手拿住云："府上包老爹有唤。"客人正不知缘故，被公差一时拥至府上，跪在阶下。包公云："且勿惊恐，汝是何处人氏？车中所载何物？直说将来。"客人复道："小可兄弟两个，住居地名陈村，姓陈名宗可，弟即名宗成。车上所载是神庙中买退下的纸钱。"包问："买此纸钱去何用？"答云："无别营生，买此纸归家，捣烂又造成纸来货卖，名曰还魂纸。"

拯问客人："还知你后面有一队人相随否？"客云："并不知耳。"包云："你自今后可别做此营生，莫去庙中贩此纸钱，久后必为祸患。适间我因退堂登楼远望，见尔羊车上所载纸钱前行，后有一队人，尽是无主孤魂，必是随你取这纸钱。此纸钱乃是众人所有，不曾焚化，

你今贩去，鬼神岂不取索？”客人听罢，惊伏于阶下，不敢动身。拯差人将纸钱尽一烧化，又将钱一百贯与客人回家另作生理。客人感激，拜谢受之而去。

此足见包公之德，济人于祸患之中，而鬼神亦蒙恩不浅矣。